清鑒類函

第十六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

74097

湖鑒類圖

〔清〕张英 王士禎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
第
古籍书库

册

器物部一 器物總載 案 几 胡牀 巾箱 笈箱 麈 笥 簏 箕 帚 廚 匱 匣 巖器 簞笥 食器并入

器物總載一

說文曰皿飯食之用器也 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禮記曰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月令曰仲春之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曰仲夏之月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又曰仲秋之月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曰中央土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又曰仲冬之月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 增賈誼治安策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惟天子之所置之 增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晉樂斐目夏侯元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增地鏡圖曰齊器之象爲牛楚器之象爲虎謝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晉束晳發蒙記曰器物之象爲蝦蟇宋器之象爲白狗秦器之象爲豚燕器之象爲豕

器物總載二

增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 逸周書曰武王既勝殷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史記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然 又曰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蜀中 原白帖曰吳鄭泉嗜酒臨卒曰願身化爲土陶家取爲酒器 又曰晉武幸王氏家食器盡琉璃 增又曰苻堅建元年中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勤堅誅之雕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額項墟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南史曰劉杳字士深爲東宮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風故遺古人之器 唐書曰太宗嘗怪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又曰鄧景山清約子弟餽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　元結惡圓論曰元子家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曰吾聞古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卓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柰何造圓轉之器悅嬰兒乎　唐書于頔傳頔請丹襄州爲大都督府初襄有疎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器物總載三

增銘明方孝孺食器銘曰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媿色節己以裕衆是爲儉德魯人以自封斯爲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案一

原說文曰案几屬也　增又曰榱圓案也　原方言曰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槅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凡夢見杯案賓客到多客大案少客小案

案二

原燕太子曰太子嘗與荊軻等案而食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　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媿於心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緘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臣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設桂宮中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特當所以食臣下也　增漢書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祭肜素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帝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乃欲伐吳張昭

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南史曰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唐書曰唐起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琢百寶爲圓案 唐書曰劉元佐既貴母尚在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元佐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元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五代史曰孫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 宋史曰林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

案三

金度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鐙帶漆書畫書案一枚 廣輿記曰張九齡未第之青王案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唐書曰李山中八案皆白石琢成

鳩飛 蛇繞 詳鳩 廣輿記云五代時陸昭符爲判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之雷電忽散得鐵案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量

案四

俯舉 東觀漢記云梁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賃舂妻孟光爲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傷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趙王自持史記云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許后親奉漢書云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糊紙如銀 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白如銀 曹公視書 太平御覽云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曹公器物有黍案五枚銘漢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刺尊上荅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杳鏤彩鐵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惟承芳綺縛敬客

案五

趙敬肅 詳鏡三象共注

石虎行文 鄴中記云石虎以宮人爲女門下通事又以玉案行文書

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白燭鑒矣勒銘知微敬昜

皐松菊堂飲中八仙案銘八仙何必來松菊自吾栽

几一

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 器物叢談曰几案屬長五尺高二尺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黑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優寵也人几在左神几在右又不可以不辨也 原李尤几銘序曰黃帝軒轅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禮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原周禮司几筵曰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旬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又曰凡吉事變几鄭注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示新 又曰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禮記曰進几杖者拂之 又曰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左傳遠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章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禮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大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 原左傳遠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章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禮蘇軾詩曰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

几二

原左傳司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荀罃出偃匄之間也智伯荀罃字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自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視相使則厮役之人至 禮廣輿記曰梁孝王嘗集諸遊士於曜華宮使各賦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韓鄒罰酒枚乘諸人賜絹各五匹 原漢書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於帝今年者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頯抵觸其几曰

觀齋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皆斥罷諸病吏

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 原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元元以進權戚不敢遽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玉器 魏武上雜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志太祖以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器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竹林七賢論曰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駝使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版爲文無所治定乃寫封信 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太子少傅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原南史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陳書曰王沖爲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

宋史曰蘇雲卿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相馳書丞屬豫章帥及漕帥漕爲遊士訪之入圖雲卿曰客何來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卒不應召 廣輿記曰龔開字聖子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甚工一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

几三

几四

原狐文烏皮 雲仙散錄云房壽六月召客凭狐文几記云漢制天子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彙憑之 原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語林云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憑几也孫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桐木神仙傳云葛仙公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爲白鹿三足時出於山上 靈檀元覽手鈔云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適意所及文字輒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廢 步挽潛確類書曰道武賜元纂步挽几以優異之 連理廣輿記云庾易字幼時新野人徙居江陵雅性恬靜以文書格蚌蟹牙筆易將連理几於几 盛具經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經六甲靈符十二事式以黃金几封以

呂布斫魏志曰呂布遣陳登至太祖求徐州牧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誅之太祖悅

陳蕃設漢雜事云陳蕃請徐穉爲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西之坐重席漆几以候之

白玉函以珊瑚爲牀

及登壇布拔戟所几貫之

劉政造異苑云歷陽石秀之條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曰聞君巧作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頽

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馳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几五

晉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

漢鄧陽几賦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歸眇者督直聾者磨龍鸞鳳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駢騈似龍盤馬廻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文唐柳宗元斬曲几文曰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為棟橑齊為閨閾外陽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敧形詭狀曲呈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明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癰瘇寒艱難不可以遠遠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恣懻嶷含蝎孕蠹外那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僂榮乘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從在肩為憂在膝為戚施跂跛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詒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易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銘黃帝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踰於山而踰於垤

武王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漢李尤牀几銘曰虛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牀對几盛養已陳

晉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殽仁飯義杭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酒伯善養二老來遊

蘇彥隱几銘曰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略神奇假物興思須以忘疲

宋陳堯佐几銘曰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邁厥役來趨

嗚呼賢哲遯身即孤　晏殊几銘曰小飯防饘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敝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鼂補之

几銘曰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強而夕惕

胡牀一

詩話曰今之交牀本自外國來始名胡牀隋以識改名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

胡牀二

風俗通曰漢靈帝好胡牀　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魏志曰蘇則性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臣臣愚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晉書曰謝萬嘗詣王恬坐少時王入內謝喜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始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見一公據胡牀頭髮悉白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晉書曰王子猷泊舟清溪間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通問聞君善笛試一奏桓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據胡牀作三調畢便上車去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疊北牖臥胡牀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五代史曰梁太祖命武士執朱珍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　宋史曰曹彬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已笑曰豈有貴戚近臣而衣弋綈袍

坐素胡牀者乎審視之方信　明通紀曰僞漢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破遣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牀上悟許之

胡牀三

增金飾　寶裝　宋書云宗慤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絳罽賜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賜小臣不若加賜金帛　北齊書云武成胡后布

墨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胡牀四

原詩梁庾肩吾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跂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巾箱一

增齊書曰王儉令學士隸事多者與巾箱服飾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遂并舊物奪去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

巾箱二

原內果　出藥　世語云盛法濟者有男年二十歲得疾經年不愈自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坐溷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箱中神曰大佳乃出箱中物因內新果于箱中徹量有聲以蓋覆之聞箱中物悉成灰其男服灰即愈

增化珠　原收雀　宋書云元兇劭弟濬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遂爲巫蠱　述異記云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書夜不眠數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可五升米車便取果出於鎗即化爲清酒　齊諧符應時主夕臥見云楊寶見黃雀被創收於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一更子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巫蠱　北堂書鈔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傳書賀作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自此始也

笈一

增說文曰棬同笈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籍箱也

笈二

增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原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良

少爲諸生受業長安負笈追師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陽人也爲琅邪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厚薄　增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原

又曰李固父爲三公而固嘗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笈三

原尋師　弔友　謝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羣書六藝常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又曰徐穉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友喪負笈赴弔於百里外　又

笈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

宗宗負笈遁去　下詳笈一

箱一

原齊書曰褚炫居身清正爲吏部尚書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

箱二

原曹公器物　王氏朝儀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有書箱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岐

箱也續書箱法民間　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　南史王淮之四世

篚一

增說文曰篚竹高筐也

篚二

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文金裝衣篚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有素篚數枚中有故絮

北堂書鈔曰祖約料財物客至以兩小篚著背後傾身障之　晉書曰劉柳爲僕射時右丞傅迪廣讀書而

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柳曰卿讀書而無所解可謂書篚矣　增廣輿記曰李善字次琛江夏

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之書篚

篚三

原受絹　增借書　世語云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曹植爲嗣太子惠之以車載麤篚內吳質謀楊脩白太

從之脩果重白無人太祖由是猜焉　廣輿記云宋令狐撰卜築溆溪之上嘗雪中跨馬入城詣

張君房借書令奢頭攜篚負琴以隨撰乃長吟曰借書難近郭冒雪度寒溪友人林逸約圖少相

筒一

注 說文曰簞筒圓曰簞筒方曰筒飯及衣之器也 原 尚書曰惟衣裳在筒

筒二

原 遺餅 進飯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曰鄉為市掾人有遺鄉母一筒餅鄉從外來見之拿母筒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戇故為生此語 又曰上問王良馬進一筒麥飯 兔眉 藏神龜 注 盛寶鏡 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筒而藏之 西京雜記云宣帝以琥珀筒盛身毒寶鏡

筒三

原 獻筒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發筒夫子廟素書云發吾筒種雜穀 經筒 後漢書曰邊孝先自云腹便便五經筒 綬筒 馮緄開綬筒有 著書藏橐 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竹筒 北堂書鈔云

筒四

原 銘 後漢胡廣筒銘曰休矣斯筒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賚用褒令德備以自脩所以自救忠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匱一

注 說文曰匱櫝也匣也 韓愈曰伯樂之廄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

匱二

原 晉書曰甘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驗擾舉動失常其家金匱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匱將離是以悲鳴襄陽太守周憲等承望敦意害卓 注 唐書曰王伾闕茸無大志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廣輿記曰蘇耽郴人事母以孝聞一日忽告母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吾誰養乃留一匱云所需即有 元史曰月魯不花為浙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三號度邪可與

並處令婬同壽具舟載妻子自匿身木匱中漆以窻結脫走至慶元

匱三

玉櫝　金縢左傳云昭公十年齊伐燕燕人行成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窴玉櫝辟耳不克而還　尚書云金縢之匱　漢書云高祖與功臣高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銘　漢李尤匱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匝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廚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廚一梓書廚一　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曰衡陽王鈞母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廚二

施牀　魏略云虞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遺青牛先生性方正曉知星曆風角鳥占書畫寄短元悉棚題其前元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徧如舊以為得仙還之愷也

篋一

說文曰匧同篋藏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

篋二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策得十八乃倒讀曰八十果應　漢書曰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相校無遺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　唐書曰柳璨公卿託為牋奏名譽日洽以為博與時號柳篋　宋史曰李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海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鬬山谷間耕者漢之人疑為盜械送

於府大驚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廣輿記曰宋楊萬里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臥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裝者

篋三

【原】返錦　市珠　【增】說文曰篋竹箱也　【原】擔圖書　【增】說文曰篋同篋　【原】敝梅　【增】唐書裴諝傳上賜御篋果語林云范汪能啖梅至一斛篋須臾噉盡　【原】賜果

篋一

【增】說文曰篋同篋　【原】鏡篋也

篋二

【增】賜果　【原】敝梅　【增】唐書裴諝傳上賜御篋果語林云范汪能啖梅至一斛篋須臾噉盡

篋三

【原】太后篋　【增】漢書云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上是常嘗食瓜美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原】漆豆篋　【增】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用有純銀漆豆篋純銀銀桔鏤篋　【原】寄香奩　【增】孫仲寄妹書云鏡與粉盒與郎香篋與若

匣一

【增】說文曰匣匱也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楊炯詩曰妝匣慙餘粉　杜甫詩曰塵匣初開鏡

匣二

【原】銀匣　【增】雜物疏云銀鏡洛陽雜記云銅鏡徑四枚　【增】玉匣　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得大王真蹟最後高宗以玉匣貯藏昭陵　【原】蛟龍匣　杜甫詩云平生白羽翁零落蛟龍匣　【原】雞犬匣　拾遺錄云舍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大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於地中鬲犬豕蝨之對主者照日　【增】貴人匣　拾遺記云陰貴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時熾煌獻異瓜　【增】散風匣　品物類聚記云郭代公愛重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原】出太阿　文選云太阿出匣　現匣　柳宗元詩云硯匣留塵畫日封　鏡匣　西陽雜俎云鏡初見侯之硯前生百合花大於掌數倍　【增】玉匣　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得大王真蹟最後高宗以玉匣貯藏昭陵　【原】雞犬匣　拾遺錄云舍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大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於地中鬲犬豕蝨之對主者照日　【增】蛟龍匣　杜甫詩云平生白羽翁零落蛟龍匣　【原】出太阿　文選云太阿出匣　得

如意胡綜別傳琉璃為蓋布裹以香以啓匣中得白玉如意

詢神之屏左右皆效香以啓匣中得白玉如意

歎及宋建隆中從詢孫懿中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即

匣三

增傳明支廷訓方函子拜匣傳曰方函子字肅將鄧林其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棟梁舟楫

其次列散曹雜局隨所長而自效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實美不欲混厠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詩

書禮樂為伍得班輸氏薦剡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

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即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

則非有所蒙焉而不白即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昵之

事如病不越宿即命持去有一二素封遊冶以千金之券相搆之詞託函中處不得已而勉留隨促之曰亟去

亟去君能固我扃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頓洩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能久瀆一日治資

斧為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體度一如家食時也主人適坐煩劇不能成寐又為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為

姬公為莊生為黃粱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境覺時依然一函也主人器之曰方君畫能相我以禮夜能

遺我以安函不任受德也趨陪往還常虛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嚴器一

原納婦嫁女魏武禁鮮飾令云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筒以黃葦緣中遇亂世無葦筒乃更作方竹嚴

紵漆甚華好戴良嫁女以竹方筒為嚴器

以阜韋衣之雁布裹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於時為之推壞今方竹嚴具

汝南先賢傳云

增簪珥嚴器北史后妃傳云舊儀司儛三人掌簪珥花嚴器馬齒嚴器脩復山陵故事云梓宮用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桓溫女家得金箆嚴器鎮姑孰於時人發往脩復纔毫不犯取金巾箱織金箆為嚴器條以啓閒鬱林救以賜之鐙曰今取

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數念使長史蔡約自往

嚴器二

嚴器物幾具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增嚴器方七寸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原金箆嚴器南史云宜都王鏗鎮姑孰於時人發

簞笥一

簞　說文曰簞飯器也　又曰笥箱也　又曰簏同簞飯笥也秦謂之箱　趙宋光說文長箋曰簞簠當是簞筍之屬說文訓飲器左矣又言笥也笥訓箱訓飯笥說文飲字當是飯誤　三禮舊圖曰簞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祭祀之器笥其制圓而長深行幣帛及盛物但可以實物而已又曰笥圓受五升盛饔餼之米致於賓館　小爾雅曰把謂之秉秉四謂之筥　易經曰女承筐無實　毛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又曰于以盛之惟筐及筥注云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標有梅頃筐塈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左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曰蠶則績而蠒有筐

筐筥二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上帝令燕往遺二卵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簡狄吞之生契　左傳曰晉侯筐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燕銜白石大如指隨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文曰母天下遂復還合後為皇后常致璽中　吳志曰孫皓即位所在承指數言瑞應以問侍中韋昭後改名曜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　晉書曰庾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明通紀曰永樂十八年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岁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用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顧中官賜之鈔命山東布政司發粟賑之

籠一

說文曰籠舉土器一曰笭也又鳥檻曰籠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罔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裘負籠甚可怪也　楚辭曰鳳皇作鶵籠兮雖翕翕其安容

籠二

獻鵠　出鴆史記云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鵠在也學暢之捕而畜之既以獻王也御齊亡而王使不通故來服過王曰信士如此倍鄉開籠放鵠為祝　傳咸班鳩賦云余閒居無為有時遊戲見班鳩為鷂所捕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如有德聊為之賦　是

放鶴　出逸史晉王羲之性嗜畜鵝王恒寤著留問雖至住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入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

放鴿　換鵝　宋王荊公日暮大

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韻府
云林逋出客至童子開籠放鶴隨即歸 坐書生

籠三

增金籠成公綏鸚鵡賦云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爲人所愛玩疾門下充旨味參肴芝桂以防疾乎狄仁傑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藥籠唐書云元澹字行沖調狄仁傑曰脯之性也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未得鳥之性也 藥籠腊脯陳以供滋味 明紀云天順中刑部尚書軒輗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賜白金綵帛遣之 續籠續述征記云梁郭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郭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於內室潛以續籠薦人莫知之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窺其室既無所覩試發此籠而泉遂漬湧流漂居宇所以名曰籠水也 竹籠

筒 甬同

增說文曰筩通簫也 又曰筩斷竹也 韻府曰蜀郵縣截大竹爲筒盛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曰郵筒 杜甫詩云酒憶郵筒不用酤 黃庭堅詩曰日落幾家收釣筒

筒二

增吸酒 著詩 珊瑚鉤詩話云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吸之名碧筒杯 林逋集注云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詩著筒如象鼻持吸之 林逋集 續齊諧記云陸機以竹筒盛書信繫黃耳大頸送至其家楚人五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屈原蘇軾詩云飯筒續齊諧記云鳳之鳴廣輿記云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夫所寄也敕以進姑間者歎其孝感漢書云趙廣漢爲穎川太守爲治筒投書民相告訐貯竹筒中 投殘食 灌小園廣輿記云豐干禪師斷竹爲筒投殘食於內寒山來即負之去 杜甫詩云連筒灌小園

筒三

增詩唐杜甫信行遠脩水筒引泉筒也按信行隸人名詩曰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覩赤如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嚴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錢起贈裴侍郎湘川迴以青竹筒相遺詩曰楚竹青玉潤從來湘水陰緘書取直節君子知虛心入用隨憲簡積文不受金體將丹鳳直色映秋霜深寧肯假伶倫謬爲龍鳳吟誰將翰苑客昔祕瑤華音長跪捧嘉貺歲寒慙所欽

箕帚一

增說文曰箕簸也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禮記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枝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良工之子必學爲箕　又曰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疐執箕膺攝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埽帚日用而不足貴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辟令人治生大得治田驅堅詩曰開談屢逼人落筆若揮帚

箕帚二

增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之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　又曰上朝太公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

箕帚三

增埽門　拂塵　史記云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通常早埽齊相舍人門以求見　齊書云王思遠性簡潔客來使人覘視衣服垢穢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書字　擲鵲　音書云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埽帚露泥書大字方一丈甚善　南越志云鮑靚爲南海太守當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灑埽之墜於地視乃靚之屨也　趣婢焚　許母取異苑云北海徐寶婢蘭義熙中忽患嬴黃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有埽帚從壁角來趣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許語　漢書云賈誼上書云秦人借父耰鉏慮有遺失而秦人不自見之患也　長三尺　西域志云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享千金　文選云又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　辱妒婦　晉書曰庾袞宇叔褒兄女名芳將嫁美服既具袞刈荊苕爲箕帚曰芳乎汝少孤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汝不汝瑕疵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箕帚四

增銘漢李尤箕銘曰神農植穀以養烝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明方孝孺帚銘曰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空潔兮於汝何有

原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鼒圜弇上謂之鼏鼎敛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鈘空足謂之鬲舉鼎具謂之鉉鉉貫耳以舉鼎者　周易曰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又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晉考工記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　原禮二物皆有俎　又曰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劑　記曰祭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晉正義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象物之法　原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鱣鯉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晉中興書曰鼎者金銕之精神器也文列八卦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絪縕之氣自然而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出故禹鑄鼎以擬之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昔黃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墨子曰亟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昔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增揚子曰九鼎待人而後實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雲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鼎之侈口中鼎

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鼏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　類書曰鼎之爲象也圜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饗餐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非特爲觀美也

鼎二

原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增又曰齊人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原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增鼎錄曰太公於渭濱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史記曰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原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增又曰魯侯享晉六卿賂荀偃以乘馬加璧東錦先吳壽夢之鼎注以馬璧爲鼎之先也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問曰寡君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苫之二方鼎　原又曰徐子及郯人苫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于郭西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增史記曰文帝後元年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鼎氣意周鼎其出乎上使治廟汾陰南欲祀出周鼎　又曰武帝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迎至中山晏温有黄雲蓋焉有麃過帝自射之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　漢書曰汾陰得寶鼎藏於甘泉羣臣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帝問曰羣臣皆謂周鼎爾獨以爲非何也有説則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自后稷公劉太王文武周公德澤上昭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布恩施惠陛下功德愈盛珍瑞畢見天作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漢非周也按鼎錄云汾陰寶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蒲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至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又曰東方朔對武帝曰夏育爲鼎官注今顯前鼎官　鼎錄曰漢宣帝建章銅匠生毛以爲美祥鑄一金鼎埋之建章宮　東觀漢記曰盧江獻鼎詔問齊威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後漢書曰光武即位與隗囂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城縣民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内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大守以獻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脱而鼎潛既而執紿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　增　玉海曰貞觀二十二年九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五石三斗旁有銘刻響若洪鍾開元十三年十月壬申萬年人工慶築垣掘地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二十一年六月庚子眉州獻寶鼎重七百觔無耳足有篆書數字天寶元年五月平涼獲古饑鼎獻之元和二年正月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初永州人唐履昌得之重一百十二觔　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動　五代史曰唐張策字少逸聰悟好學其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宋史曰咸平中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令勾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玉海曰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五宗廟七又作鸞刀郊廟各一初實昌朝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享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不能對曰容退而講求于是詔禮官議以爲郊有享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刻之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乙百御崇政殿觀新樂

及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 禮志曰皇祐五年閏月制三鼎鸞刀郊壇正配二位太廟七室牛羊豕鼎各一郊十二鼎侑無文飾廟二十一鼎三聖加三鼎奉慈后廟分命大臣行禮常祀公卿攝事十鼎皆塗金侑以玉飾 宋史曰劉敞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又曰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鼎九中央曰帝鼐色黃北曰寶鼎色黑東北曰牡鼎色青東曰蒼鼎色碧東南曰岡鼎色綠南曰彤鼎色紫西南曰晶鼎色白政和六年又用方士王仔昔議改帝鼐為隆鼎形鼎為明鼎皐鼎為順鼎晶鼎為蘊鼎魁赤西北曰魁鼎為健鼎寶鼎如舊牡鼎為潔鼎八年又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蠅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與漢津所鑄凡九十八焉 玉海曰政和七年四月十八日禮制局言宗廟用九鼎其三為牲六為庶羞周頌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明堂所用牲而已庶羞之鼎不當設元豐奉祀禮文明堂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請宗祀止用三鼎而不設庶羞之鼎其俎亦用六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

鼎三

銘功 漢書曰宣帝時漢陽得寶鼎上刻書云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讀云殆文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左傳云楚子伐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之父子革之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讀云殆文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分器 左傳云楚子伐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之父子革之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讀云殆文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飾玉 塗金楚詞天問云緣鵠飾玉湯賢之以為相 唐書云注伊尹修飾玉鼎以事湯云則天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銷毀其上先有五采宣侍塗金為符曜耶

鏤倕 淮南子云周鼎鑄倕使銜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為破備也注倕堯之巧匠周鑄鼎鐫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文曰破備

鎮山 史記云秦始皇指一鼎以紀功其文曰鎮山

出水 鼎錄云吳陸遜破劉備軍獲一鼎入泗水餘八鼎入于泗水中故始皇欲祠而出之也 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又曰鎮山

定軍 受禪鼎錄云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又曰魏文帝黃初元年鑄一鼎貯酒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路醴 又云漢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于少室山文曰承露 又曰東漢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貯酒其文曰長滿

龍頭 豕腹 上下俱詳韓愈石鼎

煮汞 陶金宋文云張永德寓睢陽有書生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煮之成十金 南越志云漢廢帝賀鑄一小鼎貯酒四足受二斗其文曰大通元年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 龍形豹

尾見一姫問得何時有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象龍形又云吳孫權獲樸山仙鼎十刻丹經埋於霍臺山下又云晉王時有獻荅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蝘立廟并鑄一鼎文曰豹尾鼎刻經義之作一鼎紀已之書名曰書鼎沈於九江　吻雉

傳器　記圖　史記云西周武王曰居三代之傳器鼎錄云東漢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沈於西鄂水中　秦求　增齊索戰國策云秦與阿臨而求九鼎周顯王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與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顯王又患之顏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韋華之上久久不出王曰寡人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

魚鼎 杜鼎漢宮儀云帝於關陽門夜鑄一大鼎文曰直樓上作一鼎文曰杜鼎建國鼎又云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文曰建國鼎又作一鼎文曰君臣之鼎 克鼎漢武二年於汉川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埋一鼎於劒口名曰名劒口鼎 三蠭鼎汾陰宮鼎銘云唐三蠭鼎

趙鼎 八陣鼎詳克漢鼎 一斗鼎汾陰宮鼎銘曰平陽一斗鼎 九龍鼎淮南子云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 蛟龍鼎又云東漢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名曰蛟龍伏 君臣鼎詳建

鍊釘鼎宋夫人鼎銘云宋君夫人之彝釘鼎 常燃鼎杜陽編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脩飲食不熾自熟云食之令人反老 元凱鼎鼎錄云吳顧邑

鑄一鼎文曰魏元凱鼎 敬康鼎又云孔愉獲一龜放之遂作一鼎文曰孔敬康鼎 寶鼎漢郊祀志云宣帝以

方士言立周康寶鼎祠於汾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宋史五行志云嵩宗崇寧四年秋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曰魁鼎南曰彫鼎西南曰阜鼎西曰鼐鼎

鼎五

詩漢班固寶鼎詩曰嶽脩貢今川效珍叶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唐韓愈石鼎聯句詩曰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熬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火爭滿大似列烈士膽囷如戰馬纓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在冷安自足遭焚意彌貞謬當鼎鑊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泉幽竇傾不值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穿上有孤脣撐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錡可惜寒食毬擲此路傍坑出灰灺無計雖瓶罌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形模婦女笑度量小兒輕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仍似廢觳仰側見折軸橫時

鼎錄書目云陳太子中庶子庾荔撰鼎錄一卷錄自古鼎形象款識始於夏九鼎終於王莽之書

紀征伐鼎鹿山記征伐戰陣之能也

紀曆數鼎記漢家曆數又吳孫皓鑄一鼎於白下紀曆數又云漢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注

作鼎歌史記云漢武后時負鼎諸關下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議曰古者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遠兆不能答奉鼎

曾氷鼎蔡邕銘論云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氷

鼎文擊白帖云文擊發怒脅潛王以愈王疾王命生烹文擊三日三夜不死顏色不變文擊侍中封高侯伯一

鼎詩克漢鼎 一斗鼎汾陰宮鼎銘曰平陽一斗鼎

常燃鼎杜陽編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脩飲食不熾自熟云食之令人反老

三蠭鼎汾陰宮鼎銘云唐三蠭鼎

君臣鼎詳建

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編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廻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揸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同獨明　司空圖鼎詩曰革物信能和五味承恩應可象三公　宋歐陽脩葛氏鼎詩曰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秘藏奇怪神所掺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秋蕩搖山川失維隊九龍大戰驅蛟虬剗然岸裂轟雷震轟清人夜驚鳥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埽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樣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擲撇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舍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斷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咿嚘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我老矣不能休勉強作詩慙效尤　郤雍問鼎詩曰請將調鼎問於君調鼎工夫敢與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桂助爲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更得均切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明謝應芳古鼎歌曰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波斯兒羣緇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致詞云是山中舊時物立誦款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盤詰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錄世屢改不知何代來如斯謝家寶樹修佛剎巨搆價與泰城齊鼎兮鼎兮什襲去歲經六紀今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炎九域金鐘大鍼棄道傍總若沈沙銷折戟鼎歸禪日獨無恙護持信有天龍力摩挲雨鉉濕煙霧錯落丹砂瞹金碧光如摩尼舍五色高比珊瑚長一尺鳴呼義軒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用者非爾儔或膨豕腹徒色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兮歸來北山兮薇裘汾陰自有爲時出切勿放光驚斗牛

賦唐趙良器鼎賦曰夫君所以爲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黃帝徵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鏞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荊山之旁聲沓沓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爍然煙收而燼滅卓爾成功而効祥煥以雕文錯虬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元黃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餁薦社重以安國利以出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

聽之不以其聽則雄鳴於耳是以囊括衆彙恢模崇深苞木火於六爻之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大小觀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之地可以斤妍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幷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燃而自沸量含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正乎位體柔而進已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梁德裕寶鼎賦曰昔軒皇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恢崇謨用建皇極永康帝圖徵鐵於晉國之野鑄鼎於荊山之湖以陰陽作炭以天地爲鑪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旁飛寒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烏於是以泄以實以鎔以模故寶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爲狀也下實上虛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巽木離火之象法三台之位均九州之壤鏤厥奇狀文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怪無魑魅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之而養徒觀其閘微洞幽崇德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下之利不汲而盈不炊而滯輕重自隨於德元亨克保于位楚問伊川表周王之至德齊求轂水豈人功之可致當今鼎命翹車鼎刑措獄道德以爲矩敦龐以淳俗不改法於六籍不徵金於九牧自獲汾水以定郊鄏邁軒后於往圖遺夏王於厚籙況伊尹作相由果爲僕乃傴僂其身不覆餗於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難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蹋躅曰不假雕鐫宛然文字　宋徐鉉試鑄鼎象物賦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

原銘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和鸞鞞琱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顯後世猶恐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按服虔曰焉鬻之鼎也一曰鬻地名　後漢崔駰仲山甫鼎銘曰鼎耳革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崔瑗實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沖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鑄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

則後人　李尤鼎銘曰五鼎太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爲務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陛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唐皮日休隋鼎銘曰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嘻聖王無畜茲器　宋蘇軾漢鼎銘序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無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茁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竭民財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詭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爲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寶此器而寶其德日新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劉敞鼎銘曰帝興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德日新

原賛晉郭璞賛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鑒於覆蔽

原啟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啟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網之華白環銀甕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郊廓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鑊

增羊鑊儀禮云雍人陳三鼎在羊者三五百　積以爲貨　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昔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連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受百斛陸機洛陽記云宮牆外有大鐵鑊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　容二石墨子云二十五步爲一竈竈有鐵鑊容二石以上爲湯　溢瀑布羅浮山記云有石鑊容千餘斛溢爲瀑布　祭時自滿搜神記云武帝從南

鐺

增唐皮日休隋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陛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增唐皮日休隋鼎銘曰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嘻聖王無畜茲器　宋蘇軾漢鼎銘序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無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茁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竭民財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詭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爲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寶此器而寶其德日新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劉敞鼎銘曰帝興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德日新

原賛晉郭璞賛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鑒於覆蔽

原啟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啟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網之華白環銀甕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郊廓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釜

增晉張傳云朱崖大家大銅釜多　積貨　注縣泉南越志曰　祭時自滿搜神記云武帝從南

岳至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鐏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　大旱不減武當山記云龍興反照山上有鑊鐏常有水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　梁武施僧山堂肆考云後周孟信爲補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以胞膊酒鍠之信和顏接引自出酒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爲卿受一胞膊耳酒自有不盡傳云益州青城佛寺有二大鐏一容四十石昔傳寺即孟蒈君宅鐏乃造食以供客者　孟嘗供客封氏見聞錄云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鐏一容三十石昔傳寺即孟蒈君宅鐏乃造食以供客者

鎗一 與錞同

增 通俗文曰鼏有足曰鎗　韻府曰鎗釜屬有耳三足溫酒器

鎗二

增 温酒　煮藥山堂肆考云後周孟信爲補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以胞膊酒鍠之信和顏接引自出酒以須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胞進之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爲卿受一胞膊耳酒自有不盡指黃華鎗溫之曰吾至鼎無人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爲卿受一胞膊耳酒自有不盡指黃華鎗溫之曰吾至鼎無人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爲卿受一胞膊耳酒自有不盡指黃華鎗溫之曰吾至鼎無人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爲卿受一胞膊耳酒自有不盡

鎗三

原 給太子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增 嫁公主　杜陽編云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以金銀爲井欄鎗之屬　原 遺何點　齊書云竟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鎗也　增 賜攸緒　唐書云武攸緒隱居石室所賜金銀鎗亦遺鹿裘素障屢楛盛皆流蘇不御也　煮山川　呂仙傳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鎗內煮山川　病心腹　孔氏志云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鎗一枚容數合許　水部不識　南史云陳暄與兄子秀書曰何水部眼不識盃鎗而吾口不辨駝杓　供奉與同　鎗李白詩云舒州杓力士李白與同死生　原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增 唐陸龜蒙味酒鎗詩曰景山實名士所玩垂清塵當作酒家語自言中聖人奇器質含古挫糟味應醇惟懷魏公子即此飛鏘頻　皮日休和陸龜蒙酒鎗詩曰象鼎格仍高其中不烹鮮惟將煮濁醪用以資酣飲偏宜旋燃火稍近餘醒枕若得伴琴書吾將著閒品

釜一

增 說文曰鍑如釜而大口釜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謂之釜或謂之鍑　原 爾雅曰區四爲釜　增 廣雅曰鍑鬲鍑鏕鏊鎛釜也　埋蒼曰錫鉼小釜也　原 白帖曰釜大者曰鍑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　毛詩周禮注曰豐年人食四釜爲上歲三釜爲中歲二釜爲

下歲謂一月食米也 增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曝釜于行十日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為刀木未可以為釜
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焉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原楚詞
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增杜甫詩曰紫騮之峰出翠谷

釜二

增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淮南子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釜甑踰
梁山而國乎岐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 原白帖曰曾子曰吾及親
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吾心悲 增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 原史記
曰蔡澤入于趙見逐入韓之魏遇奪釜焉於途 增又曰項籍救鉅鹿沈船破釜甑以示必死 後漢書曰王
并納言將軍嚴尤欲據宛漢齊武王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
得釜甑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胡郡為淮南太守使羣下閣外炊曝作乾飯閣中不設釜竈 又曰潁川
尹暹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魏畧曰鍾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鍾
縣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饗帝養賢昭德祈福今
之嘉釜有踰茲美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勒銘釜口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銘見後 宋史曰李濤免相歸第
時中書廚釜鳴者數四 元史曰宇术魯翀先金泰和間生于江西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後卒學
問文章無足比倫元至大間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

釜三

增繅竹 鑿石 裴淵廣州記云東衡郡煮鹽綾竹為釜一易 前秦錄云處士張忠隱于山中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賊率張嬰詣太守張綱降曰苟全性命如魚游釜中 異苑曰薛豐富
原沃焦 東觀漢記云梁鴻少孤諷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熟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
也滅竈更燃火 史記云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忘及齊救
炊熱 增炒麥 蒸丹 南唐近事云元宗嘗欲眞珠數升耿先生曰易事耳命以小麥數
之 炊熱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滿釜而顯因炒之食頃成珠 茅君內傳云欲合九轉丹先作神釜
蒸之 趙之務宜苦奉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編廬沃焦也 生魚 增化翁後漢書云范丹為萊蕪長遭黨錮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 河圖云漢高祖竈汝水見一黃釜驚却反化為一翁貴

言劉季何不受河圖有圓蓋爲平底異苑云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圓蓋無故自覆失釜所在晉諸公讚云杜預欲爲平底釜謂欲省薪火黃門郎賈尋於世祖前面折預曰釜之尖下以滿沃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也

釜四

原 銘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鬴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鍾繇實幹心膂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又曰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增 明方孝孺釜銘曰勿

器物部三　盤　槃　盂　缽　甌　罍

盤一

【注】說文曰盤承槃也　【原】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注】淮南子曰窺面于盤水則圓于盂水則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修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盤二

【注】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繭盛以瓠離之以盤俄而化大因名槃瓠　【原】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注】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盤在芳林園中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又安槃受十斛于二樹之間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醆盤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巨萬賜之

盤三

【原】五辛　雙玉　風土記云楚人元日上五辛盤　張平子詩云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注】盛桃　【注】受橘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　謝惠連橘賦云受以玉盤登君子堂　【原】承露　貯水　史記云漢武帝造柏梁銅柱承露盤高二十丈以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王褒頌云仙人掌擎露盤以水晶爲盤貯水以和玉屑服之以下補仙功騫止楊佐教工人以木刻幹上出入身面衣裳機關則氣隨之而動能拜能起能行伍之節　【原】滴雨　隋星　宋史云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井口垂鐵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墜敗壞易之甚難上有兩鵲巢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唐書云湯悅見飛星墮水盤中掬吞之文思日奇　【注】貯錢　史記云漢武內傳王母以玉盤貯水交龍之文盤中浮出金錢大如五銖文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　謝惠連橘賦云受以玉盤登君子堂　【原】滴雨　隋星　宋史云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井口垂鐵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墜敗壞易之甚難上有兩鵲巢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唐書云湯悅見飛星墮水盤中掬吞之文思日奇　【注】貯錢　史記云漢武內傳王母以玉盤貯水交龍之文盤中浮出金錢大如五銖文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　謝惠連橘賦云受以玉盤登君子堂　【原】滴雨　隋星　宋史云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井口垂鐵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墜敗壞易之甚難上有兩鵲巢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唐書云湯悅見飛星墮水盤中掬吞之文思日奇

盤四

盛櫻桃

唐韓偓詩云一盤紅豔一盤霜

漆畫庫鏁

晉陽秋云武帝時尚方畫漆金銅盤盛以銀盤加以綵繩

小盤

吳志云焦征乳母以小盤飯與步協協食訖以盤水飲之

遊盤

劉中記云白虎殿上御食遊盤周五尺帶之間飾以黃金白銀參帶之間飾以琉璃琥珀

白玉盤

趙飛燕別傳漢宮儀注封禪事畢南郊所表送耕田主花劍玉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玉裝行儀初平郡國上瑪瑙盤盛水晶盤各一尺餘文采光潤內外通徹非故也何至是不少吝

瑠璃盤

唐書西戎傳路嶺谷達于葱嶺其間皆戲龍蜿蜒則焉然干則戎馬跳十二時瑠璃琥珀盤徑九尺

黃金盤

後魏書高祖太和八年詔曰朕以白銀時見黃金盤一尺四寸自物象所生

廣五十丈

金樓

盤四

金魚盤置食其中表送耕田主花劍玉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玉裝行儀初平郡國上瑪瑙盤盛水晶盤各一尺餘文采光潤內外通徹非故也何至是不少吝

白玉盤

趙飛燕別傳漢宮儀注封禪事畢南郊所表送耕田主花劍玉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玉裝行儀初平郡國上瑪瑙盤盛水晶盤各一尺餘文采光潤內外通徹非故也何至是不少吝

烏瓦盤

酉陽雜俎曰魏生善劉四中論烏瓦盤與彥

瑠璃盤

唐書西戎傳路嶺谷達于葱嶺其間皆戲龍蜿蜒則焉然干則戎馬跳十二時瑠璃琥珀盤徑九尺

象牙盤

古今注曰周穆王時西胡獻馴象能調五味王命食象盤中有玉盤

水晶盤

太平御覽引郭子曰王武子善解音律聞鄰舍有吹笛者聲甚清遠武子就求其笛吹之一奏便還其家已食畢求柘如妻兄弟曰名流當遠去不可久住

蒸雞

鈞魚

晉四王起事頌云鄭公忠亮帝室是正

盤五

漆畫采流釣魚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兮成圓旦密

盛櫻桃

唐韓偓詩云一盤紅豔一盤霜

漆畫庫鏁

晉陽秋云武帝時尚方畫漆金銅盤盛以銀盤加以綵繩

小盤

吳志云焦征乳母以小盤飯與步協協食訖以盤水飲之

遊盤

劉中記云白虎殿上御食遊盤周五尺帶之間飾以黃金白銀參帶之間飾以琉璃琥珀

白玉盤

趙飛燕別傳漢宮儀注封禪事畢南郊所表送耕田主花劍玉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玉裝行儀初平郡國上瑪瑙盤盛水晶盤各一尺餘文采光潤內外通徹非故也何至是不少吝

烏瓦盤

酉陽雜俎曰魏生善劉四中論烏瓦盤與彥

瑠璃盤

唐書西戎傳路嶺谷達于葱嶺其間皆戲龍蜿蜒則焉然干則戎馬跳十二時瑠璃琥珀盤徑九尺

象牙盤

古今注曰周穆王時西胡獻馴象能調五味王命食象盤中有玉盤

水晶盤

太平御覽引郭子曰王武子善解音律聞鄰舍有吹笛者聲甚清遠武子就求其笛吹之一奏便還其家已食畢求柘如妻兄弟曰名流當遠去不可久住

蒸雞

鈞魚

晉四王起事頌云鄭公忠亮帝室是正

盤五

漆畫采流釣魚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兮成圓旦密

盛櫻桃

唐韓偓詩云一盤紅豔一盤霜

漆畫庫鏁

晉陽秋云武帝時尚方畫漆金銅盤盛以銀盤加以綵繩

小盤

吳志云焦征乳母以小盤飯與步協協食訖以盤水飲之

遊盤

劉中記云白虎殿上御食遊盤周五尺帶之間飾以黃金白銀參帶之間飾以琉璃琥珀

白玉盤

趙飛燕別傳漢宮儀注封禪事畢南郊所表送耕田主花劍玉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玉裝行儀初平郡國上瑪瑙盤盛水晶盤各一尺餘文采光潤內外通徹非故也何至是不少吝

烏瓦盤

酉陽雜俎曰魏生善劉四中論烏瓦盤與彥

瑠璃盤

唐書西戎傳路嶺谷達于葱嶺其間皆戲龍蜿蜒則焉然干則戎馬跳十二時瑠璃琥珀盤徑九尺

象牙盤

古今注曰周穆王時西胡獻馴象能調五味王命食象盤中有玉盤

水晶盤

太平御覽引郭子曰王武子善解音律聞鄰舍有吹笛者聲甚清遠武子就求其笛吹之一奏便還其家已食畢求柘如妻兄弟曰名流當遠去不可久住

蒸雞

鈞魚

晉四王起事頌云鄭公忠亮帝室是正

盤五

漆畫采流釣魚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兮成圓旦密

畫紛盤

唐書云虞內庫有所記即畫紛置紛盤中

賜沈義

神仙傳云沈義為人所見老君以金案玉盤賜三尺

與許彥

見上

吐銅盤

續齊諧記云漢明帝時有占景者知萬里之寒潛確類書云郭沈州有古景潛知萬里之寒插筒中十餘日不枝

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曼臺偃蹇以橫施龍

能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縻遝眾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

爾召匠於是斬扶桑以為爐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陰陽而役神物豈取之于承民田

能弗營乎日而放匪雖匪斷天誕之靈準斡褐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乎蓬萊實神

于巨鼇風扇扇而翔翔翩翩翼翼而翔翔翩翩翼翼而翔翔翩翩翼翼

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于芳園采和氣之精液

承清露于飛雲

後漢蔡邕盤銘曰華盤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元眞　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

觴又成口實　魏毋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現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

盤鴈彼青雲修堃擢高弗可及仙掌峗峗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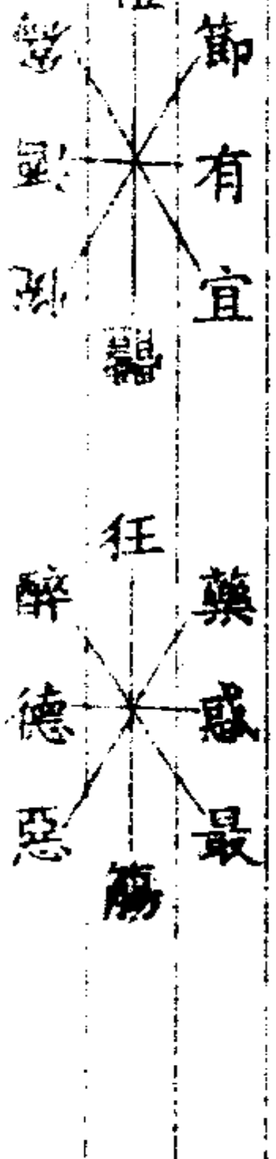
后斯同以祈眉壽以保萬邦　曹植承露盤銘曰峗峗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磊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

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吾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閶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寧神

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

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樽一

說文曰樽酒器也罍亦酒尊也木刻爲雷雲象其施不窮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

也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周禮曰六樽犧樽刻牛形象樽象形著樽底著地壺樽大

樽太古瓦樽山樽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又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

用鴒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

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尊

在阼犧尊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　又曰灌尊用玉瓚大

殷以竿周以黃目　又曰尊壺者面其鼻　又曰汙尊而杯飲　又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　又曰淳朴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又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千尊而行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顯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尊邪過者斟酌各得其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于色言其輕也挈一石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況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于尊亦遠矣　又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風俗通曰坐不移尊俗說凡宴飲者移轉尊酒令人訟諍　博古圖曰有周乙舉尊鋪銅之象象尊全作象形而開背爲尊皃尊飯

尊二

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敬人皆斂事邑唯樓讓自安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讓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尊霸坐不動　後漢書曰章帝建初七年槐里岐山得銅尊一枚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尊采色青黃有古文　晉書禮樂志曰元旦獻白獸尊于殿庭蓋上施白獸獻直言者發此飲之　晉起居注曰穆帝昇平二年尚書左丞相劉兗元日會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尊而羣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元不禁免元令史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尊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尊受五十斛　梁書曰劉杳博綜羣書嘗于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元荅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案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普永嘉賊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又曰劉之遴獻古器于東宮有金銀錯鏤古尊二枚篆銘曰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　六典曰太常寺唐武德中改隋奉禮郎爲治禮郎永徽後爲奉禮郎凡彝尊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大尊二著尊三犧尊四象尊五壺尊六山罍七斝尊八散尊九山尊十罍尊十一雞彝十二鳥彝十三斗彝十四黃彝

壺尊 通典云唐千秋節受朝賀于樓上御座之東置壽尊又于樓前之東南置壽皇帝歡福酒以上尊酌酒以授殿中監上千萬歲壽玉海云祥符元年九月壬戌禮儀使言皇帝內壺君尊瓦甕以此酌酒以進以交神明之福從之

五獻尊 周禮司尊彝祭器圖云畫雲雷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刻木為之畫為山雲之形

七祀尊 小為貴也唐書禮樂志云七祀及功臣配享以

神龜 銅鶴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臨別

神罍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臨別

不空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臨別

壺尊 實曜齋二月高曜王治獻神龜壽尊 朝野僉載云韓王元嘉肯一銅鶴尊背上注酒則一足飲滿則正不滿則傾則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乃知其形 正義云凝尊取橫概之義黑漆為尊以朱帶絡腹

常滿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臨別

尊四

金尊 李白詩云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

銀尊 玉海云盛以銀尊飾以雕鏤

瓦尊 陶瓦為酒尊 舊唐類書云陶匏瓦尊

玉尊 神異經云西北荒中酒泉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尊取一尊復一尊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又陳思王大魏篇云豐年大置酒玉尊列廣

犧尊 春秋云犧尊青質而畫以雲雷 禮太古禮器也謂犧飾也謂

象尊 禮記云殷尚質象尊飾以象骨 唐書禮樂志云象尊飾以象骨

著尊 著龜類書云陶匏以為尊 龜甲

壺尊 玉海云宋天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賜醴泉縣父老壺酒尊 又陶尊

衢尊 玉海云禁門用衢尊所祭國門 周禮司尊彝凡祭祀以供為尊

陶尊 以瓦為之 書禮志云殷周以瓦尊盛酒元年始祖帝舜配享初作土塤 又陶尊

出峽還 廣輿記云英德縣峽山廟有先春撫黃魚長尺餘重數斤 唐書地理志云峽州夷陵郡貢柑橘 柳宗元詩云千里江陵一日還

東坡義 送酒令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木癭 李白有山癭木尊詩見後

瓊碧 春秋云晉侯以瓊弁玉纓 左傳云昭十五年十二月晉侯以瓊弁玉纓

犧尊 禮記云犧尊青質而畫以雲雷 禮太古禮器也謂犧飾也謂

魯壺 人傳云昭十五年十二月晉侯以魯壺 左傳云昭十五年十二月晉侯以魯壺

齊侯尊 晏子春秋云齊侯之爽某公飲之 左傳昭公飲晏子酒公命撤去之晏子知之召子旗子壺而問之曰爾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乎不越尊俎之間折衝千里 禮記云不可先也

掘地得 玉海云唐開元十年掘地得古銅尊十又陶尊 唐書禮樂志云開元十年掘地得古銅尊十又陶尊

鳳虎二尊 傳元朝會賦云跨鳳虎之二尊清酤皆以傳淵

龍鳳方尊 博古

次山 出峽還廣輿記云英德縣峽山廟有先春撫黃魚長尺餘重數斤 唐書地理志云峽州夷陵郡貢柑橘 柳宗元詩云千里江陵一日還

陽 玉海云唐開元十年掘地得古銅尊制作奇古 唐書禮樂志云開元十年掘地得古銅尊十又陶尊

尊五

詩魏文帝 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歡娛明爵浮象尊珍善盈豆區

唐李白 咏山癭木尊詩曰擁腫寒山癭木尊且將斤斧疎真成山岳勢林是棟梁餘外與

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懃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皮日休咏酒尊詩曰犧尊一何古我抱期幽客少恐消醍醐滿疑烘琥珀猶窺曾撲瀉鳥踏經歌仄度度醒來看皆如生死隔　陸龜蒙和皮襲美酒尊詩曰黃金即爲俗白石又太拙斷得奇樹根中如老蛟穴時招山下叟共酌林間月盡醉多忘言誰能作天舌

賦　唐李君房白獸尊賦曰酒以養德則盛于尊尊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元化凝以垂衣讜詞進于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尊彝舉酒攫地空象夫髭鬣揚睛欲聞乎哮吼信履尾而不咥雖編贊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尊則雲飛而山峙歌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躰躰而視君能納諫遂謬誤而昌嘉言既藥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獻之爲尊用舍有時獸之喻人猛毅在茲懼威則君之設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惟器所稟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獻獻夜飲彼美餘然太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致比撲滿而能全斯期箴闕用以旌賢將同衢尊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孟康期金尊含霜賦曰夫何卜晝之不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漏之未窮賴金尊兮有酒霜入室兮夜何長尊含霜而醴澈霜覆醴而金光適足動乎清敬北斗闌干在公載宴廢寢相歡心飲永兮猶熟酒飛霜兮豈寒斯蓋爲上台之式百辟少宰之設九流明命充選俾士全謀五權立而羣才入鏡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于翹楚異攀桂之淹留舜賞崇乎夜隙故尊刻而霜浮于是星歲遒盡地有寒泠引颺風鳥徘徊玉兔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尊影而霜含況霜姿而粉傳非兒貌其觫粲乎自舉會心絜矩凝然抱素于是執簡爲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沖而不盈光露寢之舊席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　裴度黃目尊賦曰動明酌而曼醁騰光澄舊汙而圓規納照

銘　後漢崔駰尊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尊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李尤尊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蔡邕酒尊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晉孫綽陽燧尊銘曰大將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元醴延我嘉賓興懷寄咏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瀉適會未見其竭與

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尊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玆奇器神絶莫尚甚酌賦受不踰其量鳥鳴之詩豈伊異況

巵一

原說文曰巵圓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　應劭曰巵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巵字作觶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　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不能滿　左思曰玉巵無當雖寶非貴　黃庭堅詩帝有觀戒之器命曰侑巵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巵不能滿

巵二

原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言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遂飲酒　史記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賜巵酒　漢書曰高祖奉玉巵爲太上皇壽　後周書曰宇文貴射中金巵魏帝因以賜之　宋史曰張方平使契丹契丹主顧謂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前酌巵酒飲之　又曰徽宗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蔡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　元史曰帝宴羣臣于上都行宮有不能酹大巵者免其冠服魏初上疏曰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

巵三

白玉巵　韓子云紫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巵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新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巵美而不以其無當邪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羣臣超躡玉巵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卧唯恐夢言泄羣臣也　黃金巵　白居易詩云玉液黃金巵　鸚鵡巵　瑣言云唐昭宗賜莊宗鸚鵡酒巵翡翠盞　琉璃巵　雄文帝傳楊修書云重惠琉璃巵昭厚意　螭首巵

詩下 螭紋巵 博古圖云有漢建光巵銘曰建光中室有四 又漢攷有杯龜斗螭首巵雲雷巵螭紋巵 蒙華錄云御宴酒盂皆金 屈巵 屈巵如茶盌而有手把子

器 金屈巵四

詩唐元稹玉巵無當詩曰共惜連城實翻成無當巵詎甑君子貴深誣巧工隨泛蟻功全少如虹色不移可憐殊礫石何計辨檀醽江海誠難滿盤筵莫妄施縱乘斟酌意猶得對光儀 蔣防玉巵無當詩曰美玉常為器茲焉變漏巵酒漿悲莫挹樽俎念空施符彩功難補盈虛數已虧豈惟孤玩好抑亦類瑕疵清越音雖在操持意漸隨賦形期大匠良璞物同斯

賦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隨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實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于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灼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杯一

方言曰盌械盞盌盪盧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盌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械或曰盞或曰盌吳越之間曰盤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盧杯其通語也 禮記曰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會也匜之屬也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闇河水不見泰山

杯二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漢書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

女子邪何爲阻藥而死遂隨使者詣廷尉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段遼等驚鵝杯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筒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詰　韻府曰韓魏公開宴吏碎玉杯公曰非故也　宋史曰章鑑歸田里有告其家匿寶玉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數箧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歎其清約　明紀曰石璞河南臨漳人歷官清介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凡上陳銀器前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去

杯三

飲霞

掌玉杯以收雲表之露

收露

論衡云河東項曼都好道去家三年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悽愴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漢武故事云武帝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收雲表之露

紫霞

王禹玉上元應制詩云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明月

神仙傳云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剛飲留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鶴頂

蝦頭

劉欣期益州記云鶴鶴水鳥黃嘴長尺餘南人以爲酒杯即今之鶴頂也

原常滿自

金字曰季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雅容五升干志寧詩云俱載七步咏共傾三雅杯樂史云唐應彬爲汲令中以尚天比旦而盛其漏如葉杯足上金銀鏤晉康州敷尺餘南人以爲酒杯即今之

曹操欲殺之

照蛇

化燕

蕉葉

瓜片

志林云蘇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三蕉葉矣　十國春秋云景宗令匠銀銀葉爲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日之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則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釋手後與劉光祚遊華岳逢道士以桃核取瀑泉盥數卒以半飲畢以杯

渡河

投津

傳國

照世

五代史云唐明宗時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馮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也　潛確類書云燉煌王者固有無形之寶如高僧傳云杯渡和尚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脩細行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宋史云劉永年四歲能詩仁宗時許出入兩宮一日帝

杯渡

光明洞

名馬

核杯

片見授遂名

爲核核杯

國有照世杯光明洞事

照之可知世事

誤投金杯瑤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嘲其首曰青童子也

杯四

瓊杯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見陸賈曰足下無禮通人即指玉所持杯復之曰手執瓊杯盛璧不忠玉武人不悟其意一日投大中橋水死求其屍不得已而遣吏奏某月日過人杖策出關計之正玉投水之日也

瑤杯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見陸賈曰足下無禮通人即指玉所持杯復之曰手執瑤杯盛璧不忠玉武人不悟其意一日投大中橋水死求其屍不得已而遣吏奏某月日過人杖策出關計之正玉投水之日也

瓦杯 續漢書禮儀志云天子明器有瓦大杯玉觶

螺杯 陶侃故事云侃少時漁於雷澤得大螺杯一枚

蓋杯 唐王翰文成帝螺杯銘云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屨迎日荷杯語林云梁國公高弘為瑯琊相桑林盛饗柳杯明紀云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屨迎日荷杯語林云梁國公高弘為瑯琊相桑林盛饗

杯五

詩 唐杜甫鸚鵡杯詩曰雕琢形儀似隴禽綠楊影裏可分斟坐間恨不能言語說我平生酒量深 錢起瑪瑙杯歌曰瑤溪碧岸生奇寶剖質披心出文藻良工雕飾明且鮮得成珍器入芳筵含華炳麗金尊側翠觴瓊觴忽無色繁弦急管催獻酬倏若飛空生羽翼湛湛蘭英照豹斑滿堂詞客盡朱顏花光來去傳香袖霞影高低傍玉山王孫彩筆題新咏碎錦連珠復輝映世情貴耳不貴奇漫說海底珊瑚枝寧及琢磨當妙用燕歌楚舞長相隨

云冰簟且眠金縷枕瓊筵不醉玉交杯 漢武故事云上崩後鄧縣有一人手市貨玉杯吏欲捕之因忽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有蘭桂 眞率齋筆記云關關贈余本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所言詐下吏誅

貨市上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乾則不見矣余竇之

生菌芝

永嘉郡記云君部山表君廟神降祝史以神前杯下頭沒杯曹瞞傳云魏太祖與人談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餚饌皆汚巾幘

掌覆杯

杜甫詩云敬兒且覆掌中杯

欲飲則舉

謝氏詩源云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酸漿

雲之琴鸂鶒之曲坐有碧玉甌勸君白象箸加玉盤鸚鵡杯自舉不傳自至 葛仙公別傳云仙公為客設酒不令人傳杯自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象箸加玉

白木杯 以班彪上啟事云官吏二千石布褊羊裘 碧瑤杯 潛確類書云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瓷枕紫玉函玉清女以贈韋含采擎共獻雲 獻關下 史記云漢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關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車渠杯

梁簡文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

琥珀杯

韻府有琥珀杯綠瓷杯安尾杯

瑪瑙杯

見陸賈 桑杯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為瑯琊相桑杯盛饗 柳杯 明紀云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屨迎日 荷杯 語林云梁國公高弘為瑯琊相桑林盛饗

鸚鵡杯

山堂肆考梁宴魏華師勸鸚鵡

見錢起歌 水晶

雙共飲取其常相逐也

玉交杯

李義山詩

螺杯

陶侃故事云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蓋杯

宋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歲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撲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詶誰緩

晉傳明劉啓元商君酒杯傳曰商君姓陶名一中家于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濱有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賓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顏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窑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于時有職精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醯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于商商賴其麗澤顯名于世會良辰上方宴客敕有司治具驩樂以待時主爵乏人羣下薦商君太常乏人羣下薦壺子良醞署乏人壺商因薦陸胥上曰陸生醇儒肯爲我來邪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頃之陸胥與壺子俱來商君候于席側導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浹洽謂商君親已無不口銜其澤者上歡甚嘗執商手問曰陸生風度得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觀陸生使我心醉邪他日羣臣賀千上賜宴于瓊林預語商曰聞古賓筵有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觶兼巡按諸在坐者于子何如商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邪至期商甫就席諸座客皆擎拳曲跪持之如執玉奉之如棒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于人若此壺不平每以口侵凌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違反之曰胡不嚴如瓶之戒邪商日被寵渥上常以右手提攜而自視與瓦缶同絶無驕溢色誰謂其器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玉巵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靜之器悃愊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祗爲富貴家役使耳數無貴無賤無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爲哉商行已甚潔喜與持重者遊嘗曰吾與兄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隨于庸人之手苟持我不謹即能蠹粉我我亦不往也蓋知自重哉然以久握機權微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卻之送連表乞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越名士遊修竹茂林間賜曲水爲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捐軀雖家食每飯不忘闕召即赴未嘗以寒燠辭居恒以侑器爲監可滿而不可覆可虛而不可欹即坐客有號呶者商中立自如徐規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慎勿使我爲漏卮哉考之古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幸身化爲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鄭泉後

身理或然也

盌一

原說文曰盌小盂也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唐書曰吐蕃國器屈木而韋底或鍛爲盤凝塗爲

盌

盌二

原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敎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于至尊執與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衙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責重　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荆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遺以玉環玉盌訪投玉盌于地曰吾豈賣鬭可以實悅邪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盌見澡　又曰王導舉琉璃盌謂周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實器何邪　晉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百副　隋書曰隋文帝時突厥獻七寶盌　元史曰至元八年伯顏以百家奴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良家女及銀盌一賜之

盌三

原金盌謝府云崔少府女士有金盌著棺　高僧傳云西明深禪師僧問如谷詩云勇當乃貴開酒盌　古今注云魏武帝時魏府丞董諱丞徐和尚家風師曰竹著瓦盌何是和之仙婚女以金盌贈之　瓦盌

粉盌晉陽秋曰武帝時魏府丞董諱丞徐修儀疏作漆畫銀帶物盌詔敎之　漆盌東宮舊事云漆盌子一百枚

車渠盌崔豹古今注云車渠帝以車渠石爲酒盌

原琉璃盌文士傳云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敎客賦之尼于座立成又晉咸康之居注云詔賜遵東段遵等琉璃盌　白石盌交州雜記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璝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盌一口　盛書水

貯冷物椀要錄云今奉金鍱盌一枚可以服藥酒　置井邊潘陽記云龍窟有源滿有人于此洗鉢忽浪起水長失盌此人後見置城裏井邊　出人間唐杜甫詩云昨夜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　盛美酒李白詩云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酬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進靈液韓詩云靈液瓊瑤盌　盛水不耗孔帖云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貯水經月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置錢皆滿秘閣敎云此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東下巖院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辭盌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等增罪累也

盌四

詩 唐杜甫于韋處乞大邑磁碗詩曰大邑燒磁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賦 魏曹植車渠盌賦曰惟斯盌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滑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元素之煒曄帶朱榮之葳蕤縩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翩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于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于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蜒龍征光如激雲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炫耀以失精何明則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應瑒車渠盌賦曰

詩翁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雲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炫耀以失精何明則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應瑒車渠盌賦曰

惟茲碗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翕朝霞而發榮紛元黃以彤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綑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練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徐幹車渠碗賦曰闡德應規異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珕盤因散接口媚于君顏 晉潘尼琉璃碗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碗之獨奇溝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嵯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閶風之崔嵬顧元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爛旁燭表裏相形舉茲盌以酬宾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澈清醴瑤瑛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碗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于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蓋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沈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唧短鷺出迴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緣即元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分何有

表 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別離以爲悵罔分致甕甀一劒一琉璃盌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施

鈞不異遠近

盂一

說文曰盂飲器也　韓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人猶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夢華錄曰京師酒店純用銀器雖一人盥遂之時亦用銀盂注盥遂一盥遂行也

盂二

漢書曰東方朔上至尊　宋史曰夏將嵎名山弟夷山來降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受而許降名山乃校飾大象置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慢歎即于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青玉鉢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實

玉鉢

宋史云將作監玉鉢一天鉢相傳馬

衣鉢

傳燈錄云如來付大迦葉正法眼藏及金縷僧伽梨衣傳授至第二十九人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付佛法付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

銀鉢

澄死以生所服金

瓶鉢

大云淨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

衆香鉢

禮佛

車載

法顯記云昔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至半路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

龍腦鉢

宋蘇軾寄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瓦器食此鉢非法上真嘉之

盛乳糜

支僧載外國事云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仁宗賜龍腦鉢一

升白氣

廣輿記云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數法嘗持一鐵鉢入定欲晴則鉢中生青蓮花

摩過

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多樹去摩竭提二十里一名毘波黎內火光燭天遂雲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爲灌頂法師

滿香飯

異苑云司州衞士變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供養後鉢中有龍如指大入鉢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大風雨乃是大鉢滿中香飯度

攪鉢求雨

明皇十七事云明皇令無畏三藏求雨以一鉢水小刀攪之須臾有龍王僧孺傳云齊竟陵王子良嘗集學士刻燭成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爲節鉢立韻響滅詩成皆可觀覽

鉢二

晉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于珍羞之席降寶玩于單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尊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閟衆靈于器中弄神奸于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覩遥羌齊寢

甌一

晉方言曰甌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甀　淮南子曰狗彘不擇甌甀而食　東方朔七諫曰甌登于明堂周鼎潛于深淵

甌二

盛香　表異錄彭伯壎上疏云善道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鄰謝之使人愧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化丹抱朴子云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士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盌食其中可令人長生　玉手捧　韻府云裴航至藍橋逈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饋于筵箔下出雙玉手捧爰甌飲之眞玉液也　犀筯

甌三

賜諸葛恢　諸葛恢集云詔賜恢白甆二枚　投徐孝嗣　南史云沈昭畧被召入華林省飲酒罵徐孝嗣曰使爲破面鬼

晉啓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盌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甕一　甕公瓦同

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周禮曰大朝覲佐儐共設簠簋之禮　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不汲自隨不盛自盈　急就章曰係臂琅玕琥珀龍璧碧珠璣玫瑰瓮　宋劉師道詩曰醯雞甕裏天

左傳曰齊人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舉耳趙普爲相屏後設一大甕凡有投利害文字貯其中滿州刺史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于其中　聞見錄曰趙普爲相屏後設一大甕凡有投利害文字貯其中滿則焚之通衢因此得謗　廣輿記曰陶宗儀天台人至元間避難府城南之亭林里雅好著述雖力耕畝故恒以筆硯自隨置一甕樹下有所得即書以投其中久久成帙曰南村輟耕錄

甕三

藏書　積筆

東坡詩序云唐房琯與道士邢和璞出游至夏口村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書云取沸湯著銅瓮中封泥以鐵券題其上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瓮流下人聞兒年十八瓮　雷鳴　雲出

淮南萬畢術云取沸湯著銅瓮中封泥以鐵券題其上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瓮流下人聞兒年十四得頭疾行乞南昌舉錯識至金陵遇上出必前迓拜時有所言必以瓮積薪煅之火息起視正坐宴然

藏金　流錢

晉書云魏舒之至期與使者止亭中妻齎版投妻曰吾七後五年有詔使來此亭姓龔負吾金可持此版責金五百勉盛以青瓮瓮以五百錢有主向爲瓮歛以五百償正之爾　貯露

淮南萬畢術云取沸湯著銅瓮中封泥以鐵券題其上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瓮流下人聞兒年十四得頭疾行乞南昌舉錯識至金陵遇上出必前迓拜時有所言必以瓮積薪煅之火息起視正坐宴然

藏書　積筆

東坡詩序云唐房琯與道士邢和璞出游至夏口村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書云取沸湯著銅瓮中封泥以鐵券題其上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瓮流下人聞兒年十八瓮　雷鳴　雲出

淮南萬畢術云取沸湯著銅瓮中封泥以鐵券題其上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瓮流下人聞兒年十四得頭疾行乞南昌舉錯識至金陵遇上出必前迓拜時有所言必以瓮積薪煅之火息起視正坐宴然

藏金　流錢

晉書云魏舒之至期與使者止亭中妻齎版投妻曰吾七後五年有詔使來此亭姓龔負吾金可持此版責金五百勉盛以青瓮瓮以五百錢有主向爲瓮歛以五百償正之爾　貯露

以銅梓埋在堂屋下掘之得金　唐餘錄云建安人見百餘歸將再盡取而貧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爲瓮歛以五百償正之爾　貯露

城百步一井井十瓮聚瓮甃瓮口向內外過者不聞聲以聲爲瓮所收　酪漿府云黃帝時瓮尭時猶存貯瑪瑙露中時淳則滿時澆則竭問景養曰當生太子儲副

作酪藏外祖蔣廸作酪當釀未成大瓮自行廸打酪瓮

璧蜥蜴白帖云張華養白鷁鵝華自外來並以家事告之華出所飼事有黃蠶璧怪乃藏璧中謂府云置蜥蜴于賀中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屨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問戶曹掾伯儀其一以六枚座堂下牀首有縣發意問戶曹掾伯儀其一以六枚座堂下牀首有縣發意問戶曹掾伯儀其一以六枚座堂下牀首有縣發意問戶曹掾伯儀其一

甕四

酒甕全梁子云禰衡云荀彧可與言餘皆酒甕飯囊爾雅五行志云豐年之祥東觀漢詩云助爾甕白帖云宋漢南耕者將主父懼七甕晉書云陸機雄著太元賦揚雄著太元賦時不免覆醬瓿之識者云此賦之成當以覆酒甕爾

甕五

詩唐陸龜蒙咏酒甕詩曰候媛麴蘗調覆深苫蓋盡溢處每淋漓沈來還漉灩蓄瞢閣清涼酎可養希夷性盜飲以爲名得非君子病　皮日休和陸魯望酒甕詩曰堅淨不苦窳陶于醉封疆臨溪剔舊痕隔屋聞新香移來近麴室倒處臨糟牀所嗟無比鄰余亦能偷嘗

賦唐衛蒙甕賦曰古人得象兮創經營肇彼羣窶兮留器用之深情若乃虛以爲量滿而戒溢內容乃體外堅其質在埏埴之厥初諒邀奇于陶人之所成非耳目之華侈故陳子乎虛室藏用所資詎可談悉至如原憲貧病蓬戶攸居以甕爲牖含風自虛知道而樂其神晏如及夫漢陰抱甕高情悠邈絕乎澆風敦其至朴同夫人道于焉卓犖若夫吏部既醉乘興來眠漏傳永夕酒泛如泉酣飲無度其人在旃考異宋圖徵奇退紀條支之鳥卵猶類圖人之簡形可擬非心虛之可測徒耳聞而是矣厥品之爲用自禮經以疏跡固有順于時須乃全之而不易含虛而稱從宜所適粵若稽古今聖唐銀瓮常滿兮寶物用呈絕瑞兮詠太康小子同螢爝之微火耿光疑于斯章

器一

說文曰罄備火長頸瓶也　又曰罍瓻也瓻小口罌也　方言曰罌謂之甒　師古曰罌所以盛酒也　博

古圖曰漢湯罌溫水器也狀如匏圍而純素有一耳若瓜屈扈棄而置之爐竈間以烹水銅爲之重一觔十一兩容三升七合非瓦瓶也　蘇軾詩曰厨裏霜蓋到舊罌　又曰年來小器溢瓶罌

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漢書曰趙廣漢爲京兆尹突入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缶斬門關　晉書曰孔嚴父奕有遺酒者奕遥呵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罌三

酌酒襄陽者舊傳云辛仲宣載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故令二物相並爾　承糟劉伶酒德頌云捧罌承糟銜杯漱醪　金罌韻府云唐左相酒名醽醁

銀罌杜甫臘日詩云翠罌玻瓈玉碗冰　琉璃罌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罌　翡翠罌陽倫得之梅妃臣能屑金

瓶一

易曰羸其瓶　毛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禮記曰祭竈盛于盆尊于瓶　左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　呂氏春秋曰古者抱瓶而汲　淮南子曰覩瓶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　古樂府曰金瓶素綆汲寒漿　富弼書坐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瓶二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臣爲虜是之不憂何以田爲　又曰邾子在門臺閣以瓶水汲延　唐書曰太宗以胡瓶賜李大亮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貞元十二年誕日及端午齊映獻高八尺餘者　玉海曰唐禁中銀瓶大者高五尺餘江西李兼獻高六尺者帝入立欲擇宰相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元史曰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無千金乃朕所自御　玉海曰唐禁中銀瓶大者高五尺餘江西李兼獻高六尺者至順間別兒怯不花陞榮祿大夫宣徽使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

瓶三

淨手　煖足　寄錦傳云梵王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淨手　湯婆一名煖足瓶有聚而不散者有撲滿之敗　元怪錄云李靖宿一婦人托行兩被驄馬與一小瓶戒曰瓶水一滴地上一朱門家夜半不可出滿則撲之士三尺水矣　蓄錢　行雨類書云鄧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撲滿蓄錢瓶也以上爲之可入不

瓶四

銀瓶　杜甫詩云指點銀瓶索酒嘗　玉瓶　李白詩曰玉瓶沽美酒　黃金瓶　唐書云秦瓊字叔寶始爲隋將後降高祖拜馬軍總管戰輒先登數有功賜以黃金瓶勢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內可食乎　朱提瓶　又云太宗時回紇鐵勒十一部歸命張飲高會帝坐秘殿前後高坫置嘗酒以啖女玉帛乎　朱提瓶其上層泉字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歃畢飲畢皆不能半　金胡瓶　西域記云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　玉騰瓶　鄭松窗云花鬚中有玉騰瓶　從者挈　九國志云蜀閩王宗鍊有海客獻龍腦蜀中貯以水晶瓶殿自李龍古之

海客邀善價比數倍葩造宗錄曰水晶瓶爲彌取之塑曰其所宗錄與海客其瓶歟其繼織久之因目從者擊瓶去五日至寵婦洗蘇軾詩云應嘆寵婦洗盆瓶自稱曾元宣室志云建中末獨孤彦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曾元後髮之乃瓶耳客揖麴生鄭棨開元傳信記云道士棄法善有道術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入居席末論難鋒起葉潛以小劍擊之隨手墜地化爲瓶插視之乃盈瓶醇醞也跳入不見廣輿記云申屠有涯宋時居陽羨擣瓷爲世所不容嘗坐岸吟曰仲尼非不賢爲大吐衆逐之登岸吟曰仲尼非不賢爲大吐衆逐之

瓶五

詩　唐杜甫咏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宋黃庭堅戲咏煖足瓶詩曰小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錢買脚婆夜夜睡天明更傾瀉頽睘手有餘煖　明王謙湯婆詩曰不施脂粉不梳妝寂寞無言卧象牀暖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頽睘手有餘煖　明王謙湯婆詩曰不施脂粉不梳妝寂寞無言卧象牀暖足難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嘯舒眼花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賦　漢揚雄賦曰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徽一旦擊碎應聲明通紀云洪武初冷謙守之令人鬻門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人貪求濟于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有仙術有交人貪求濟于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有仙術有交人其室金寶充牣蓋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人貪求濟于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有仙術有交人其室金寶充牣蓋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

傳　明支廷訓涵春君者修頸垣腹獨抱止水每如果然挈羅浮素質踵余齋而明曰春至矣世傳有腳陽春令且陪君起居矣蕭蕭疎影黯黯餘芳最可人者尤在燈下經宿猶是閱旬猶是且刊華而就實焉余意羅浮氏素非家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乃于于徐徐欣然自若不識一枝之爲寄也豈轉移造化顧屬君手邪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順折之轉而爲全物情類然逐衆數榮大地陽春也隨緣自適一掬陽春也且過目成色何必春之爲春與化俱徂何必相之爲相借交于姚魏受知于陶令折節于董奉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問富貴高隱仙踪艷質隨所入必偕所與以進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

與文人學士晤對于芸窗並側于几案足以助發其生意而彼此視爲莫逆即與釋部談空空元宗課家禁律
讓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爲色礙惟買人豎子日營營于多寡有無似爲不韻未嘗過而問焉蓋于萬
錦叢中結交一杯水裏涵養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留半點東皇以其有護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
名撰英發芳其字云　明吳寬湯媼湯婆子一名媼足瘋傳曰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
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媼媼少遇爲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
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畫象觀其所爲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壽
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媼媼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
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
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媼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妻則婦人
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
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人以爲知言媼復知醫思以濟世人
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
爲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
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于公子曰媼雖知醫然畫
伏夜見踪跡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愠見曰吾生平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
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于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眞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
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
爲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聞
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
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慨無以報德惟公
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

周末猶及見老子教子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子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盥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
斃朝廷因有溫國之封盥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壺一

說文曰壺昆吾圜器也（徐注曰昆吾紂臣作瓦器）毛詩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中）又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檮（縣壺以爲漏也檮音記）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潛確類書曰壺周制身允（音鉉）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潛確類書曰壺周制也而方圓有異凡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方壺士皆用圓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爲臣者有方直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圓

壺二

玉壺韻府云王方平有十二玉壺（又云鎖夷滑稽腹如瀉壺）　青田壺（見吕公著詩）　發丹書晏子春秋云景公遊于紀得一金壺發視之有丹書　盛黃金（韓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

二焉集實設之一梳總盛一梳又熟可供二十客因名青田壺　攀木壺（見吕公著詩）　負壺灌區（說苑云五大夫御人也終日灌一區）

傳明劉啓元壺子（酒壺）傳曰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也質稍冥頑鎔化于將作大匠復爲之切磋以成其器化功而終朽不器劘剔應其中朱漆爲之僞鄭發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設之于楹階爾木之瘿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妄賦象難取類襲括所不施鈎繩爲爾廢大象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十目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于才性夫豈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厲才亡不可用由上所措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廣百衆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

爲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初與麴城陸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爲體以實爲用虛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數日壺子告胥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留其中壺子曰此中何所有壺子曰此中空洞無物最是難測地無何壺子官太常見商君如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指其腹曰此中空空如也曰果虛也與哉吾請從子以周旋商戲之曰子所謂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校謂人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剌剌不能休商問何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歸特爲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胥于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于商生手之而不釋吾于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爲之先容卿其作余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賓至先遣商出款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溫醇有足淪洽人肌髓者一座爲之盡傾嘗爲長夜飲至夜分陸生力竭上榻休沐壺子有歌側態腹且枵然上笑曰壺生其庶乎屢空顧謂商君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壺子與卿之謂乎可仕可已類壺而性不嗜酒常居井牧間壺譏之曰視子之居于井之淵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練斷身墜粉骨何疑瓶亦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極招殃痛飲滿腹代人行觴孰云國器多藏厚亡壺聞而愧之又嘗爲鄰人設饌先與陸生引酒自酌其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不負腹腹當負子壺曰不然子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河源若倒峽一瀉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耶座客不能屈必以貌不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戚疎之辨未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類此性好對客雖襄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宏人莫窺其深淺常爲臧獲所執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漆園吏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于都市晚入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耶　支廷訓湯蘊之　茶壺傳曰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勝故云爾耶非也此中有一清眞道人與湯蘊之最善道人名聞天下即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陽羨產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于時且火候具足入水不濡歷金山玉泉碧澗咸爲識賞中懷惟珍一清眞亦惟蘊之是幷兩相漸涵芝蘭之氣不啻也飲德者風生兩腋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

醒煩者頓解事通雀舌故知會悟也儀蕭槍旗尊駕聿臨也頒頒龍鳳禁庭異數也所以導款誠將柢肅款爲之調停斟酌非薏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于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即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與衆落帽居然以聖賢自標笑其斤斤獨抱徒爲自苦耳曰吾苦困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于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炊烟不向夔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珽所處非凡莲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穀烹雪知味率皆蘊之襄事松風吐唱其受知于坡翁素矣徽猶陽羨佳山水足當一老邪

甗一

說文曰窒甗空也　方言曰甗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鬻或謂之鬵　爾雅曰騰謂之鬵鬵錢也　韓詩外傳曰舜甗盆無脽脽卽今甑簞　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考工記曰陶人爲甗注甗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甑歲無良實二騰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騰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騰厚半寸唇寸七穿　言

一熟　宋志曰丹甗五穀豐熟則出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熯甗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甗

見難解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家語曰顏回炊飯于敗屋下有塵墜飯中

甗二

孔子遥見攫食之及回至孔子曰吾嚮夢先人將祭之回曰不可向有炲煤落甗中置之不可棄之則不祥因

攫而食之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清貧時人歌曰甗中生塵范史雲　玉海曰宋太宗時長安

民得甗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箄可以開闔有銘在其側句中正識其文曰甗也遂藏秘閣

甗三

銅甗益部耆舊傳云任文公王莽亂時凡齊物悉貴雖留一銅甗以竹筒爲甗　竹甗郭文傳云文卽林宗別傳云王敏字叔達荷鋤隱地不顧而去林宗聞之知敏匿矣視之恫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業著名相就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　季方壞甗衷山松後漢書云荀淑與陳寔相善嘗命寫甗而炊　桐甗唐語林云白樂天舟後有小竈安銅甗而炊　叔達破甗

甑　盆　匜　箸

甑　說文　引繩出甑　廣輿記云江西廣昌縣有石壁潭臨水石壁高三十餘丈上有海眼昔里人縈甑于溪水漂去至龍潭而沒一日樵者在石壁上俯瞰海眼見一物以繩引出之即所縈甑也　石姥山甑　鐵塘記云石姥山有甑大數十圍有三十六足一人掘之輒動纔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朽壤中甑　宣室志云建中末獨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姓曾名元彥曰此甑字也驗之果于朽壤中得甑

甑四

唐薛逢丹甑賦　曰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以孝以享兮可以饋饎多黍多稌兮屢惟豐年　史翺曰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不汲而滿寶鼎齊列不炊而沸溫泉比崇異陶鈞之有作符造化之厚半寸唇寸　史記曰戴盆何以望天　博古圖曰漢獸耳盆高四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四寸四分兩獸面鼻串圜環徑各一寸二分容五升純素無文自然之色青碧相間以銅為之非陶人所為

盆一

說文曰盆盎也　爾雅曰盆謂之缶　周禮曰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又曰盆實二鬴瓦盆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然後知其盆瓶之足羞藏計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至則扣盆拊瓶之徒爾　又曰日東至則盆水溢　又曰屠者觀義車者出行陶人用皿盆匠人處狹廬

盆二

洗頭　濯足　杜望岳注云華山有石盆容水數斛名玉女洗頭盆　世說云殷文昌少羈窶所向不偶後富貴奢侈過度打金蓮花盆禮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　歐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沐星隆下銅盆水中有人于此洗銅盆臨水勝之見一龍負績晉陽秋云貴賤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　歐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沐星隆下銅盆水中有人于此洗銅盆臨水勝之見一龍負績晉陽秋云貴賤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光如二寸珠妾酌飲之生元　廣輿記云江西德化縣有石盆容水數斛名玉女洗頭盆　世說云殷文昌少羈窶所向不偶後富貴奢侈過度打金蓮花盆禮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　歐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沐星隆下銅盆水中有人于此洗銅盆臨水勝之見一龍負績晉陽秋云貴賤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　歐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沐星隆下銅盆水中有人于此洗銅盆臨水勝之見一龍負績晉陽秋云貴賤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光如二寸珠妾酌飲之生元　廣輿記云江西德化縣有石盆容水數斛名玉女洗頭盆　世說云殷文昌少羈窶所向不偶後富貴奢侈過度打金蓮花盆禮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　歐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沐星隆下銅盆水中有人于此洗銅盆臨水勝之見一龍負績晉陽秋云貴賤

盆三

水精盆 元史云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稍憒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顏黎盆 東坡詩云千金盆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一瓣頗黎盆 銀盆打標 江南野錄云李德裕極熱時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却暑如涉高秋 金盆却暑 劇談錄云李德裕將敗乃首獻瓦盆而後書蒐爲卒曰愛波軍 瓦盆 杜甫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鶩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 銀盆打標 江南野錄云許民競漁勝者 戴盆而哭 漢書云逢蒙素明陰陽知將敗乃首戴瓦盆而哭 扣盆而歌 詳盆一 戴盆而哭 漢書云逢蒙素

七箸一

說文曰匕所以取飯 方言曰匕謂之匙 正謁曰匙箸以竹爲之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毛詩曰有捄棘匕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記曰飯黍毋以箸 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箸也今人或謂之筯 史記微子世家曰紂始爲象箸 典略曰陳琳報太祖書曰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鐘以筵擊鼓鐘鼓不能鳴者撞之者小也

七箸二

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蜀志曰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時值雷震先主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東宮舊事曰漆七五十枚 又曰漆箸一百雙 宋書曰太祖妃上世祖金鑲七箸及杵杓上以賜沈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數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每別室獨餐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往造自攜七箸恣情飲噉瞻曰我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不拘小節昔劉穀冒請鴛炙豈異是乎君定名士後每與同食 開元遺事曰元宗賜宰相宋璟以所用金筯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箸表卿直也

七箸三

五代史曰唐廢帝欲擇宰相書姓名置琉璃瓶中以箸挾之

借箸　轉筭　前史記云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良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箸爲大王籌之　謝承後漢書云金日磾玉七合神丹拖杵子云道人李文通根煎餘錫以箸一雙奉玉七合神丹拖杵子云道人李以敘康達以箸一雙奉三縱橫之乃言如意棗堅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觔何以雜無主人急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語林云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恚投于地　鄴母投　公主折書　魏公主與韓康伯鄰康伯母殷氏賢明每聞隣之哭聲輒爲之悽愴遂舉哀送聲隱之　唐書曰子琮初尚永穆公主主未降食

七箸四

玉七　抱朴子云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稽使君以玉七與強後忽語稽云昔安期先生以棗之　屣箸　杜甫麗人行屣箸厭飫久未下　鐵筋　謝承後漢書云王莽時有奇士巨毋霸折則枕鼓以筋食之　竊箸　晉書載記云董卓大會賓客諷降反漢中橘夜與神女與狄持亦贈以銀盤及琉璃七　青竹筋　白居易過李生詩云白日高梁飯青竹筋餘烹　投七箸　神仙傳百集于客身客皆投七箸驚懼元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　又云葛洪治噎以手捏箸問噎人曰比何等物噎即愈　犀箸　杜甫麗人行犀箸厭飫久未下　銀筋　謝承後漢書云王莽時有奇士巨毋霸折則枕鼓以筋食之　琉璃七　魏東宮扶侍廨在清暑殿東宮舊事云趙文韶以琉璃七爲東宮扶侍廨記云趙文韶以琉璃七爲

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又曰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實圜而環之令之内倍好者孟康曰繩之於如環也如淳曰體爲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　又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諸葛亮曰我心如稱不能爲人低昂　陸贄曰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　李石傳曰天下之勢猶持衡　廣輿記曰涪州江心有雙魚刻石上每一魚三十六鱗旁有石稱石斗現則歲豐

莊子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權衡二

晉書曰裴頠博通兼明醫術上言太醫權衡宜依古尺先改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爲害尤深　唐書曰上官昭容母鄭氏初妊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宜非輒啞然應後内秉機政符其夢云

權衡三

史記云侯生魏大梁夷門監者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小吏侯生聞信陵君能下士喜賓客致千金之客於是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乃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即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之從騎曰吾聞市屠中有賢者可以過公子枉車騎而自載我欲有所過存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與其屠者故人朱亥相見而立公子故久立其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顏色終無變故侯生謂公子曰臣聞之士貴脩身而後名可立德不以貨財爲禮而以義行爲高今公子之於臣已脩之矣臣不敢復望公子公子復引車還侯生遂不復謝公子問其過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侯生乃謝不敢端言其過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侯生乃謝不敢端言其過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侯生乃謝不敢端言

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于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故能用該仁里象侔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鈞之佐莊信惟一將有助于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于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孰厥中哀多益寡衆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圖慤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兮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宰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　李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陰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于焉靡差稱物平施畧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得其平明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茲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嘗其元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于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期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須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于遠近故不失于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於論材者持之罔逸近故不失于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於論材者持之罔逸遑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于均平二氣尚分無愆于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綱紐申乎舊章孰似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有季春秋之分齊其重輕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繩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斂彝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陳佑平權衡賦曰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宰會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乎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太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忒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

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黃鍾以起數應元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靚爲時德也誠金爲而木仁爲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爲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爲殷輔兹乃衡之爲道也可大權之爲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于黍累用有識于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量一

原 廣雅曰斛謂之斛方斛謂之角 原 毛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周禮曰泉氏爲量改煎金錫而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以爲賦斛十則鍾其聲中黃鍾之宮也權而不我 家語曰黃帝設五量曰權衡曰升斛曰尺丈曰里步曰十百 原 漢書律曆志曰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又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庬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爵祿 又曰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楚辭曰世並舉而好朋一升斛而相量

量二

原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京兆主簿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原 魏志曰太祖賦斂不足軍糧少主者請以小斛給軍粮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欺衆太祖曰借君之死以厭衆乃徇曰主者用其小斛乃斬之于軍門 晉 荀氏別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遂妻常昂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爲昂斛夫人 原 白帖曰隋開皇二年五月長安人穿地得金版有銘云始皇時量器 宋史曰王嗣宗以秘書監通判潭州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以省升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至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 又曰孫瑜以鄰

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姦奏鈞其制黜吏之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又曰范鎭作律尺會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　又曰呂大防知青城縣舊時圭田乘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

量三

用當其無　守而失信　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俱出怙白

量四

賦唐敬括嘉量賦曰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爲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于子穀之數酌憲于黃鍾之音蓋取諸象爰範于金亦既成止其儀可觀堅外可程虛中受益功格于衡鏡實司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愚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無斁然美其方能立矩卑莫可踰出入罔恆包含式乎狗公滅私乃爲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而共契跡與道而相孚且器守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罔主器非人奚造不謹則詐僞生端無方則羨溢爲耗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平其機廚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而與時爲貿遷施于政而四方仰則睦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願斯焉而取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成斗隨求而獲進覆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泊乎職興都尉計起弘羊治平糴而作與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爲晝夜至之時于以較矣于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敢望聞于有司

銘考工記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度一

禮記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今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又曰壁羨以起度　通鑑曰大禹聲爲律身爲度　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

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蓺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寸蓺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老子曰不敢進尺退寸

度二

原白帖曰晉荀勗校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尺四分有餘乃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時人服其精審唯阮咸作其聲高後掘得古尺果長于勗尺四分

度三

原十毫爲氂白帖云十毫爲氂失之氂差若干里　倍尋曰常又云爭毫尺尋常之地五　惟物有度　俾人不爭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倪白帖

度四

增賦唐高邁度賦曰昔在太始原于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爲宰淳朴自理非賢人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爲丈列陰偶而陽奇法天三而地兩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爲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爲王道濟天下爰麗大章投足解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爲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內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朝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所資惟天度而爲最夫道以神契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爲物也資道以爲用度之爲道也託物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農器一

釋名曰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　又曰鎌兼也薄其所刈似廉者也　又曰鍤鍤地起土也　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又曰耜耡也鎒大鋤也　又曰耨耘禾短鎌

也　篆文曰耨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　字詁曰耨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刺地平田器　方言曰鎒所以打穀者宋魏間謂之攝艾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梩或謂之枱或謂之梜江淮南楚間謂之臿　齊語曰鎒所以耕耨也　又曰耜廣五寸所以擊土也　師古曰擊所以擊土令起也耜即今之鍬也　又曰耜無齒爲耜宋魏之間謂之渠擊或謂之渠疏　又曰機謂之臿　通俗文曰橛謂之杷　又曰鍬謂之鍤

農政全書曰耜制有方耜有八字耜如犁亦用牛駕但橫濶多齒犁後用之蓋犁以起土惟深爲功耜之後又用耙用耬　又曰耜如耜其齒更長所以耕土益細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

塊惟細爲功耜之後又用耙用耬　又曰耜如耜其齒更長所以耕土益細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

繁辭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益震下巽上木之象木道乃行辭也木也

明神農取耜造器之義卦

毛詩曰三之日于耜　又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又曰爰爰良耜俶載南畝　又曰以薅荼蓼

周禮曰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擨

又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耜廣五寸

兩人併發之令頗兩金象之耦也

又曰山虞凡服耜斬季材注季材耜也

又曰越無鏄非無鏄夫人而能爲鏄也　又曰遂人以時器勸民稼注鏄作耒耜銚鎒之屬

又曰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器耜也銚鎒之屬

又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又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躬耕具田器　又曰孟春之月時草木萌動

家語曰銷劒戟爲農器　孟子曰雖有茲基不如待時　莊子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具備　又曰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桔槔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乎人

淮南子曰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　漢書曰鬼錯言勸農力本曰爲室廬具田器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教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　又曰王莽傳曰

救蝗縣悉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鈞田器者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　又曰王莽傳曰

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粟謂治粟　後漢書曰任延建武初爲九眞太守俗不知牛耕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廣百姓充給　又曰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者恣聽之到在所給公田耕佃賃種餉糧也古餉字　晉書曰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來于軒或觀芸稼于野十餘年間能得衆心　南史曰宋高祖微時躬耕及受命耦耕之具頗存命藏之以留于後　又宋高宮見而色慙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　先帝之至德乎　唐書曰貞觀中突厥默啜請和詔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具　韓愈李惟簡墓誌云惟簡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鑄鎒鉏銚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舊唐書曰太和二年閏三月景戌朔內出水車樣令京兆造給貧士屯田　又曰司農卿籍田則農未起　三代史曰唐書百官志曰諸冶監令鑄兵農之器給軍士屯田　又曰劉寬交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鉏器薄而短乃更鑄　宋史曰淳化五年三月癸亥內出踏犁數千具遣直史館陳堯叟齎詣諸州民間令依樣製造　又曰景德二年正月戊寅內出踏犁式付河北轉運使令詢訪民間可用則官造給之河朔戎冠之後耕具頗闕淮楚閒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比牛一具自是墾田尤廣　元史曰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馬祥符二年六月庚子河東轉運杜夢證上子詹所撰農器圖詔褒之　又曰宣德五年上還京師道見耕月合乃兼領潁州光化互市及領已括戶三千與煽鐵冶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　明紀曰永樂元年命實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又曰宣德五年上還京師道見耕者下馬徐容詢其耕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

農器三

範金

白帖云範金爲錢鑄

刻木

孔帖云畫圖刻木爲犁人挽以耕

置耬斗

齊民要術如二足犁中置耬斗藏種子隨下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人牽之下種

格雷

搜神記云扶風楊通和子田出擊之道和以勳格之折其右脅通和因格雷擊之如其言

水耕

後漢書曰張堪爲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

修桔槔汝萬先賢傳云蔡君仲卉桔槔墳墓在每年命修不忍治而扶老藤生繞之

農器四

增歌唐杜甫長鏡歌曰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鏡犂

增詩明何潛齋桔槔詩曰片片龍鱗蛻老蒼有時咿嗄捲滄浪眞機動處何容力自是傍人脚手忙　龍骨水車

車行曰零陵水車風作輪綠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圍徑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岸低坼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禾黍盤盤自轉不用人年年祗用修車輪往年比屋搜軍伍全家載下西涼府十家無有三家存水車卧地多作薪荒田無人復愁旱極目黃茅接長坂年來兒長成丁夫旋闢荒田納官租官租不缺足家食家家復藉水田力一車之力食十家十家不懈勤修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軸不憂禾黍秋不熟

增賦唐裴度鑄劒戟爲農器賦曰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牆示天下不復用兵于是銷蜂鎬而俶載南畝庤錢鎛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既而清天步虛武庫劒鈌銷戟鉇露當時出匣揮鑛俗以來賓今日在鎔惟良工之所鑄長鎩倏爾而從革覃耜忽焉而中度廢六月之遄征興三時之盛務觀乎聚而改煎欻飛燄而涌煙從而再造將分地而用天宜人之歌允符于假樂多稼之頌式合于大田若夫弓戈棨戟于宰歲牛馬放歸于豐年徒虛語爾胡可比焉則知先利其器欲善其事俾汗菜之盡闢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鉏綠野載耕佇如雲之苗遂昔用之而有所雖殊之而不棄矧國家以教令爲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爲封域故戰爭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于地力福祥致于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于上返本于下下臣進而稱曰秦金狄兮未仁周無射兮非雅豈若我后之重穀盡濟羣生于良冶　王朴桔槔賦曰智者濟時以設功強名之曰桔槔何朴斲之太簡俾役力兮不勞作用兮爲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異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羸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于勞形持滿因高終見伸于知已鄭圃之側潘園之旁溥靡綺錯畦畝相望帶嘉蔬兮映芳草背古岸兮面垂楊欲建

標以取別能舉直而自強若垂竿兮匪釣象燿火兮無光不忘機以棄俗乃習坎而爲常隨用舍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滯九畹之蘭兮益芳雖欲絶擧以棄智其若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兮世人薄無爲守拙空寂寞老圖之道可行何恥見機而作

銘明方孝孺鏡銘曰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又曰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又耒耜銘曰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凶　又曰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眞是猶見一瓢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耶

舟部　舟　筏　桴　艇　艦　艇　艦　艇　艦

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曰越人以舟爲須慮臨海記曰白鶴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舴艋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然若不繫之舟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終不怒也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虛而今實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故也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致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則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　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　韓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呂氏春秋曰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　淮南子曰越舲蜀艇不能無

永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感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施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鷁水鳥也畫其像著船首於舟中吹籥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以虞　又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爲舟以類取之也　揚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譙周法訓曰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至可常行也　又曰乘船曲折不失其度是善乘舟者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櫂藍舟而欲濟大川　杜夷幽求曰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王子年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翔湧滄海爲舸艦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鵁鶄大舸貪窮取給行艓子　杜甫詩曰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

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又曰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又曰吳伐楚戰於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杜預注曰餘皇舟也）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迎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曰吳其亡乎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非者得寶劒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非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荊王聞之仕之五湖　廣輿記曰澹臺滅明嘗載文鼈渡河陽侯波（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入五湖

以執圭（一作佽）非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劒斬蛟投擘於河示無恡意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概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舩楫之間則不如子至於安國家社稷子比我矇矇如未視狗耳　史記曰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戰國策曰或謂公叔曰乘舟漏而不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一作斯）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鐘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曰公孫龍在趙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願為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於河上而航在水北使善呼者一乎而航來　董書曰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通以夢告之文帝甚悅言至大夫　又曰武帝自導陽浮江而下舳艫千里　又曰薛譚德為御史大夫以上客禮待之門欲徙舍譚德當乘車免冠頓首曰宣從

橋詔曰大夫寇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嘗與飛燕汎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貴不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眞象以夾雲舟而行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江表傳曰劉備遣人慰勞周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 魏文帝浮淮賦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吳志曰周瑜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之 吳志曰周瑜逆薈公於赤鼻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幔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豎公軍退敗 又曰呂蒙襲關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艫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繏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纏青蓋絳襜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書曰王濬爲益州刺史謀伐吳造戰艦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艫之盛自古未有初晉將伐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崖上虎但畏水中龍既而王濬自益州造大船連舫順流而下遂建平吳之功阿童濬小字也

又曰夏統在船中曝棄會上巳洛中諸貴人車乘如雲統不之顧賈充怪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又問鄉居水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乃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鷁鷁躍後作鯆鮮引飛鴻首擬獸尾蕃長揩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船者八九充心異之就船與語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軨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晉書曰陶侃以運船造船其竹頭木屑皆令舉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及桓溫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　又曰朱伺被賊傷退入船初劉浚開諸船底以木捴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船賊舉鋌上船屋大呼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又曰郭翻與翟湯俱爲廣亮所薦公卿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又曰桓元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翫書畫衆咸笑之　晉官閣記曰天泉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鴈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閩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舫一艘犒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可其奏　宋書曰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元謨攻滑臺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元謨護之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水軍大艦連以鐵鏁三重欲以絕護之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輒以長柯斧斷之虜望見輒退字思光弱冠知名世祖問駙住何處對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駙從兄緒緒對曰臣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隋書曰梁睿請伐陳隋課戰艦以爲水軍大艦準皇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艦相接二百餘里又曰大業元年八月帝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艦相接二百餘里　又曰煬帝遣王弘于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艗　墨浮景澡彩朱鳥白虎元武飛羽青鳧艫艦等數萬艘　杜陽編曰隋煬士元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

飛甸曰之問即抵東萊　唐書曰韋堅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初漕水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篤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竹布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閭中不識連檣蔽樓觀者駭異　又曰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緯易于以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媿與賓客疾驅去　又曰順宗爲太子時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爲櫂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謂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爲對　又曰陸龜蒙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又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宋史曰元豐元年始遣安壽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於高麗造兩艦於明州一曰凌虛安濟致遠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爲神舟自定海絶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　又曰張巖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募僚不能計其直巖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并之　又曰紹興三十二年金主亮至瓜州虞允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元史曰至元中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　又曰世祖至元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明通紀曰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云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舊舟果爲敵砲擊碎　又曰太祖敗陳友諒兵於龍江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擣倒山江海鰲　正字通曰明少保戚繼光濟水法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再用竿繫助之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可乘三人

舟三

原梁麗　吳舸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云梁麗小船也　張禎埤蒼曰舸吳船也音彫　翔鳳　飛龍陶季直京邪記云西巡記云宋孝武波大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

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下見前）

鷁首　鷁頭舟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吳志云太傅諸葛恪制為鷁頭船

雀豹古今注云孫權名小船為馳馬　洞冥記云露池西有昆雲池方四百步中有逢龍船

飾以彩畫水都督王濬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十丈容戰士八百人次有三重樓四重樓二重樓各有隊主一人

五牙　隋書百鍊傳

三翼　隋書百鍊傳

八槽　吳志云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襲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赤馬舟　宋史云李繼勳從世宗南征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戰

越艄　宋史云李重進通舟嘗用赤馬又虞翻傳云孫權征黃祖使董襲討彦章等率舟師伐馬殷攻岳州彦章入荊江將趣江陵許德勳以梅花海鷹迅舸進斷水龍舟不可冀也抱朴子云龍艘白鯉赤馬舟

蜀艇　蜀都賦云龍艘方舸連舳艫於江湖

赤馬　宋史云李繼勳從世宗南征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戰

水馬　唐書

木龍　晉宮閣記云都亭池廣八十步內有華泉赤漆臺臺有敗赤漆舟　續述征記云石頭北門外有一史復登舟迎

駝馬　逐龍　異聞實錄云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第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

鷁　鷁鷁　周處風土記云鷁水鳥似鳧而小尾長背青喙赤頸赤脚出小舟得脫

鵜　鵜鷀　蜀王本紀云蜀王有鵜鷀舟　周處風土記云鵜鷀合木為舟

鷁　鷁鷁　周處風土記云鷁水鳥似鳧而小尾長背青喙赤頸赤脚出小舟得脫

舸　越舸　吳志云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襲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鷁　鷁鷁　周處風土記云鷁水鳥似鳧而小尾長背青喙赤頸赤脚出小舟得脫

舸　蜀舸　晉宮閣記云都亭池廣八十步內有華泉赤漆臺臺有敗赤漆舟　續述征記云石頭北門外有一史復登舟迎

艦　越艦　吳志云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襲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艦　蜀艦　晉宮閣記云都亭池廣八十步內有華泉赤漆臺臺有敗赤漆舟　續述征記云石頭北門外有一史復登舟迎

艦　艦

無資糧又不欲令人知乃載土而返又云諸珍字孔璉罷烏傷令舉船而返故人羊衡就乞土物惟抽船下一竹贈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貞而節也 秤象 出牛 魏志云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莫能出之者僧懷丙以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 自牽 同濟語林云劉道真遭亂一家數口自牽小船見一老媼採桑逆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杼而採桑逆旅乎媼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乎詳郭林宗別傳 蓄書畫 貶錢帛 山堂肆考云宋米芾喜蓄書畫發運江淮揭示榜文有敢以書畫博換者許以自己物帛貶錢買之 若樹葉 如蓮花 湘州記云繞川行舟遙望若一樹葉風土記云芰水如蓮花散落漂汎如散蓮花漂汎者言船之多也 兩龍載 一鯉躍 幽明錄云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舷下有兩龍負兩量絲履自隨猛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有商船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有商船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有商船一艘

對曰詩言會稽舟則松亦中舟舟也

【增】桂舟　見前

云凱訓爲斐梭羌校尉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涉將之越雟上以渡河掩擊遂唐蒙落大豪多所斬獲

【原】竹船　山海經云衡山之田有竹大可爲船注云一節竹爲之

【增】艘船　莊子云五石大艘浮於江湖

【增】韋船　漢記云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沒水上

【原】膠船　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南征濟於漢遇大兕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

【原】油船　吳歷云曹公出濡須作船夜渡洲上裝公軍五六里迴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嘿然歎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原】銅船　交州記云交阯太守士燮有銅船容三千人與羣臣泛舟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

【原】貝船　曹植擬楚詞曰朔漠之貝船兮遠邁貝船兮荷蓋

【原】金船　瑞應圖云王者德盛則金船出水上

【原】漆船　三秦記云太虛上有池神人常於其內今有故漆船在焉

【原】皮船　史記云世祖中統三十年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江南行省給二印一與行御史臺一與行中書省造海船百斜有千觸

【原】蜑船　元史云世祖中統三十年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江南行省給二印一與行御史臺一與行中書省造海船百斜有千觸

【增】韋船　唐書云嘉良表有司於廣三十步剖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船

【原】鐵船　潛確類書云王者德盛則金船出水上

【原】艨艟　見前

【增】艘船　莊子云五石大艘浮於江湖

【增】韋船　漢記云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沒水上

【原】膠船　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南征濟於漢遇大兕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

【原】油船　吳歷云曹公出濡須作船夜渡洲上裝公軍五六里迴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嘿然歎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原】貝船　曹植擬楚詞曰朔漠之貝船兮遠邁貝船兮荷蓋

【原】土船　世本云昔武落鍾山巖有石穴二其一赤如丹其一黑如漆有一人出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出黑穴者名樊相姓巴氏出

【增】韋船　唐書云嘉良表有司於廣三十步剖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船

【原】皮船　史記云世祖中統三十年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江南行省給二印一與行御史臺一與行中書省造海船百斜有千觸

【原】蜑船　元史云世祖中統三十年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江南行省給二印一與行御史臺一與行中書省造海船百斜有千觸

【原】樓船　漢楊僕征南越爲樓船將軍又武帝秋風辭云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原】艨艟　荊州土地記云枙宜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艨艟

【原】艨艟　荊州土地記云枙宜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艨艟

【原】艨艟　漢武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百斛

【原】艨艟　漢武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百斛

【原】大航　異苑云晉時錢塘江頭凌浪如故唯航史章粵能相制伏及學死遂長廢去

【原】大航　異苑云晉時錢塘江頭凌浪如故唯航史章粵能相制伏及學死遂長廢去

【原】戈船　漢武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百斛

【原】戈船　漢武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百斛

【原】艨艟　見前

【原】艨艟　見前

【原】艨艟　見前

吳書令爲建鄴仙公因撫書置船頭書即著船人挽不脫還到報仙公公自取方脫　望之如閣南州異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艘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閣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操之若神莊子云顏淵問仲尼云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之而不驚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乘風驅電風土記云若乃越騰百川濟江泛海其舟則溫麻五會東甌晨鳧青桐梧樟航疾乘風輕帆驅電小曰舟大曰舡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爲大船因以五會爲名也晨鳧即鳧也青桐梧樟桄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爲堅勁也　凌波泝流傅元正都賦云凌波泝流即　望之如閣南州異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艘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閣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之而不驚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乘風驅電風土記云若乃越騰百川濟江泛海其舟則溫麻五會東甌晨鳧青桐梧樟航疾乘風輕帆驅電小曰舟大曰舡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爲大船因以五會爲名也晨鳧即鳧也青桐梧樟桄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爲堅勁也　凌波泝流傅元正都賦云凌波泝流即

舟五

原詩梁元帝船名詩曰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邊白鵠舞林深青雀歸松澗流星影桂窗斜月暉思此無情極高樓淚染衣　王筠詠輕利舟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凌波漾鷁彩汎水浜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江祿津渚敗船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艘長埋沙巨舶難出陸沈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蒼池聊薄遊汎荇分蘭櫂沈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泛別舟詩曰千里潯陽岸三翼木蘭船鷁泛青鳧後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夜乘月率爾與遣問焉若云是表臨汝郎誦詩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湘洲大艑荊州記云湘洲七郡大艑所出皆受萬斛　張雲帆施蜺幬馬融廣成頌云方艘連艦浮鷁首翳雲芝垂翠蓋建羽旗齊桅女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相娥驚蜩蜿蟺而獵蛟蛇　衝奔湍以檮杭弋宏東征賦云驚飆怒嶺而獵蛟蛇　衝奔湍以檮杭小狹衝奔湍以檮杭一稽而　翼驚風以長驅王粲江賦而遥逝翼驚風以長驅集會

劉星雁行　陶河試船魏志曰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文帝爲之流涕　渤海習舟王粲爲荀彧與孫權檄云昨令將訓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演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　扣舷易水燕丹子曰荊軻與太子丹及賓客知其謀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既飲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乃前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在舫諷詠晉書云袁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遣問焉若云是表臨汝郎誦詩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湘洲大艑荊州記云湘洲七郡大艑所出皆受萬斛　張雲帆施蜺幬馬融廣成頌云方艘連艦浮鷁首翳雲芝垂翠蓋建羽旗齊桅女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相娥驚蜩蜿蟺而獵蛟蛇　衝奔湍以檮杭弋宏東征賦云驚飆怒嶺而獵蛟蛇　衝奔湍以檮杭小狹衝奔湍以檮杭一稽而　翼驚風以長驅王粲江賦而遥逝翼驚風以長驅集會

會稽典録云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觚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　汎舟西河晉書云王義之爲會稽太守之欲　著袍坐船唐書云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船中旁若無人　解衣刺船漢仗劍亡渡河舟人以爲大船因以五會爲名也晨鳧即鳧也青桐梧樟桄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爲堅勁也　凌波泝流傅元正都賦云凌波泝流即

鯪鯉吞舟山海經云鯪鯉能吞舟腹背有刺如三角菱　大魚斷船臨海異物志云海內有大魚長十餘丈背負鰯船觸之皆斷　豫章艫艦白帖云豫章艫艦洲在城

又與錢元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洛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雁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又賦得雪映夜舟詩曰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烏風際轉畫鷁浪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何當同傳說特展巨川材　杜甫詩曰蕩蕩萬斛船影若楊白虹起檣必椎仆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又放船詩曰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張說同趙侍御望歸舟詩曰山亭迴迴面長川江樹重重極遠煙形影相追高翥鳥心腸併斷北飛船　嚴維秋夜船行詩曰扁舟時屬暝月上有餘輝海燕秋還去漁人夜不歸中流何寂寂孤棹也依依一點前村火誰家未掩扉　白居易舟行詩曰帆影日漸高閒眠猶未起起問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竈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遊此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　又泛小艓詩二首其一曰水一塘艓一隻艓頭漾漾知風起艓背蕭蕭聞雨滴醉卧船中欲醒時忽疑身是江南客　其二曰舟緩進水平流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覆船頭亞竹亂藤多照岸如從鳳口向湖州　又舟中晚起詩曰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伴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且向錢塘湖上去泠泠閒醉二三年　又詠小舫詩曰小舫一艘新造了輕裝梁柱庳安蓬深坊靜岸遊應遍淺水低橋去盡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又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詩曰細篷青筏織魚鱗小眼紅窗襯麴塵闊狹纔容從事座高低却稱使君身舞筵須揀腰輕女仙棹難勝骨瘦人不似鏡湖廉使出高檣大艑開驚春　張籍舟行寄李湖州詩曰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澀灣多轉楫頻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誦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戴叔倫泛舟詩曰風軟扁舟穩行依綠水堤孤榜秋露滑短棹晚煙迷夜靜月初上江空天更低飄飄信流去悞過子猷溪　賈島昆明池泛舟詩曰一枝青竹榜泛泛綠淳裏不見釣魚人漸入秋塘水長河共使船聽君詩句倍淒然春風野岸名花發一道帆檣畫柳煙　薛能賦得天際識孤舟詩曰斜日滿江樓天涯照背流同人

在何處遠目認孤舟帆省當時席歌聞舊曰謳人浮津濟晚棹泛沈寥秋晴閒欸全見歸遲怪久遊離居易無限貪此望南休　陸龜蒙舫舡詩曰蓬棹兩三事天然相與閒朝隨稚子去暮唱菱歌還倚石遲幾年孤舟艤曲岸輕揖濟川用舟楫詩曰渺渺水連天鷖來鷺雪迴瞻鳥嶼煙心迷波海上日斷白雲邊迷濫雖無定維持且自堅還如聖明代理國用英賢

王周誌峽船具詩序曰峽山之船與下之船大抵觀浮葉而爲之其狀一也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狀直如牆前後有枻所以使風也尾有柂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狀直如牆前後有枻所以側爲船之司命者指類柁其狀殊而船之便於事考悉不如指作指詩槽水急激石怒發者謂之潰池洑爲船之陳力者積幾類其狀同而異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艫作艫詩峽水滿浚而洑者謂之腭岸石聳立濆之忽作窩刀難副以其木之堅劃竿直戟其首以竹紐護之考謂之戚竹爲總而勿其戚者謂之納爲船之良輔者戚與篙狀殊而用一也在船獨出悉不如戚作戚詩巖石如茲非麻泉紐纜之爲前輦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杲爲紐以續之以備牽者謂之陽紐牽之者擊鼓以號令之人聲灘聲鬧無以相投所以節動止進退牽之防礙者謂之百丈繫其船首者謂之陽紐牽之者擊鼓以號

夫推萬鱗隨鷺鴻鵠沉魚龜春三月輕服時薄冰殿習水嬉馬特特來者誰魏公子人不窺車轔轔集其涯邯鄲倡士交馳銀餅索酒傾玻璃用錢如水贈舞兒却入上苑看鬬雞擊毬彈金無不爲適聞天子降玉輦畫門虎脚看大旗春風吹花入行幄紅錦百尺爭蛟螭雲蓋迴絲纜維明年結客觀未遍　宋子來菱舟詩曰湖平湖水碧桂櫂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驚飛欲下鷗　王庭珪舟次白沙詩曰朝發螺浦消暮宿白沙口初爲夜行計有物應擊肘山雲四面起風濤半江吼落帆危石磯就枕不敢久林深鳴鵊鵲村遠聞雞狗夢覺如月明破蓬見牛斗起視天色晴解纜欲放溜浪頭聒天響掀簸入我牖浦帆未及張萬師復回首渡頭有古祠壁畫雜怪醜舟人相與言勸我酬神酒出處本細事陰晴亦常有我固不問天豈問土木偶　張孝祥舟行大雨呈張立之及同行諸公詩曰我船千斛初甚遲上灘下灘風薄之百夫撐挽纜得過水淺舟大行無期同來賓客笑鈍滯一葉自買如鳧鷖鷺渡急桨亂藻荇瞬息不見飛車馳忽然昨夜雷雨作黑雲顛山風滿壑龍門春漲魚驚亂牛渚宵明鬼神惡蓬翻纜斷泊不得客只一身無處著長年叫客強立起一浪先拔半船水囊衣漂盡到巾屨終夜奔忙沙石裏我時酣寢殊不覺但怪颼颼風到耳起來呼酒自勞苦水滿涼生差可喜向來笑者今却悲人生淹遲那能知明朝把袂找船快喚客同船莫嫌隘　戴昺里中小漁舟被差防江有感而賦曰著身平地更多憂一櫂思爲泛宅謀昨夜西風邊報急防江也要釣漁舟　劉克莊方寺丞艤于初成詩曰船成莫厭野人過久欲從公具釣簑積雨晴來湖面闊殘花落盡樹陰多新營小店皆依柳舊有危亭尚隔河所恨前峰含暝色不然和月宿煙波　方岳東西船詩曰昨日東船送風下突過乘輿快於馬今日西船使風上適從何來急於浪東船下時西船怨西船上時東船羨篙師勞苦自相寬明日那知風不轉推蓬一笑奚爾爲怨遽羨連無休時沙頭漠漠杏花雨依舊年時檣燕語　王令大舟詩曰大舟無風帆不舉小舟榜入青冥去舟中漁子呼且歌夜半鬬魚許得多　眞山民蘭溪舟中詩曰一舸下中流西風兩岸秋櫓聲搖客夢帆影挂離愁落日魚蝦市長煙蘆荻洲篙人夜相語明發又嚴州　張泰嫩采菱舟詩曰散策下松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風過南浦　元楊奚斯武昌舟中觸目詩曰兩鬢背立鳴雙櫓短蓑鬧合滄江滸青山如龍入雲去白髮何人並沙語船頭放歌船尾和蓬上兩鳴蓬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雙白鷗過　明梁有譽粵州池

亭泛舟詩曰蕩漾金塘霽色明蓼花風起木蘭輕共懸霄漢乘槎興忽動江河擊楫情載酒客來鳧雁起采芳人去芰荷平就中更有悠然思滿壑寒林作水聲　王逢扁舟詩曰扁舟何所好日夜不相離風雨情難測山河影暗移采蘋游女憤載鶴去官宜一任無依著黃頭莫漫維

【賦】西晉裴據船賦曰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綿邈而無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乘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凌波之絶軌一作恰兮越巨川之懸流水無深而不渡兮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維載沉而載浮飄燕鼎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憩無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流登陽侯之激浦兮方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内空虛以受盈乘流則逝遇坻而停受命若響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而常浮雖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廣信人道之所存

【贊】唐常暉舟賦曰昔者帝軒君臣道叶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洪水以之徑度大川於焉利涉疑夏曰之初蓮似秋風之落葉動而必利其物居而必虛其心善蘭桂之得性惡泥滓之陸沉河流影激岸狹波深直容與而孤運非軌轍之能尋動而何極居而不測以謙虛而受盈尚朴素而思飾爲而不有質而能力不以克已辭於功不以利物矜其德夫潛行不離於水有似智焉虛已以濟於物有似仁焉不畏蛟龍之浦不恥魚鼈之泉任規模於匠者隨物理之推遷橫不測之流無慙於勇決指送歸之路有類於神仙爾其渡遼按甲伏沈受命絶島如雲長川似鏡值衝風之颭起引孤帆而高映榜人奇唱棹聲不一赴海凌川箭馳風疾臨地角而長逝望天涯而迥出飄飄畫鷁決孤影而排風迫遁檣烏轉危竿而就日且夫履有常道濟無不通嘉守義於共伯慙棄人於衛公安而不傾得性江湖之上悠哉獨運託質浮沉之浪爲用也大爲德也廣操檝則津女輕歌畫土則廉君孤往襄城帶其寶劒神亭飛乎銀仗惟傳巖之版築臨巨川而長想　又大舟賦曰崇崇大舟内容峙而坑谷外突兀以山丘長百尋受萬斛淺淮泗滯原陸兀若駿大海以出鯨魚遨如漂嵐嶺而

橫地軸及縱大鞏鼓雄風豐高濤摩蒼穹連山業於天外疾雷吼於地中當此時也忽然浮
何之鄉樹摩天之檣檜檝不舉雲帆高張千林倏閃以藏沒羣島飛動而相望兩儀混沌萬
毫滿月猶隙光一日二日經岷峨而歷扶桑外甚馳驚中唯虛閑所以望之者勢同累卵居
如唐堯洪水大浸桑田包山上林括地滔天無巨舟矣人其魚焉有若漢武習戰羽衞雲陳
坐豫章者一萬人夫其爲大與世殊倫豈乎巨象初來輪菌其貌錨銖犀兕蠛蠓貔豹向非
輕重而難較岑彭西伐杜預南征千里江漢三軍甲兵若非廣艘弘舸何以蜀臧吳平稽前
而同軌以古況今相去遠矣何者我后無唐堯洪水懲漢武昆池笑魏家秤象假晉國興師
昔時今乃守則海外化漸無垠浮三海以實倉廩遠四暝以周乾坤既而飛鳳詔宣鴻恩或
焞南國徂遊北極馳奔窮水路以適遠惟大舟之用存於戲向者將逝萬里之外滯一曲之
皆以拙於用大今以濟渡爲功適天下而皆通假其風水之力不離江漢之中向使移舟爲人以海爲主元首
葵合大舟夾輔則傳說之濟川同功軒皇之剡木何取客有扣舷而歌曰是舟也非大匠則無以成非大水則
膠而傾非大風則道不行此皆大匠之則大海之德一日千里者風之力也　徐洪汾水新船賦曰賢者徹侯
求人之瘼分帝之憂以爲冀方輪轉病於行輈乃乘素秋鏡清流假道於河伯息肩於吳牛因去彼以取此遂
捨車而造舟革故鼎新裁規創制通于房之妙畧運弘羊之潛計測淺深之量將載沉而載浮陳去就之宜則
既濟而未濟懿夫席帆錦纜蘭橈桂檝不日而成嘉謨允叶蒲且罔設寧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奪農人之
業水之積也厚船之動也捷迴翔並鷺識波上之雙鳧倏忽孤飛見天邊之一葉伊負重以致遠非印否而人
涉及夫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泥沙而閉矣象智者之居諸逐便乘流排難觸物泛波濤之不屈狀勇者之拂
變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爲材也標挺特之材今之爲器也作殊常之器若往若來無顛無躓奢淫自戒厭
殷帝之酒池遊戲無虞恥丹朱之陸地鵠首翻然魚鱗比肩映汾陰之寶鼎參漢武之樓船當秋風之櫂唱候
明月以扣舷載廉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可以通河渭可以泝涇汧斯暫勞而永逸將冠古而爭先且知君
子攸作務於遠大美利亟行莫不繫賴厥聲載路賡歌濟巨川之功史不絕書考課獲疇庸之最別有荷爲衣

分蕙爲帶鼓輕枻兮張翠蓋杳眇煙波之末羣猶區域之外願一涉於龍門接神仙之嘉會　樊陽源虛舟賦

曰元理可得眞宗可尋惟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每悠悠而去住恒泛泛而浮沉寂慮爲徒必沉淡而方息在物無競信風濤而莫侵體合道樞來憑積水本流謙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虛已或沿或泝非假功於檝師載沉載浮亦奚勞於舟子若乃景絶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逍遥不羣則鼓枻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眞勝而靜爲噪君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之懷無著體希羣之道殊青翰之見重等元珠之爲寶惟斯道全誰曰不然任東西之飄蕩隨風水之推遷中舍虛而自若外守正以無偏逢流則行靡驚罣處靜安卑乘流任時浩然獨逝邈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避巨浪受沫乎小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於中坻且沒跡於寂寥檝棹何從喧矣是無爭於觸擊絺纚焉得維之是則虛其舟川得以寧虛其心人寡於欲既於道而合契亦無情於相觸苟思理之未忘諒無驚於寵辱　羅劭權刻木爲舟賦曰昔王者以濟衆爲規模之巧心高下重輕稱波瀾之巨力原夫造其舟而利其用亦由求其理而安其國剖剔斯休觚艫已流小大任先念舟航之未具長川謂運斤之人必能造物選合抱之木遂使攻堅既而削彼鱗皴定茲繩墨長短大小不得無其舟行化周穆置轡之駕詩高宗刻馬之喻既由乎明主操舟亦由乎哲匠器無不具實均大造之功道無不通宛叶蒼生之望必也主意渺瀾用汝猶疑不顧斧斤之妙不求臃腫之資則思涉之人恨無航而空歎未濟之士欲行水而何期且刻之求劒者其意細微用之稱象者誠非大計曷若濟巨川而是念命良工而立制欲使蠻夷之類慕化而有路斯來商賈之徒通貨而乘流遠逝利涉之道彌彰拯溺之功潛契以此利物何物不利以此濟人何人不濟由是皇恩遠被鴻化旁流潛通四海之路皆因一葉之舟用之則行豈隨波而上下利有攸往當與道而沉浮今我后契道臨人端默求理思通大水濟用之具雖多樂得長材剡木之心未已則知從古之君爲舟於水若葦航於河廣之內似芥葉於均堂之裏方之於今未足喻其大而擬其美　宋吳淑事類賦曰翔蠵赤鳥鷁首鴨頭汎越王之三翼督孫權之五樓亦聞蒼隼晨息飛廬青雀天淵既汎於飛龍靈舟浮於鳴鶴

原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聲重歷遠以濟天下

原宋王叔之舟讚曰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櫂輕棹利涉清求緬彼漁父鼓枻清謳謝靈運侍沉舟讚曰沉晝鵠兮游蘭池渚相委芳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遶兮水連漪

增說文曰汿桴桴向編木以渡也　方言曰汿謂之簿簿謂之筏　爾雅注曰木曰桴竹曰筏小筏曰汿　原淮南子曰方車蹠越乘桴入潮欲無窮而不可得也

原東觀漢記曰任尚編草爲船置於籍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增晉書曰吳人以鐵鈎橫江又暗置鐵椎於江中以逆距船王濬作大筏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鐵椎着筏而去遇鎖燃大炬燔之須臾斷絕　五代史曰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　宋史曰韓綜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市錢民爭操舟筏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元史曰張子良率千餘人入燕薊耕稼已絕因聚州人阻水治筏取蒲魚自給從之者衆

筏三

原沿江東觀漢記曰吳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　浮海語　斬竹塞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習水軍三百欲渡江觸少乃往求策　柏桴越絕書云孫策欲伐麃爲錚以佐船濟人　伐蘆吳錄云孫策欲渡江上無船作竹錚使部曲乘之　竹筏吳錄云曹操遣軍至江上欲從赤鼻渡江無船作竹筏以爲桴越日未客即渡周瑜久度密使輕船走銅百艘詐降使程普乘之　刈葦宋史云楊邠年十六暑晡慶令時河決鄆郡府督役甚急邠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衆刈而筏蹔至驍而問之邠以狀對乃更嗟賞　伐竹晉次宗豫章記云望蔡縣有一石室八室十餘里得水廣數十步清深不測邊有筏竹遊者伐竹爲筏過水莫能究其源　乘筏地理志云高要縣郡下人多蓄筏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傳云人避暑象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傳云人避暑象如此　浮槎博物志云舊說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有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亦飲之牽牛人以一石與織婦辭訣而還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不失其期此人有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不覺晝夜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亦飲之牽牛人以一石與織婦辭訣而還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不失其期此人有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不覺晝夜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亦飲之牽牛人以一石與織婦辭訣而還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不失期此人有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不覺晝夜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亦飲之牽牛人以一石與織婦辭訣而還　乃驚言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拜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犯牽牛宿記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　開花地理志云漢張騫事同

梅湖者昔有梅筏沉於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矣　變龍異苑云趙牙行舟於闔廬見水際有大槎人舉不動牙往舉得以之著船船破變爲龍浮水而逝

巨槎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栖息其上

筏四

原詩唐皇甫冉楊氏林亭探得古槎詩曰千年古貌多八月秋濤晚偶被主人留那知來近遠　駱賓王浮查詩序曰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泛泛然若木偶之乘流遂不知其所適也觀其根柢盤屈枝幹扶疎大則有棟梁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翳日之姿抱積雪封霜之骨向使懷材幽藪藏穎重巖絕望於廊廟之榮遺形於斤斧之患固可垂陰萬頃懸映九霄與建木較其短長將大椿齊其年壽者而委根險岸託質畏途上爲疾風衝飈所摧殘下爲奔浪迅波所激射基由壞括勢以地危豈盛衰之理繫乎時封植之道存乎我一墮泉谷萬里飄淪與波浮沈隨時逝止殷仲文歎生意已盡孔宣父知朽質難彫然而遇良工逢仙客牛磯可托玉璜之路非遥匠石先談萬乘之器何遠故材用與不用時也悲夫然則萬物之相應感者亦矣必同聲同氣而已哉感而賦詩貽諸同志云爾其詩曰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峰眞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值風飈折坐爲波浪衝摧殘空有恨臃腫遂無庸渤海三千里泥沙幾萬重似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仙客終難託良工豈易逢徒懷萬乘器誰爲一先容　武三思凝碧池侍宴應制賦得出水槎詩曰彼木生何代爲槎復幾年欲乘雲漢曲先泛玉池邊擁溜根橫岸沈波影倒懸無勞問蜀客此處即高天

篙一

注說文曰篙所以進船也　方言曰所以刺船爲篙

篙二

原裘布荆州記云魚復縣瞿塘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者皆不得鳴鼓角商旅恐觸石有石聲以布裹篙頭　鑿石庾益期與韓豫章牋云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篙工船師越絶書云闔閭問于胥云船軍之備何如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驟騎也

櫂一

增釋名曰櫂濯也濯於水中也　說文曰櫂所以進船也

原楚詞曰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　曹植擬楚詞曰運蘭櫂以遠往

櫂二

原輕櫂　魏明帝清調歌詩云楫人荷輕櫂　迅櫂　夏侯湛抵疑賦云吳都賦云輕櫂飛檝橫截江流　擊櫂　王粲為荀彧與孫權檄若飛四軍指林麓最幽處暝日上趙子固嘗放櫂山隈以酒晞髮笑謂歌舞諸騷此是洪谷子筆比苑得意筆也鄭舟數十皆驚數以為異人

原木蘭櫂　漢鼓吹曲有木蘭篇云木蘭為舟桂為楫　放櫂　廣輿記云西湖畔若環

增赤檜　揚泉五湖賦云赤檜為櫂檀為槳細堅

櫂三

原詩唐徐堅櫂歌行詩曰櫂女施銀鉤新粧下翠樓霜絲青桂楫蘭枻紫霞舟水落金陵曙風起洞庭秋搖船過曲浦飛帆越回流影入桃花浪香飄杜若洲洲長殊未返蕭散雲霞晚日下大江平煙生歸岸遠岸遠聞潮波爭途游戲多因聲趙津女來聽采菱歌　駱賓王櫂歌行詩曰寫月圖黃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芰曰衣麝入荷風葉露舟難蕩蓮疎浦易空鳳媒羞自託鴛翼恨難窮秋帳燈光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元結款乃曲款乃棹聲五首序曰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款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其一曰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二曰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櫓欲過平陽戍守更相呼問姓名三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四曰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頭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五曰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櫂一

原釋名曰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毛詩曰檜楫松舟　淮南子曰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衆為勢也

增揚子法言曰灘灘於海濟樓船之力也航人無

楫二

原弗施 素石秉仙賦云權弱楫之弗施投洪流之臧骨 不用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云桃葉復桃葉渡無所苦我自接迎渡 鼓枻楚詞云船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原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擊楫晉陽秋云祖逖為豫州刺史將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原越人擁楫歌山木之曲 見前 女娟持楫奏河激之歌 列女傳云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清中原而 鼓楫高士傳云夏仲御至洛陽值公卿漢飲賈充謂曰卿居海濱能戲船否不答乃鼓楫登舟而去容止可觀

增理楫 劉孝標詩云榜人夜理楫權女暗成

楫一

增釋名曰船尾曰柁柁拖也在後見拖曳也且舒正船順流不使它戾也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柁 趙懿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然

楫二

原轉柁 江表傳云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曰長安試迂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帆取羅州利於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 增孫

柁 晉書云夏統隨母適會稽行於中流

原正船 孫放別傳云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居後荅曰不見船柁乎在後所以正船也

增衝艦 元史云伯顏與

原縱柁 邪瑰江賦詳帆迴柁王粲檄云迴柁如環

原霧柁 張華遊仙詩云遊仙迫西極弱水隔流沙雲榜於蓬萊柁飄忽凌飛波

增風柁 漢仲長統詩云元氣有

增瀟湘鼓柁 杜甫詩云南浮

櫓一

增釋名曰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 宋蘇子瞻詩曰頗復此微吟聊和嘔啞櫓

櫓二

增吳志曰呂蒙襲關羽晝伏艫兵於舲艎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 南史曰梁呂僧珍見武帝頗格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悉取材竹裝為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乃

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檣三

增詩唐杜甫檣聲詩曰煙外晚聲遠天涯迷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來

纜一

增輸纜宋史云嘉泰元年臨潭斷纜又云任伯雨知雍丘舊苦多盜伯雨下令綱舟無得離境內始終不聞民舊輸黃河纜錢斷纜不從則命棄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纜不復斷疏云

維繂繩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云纜繫也

如光道路往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綵以示奢也

纜二

增詩唐韋莊解維詩曰又解征帆落照中暮程還過秣陵東二年辛苦煙波裏辦得風姿似釣翁 宋歐陽修

送胡學士詩曰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不可纜

祚一

原釋名曰引舟者曰祚祚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 篆文曰竹索謂之祚 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纜

絲爲君祚

祚二

原引船船魏文帝詩云負笮引行飢渴常不食

增維艦五代史云唐李建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來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孝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

壯宗大喜解衣賜之

橋一

尋笮渡水漢武紀注云西南夷尋笮以渡水因號邛笮

撤笮用舟唐書云蒲津處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趣丐行人李固言悉除之

橋

原釋名曰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桅即檣

韻府曰檣掛帆木也

原郭璞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連

檣二

增風檣李賀集云風檣陣馬 牙檣杜甫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王荊公詩云大舟如山起牙檣 鵲巢吳書云孫和被賊之長沙行於帆檣故官像聞之皆憂檣以爲檣未能危

非久安之象後果為孫皎賜死　燕語杜甫詩云檣
密遣人論明令斬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賢
望之疑有大軍襲其後逶遲不敢進　成林巫山以成林譬巫山之樹襲

帆一

風　釋名曰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

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超漲截洞凌波縱枻電往杳冥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影

帆二

布　帆世說云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圖時創至破冢渚便遭風大賊與殷殷不知是誰破冢而出乃給布帆顧苦求之然後乃發人安穩布帆無恙

雲　帆傅元正都賦云萬石如帆相傳云古有神人以破石為帆故曰石帆　石帆水嘉記云都有石帆長丈餘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令前風力若急則隨宜減減之也取風無而無高危之處故行不遲迅風激波安而能疾

分風　異苑云宮亭湖有神廟商人過者祈請則一時分風各有準之各有準之

異物志云外域人隨舟大小或三帆前後者施載之或

帆或三帆前後者施載之

作四帆　異物志云龍華之舟來往

駟日　開紘高帆雲張駟日拂星

錦帆　韻府云隋煬帝以錦為帆

詩　唐皇甫冉賦得的的帆向浦留別詩曰一帆何處去正在望中微浦迥搖空色汀迴日落暉每爭高鳥度
風帆發更頻何處青樓方凭檻半江斜日認歸人　司空曙賦得的的帆詩曰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
裏正在夕陽間隱映回孤驛微明出亂山向空看不盡歸思滿江關　羅鄴江帆詩曰別離不獨恨蹄輪渡口
能送遠人歸偏似南浮客悠揚無所依　宋張維孤帆詩曰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
風帆發更頻何處青樓方凭檻半江斜日認歸人　明虞堪看帆詩曰早覺浮生類轉蓬江湖
元不恨西東十年斂跡居林下萬里遊情付夢中開閣豈嫌梅子兩往來難信石尤風青山坐老堆黃髮奈爾

滔滔泣路窮　錢希言帆影詩曰岸曲沙迴著處侵半江落日半江陰悠悠難逐春潮上漠漠還隨暮靄沉曾
帶斷鴉歸遠岫又移殘月出疎林誰憐獨倚危樓遍目極天涯思不禁

五兩

增宇彙曰綰船上候風羽也楚謂之五兩　東坡詩注曰晉車駕出刻烏於竿上曰相風竿今檣烏乃其遺意
淮南子曰譬俔之見風無須臾之定俔即五兩　原郭璞江賦曰靄雰霧浸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飄以增扇
廣冀飄而氣整靄今作藹音靄　增王維詩曰畏說南風五兩輕　蘇軾詩曰柂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

舸柯一

增韻府曰舟歌即舸柯戰繫船杙也　又曰杙橛也
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濟子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

舸柯二

原莊王舸柯華陽國志云莊蹻伐夜郎縣舸柯舟於且蘭既城夜即而秦奪楚黔中海內小而高似舸路得歸遠留王之號為莊王以且蘭有縣船杙處因改郡為舸柯
增舸柯船杙也俗人謂之越王舸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水內也又交州記云候石孤絕高數丈名為舸柯在海中

舸柯生樹

增梁陽記云郡西北有一楊樹枝條繁茂蔭四畝傳云陶公舸柯成此樹

舸柯成樹

梁簡文帝詩曰舸柯生樹蔭四畝傳云陶公舸柯成此樹　增峴山所植之樹枝條皆下垂　舸柯生樹蒙章記云新塗縣北二十里曰封溪有一楊樹枝條繁茂蔭四畝傳云陶公舸柯成此樹　增峴山所植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條皆下垂　舸柯成樹晉羊祜鎮襄陽樂府云峴山臨漢水羊公舸柯處羊公

車部 車轅 輪輿 轂 戎車 軨車 指南車 寶妝車 糟車 鹵簿車 蓋 覆軫 蓬

車一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　又曰墨車漆之正黑無飾大夫所乘也　又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號軒轅氏　又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之車也

增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　毛詩曰意而好我攜手同車　原譙周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增又曰黃帝造車故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又曰役車其休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又曰公車千乘　周禮曰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帷輦車組輓有鑾羽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又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　又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又曰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慮遠也　增又曰輿人爲車輪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又曰輈人爲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原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鸞鳴鑣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又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　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　又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又曰國君不乘奇車犧車乘奇車則貳車用駕　又曰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　又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又曰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太子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焦贛易林賁之恒曰舍車而徒亡其駑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　睽之兌曰黃馬綠車駕之大都讚達才能使我無憂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之車

車衣者有罰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注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左傳曰奚仲爲夏車正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白馬　原又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土石草木　增又曰淳于髡語騶忌子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增史記曰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後漢輿服志曰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　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　蜀志曰秦宓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晉書輿服志曰聖人見秋蓬孤轉枸觸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　宋書符瑞志曰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根車者德及山陵則出山車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澤以時通山海之饒以給天下則山成其車　原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不害者其神全也　原管子曰奚仲之爲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捷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之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愼子曰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　淮南子曰聖人觀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聽鸞和之音旁觀則睹四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此乃輿教之道也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鉞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驂馬頭上金鉞者馬冠也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員曲故言垂句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箱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　增唐柳宗元說車曰楊譲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室柜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　陳祥道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

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轙而首以轂下軸而衡以轙對人者謂之輈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軜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軓以其旁止於此也轂之端與軓之下木皆曰軓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轄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也其爲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杼輪有侐輪有反揉有兩輪有四輪有有輻有無輻有曲轅有直轅有一轅有兩轅有直輿有曲輿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者或駕馬或駕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素皆因宜爲制稱事爲文然論其任重則同稱爲車論其等威則禮有屈伸名有抑揚也

車二

原括地圖曰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其國去玉門闕四萬里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日行　左傳曰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於濟注僨者風飄入濟水也　又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又曰桓公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入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戈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千乘分爲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史記曰楚俗好廁車王以爲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謳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慶封奔齊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又曰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良馬突其

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爲　家語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
又曰孔子適衛子鳶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
子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當侍衛夫子以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大觀物之變窮
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
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
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戰國策曰馮驩客田文館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文乃
與之車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所得愈多　漢書曰陳
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
侯傳世　又曰景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又曰孝景季年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必朝服而見之　又曰內史石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又曰田千秋爲丞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
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霍光爲奉常都尉光探大夫出門看乘
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又曰田千秋爲丞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
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漢書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輜
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又曰黃霸爲揚州刺史宣帝下詔賜車蓋杖高一丈別駕爲御史大夫乘駟
軹前以彰有德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乘駟馬
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書曰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又曰寇恂爲潁川太守殺執金吾賈復部將復

手劒擊恂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又曰謝夷吾遷鉅鹿太守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又曰袁忠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　又曰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一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遂遯入山中桓帝以安車聘康乃佯諾自乘柴車先行亭長以韓徵君過方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奪其牛頃之知即徵君與之不告姓氏季也康因道逃遯　又曰漢劉翊字子相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即下車與相見　謝承後漢書曰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禮以其爲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　袁山松書曰毌丘儉討高句麗王宮破之宮單馬奔走儉遣將追之宮困迫將降其妻子乘車而出儉將士利其財寶爭取車馬宮因此得復聚衆而反　又曰郭賀爲荊州刺史上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魏志曰太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祖軍擊破呂布呂夏侯惇與同車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無得比也　又曰鍾繇遷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宋鳳晉書曰咸寧中詔賜齊王攸之朝車設旗　晉書曰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　又曰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又曰郭翻少有志操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爲娛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一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鼓吹各一部　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軨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橫文畫轓文虎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橫文畫轂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又加麾牛尾大如斗置左驂馬軛上所謂左纛也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建龍旂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太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輅青帷裳橫畫轓黃金塗五末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　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

農桑劇月從行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二令乘此車安所用之乎　又曰顏延之嘗乘牛箠卓逢其子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後魏書曰高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宗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不止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訴於帝帝曰清直之人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又曰顏延之嘗乘牛箠卓逢其子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後魏書曰高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宗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不止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訴於帝帝曰清直之人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唐書曰高宗時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詢焉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又曰楊再思延載初居宰相阿匼取容無所存達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又曰哥舒翰與安祿山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持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煙焰熾突騰烜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蹂殺尸血狼籍久乃悟　又曰李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辟中潭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　又曰盧航守成都蠻以雲梯四面攻士叫譟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　宋史曰李昉短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為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　又曰曹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　廣輿記曰宋邵雍春秋出遊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童孺皆歡然謂曰吾家先生至也　司馬溫公飯車說曰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滓而蹊獨不濡又陂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陂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矣飯車之足云　宋史曰帝大籍民車時沈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後事遂寢　又曰紹興二年王彥帥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畧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

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衡偏廂鹿角尤爲至要　元史曰張本篤孝事伯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　明紀曰景泰中令廷臣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言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車製四圍廂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謂之有脚之城　又曰成化中陳選既貴顯服先人舊衣帶客至瓦罌蔬食官廣東布政使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車三

游環　副轄　毛詩云游環脅驅陰靭沃鑣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參馬之外轡上詳輿轄下詳轄　朱蘭　紫蓋　續漢書輿服志云小使車者駕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　魏收後魏書云安車紫蓋朱裏蓋赤帷從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與公侯同于男皁蓋青裏

步輿　卧輦　上詳輿下詳輦　青牛白鹿　關令內傳云尹喜嘗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經過喜曰應有聖人經過喜迺清齋而候之果老君乘青牛車來度　葛洪神仙傳云沈羲學道於蜀中與共載騶馬賦云鞍韉綢繆裹珠輪

皮軒　華轂　漢官解詁云太僕殿府皮軒鷺旗駕馬有殿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下諸葛恪將征淮南自新城出柱東興有白鹿見其軍前人以爲吉祥恪以爲不然乃指之曰此鹿正欲使人射之耳遂射之鹿應弦而倒　續漢書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安車朱斑輪青蓋金華爪黃金塗五末重較文虎伏熊軾赤耳金鏤鍚鑣金鏤鞶纓十二就安車小偏較朱左轓皆赤綠帷裳朱隅朱裏重較黃金塗五末文虎伏熊軾赤耳金鏤鍚鑣金鏤鞶纓十二就

一器六材　上見前　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珠輪　銅較　華轂　玉光　虹繞　尚書大傳曰天子之車有虹繞之飾　漢官解詁云天子車有金華青蓋黃屋左纛皆乘輿之飾也　續漢書輿服志云金華青蓋黃屋左纛皆乘輿之飾也

鉤巾　車轄　見其軍前人以爲吉祥恪以爲不然乃指之曰此鹿正欲使人射之耳遂射之鹿應弦而倒　諸葛恪將征淮南自新城出柱東興有白鹿見其軍前人以爲吉祥恪以爲不然乃指之曰此鹿正欲使人射之耳遂射之鹿應弦而倒

皮軒　華轂　漢官解詁云太僕殿府皮軒鷺旗駕馬有殿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下諸葛恪將征淮南自新城出柱東興有白

擲果　投石　語林云潘安仲美姿儀每行老嫗以果擲滿車　又云張景陽至蜀每行小兒投以果實滿車

折轅　**跛馬**　後漢書云光武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黜陟各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去賊之日乘折轅車跛馬

羊挽鹿　晉書云武帝被廷莊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帝車入戶乃同載而歸　又云晉和嶠爲中書令勤favor爲人所疾嘗乘羊車入朝武帝與楊元讓書云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特牛二頭

同載　專坐　白帖云文王得呂望爲師乃與同載而歸　又云晉和嶠爲中書令勤favor爲人所疾嘗乘羊車入朝武帝與楊元讓書云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特牛二頭

五色　七香　應劭漢官儀云天子之車也駕六馬五色雜毛爲文如之皆天子之車也　又云漢制九遊車駕四馬又沈約宋書云立車五色安車五色

三蓋　九遊　白帖云漢制金根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立親耕所乘也晉名三蓋車爲鸞鳥或爲鵝形　又云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剛樓車樓上有翔鸞栖鳥或爲鵝形

鹿角　增　古今注云豹尾車駕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　晉書云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晉因金根車更增其飾加玳瑁金銀雕飾時人謂爲鵾車

鵾翅　原　鵾形　白帖云漢制金根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立親耕所乘也晉名三蓋車爲鵾形　又云漢制九遊車駕四馬又沈約宋書云立車五色安車五色

車歸鄉里拜公姑舅提篋出汲修行婦道 靖室 充庭 山堂肆考云漢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車駕四中道辟惡車駕四中道記道車駕四中道靖室 漢書云永初四年正月元會擊鞶不陳充庭車注云車也以年饑故不乘 毀堞 綠營 唐書云安祿山反陳乘輿法物車鞶於庭故曰充庭車也 刑木塞蹊 引揔車毀其樓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者云房琯討賊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綠營騎步夾之遂戰敗 又 過關 出關 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吾閭還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使人偵之果然 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歸人七歲干治笈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歎曰不來假者車也以年饑故不乘 毀堞 綠營 唐書云

鋒車 通軹遠則
[illegible]馬牌惡車遠則
[illegible]大[illegible]令一人在車執弓箭
[illegible]車執弓箭
[illegible]大子車
[illegible]車執弓箭
[illegible]大子車
[illegible]車執弓箭
[illegible]大子車

既不相依　脫輻如何前進　千里振策終不契需　五

增詩古詩歸曰武王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原梁孝元帝車名詩曰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衣香遥出羣日暮輕帷下黄金穴獻酒妾贈君　戴暠車馬詩曰鞏洛風塵處冠蓋相嗔咽多稱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趨白虎第珂聚黄金穴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蚍已鑄西山綏應結朝集類蒸煙晚至似吹雲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增唐李嶠詠車詩曰天子馭金根滿輪闢四門五神趨雲至雙轂似雷奔丹鳳栖金轄非熊載寶軒無階忝虚左珠乘奉王言　孟郊車遥遥詩曰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自別日言無今生遠愁旅雁忽叫月斷猿寒啼秋此夕夢君夢君在百城樓寄淚無因輸願爲馭君手與郎迴馬頭　又借車詩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百年徒較走萬事盡隨花　張籍車遥遥詩曰征人遥遥出古城雙輪齊動駟馬鳴山川無處不歸路念君嘗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緑日暮放馬車中宿驚麝遊兔在我傍獨唱鄉歌對僮僕君家大宅鳳城隅年年道上隨行車願爲玉鑒繫華軾終日有聲在君側門前舊宅久已拋無由復得君消息　宋孔武仲車家行詩曰上坂車聲遲下坂車聲快遲如鬼語相喧咻秋快如溪沙瀉鳴瀨一車人十捧擁行江南江北不計程青天白日有時住無人止得車輪聲晚來驟雨聲濯濯平曉郊原盡溝壑方悟車家進退難不如田家四時樂　梅堯臣見水牛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黄犂負車軛今牽大車同一羣又與騄驦驅走長陌叩頭闊步塵蒙蒙不似緩耕泥泊泊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白　金劉迎車轣轆詩曰馬虺隤牛觳觫山行縈紆車轣轆路旁指點是官人老矣一翁髯禿汝牛幸可耕汝馬幸可騎有此可載琴書歸胡爲奔走東西道白髮刁騷被人笑

原賦後梁甄元成車賦曰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焉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爾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諸侯以朝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夷狄以致蓄遷生爾其作也均輕重

而攻材正陰陽而斲木既中正而人剖亦面勢而審曲候離婁之督繩須公輸而削墨布骸服之有定施爪牙之不忒既涉用於牛馬亦受命於羊鹿爾其容也侔蓋樹之獨立似高雲之出嶽獨映水也如舞鷺之對鏡衆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聽長響之轔轔望遥儀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駕也堅瑚之駿既絲靷之縈頭亦銅鈎而瑩角始向輒而龍轉就入轅而馱躍或亂亂而鳴鼻或參差而動脚咆哮歌轉鬱快隕閣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乘也或方夏虔暑炎氣歊烈浮憩動以來風輕紈飛而去熱纖埃著而即墜煩氣衝而受歇或固陰沍寒祁嚴凜厲複帷下而前屏重幨垂而後蔽露露侵而靡及風颺激而不戾或油雲雨霈中達半埳宏宇宙而雷奔杆軸割而去衍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瀰而不霑云已則無爲以垂衣鸞踟豫遊或有時而端望伊大章之作冕輪輿而爲上其始也委材質於貢斧授規模於梓匠其終也援桴鼓於天街動輗軏於霜仗乃畫界疏疆正位辨方候之以節步先之以啟行象雷而鳴曾不聞其霆轟如蓬之轉終不見其飄揚遵彼坦途違茲險阻疆疆正正不由徑動能合道向使貴賤混并高卑不問應無迷遠之疾詎有窮途之患則是大章爲器國容之利指方位於遥空數田里於厚地節六鼓以置駭首五路而躡次望塵不及初非千里之遥聽響爭先終欣一日而至夫然則可以式序秩宗發揮樂府扶持輦轂隱駭千羽以檥旄旌之威儀伊可大而可久諒斯爲而取斯　白行簡車同軌賦曰偉彼皇道大哉聖君窮厚載於宇宙俾威加於海濱故得遥遥之行周八埏而靡間彭彭之響經萬國而俱聞所以義在如方理資從式見軫轉而不阻詎輪轅而有則弘濟之利既均美於三無順動之端方齊功於一德是故達於疆場踐彼幽遐表合縱而道廣路賒亦由誠於險去其邪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睹天下爲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既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周流勿越誠轉運之足施輻輳非遍將柱體而可存至若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徵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處遠邇

終推載而不失臺體觀其政之大者道亦斯假苟憑載而知風矧繫轅而合雅願踐履之
用之無疆寧惟諸夏原夫建皇極開帝功三才既奠九有攸同可使循環如貫運動不窮
盡屆島畢什服之俗遂矣皆通爾乃庶政孰修遐方可討俾守位者將順其理利轉者必會其道故車書
同誠鴻業之斯保　宋宋庠德車結旌賦曰君有至德時乘大車嘗偃華以無外乃結旌
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
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鈐詎垂旃而就列蓋由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蔑揚威於施旌肅軫無譁方
斂藏於斧扆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舍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
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爲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充德以
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啟行陋邦旄之子子錯衡遵路殊風旆之揺
揺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惑皇皇整御始中括於
衆車轔轔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緝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
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衛之緌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
器銷牽由茲而盡矣　元楊鐵崖記里鼓車賦曰虛輪暈軫橫轅倚輗平廂層構低高間施木鶴象以正立手
滑齋以有攜列鼓鐲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
銘鼓後漢馬衡行車銘曰乘車必護輸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
幾衡君子建立法則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屋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馳元覽於道永思厥中
又車右銘曰車御下右採德同良詢納耆老於我是佳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貢內顧自敕匪望其度
匪德其則越度敗禮以華國　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佚匪盤於遊
晉成公綏車賦　李尤小車銘曰員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三晉咸然若虛　又車銘曰吳氏本造後斋

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儐　又曰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功朽轅腐輻乘者破

輅一

原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玉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　白虎通曰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　增尚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左墊之前次輅在右墊之前　毛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又曰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革忡忡　禮傳曰王之五輅一曰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斿以賓同姓以封象輅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又曰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副也　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又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季夏之月天子居太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元玉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輅文所以大蒐也

輅　史記孔子曰殷輅車爲善而色上白　原晉擊虞會朝堂五輅制度議曰諸車之合於法度可以示訓者則輅爲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　增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　原張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繙旃之高蓋　曹植七啟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旃　文選序曰推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

輅二

增隋書曰舊制五輅於輦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何稠曰君臣同所遇爲相偪乃廣爲盤輿別構闌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　唐書曰貞觀初太宗親郊命裴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

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勳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　又曰李勣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乃振旅還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　宋三朝志曰五輅副輅輿輦多仍唐舊而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號顯慶輅太僕所藏親郊則乘之制度精巧行止安重載太常關戟分左右均輕重後世良工莫能為之自唐至本朝凡三至太山登封世傳神物護之

輿一

【易】曰輿脫輹　又曰壯於大輿之輹　周禮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梓周人尚輿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非輿人仁不貴則不售也　曹植七啟曰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左思吳都賦曰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

輿二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有簡輿一乘白馬一匹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在渭濱將戰宣帝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帝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魏志曰太祖遣張遼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將吏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吳志曰黃初二年立孫登為太子遲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登接待僚屬皆用布衣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寢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太宰安平王孚載輿升殿　晉諸公讚曰傅樞以足疾遜位不許乘板輿上殿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步輿一　【唐】書曰房元齡病稍間詔許肩輿上殿　又曰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五代史曰唐莊宗以盧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制度未備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宋史曰張從恩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　元史曰甯猪狗性至孝母年七十餘患風疾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

原板輿晉潘岳閑居賦云徵兩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圃 筍輿優陸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 腰輿前注云周景避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遣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起視職 高輿說文曰車駕也 六書故曰帥車用人輓者也 毛詩曰我任我輦 周禮曰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六鄉師大事以旗鼓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 又曰輦車組輓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周曰輜車輦一斤一鍳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而輦 荀子曰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呂氏春秋曰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安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富貴之所致也 通典曰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有乘輿六輦經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六典注曰古謂人牽爲輦後漢有乘輿

輿二

原漢書曰文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又曰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輿三

原板輿晉潘岳閑居賦云徵兩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圃 筍輿優陸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 腰輿前注云周景避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遣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起視職 高輿說文曰車駕也 六書故曰帥車用人輓者也 毛詩曰我任我輦 周禮曰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六鄉師大事以旗鼓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 又曰輦車組輓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周曰輜車輦一斤一鍳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而輦 荀子曰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呂氏春秋曰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安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富貴之所致也 通典曰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有乘輿六輦經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六典注曰古謂人牽爲輦後漢有乘輿

輿二

原漢書曰文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又曰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輿三

原板輿晉潘岳閑居賦云徵兩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圃 筍輿優陸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 腰輿前注云周景避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遣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起視職 高輿說文曰車駕也 六書故曰帥車用人輓者也 毛詩曰我任我輦 周禮曰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六鄉師大事以旗鼓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 又曰輦車組輓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周曰輜車輦一斤一鍳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而輦 荀子曰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呂氏春秋曰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安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富貴之所致也 通典曰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有乘輿六輦經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六典注曰古謂人牽爲輦後漢有乘輿

輿二

原漢書曰文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又曰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輿三

原板輿晉潘岳閑居賦云徵兩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圃 筍輿優陸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 腰輿前注云周景避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遣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起視職 高輿說文曰車駕也 六書故曰帥車用人輓者也 毛詩曰我任我輦 周禮曰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六鄉師大事以旗鼓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 又曰輦車組輓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周曰輜車輦一斤一鍳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而輦 荀子曰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呂氏春秋曰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安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富貴之所致也 通典曰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有乘輿六輦經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六典注曰古謂人牽爲輦後漢有乘輿

輿二

原漢書曰文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又曰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中暑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行之徒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　又曰帝輦至郎署見一老郎鬚髮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對曰臣顏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幼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　漢書曰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上甚愛之坐則同席行則同輦　又曰孝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明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乃止　增後漢書曰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井丹既至設食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禁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遂令去輦　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坐輦步輿　晉書曰左思妹名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　後魏書曰天樓輦輦十二加以玉飾衡軛輿輪用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舍以雲漢

輦三

雕輦　張衡東京賦云虎戟交鍛龍路充庭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　玉輦　潘岳藉田賦云天子乃飾玉輦蓋衛牙錚鎗鳴鞘鞭　人舁之見　小輦　魏略云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撫其背而戲之曰得無爲劉備作刺客耶　增陪輦　唐書云李泌山人以白衣陪輦　賜輦　唐李叔明傳云朝京師賜錦輦令官十肩舁以見　碧玉輦　王子年拾遺記云周穆王馭黃金碧玉之輦從朝及暮而窮宇宙之內編焉　紫雲輦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乘紫雲之輦　大輦　晉書云桓元偪大輦容三十人坐二百給雲母輦一乘　香衣輦　晉太康起居注云齋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　金根輦　鄴中記云石虎南郊有金根輦雲母車出乘高路輦香衣輦或朱漆剛輦以純雲母代純中外四望通徹　金華輦　趙書云皇后出蠶乘用蓋金華輦　駕鹿輦　靈寶五符序云北方有夜光玉女服雲林之翠羅於天河渡二像而不忘保翠命以永和　金鈿輦　通典曰劉裕始造金鈿輦　乘板輦　趙書云前石有佛圖澄與周之輦其用又同素圖今和尚乘板輦於大水上　增畫扇輦　後魏志云入閤與周之輦其形相似

逍遥輦 王海云宋祥符二年詔以天平輦舁登封太子少傅講武於宣城大安輦造皇后輦名曰大安輦 作獵輦 鄴中記云石虎好游獵體壯大不堪乘馬作獵輦之步輦上安排曲盖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開身而轉之 金塗 漢書云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如畫繡綢冯其上安排曲盖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開身而轉之 金塗韋絮爲輪侍婢以五采絲轡騎戲游觀第中 綵輦 詳上 輦下除 漢書云李陵謂蘇武曰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 乘輦升山 禪儀應劭曰乘輦者天子所乘玉輦以升山 乘步輦 晉書云高堝

戎車一

增 通考曰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原 白帖曰戎車飾如耕車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又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 增 周禮曰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會同充革車 原 禮記曰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 又曰兵車不式

戎車二

原 先驅 楊子法言云有巾有盖後服乘車前驅載鼓建麾幢 後殿 載金鼓建麾幢 在國 載金鼓載在武庫 戎車置甲弩放軾上 增 有巾有蓋 見上 不巾不蓋 漢故車不巾不蓋

軺車一

原 釋名曰軺車軺遥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軺直小車也 增 晉書輿服志曰軺車者古之將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貴輜軿而賤軺車晉重軺車而賤輜軿

軺車二

增 史記曰武帝算軺車 漢書曰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 又曰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又曰梅福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原 謝承後漢書曰許處家貧爲督郵乘牛車鄉曰軺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滎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命所在散牛馬因設伏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奮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賜軺車幢蓋進爵陽武侯 增 又曰元

帝假陶侃赤幢曲蓋軺車鼓吹

指南車一

增 黃帝內傳曰元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原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又曰指南車者周公所作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以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載之而行暮年而返上以其車屬巾車氏行而載之常爲濤導車法具在尚方故事 增 宋書輿服志曰指南車其始周公作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器不存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 原 國簿令曰指南車駕駟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 述征記曰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車轉而人常指南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指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韓子曰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驟路指南司方出車轡轡被練鏘鏘

指南車二

原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鈞悟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增 崔鴻後趙錄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

指南車三

增 賦 唐張彥振指南車賦曰緬窺皇始傾聽巢風時儀朴畧化跡暝蒙結繩云謝徽章漸通乃服牛而乘馬爰斲木而觀蓬故聖人因象以制器隨物而與功北斗在天察四時而行度司南在地表萬乘之先融爾其法制奇詭神妙無窮見其指而皆知其向覩其外而莫測其中輪須藉於奚子妙乃發於周公觀夫作也寓關脉湊衡樞星設煙縈電轉鬼聚神威雖朱目亂計然思絕公輸服其心工王爾慙其手拙雖詞給而口敏終難得而屢說至於帝容順動王途允泰二月東巡萬國南會羽衛出而天動笳鼓鳴而雷磕司南於是備屬車引行施候薰風而進止仰卿雲而乘蓋超搖光景之中縹緲煙霞之外同夫越鳥常有意於南枝異彼魯人竟無情於

殿最惟皇明之遠矚驅八駿以遐舉既訪道於襄城亦尋仙於海渚豈須老馬之智寧藉小童之語賴我司南不迷其所伊司南之用薄逢國道之昌平就日月於天路聞簫韶於玉京常使朝朝承北闕何辭歲歲指南行

雲母車

原 賜王公表子正論云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 迎惠帝晉書云惠帝自鄴還洛陽殿中官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以奉迎 賜蜀主吳百官錄云劉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贈齊王晉太康起居注云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 獲淝水晉書云謝元敗苻堅於淝水獲所乘雲母車 還洛陽見上

犢車一

增 釋名曰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

犢車二

原 與季禮謝承後漢書曰劉翊賑貧之陳國張季禮予師表時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明以所乘犢車與之 還桓譚桓譚別傳云譚時爲太常錄尚書事後及下獄薄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珠玉之寶上聞而嘉之悉以付還 阜蓋犢車王堯追鋒阜蓋犢車 增 赭織犢車宋史云哲宗謚祀南郊蘇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織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禱疏馳白太后明日詔整齊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 原 合買犢車北堂書鈔云蔡謨門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好事者相合爲買犢車 增 各爲犢車明皇雜錄云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犢車展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

鹿車一

原 風俗通曰鹿車柴車也窄小裁容一鹿故云漢冗散郎乘之

鹿車二

原 列女傳曰漢鮑宣妻桓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後漢書曰更始敗趙熹爲武賁中郎將與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畧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拘於隗囂

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置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北堂書鈔曰董允少與費禕齊名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同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鹿車給之允有難載色禕便前上和謂允曰始吾實疑汝與禕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晉書曰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輇一

增 釋名曰輇援也車之援也　方言曰楚衛之間輇謂之輖　詩詁曰車前直木上勾衡者謂之輖亦曰輇

原 毛詩曰小戎俴收五梁梁輈　周禮曰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有六寸　又曰凡探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輇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輇直且無撓也　又曰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弇而舒求約而無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又曰輈深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斃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勤登焉

輇二

原 晏子春秋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飯牛於郭門之外望見桓公乃擊輇而歌桓公憫而異之命後車載之韓子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輇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　續漢書曰漢承秦制爲乘輿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樸文畫輈

增 漢書曰侯霸守臨淮被召百姓攀輇卧轍願留暮年

原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輇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馬油畫雲母兩輇也

增 南史曰王敬弘以女適孔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輇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

輇三

原 右輇　左傳云楚爲教爲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輇左追蓐杜預注云在軍之右者扶輇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

南輇　左傳云令尹南輇反旆杜預注云還車南返

紺輇　潘岳藉田

賦云蔥橫服於繅兮紺轅綴於黛軸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筩杜預注曰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釦也

輪一

增釋名曰輪綸也言彌綸也 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方言曰輪韓楚間謂之軟或謂之軑關西謂之輾 原毛詩曰坎坎伐輪 增周禮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凡爲輪行澤者欲杼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蘿於鑿 原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又曰察車自輪始 又曰良工之爲輪也行山者欲侳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蘿於鑿 後漢書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

輪二

原莊子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又曰霍禹韋絜爲輪注云以韋縛輪著之以絜也 增又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 原續漢書曰光武嘗欲出游尚書令申屠剛諫以頭軔乘輿車輪帝遂爲止 後漢書曰張綱爲侍御史安帝遣杜喬等八人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

輪三

原晉輪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皇太子納妃亦乘之 緩輪後漢輿服志云織車其飾皆如乘輿重輞繆龍繞之一曰圖猪直親校獵乘之 輪者十人 原華輪張協洛禊賦云權戚之族華輪未轂集乎長沙之野翟乎洛川之曲 香輪香輪寶駒 增阜輪通典曰三公有勳德者特加阜輪皇帝車金飾裝直油幢 朱綠絡通憾 原兕依輪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踩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射之一發而靖 蛇繞輪新序云

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建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伏劍而死

輪四

增賦 唐王起蒲輪賦曰王者崇招隱之禮作徵賢之車既斷輪而合度亦安蒲而用諸將使丘園共貢岩穴皆虛則必旌其重貺建此大輿輪合大規取邁而行陸蒲兼柔質取坐以安車罔覆其軌轍可歷於丘墟載以歸朝盡是漸鴻之翼奮而出野方隨繫鶴之書恒翹翹而隱隱諒求士之本歟若乃山駭異人林栖隱者鳥獸之羣方雜薛蘿之衣未捨或羅釣而忘名或版築而在野恥戈戈之帛厲禮未嘗笑子子之旌好善猶寡然後時主反席哲匠精研載脂載轄既攻既堅蒲也採陂澤之葦朝之禮盛輜輬兮入外野而光宣於是經營草澤輜輬雲煙瞻其儀無虧乎翼翼聆其聲且異乎闐闐可以出嘉遁之碩德可以載傲俗之遺賢空谷有車自爾而方整鳴皐者鶴假我而聞天豈獨邀申公於是日徵釣叟爲席表臧孫之不仁緝以成宮昭令尹之非禮方今篤已在官輪猶未安傍搜叢桂遠擬幽蘭士不病於邁種賢盡出於峯巒是蒲輪之禮也乃王化之端而已哉

軸一

增釋名曰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　說文曰軸持輪也　原世本曰衛公叔文子作輗軸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史記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不能運方穿莊子曰軸不運而致千里

軸二

原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葸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曰囚於齊又以葸靈逃奔宋遂奔晉　史記曰燕破齊田單令宗人車軸末傳鐵籠安平城壞齊人爭走軸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鐵籠得脫　又曰須賈謂范雎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駏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駏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駏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

轂一

釋名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轉主石利轉者無有爲用也）又曰凡斬轂之道必知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蘇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擊（柞安山動）又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幓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又曰轂輻凑也　毛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周禮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方釭繁纓重轂副轄重轂者將軍制之轂外復有一轂施轄其外乃復設牽施銅金鍐形如緹亞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令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風俗通曰桑車輸轂聲聞數里　楚辭曰瓊轂錯衡英華假只

轂二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夾轂魯衛參乘　前漢書曰萬章門車常接轂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夾轂而行主簿王國賀曰三公車輦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後果爲太尉　後漢書曰崔駰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罷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斯世　又曰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轂三

唐書曰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張元素上書曰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攬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

赤轂（後漢書云小使車駕興赤轂）　華轂（劉向傳云王氏乘華轂者二十三人）　轂鳴（世本云越甲至齊雍門狀請死齊王曰矢石未了王曰此子師之罪子何與焉車右曰王不見王孫之馬乎乘而見鳴右師劾頭而處趨車閒之隧退師）　轂擊（戰國策云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

轄一

增說文曰輻輪轄也車輪旁所繫之直木用以輔輪而行 原毛詩曰員于爾輻 又曰坎坎伐輻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 又曰望其輻欲其圜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又曰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玆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 原左傳曰車脫其輻不利行師

輻二

原得輻深書云樂謳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餘人徙斬車輻如中丞建步避道者果歷中丞 持輻扎堂書鈔云李廣傳士棄車持輻 斬輻漢書云李陵軍敗一日四十餘人斬車輻而持之 斫輻王隱晉書云王尼避難江夏時荊土飢荒尼不得食乃殺牛斫輻以賣之食既盡父子俱饑死

軓衡

原縹軓潘岳藉田賦云蔥攡服於縹軓乎紺轅 桂衡曹植檄楚詞云芙蓉車分桂衡 錯衡毛詩云約軝錯衡八鸞鏘鏘 折軓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至邢丘軓折兩三日不休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不休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欲洗吾兵也 龍首銜軓鸞雀立衡俱出續漢書輿服志云龍旂九旒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 齊軫文選云方軫齊軫 軫方象地也周禮車輿之制崇軫方象地也 原徐野

軓一

增說文曰軓車前人所凭處 周禮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 原徐野民輿服志曰軓車前隱膝也

軓二

原伏鹿軓續漢書云皇太子諸侯王倚虎較伏鹿軓 伏熊軓又云三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軓又漢制刺史車伏熊於軓上 眉見軓較三人伏宕中國石目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軓 滭沽軓楚詞云倚結軨兮長太息滭溼考下沽軓 憑軓下齊漢書云鄺生憑軓下齊七十餘城 憑軓

原伏鹿軓續漢書云皇太子諸侯王倚虎較伏鹿軓 伏熊軓又云三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軓又漢制刺史車伏熊於軓上 眉見軓較三人伏宕中國石目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軓 滭沽軓楚詞云倚結軨兮長太息滭溼考下沽軓 憑軓下齊漢書云鄺生憑軓下齊七十餘城 憑軓

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

徂秦潘岳西征賦序云潘子

徂秦

轄一

增釋名曰轄害也車之禁害也　說文曰轄鍵也　毛詩曰載脂載舝同轄　原左傳曰巾車脂轄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轄二

原韓子曰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增續齊諧記曰漢宣帝嘗以阜蓋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釵飾之每夜卓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之後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得之帝以置承露盤上倏飛去直入光家止車轄上帝甚異之取其車轄投井內雖有急終不得去　原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內雖有急終不得去

憾一

增說文曰憾恨也　又曰憾車慢也

憾二

原四望通憾　補車憾　梁王隱晉書云梁者王彤宣帝之子督諸軍事以單衣補車憾以緩　施嚴帷憾　車一義謂施嚴帷憾以拂拭　夢乘通憾　長沙耆舊傳云劉壽嘗夢乘通北門後果至司徒　增又曰憾車慢也

蓋一

原周禮曰王后輦車有羽蓋　又曰蓋之員也以象天也　又曰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增又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　又曰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乘而馳不隧謂之國工　原大戴禮曰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增風俗通曰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因作華蓋　又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　原楚辭曰孔蓋兮翠旗　注云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翠羽爲旌旗言殊飾也

蓋二

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 原續漢書曰三公列侯皆安車朱斑輪青蓋金華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又曰賈人不得乘車馬除吏赤蓋杠其太子皆安車朱斑輪青蓋金華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又曰賈人不得乘車馬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蓋 又曰小使車白蓋赤帷 又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轄 增後魏書曰張蓋寒不衣裘軍清白任真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蓋三

原黃屋 蔡邕獨斷云黃屋左纛者蓋以黃爲裏也 青屋 張衡東京賦云屬車九乘乘輿駕重輅朱旄青屋 翠蓋 宋王高唐賦云交龍之旂翠蓋威蕤 注翠羽飾蓋上也 羽蓋 前見 荷蓋 楚詞云乘水車兮荷蓋 芝蓋 張衡西京賦云舍利颷戲又雷起雨止千里而一徧 注芝蓋芝車蓋也 鶴蓋 劉孝標絕交論云雞鳴高門日開流水接軫成陰長衢鶴蓋交轂 紫羽蓋 漢舊儀曰天子車蓋黃屋左纛金爵銅龍車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 青縑蓋 蔡邕獨斷云金根車青縑爲蓋朱裏四角垂綠繒蘇 金華青蓋 董卓到郿傳詳車 金華瑲蓋 晉公卿及郡縣公侯皆給青緑華蓋羽毛爲飾 阜繒蓋 前見 又曰君羔幬虎犆 注幬車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 禮記曰君車

蓋四

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爲之 說文曰茵車重席也 毛詩曰文茵暢轂 又曰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禮記曰君車

蓋五

原蒲茵 蔡邕獨斷曰蒲茵以蒲爲席 漢書霍禹傳詳略 汙茵 茅書 古曰以藁秸之先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乎曹劌之不過汙茵耳 接茵 北堂書鈔云見後漢書同輿接茵人謂連

食總載一

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曰食哉惟時（食哉勸也言惟是勸農事也）　又洪範曰三八政一曰食（大傳曰八政何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又曰惟辟玉食（按辟君也言惟君為美食也）　毛詩曰爾酒既清爾肴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又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又曰雖無嘉肴式食庶幾　周禮曰王齊則玉府供玉食（鄭注云玉食珍異之食）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以滑甘（注云各其時所美之物調和之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雁宜麥魚宜苽（苽菰米也）　又曰庖人掌共六獸六禽（注謂牛羊豕犬雞雁）　又曰王齊日三舉（注謂殺牲盛饌曰舉）　又曰王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按侑勸也后與王同俎）　凡會膳食之宜鳥獸之肉後聖有作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為酏糗（酏粥也糗熬米麥也）　又曰凡進食之禮左有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又曰食禮主人親饋曹膳膏臊（犬）秋宜犢麛膳膏腥（雞）冬宜鮮羽膳膏膻（羊）　又曰食禮主人不親饋則客祭主人不食馬　墨子曰人不衣短褐不食糟糠飲食不美面目顑色不足視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慎子曰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　又曰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　公孫尼子曰食甘者益于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泛若不繫之舟　韓子曰嬰兒共戲以塵為飯以塗為黍以木為胾暮春必資餉食者塵不可食也　又曰凡人上不屬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又曰煎熬烹炙調齊和之適以窮口腹之變不如在俎俄徙不食　原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　又曰煎熬烹炙調齊和之適以窮口腹之變不如在俎俄徙不食　原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　又曰飲食之道大聖之所重也　又曰食之美者熊蹯鴞炙猩唇雁羹　又曰食之美者越駝之蹄　又曰食之美者鴟鴞之炙　又曰食之美者鵠鴞之翠　又曰食之美者鯉魚之鱠　又曰食之美者洞庭之鱄　又曰食之美者東海之鮫　又曰食之美者南海之鯤　又曰食之美者大夏之鹽　又曰食之美者陽朴之薑　又曰食之美者雲夢之芹　又曰食之美者具區之菁　又曰食之美者陽山之穄　又曰食之美者崑崙之黍　又曰食之美者南海之柤　又曰食之美者漢陽之橘　又曰食之美者雲夢之柚　又曰食之美者安邑之棗　又曰食之美者巫山之菌　又曰食之美者壽木之華　又曰食之美者昆侖之瓜　又曰食之美者南海之甘蠃　又曰食之美者洞庭之紫蟹　又曰食之美者會稽之名姜　又曰食之美者陽樊之仲山甫　又曰食之美者隆冬之生葱　又曰食之美者寒露之下韭　又曰食之美者秋日之丹藕　又曰食之美者具區之蒲菱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朱輪駟馬金珠煌煌無已泰乎（注曰蟻言精細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撒膳之法焉　又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　又曰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按禮器云天子一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不敢觸犯　又曰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能非長者不別也

食總載二

原禮含文嘉曰燧人氏鑽火始炮生爲熟人無腹疾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嚽曰諾然後退　韓子曰晉平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餐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綸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左傳曰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又曰子服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文子如戚　晏子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脫中食而肉不足景公封晏子以都晏子辭不受　說苑曰晏子所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　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饗人更之以鶩御者知之而以告鏞子雅子尾怒

又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　又曰秦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公羊傳曰魯昭公走之齊齊侯使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寡君聞君在外餽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再拜稽首以祗受　家語曰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韓子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飲要溝者于五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飲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

乎　左傳曰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使請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　說苑曰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　史記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亦知其怒意竟絕去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又曰景帝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又朱買臣傳曰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後拜爲太守　又曰成帝元延四年中山王入朝每賜食必飽而出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憐之強爲之餐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不與人同食　謝承後漢書曰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因請宿寓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魏志曰文帝與城遣船兵三崐山東砍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來食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于異域如此　王隱晉書曰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晉書曰吳郡陸納字祖言謝太傅安嘗造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又曰郗鑒字道徽永嘉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傳餉之時兄子邁外孫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乃獨往食訖飯著兩頰邊含還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

又曰庾衮父亡作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

食不甘衰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原沈約宋書宗慤傳曰鄉人庾業家甚豪富每待賓客膳必方丈　又曰謝景仁爲桓玄寧朔將軍時武帝爲桓參軍嘗詣景仁語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未辦而景仁頃間騎認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帝甚感之　又曰劉穆之妻江氏少時家貧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嘗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以此不對穆之歸後穆之貴達而更豪奢食必方丈　又曰江夏王義恭幼爲武帝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義恭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嗽惡以與人　又曰文帝宴于武帳堂上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侯不見百姓艱難令使爾識有飢之苦　又曰文帝以謝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乃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又曰謝弘微兄曜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惠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菜謂曰檀越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哀感過禮服雖實未能已遂廢食歛歔不自勝　又曰阮佃夫奢侈著後中書舍人劉沐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途相逢要沐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肴莫不畢備　又曰郭元平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備貲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供取數夫價主人設食元平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聲味惟餐鹽豉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齊書曰武帝收沙門寶誌在獄中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衆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　又曰王儉嘗詣武陵王華華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飽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又曰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食然未嘗求也　又曰孔休源寓于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風頓祛鄙吝休源及至取其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飽魚雲食休源食不嘗登便拂筵整席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食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崔鴻後趙錄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省賜

以御食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而乃食我我來覓食耶　後魏書曰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而呼而況人也自此未曾獨食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恒于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乃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鱉炙豈亦異于是乎君定名士于是每與同食　後周書曰柳虬脫畧人間不拘小節樂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唐書曰高祖師次于古推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闕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不下高祖謂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食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又曰高祖朝諸宰臣于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名譽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諸公主相効進食上命中官表異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實華常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于通衢乃傳呵按轡行于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華僅以身免　又曰順宗時宰臣鄭珣瑜韋執誼方與諸宰相會食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見者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故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入白執誼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祐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又曰楊炎與門下侍郎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宿爲所褻而炎氣岸上峻宰防細故方病食膳無節或爲麋餐別食閤中議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不與同食杞銜之　又曰常袞爲相將讓堂厨同列以爲不可而止

食總載

和精　強體呂氏春秋云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爲民食其爲食也以增氣　忘憂　解怒左傳云魏獻子爲政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伯以女樂獻子辭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寘曰吾子必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寘曰吾子必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寘曰吾子必將

及餓之單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慶祝已中國之民雖飢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之訓存也

腹 左傳晉侯其口千四方 莊子聖人量腹而食 文選食爲民天 始文選食爲民天 飲食

玉饌 珍肴 左思吳都賦曰競其區宇則並疆兼苞拚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吾子蝸蝸至我廬就我求珍肴金盤鐘 寿羽林郎歌云不意金盤玉饌 壹瑜 鼎錄 傅曰趙衰以壺瑜侯卒之 其廣仁且忠也 易鼎折足覆公餗

有加 晉語 楚靈王虐侵欲不已國人患之 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左傳曰趙盾驟諫公患之 使鉏麑賊之 鉏麑退歎曰 趙盾賢卿也 不忘恭以 公羊傳曰 趙盾賢大夫也 入其門 戶 戶開 而 門 門開 而 寢 寢 寢

即漫　中厨豐饌出　薄具餚也　燒尾景龍記云景龍中蘇瓌拜僕射初拜官者例各進食名曰燒尾所進曰宰相調陰陽令拍食調貴百姓不足旺憑之食時不力珍注力　列鼎家語子路初遊于楚列鼎而食　變色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力珍務也食時不力珍注力之食　繁味周禮性騭國語曰膏粱之性難正吉食膏粱則性易驕不食　口爽五味令口爽　有閣禮大夫七十而有閣閣藏食也　無魚馮驩彈鋏歸無魚　不辭孔子食于季氏不辭肉而餐以侍已非禮也　素餐詩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之惠也　大嚼過屠而大嚼　六禽四膳記曰君賜之食而君之則命之祭然後　口爽人口味令爽　恥惡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變色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務也食時不力珍注力之食四時之食　繁味周禮性騭國語曰膏粱之性難正吉食膏粱則性易驕　窮海極陸七命曰六禽殊珍四膳異有窮海之錯極陸之珍　厭飫飫獻而飫之　饕餮貪財與食　奉膳奉進也　賜食說文曰賜予也　厭飫飫食無度　踰牲庶羞不踰牲　無度飲食無度　踰牲庶羞不踰牲　巧食燕食謂王者日中與夕食　退食自公退食　貶食傳　稍事非日中大事之時而閒食謂之稍事　名食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餅鰡家餅蝕鹿去其湯不肥　家食易不家食吉　鼎養易大烹以養聖賢　櫝食杜鎬傳云眞宗問櫝食原于何　毋流歡禮　毋咤食禮　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餲餅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鱠魚膾連蒸麞皮素餅代鍋曰漢文帝鍾愛太子景帝命大官每具兩櫝食以賜之此其始也　飲如犢風俗通云俗說飲如犢人飲酒無量如犢之多也　食若蹙曹植與吳季重書云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食若蹙邑蹙飲若灌漏庖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爽口食應吉甫論云芍藥之爽口之食　騷馬啖風俗通曰俗說騷馬啖賓客婴食已闕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他便出脯膳椒薑隨騷馬之傳命按騷音顯言其速疾如騷馬之傳命也　不素飽易曰不素飽也　每無餘詩曰今也每食無餘　侍于君侍食于君祭先飯　乞于野重耳乞食于野野人與之塊　不徧味墨子曰每食方丈口不能徧味　目不能徧視　不二味閭閻食不二味　食以時禮飲食以時　食其時百體理　加籩豆鄭伯享楚子加籩豆　餘粱肉穆與牛季夏中央土　稻與魚秋孟　黍與雁冬孟　聖人所寶墨子云聖人之所寶也　人之所美淮南子云甘且夫食者人之所美　以親宗族周禮以飲食之禮親　宗族兄弟　以強股肱墨子云聖王制飲食足以充虛增氣以強股肱使耳目聰明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也　以頤精神揚雄蜀都賦曰俗通曰俗說以頤精神養親靡不加精安體潤氣調神暢情　充飢協氣陸機七啟云旨甘調以充飢芬馨發而協氣　飲血茹毛禮注曰六牲馬牛羊麋鹿麈豕狗皆飲其血茹其毛　以熟藁臊管子云黃帝鑽燧以熟藁臊民食之無腹胃之疾　燔黍捭豚禮注曰六牲馬牛羊麋鹿麈豕狗皆燔黍以至味曰凡味之膻說湯以至味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凡味之膻必以其勝無失其理　珍用八物按禮所謂八珍者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糝肝膋炮牂蓋八也其品則牛羊麋鹿麈豕狗皆以養老者也後世則徐云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蟬逶北八珍醍醐麈吮野馳蹄鹿唇駝乳麋天鵝炙紫雲漿元玉漿按母音拇骨音揭子音聊祥音臧又按酥酪蟬羊脂爲之元玉漿即馬妙子　膳用六牲周禮注曰六牲馬牛羊犬雞也　膳夫掌食周禮膳夫掌王

之食飲饋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宰人上食莊子云趙文王好劒莊子說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注云閒而視也 大官供食蔡質漢官儀云尚書郎直入臺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天子一等 凌人共氷周禮凌人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鑿注曰不以鑑往燐使傳膳羞孔疏云氷若有鑑則氷不消釋食得停久 牲孕弗食禮記云天子牲孕不食祭帝勿用也注孕生子者也 雛鬻不食禮記注伏不利人也 食無強厚呂氏春秋云兄食無強厚敬必小咽端直無戾 不宜露食曹昆杜臆香溝云臆香頓曰不宜露頭食

每食擊鐘左傳云宋左師每食擊鐘 飲食擊鼓呂氏春秋云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自求口實易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需于酒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 困于酒食又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 三弋五卵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三弋五卵苔菜具而已公聞之往燕焉乃推鼓數十通給言食也公曰嘻夫子如此其貧乎 多鹽少豉束皙近遊賦 獨食何甘龐殘新詩云豈堪窮遺弟子曰先孔子孔子受之如受犬馬之遺孔子以貌取人故念吾親也 食思覩說苑云魯黎人每餅食茹有儉者煮蠭臭然後乃食 併食一器燕書云孫鳳昌邸從事誘導諸夷叛屬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曰以五千兵往成擒亦朱儒觀一傷之故也濬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于一器久之蛔虫之薄也食之美故吾親也 以就口食

駿權即遣兵五千兵往果平武昌 自稱即鄧使者入傳即鄧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即鄧將軍入久乃爲去 六畜五牲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以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犧牲五味食饌之常未足爲貴

客舍飲食四王遣事云惠帝還洛陽道間于客舍作飲食宮人有持升餘飯欲遮食東觀漢記云光武至鄗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爲去 六畜五牲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以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犧牲五味食饌之常未足爲貴

六穀八珍劉劭七華云六穀八珍百着五味食饌之常未足爲貴 五穀六伃詞楚

豈敢前當諸侯使者是江南之珍食物始流通馬貢百品之物鄭注百品衆成數 大宛之犧徐幹中論云大宛之犧三江之鱣鱘之壽考 六珍之饌周禮云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飲食膳羞之割亨煮之事辨其六畜六獸六禽六穀六菜之名以供王之六食六飲六清六醬六豆之實 百品之物周禮云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飲食膳羞之割亨煮之事辨其六畜六獸六禽六穀六菜之名以供王之六食六飲六清六醬六豆之實

鴻淵巨鯉傳巽七誨云乃有黿河潛鮪鴻淵巨鯉 丹穴飛鳳陸機七徵云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 三禾九變傳元七讖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元水朱火蔥播桂元水朱火蔥播桂 丹穴之雛張協七命云丹穴之雛元

靈淵之龜又云靈淵之龜黃之貽貽之魚也 雲鵠水鵠見徐幹七喻 晨鳧宿鷖王粲七釋云鳧鷖晨鳧宿鷖 霜熊之掌王粲七釋 龍胎之龍曹植樂府云龍胎鳳髓

春秋曰冏之美者程程之晉雛雞之卵字也 粵澤龍胎崔駰七依 鵾鷄之胾張協七命云封熊之蹯鵾鷄之胾音義白 豹胎之肪孔融離合郎中郎秋熊柔肪之肪音義白

山梁之餐又云蘭英之酒酌以備之 飛鷄伏鶉傳巽七誨 犓牛之腴又云薄芼之羹犓牛之腴 肥狗之和枚乘七發云犓牛之腴菜以苔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 秋黃之蘇白露之茹又云薄芼秋黃之蘇白露之茹 楚苗之食又

逆苗之食安胡之飯 不解一啜而數

熊蹯之臕又王子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能踳之臕芍藥之醬 鯉魚之膾桓譚七說 木酪昌菹 壺酒蘇漿作酥漿成焉不及見桓公所未嘗 雞寒狗熱雉煮鼈鼈雞寒狗熱重按滿盈 鼈羹鱉腥 鮑鱧腥腐神鶂鷁搤拘 蒸豚鴞炙子云蒸豚鴞雁 鼈羹鱉腥 鮑鱧腥腐敗物雜味

達左達右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共十閣食庫

吳市何其薄乎 何劭字敬祖食必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爲限時論以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果捧拜之榮 獨漢桓榮字春卿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以拜帝笑曰眞儒生也

厚味薄行 管子曰臣聞厚于味者薄于行

事待客稍厚 後魏書曰元欽曾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爲子不能師師大益味香美呼爲諸王珍

異饌留客 後周書曰長孫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飲嘗恐座客請歸每令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我不能食 吏部郎庾景之嘗往候樂頤之爲設食惟枯魚葅菜景之曰我不能食于芋季偉我非鄭林宗耳

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

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羹

極口腹之欲 禮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石勒復寒食 趙書云石勒時斷寒食彈九平地水深三尺勒大驚令民寒食如故

周舉使炊食 汝南先賢傳云周舉爲并州刺史大原舊俗以介子推燒死至其亡時民不敢舉火食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書置子推廟中說民不宜寒食忽暴風霹雷雨嵗大者

窮匏豢之味 春食羊夏食菽 蔡邕月令論注云仲夏以爲時味之宜不合 冬獻狼夏獻麋 周官注云狼膏

聚煖麋膏散涼 以救時之苦也

孟夏以瑿食麥 月令云孟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注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嘗之散其熱也

鵷雛雖而食之也 禮記注云狼去腸兔去尻不利人

和用醯獸用梅 禮記注云畜與家物相和亦野物自相和也

脂用葱膏用薤 禮疑者釋者曰脂肥膏

狗去腎豚去腦

魚去乙鱓去醜

文公食不重肉 尹文子云晉國尚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綵食不重肉無幾國人皆相布之衣脫粟之飯

庶人不食珍 禮庶人故不食珍

服腐腸之藥 耽爽口之味

仲夏以雞嘗黍 又云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麥薦寢廟

叔敖枯魚之膰 韓子云孫叔敖相楚飯菜羹枯魚之膰

廉頗啗肉百勤 發蒙記云廉頗老日啗肉百勤

倪直一飯五升 錄異傳云倪直勇悍丘男子

有力三日一飯數十斤肉五升米飯

何祇大能飲食 益部耆舊傳云何祇家貧爲人賃力也

反役與之禮食 左傳云晉侯以鍼縫爲能以丹楹刻桷與之禮食

拜官相飾供饌 羊曼拜丹陽尹客至食皆並得佳設日晏漸盛不復及精饌時人以爲華不如曼之眞率

典韋飲噉兼人 魏志云典韋飲食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飯

長歡左右相屬數人供太祖壯之

襄子方食有憂 漢書云襄子方食傳飲有憂色孔光其漸也

賓嬰病瘖不食 史記伍子胥夜行晝伏吹竽乞食于吳市

何其薄乎 何劭字敬祖食必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爲限時論以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不食大官 何曾每燕會並不食大官所設

無以加之 致信陽侯陰就盛饌乃食之

賜果懷核 禮曰果賜于君前核者懷其核

賜醬之屬 說云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形粗大滋味香美呼爲諸王珍

肉食者鄙 傳

賜果懷核

內食者鄙也

蔵醬之屬 蠶生肉也蔵乾肉也

司劾實嬰矯先帝詔按罪當棄市嬰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按痱癘病也痱音肥　景公請進煖食晏子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淺也敢辭食俗說云痱大司馬弟臧性能嘼食兼數人必倍豐臧食竟復就兄索食　割柔胎于孕豹　宰潛肝乎豢龍陸機七啟　寒芳蓮之巢龜曹植七啓　煎其腑臟　香芳腐其骨髓　苟秩膳之是踰　景公請進煖食晏子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淺也敢辭食俗說云痱大司馬弟臧性能嘼食兼數人必倍豐臧食竟復就兄索食　煎雋陵之縹翠劉劭七華　漱六醴食五芝馬融示敖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　食鳳卵飲甘露博物志曰鳳卵飲甘露民食鳳卵壽　設食以供行者後魏書曰崔敬友恭寬接　則常刑而罔舍　賜食乃進斛餘南齊鍾九尺腰帶十圍賈甲跨馬　煎其腑臟　香芳腐其骨髓　苟秩膳之是踰　則常刑而罔舍　賜食乃進斛餘南齊鍾九尺腰帶十圍賈甲跨馬　煎雋陵之縹翠劉劭七華　漱六醴食五芝馬融示敖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　食鳳卵飲甘露博物志曰鳳卵飲甘露民食鳳卵壽　設食以供行者後魏書曰崔敬友恭寬接　寒芳蓮之巢龜曹植七啓　割柔胎于孕豹　宰潛肝乎豢龍陸機七啟　景公請進煖食晏子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淺也敢辭食俗說云痱大司馬弟臧性能嘼食兼數人必倍豐臧食竟復就兄索食

不據鞍由銘菜容德見而奇其器偉賜之以食乃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縣試之于是拜逢萇長政理修明大牧民譽

下循身勵節白景明以降頻歲不登乃置逆旅于蕭然山南大路北設食以供行者

少施曰敢傷吾子　禮記孔子曰吾食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也何敢以傷吾子

之性　子夏曰不為公費　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為公費乎

安陸點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者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　麗姬與王同食芻豢　莊子曰麗姬之與王同居牀食芻豢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　禮注云皆治擇之名

子曰貿成也箕云成平以禮飲食相宴樂而已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詩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薄于人況天子之饌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注詩

王天下糲粱之食　韓子云堯之王天下也糲粱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厭于此矣　晏子相齊脫粟之食　晏子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　食緣十人一鄉為儉　博食之一二年間一鄉為儉　食斛餘米家至罄貧　齊譜記云江夏

子荊軻同案而食　蘇秦既陳異饌並羞　劉梁七舉云知並羞芳藥之調煎炙蒸臑　着有多品羞以珍名　王粲七釋云有有多品羞以珍名脯鮪桂　八珍代羞六

飯迭舉　潘尼詩　芳甘百品並仰累重　傅毅七激云芳甘百品並仰累重殊珍異味厥和不同　嘉旨雜遝豐實左右　徐幹齊都賦曰蒸豕臛羔魚鱉

處玉屑瓊晶鶩寒勉熱異和殊馨　膾鯉嘉旨雜遝豐實左右前徹後著惡可勝數　圓案星亂方文華錯　張協七命云伊尹奏鼎庖丁揮刀圓案星亂方文華錯按圓案方文食器也

食浮于人人浮于食浮過也　嵩高石室有自然飲食　嵩高山記云山下巖中有一石室有自然飲食　海內金臺有百味之食　幽明錄云

海內有金臺出水百丈臺上有機關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也　簞食歠飲不改其樂　論語

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並禮記注云雁鶩也皆為不利人　野雁翠鶵鶂胖舒鳧翠　禮記注云舒雁鶩也雁尾肉也又云雛尾不盈握不食肯不利人奧脾脫也　雞

羶羊泠毛而毳膻　狗赤股而躁臊烏鰲色而沙鳴鸞　豕望

蔬食茹菜兄弟怡怡　東觀漢記曰武初天下新定穀食貴孝得

嗜魚公儀休嗜魚人獻不受曰吾嗜自可致魚受人魚罪奪祿人寧肯饋我　攸好從厥攸好　大欲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嗜芰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

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嗜雞 神錄云合肥人劉最好食雞每刖雙足置木柵中肯肉盡乃烹之謂之去腥後最病瘍既愈生小雞于瘡瘢中每巾櫛必傷痛楚積歲而卒 嗜蟹 餘杭人嗜蟹常求補外郡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處則可

好牛心炙 王右軍

食總載五

原 箴 宋徐爰食箴曰民之初生有生有食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皇俶載后棄茂殖三穀既翳五味亦宜潔爨豐盛滋芬美腴

又箴曰衣服稱誠飲食日歡擊鐘而舉無使日肝

原 贊 宋卞範之食贊曰貴粒唯恢火齊食繁新乎井遷味以懷甘

原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糝糗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于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蕉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三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咒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

陳徐陵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蕉榛雕盤流其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原 移 梁吳均食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綱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覩纏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于平生實忘懷于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于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雕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蕪之筍洞庭紫鱸之魚昆山龍胎之脯元圃鳳足之葅千里蓴羹萬丈鱠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

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于神爲不祥于人爲慼義

飯一

增爾雅曰饋餾餾飤也食飯謂之餾　說文饋餐飯也餾飯氣蒸也饋以糞溲飯也饐飯傷熱也饎傷濕也　原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以陽化生而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周禮曰膳夫掌王之食飲食飯也飲酒漿也　食用六穀稌黍稷粱秫麥　菜蔬雕胡　禮記曰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又曰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溫齊和調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潛夫論曰夫粱飯食肉有好于面目不若糲粱蔾蒸之可食于口也　闕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十糲飯四十二　風土記曰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飯色乃紫紺于東流水飯食與洗王烈之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往同亭三十里二亭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凝脂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人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爲漿

飯二

原周書曰黃帝始蒸穀爲飯　尹文子曰晉國奢文公儉以矯之因食脫粟之飯

原韓子曰堯糲蒸之飯　韓子曰堯糲蒸之飯三飯爲節期年而有黎黑之色　莊子曰宋鈃尹文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日請置五升之飯足矣　原衛宏洪範舊儀曰齊則食文二人薦案陳三十六肉九穀飯　列子曰楚王好細腰宮中皆以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取焦者以貽母　魏書曰卞太后左右食菜粟飯　晉書曰殷仲堪在荊州連年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有餲粒落席間輒拾以啗之　又曰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　又曰孫盛嘗詣殷浩談論對食舂擣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冷竟不言由是知名　原崔鴻前秦錄曰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都督荊州嘗大蒐于郊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令尹令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今王馳騁爲樂驅斥

老人大非勸農之義義季指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賜矣斯飯也弗敢嘗問其名不言而退　宋東宮儀記曰掌侍臣常食唱飯二人　宋書曰王仲德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巳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梁書曰謝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南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采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過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　又曰傅翊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禮爲豫州刺史居喪惟食麥飯　後魏書曰盧義僖爲都官尚書性清儉不營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菜亦甘之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以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又曰蔣令幹辦供億固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仙經曰南岳僧悟空結廬岳西朱陵洞其處險絕僧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忽有道士坐繩牀僧告以飢困道士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钁劚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著于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餐一口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謂薄我當畢之遂吃硬飯

飯三

原

芳菰　奇稌　曹植七啓曰芳菰精稗霜露萎陸機上巳詩曰孟冬香秔上丹具東牆濡潤細滑滋馨素顆玉粲如明公孫弘爲丞相封侯食一肉脫粟之飯　傅巽七誨曰太羹不致粢食不黍杜預注曰不精鑿也　晉書曰公明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杭米飯明日適宜實之至也　西旅　東牆

精

濡潤　左傳曰秋膏粱腴胡菰子　杜甫詩曰飯抄雲子白古詩曰雪花凝碗白　青精　黃粱　青精一名南天燭又曰黑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使發顏色好　太草云黃粱穗大毛長其穀米皆粗可以青粱之精命不復隕謂此　玉粢　西陽雜俎云太和有二人遊嵩山迷路見一人衣潔白被一襆物方眠見二人且問所自因饌而食畢皆玉屑飯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上無疾乃起與二人指路　楚

詞精瓊糜以爲糧按注云精鑿也糜糧也言精鑿玉屑以爲飯

竹記曰文與可以所畫筼筜谷竹遺子云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筼筜谷在洋州與可嘗爲其一也子詩曰漢川修竹眾如進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與可是也

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供晚食發函見予詩失笑噴飯滿案

武帝前上食進飯曰此勞薪所炊也帝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稍珠音魚無日異飯

香下大鉢香飯滿中毋分食衆人七日不飢

飛還入口中成飯

衛士度其母嘗誦經會出自齋空

了各西東而今始得碧紗籠矣因續二句云

面而生曰梳此當令子榮適如意生梳之勞抵舍娶崔氏女甚麗隨舉進士歷

衛曜家人炊

宮中書令年八十卒及瞑顧翁在傍主人炊黃粱未熟謝曰先生教我矣

飯四

雕胡

者宋玉風賦云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按西京雜記云鼂人貢之雕胡米一斛受一斗五升出彭蠡之澤生於深水葉如竹大者長丈餘實如小指長半寸五月採之正與菰米相似

飯三

旅粱

劉公幹清慮賦云虞氏之黍火珠送以流黃以勸飯入口

冷餘氣

粉粱

麥飯

後漢書曰世祖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充飢

麤飯

謝承後漢書云袁術在壽春日食麤飯

豆飯

應璩新詩曰寫下炊牛火飯中共豆餐

乾飯

郭璞江賦云自下彭城迄楸飯十斛

糗飯

糒飯

糇飯

餱飯

餈飯

餌飯

餻飯

餦飯

餬飯

餔飯

餫飯

餕飯

餘飯

餗飯

餲飯

餿飯

餽飯

餾飯

餵飯

餧飯

餱飯

餼

飯唐有清風飯用水精米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事畢下水地冷透進之

秬東湖之菰徐幹七喻曰南土之杭東湖之菰粒各自分也按鎖音分半蒸飯也成熟爲飯論衡之實也糲麵若霜傳元七謨云彫胡之粢以大成熟也

鮮若朝雪孫敏七誘云鏤藍篤丹實以餘糧鮮若朝雪流曜飛芳散如細蠭桓驎七說云香箕爲飯雜以粳蒸散如細蠭聚若凝膏

梁御宿青縠河內旨稻袁子云河內青稻新城芳秔彫胡細弱游梁精美御宿青縠王粲七釋云乃有西菰游

須索飯東軒筆錄云宋章惇少善養生嘗云遇飢不拜惠州飽飯黃山谷詩東坡謫嶺南時寧處亦須索飯若食飯時見爺亦不敢妄過人飯

漢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爲飯寧有之邪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實不敢妄過人飯

飯是何意也郭上怒甚然思其功特令除名與令對飯漢書云薛宣東海郯人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陽貢貪滑不避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具得所受取乃容以手書曉之湛即時解印綬去付言此二人惟堪戰

宋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當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祓帶衫帽自如鞏不敢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菽藿亦可也

敵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

守備曰乾飯人二升以備陰雨宿歲之儲時鏡新書曰歲暮家家具有餘糧爲宿歲之儲以入新年名爲送歲留宿飯至子街衢以爲去故取新除貧取富又留此飯驚蟄雷鳴蟄之屋上

令雷轟遠鄉裹飯往食莊子曰子輿與子桑俱病矣裹飯往食之

車載餉軍桓靈實列傳云桓靈實車載飯以餉軍士

張衡思元賦云屑玉蕊以爲糧君未覆手不敢餐唱覆手以勸餐

崔駰七依陽山之穈九期之禾劉劭七華會稽之菰黃粢及蓋舊之實傳元七謨

客餐主人辭以疏食元山之粱不周之稻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炊之蒸之爲酒

釋之叟於烝之浮浮烝聲也淳氣也箋云

埃墨隨飯取而食之家語曰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自外望見之以爲窮食入問孔子召顏回曰賜有埃墨隨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

釋之叟於烝之浮浮毛詩傳曰烝聲也淳氣也箋云

壞屋之下有埃墨隨飯中願回取而食之子貢自外望見之以爲窮食入問孔子召顏回曰賜昔余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我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墨隨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

鼠涉飯中捐而不食論衡

南箕無舌飯多沙糖易林大畜之益天女捐粻不成文章南箕無舌飯多沙糖

嬰兒之戲以塵爲飯藏見總一

飯五

增詩唐張貴以青餌飯送龔美魯望詩曰誰屑瓊瑤事青餌舊傳名品出華陽應宜仙子胡麻伴因送劉郎與阮郎皮日休荅詩曰傳得三元餌飯名大宛聞說有仙卿分泉過屋春青稻拂霧影衣折紫莖蒸處不教雙

鶴見服來惟怕五雲生草堂空坐無飢色時把金津漱一聲　陸龜蒙荅詩曰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飯小飯也

朝服設餐　儀禮云卿致賓宰夫朝服設餐　晏進觴餐　新序云魏文侯見箕季曰晏進觴餐之食瓜菜之羹

傳餐而食　漢書云韓信欲東擊趙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注曰

不素餐　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能餐　詩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錢　漢高后紀賜餐錢注師瞻錢也又通典宰記丞相位尊而堂廚未復無餐令日食萬錢之半

廊餐　五代會要曰唐制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又宋建隆元年仗退賜食廊下即廊餐也

適館　詩曰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餐兮　下士　占君子行曰國公下士餐錢　白屋吐哺不足餐

廊餐　五代會要曰唐制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又宋建隆元年仗退賜食廊下即廊餐也

粥一

原 張揖廣雅曰粥糜饘也　增 又曰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　原 說文曰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餬　增 又曰粥厚曰饘粥薄曰酏米糜曰瀋　原 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于糜內相謁食麥謂之餬扶味反　左傳正考父鼎銘云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予口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爲饘粥以養幼俗尚以赤豆爲糜所以象色也　郭義恭廣志曰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御粥南越志曰廬陵城中有井半青半黃黃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汁甚芬馨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日後百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中國以爲寒食　涼州異物志曰高昌僻土有異于華寒服冷水暑啜羅闍郡人呼粥　天文要集曰玉井主粥厨

粥二

原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爲粥　增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粥于路有餓者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目而視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　史記曰左師觸龍見趙太后曰食得無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吳錄曰朱桓除餘姚長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宻隱親醫藥食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王隱晉書曰賊杜弢下蜀人飢陶侃多作粥以待之于是悉降　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于時炎暑熏赫雖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練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　宋書曰戴顒與兄勩並隱遁有名中書令王綏嘗攜客之勩勩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勩不荅綏恨而去　齊書曰宣孝成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神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後魏書曰崔浩道武季年威風嚴峻官省左右以微過待罪莫不逃避隱匿自下皆變獨浩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　又曰薛眞度爲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眞度表曰別出食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愛濟百姓之意　時鏡新書曰齊魏收當寒食餉王元景粥因與收書曰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　蘇軾帖曰夜

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益胃

原 擲杯 納棗 郭林宗傳曰林宗等上陳閎之舍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為進之三阿德公姿無變容

原 奉饘以祭 禮記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蜀嫗茶粥 傅咸為司隸教云聞南市有蜀嫗每旦以饘一盛置一筥以為炭以祭

養老行糜

原 衆分歡之 九州春秋云臧洪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主簿啓內厨米三斗使作薄粥衆分歡之

飢寒俱解 東觀漢記云光武別傳云曾為吳郡內史其年大旱出私財為百姓饘粥全活甚衆

全活甚衆

作粥呼之 晉書王隱所追至無糞亭馮異上豆粥明日所得公孫述守兵及第二升汁寒盡還家向夜舉家作粥食餘一甌因寫葛汁著中于甌既須臾間在屋頭吐遂于此絕人遺饑荒羅鼎作粥聽之聲聞數十里

煮茶 屑榆 茶錄吳人采茶

祝染夢榜 少游典 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和而食厨官遂有王羹亥以羊兔猪臛參之漏堂厨具小餌澄惟

進粥却寒 都洛邑而雪深丈餘師古曰粥咄嗟也加糖粥三種並供帝嘗幸白馬寺見一婦人立于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後年年大得蠶

與國飢者 擅引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于君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公餓大子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與粥 劉敬叔七誡云孝宣皇帝詔公卿誦楚辭每一誦輒與粥徵破

集諸談士每 晉書韋曜字弘嗣少有志尚太守歲荒二千餘人飼之後魏書韋閬州王簡時歲儉閬

散俸 漢書黃霸私俸

詔誦楚辭

郭邑送粥 獻康敏云自汝南來皆無往食者

飼粥祈蠶 蠶氏易林云蠶祈蠶失其治理

飼飢 後魏書甘令送飼粥

作粥呼之 晉書王隱

鄰里為 周禮記云鄰里相救

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者甚衆　天下達禮記曰悼公文子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禮也又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哀泣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　旬方爲粥梁書曰庾沙彌母劉氏七水漿不入口累日初年荒計口賑恤又爲鍾粥于路以賦之　曹褒致粥東觀漢記曰曹褒遷南樂糜粥進大麥薄斂經年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作大懼罪不敢逆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羣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諸聽貸五萬遂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清者以萬數帝聞而善逐

粥五

增詩唐李商隱答寄賜餉粥詩曰粥香餉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　宋蘇軾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氷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眞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麏出沒晨烟孤地碓春杭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陸游食粥詩曰世人箇箇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張文潛有食粥說謂可以延年　又薄粥詩曰薄粥枝梧未死身飢腸且免轉車輪從來不解周公意養老常須祝鯁人　范成大口數粥行曰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轉鏘分口數疫鬼聞香走無處鏤薑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粟全家圍欒罷晚飯在遠行人亦留分裸中孩子强教嘗餘波徧沾獲與臧新元協氣調玉燭天行已過來萬福物無疵癘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糜一

糜三人隨鑊輾焦　二方委火忘箪　錄異傳云周時尹氏有三人隨糜鑊中輾焦爛糜深故也　世說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炊客與太丘議論二人俱竊聽炊忘著箪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饐二子號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箪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諳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餘一杯　袁弘紀曰歙帝敕侍中劉艾取冰豆五升于御前作糜得滿三升孟子曰歙而人委頓何也　拾地圖云羿年五歲父母入山羿年二十能習弓射隨往

糜三盂　尚書曰米豆五

糝餅　賜寒　五代史附錄曰東女直能釀糜爲酒酸則縛之而曝踏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元史本紀晉王甘麻剌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攏大坐帳內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

實色彼徒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刀周盧之外其名可知蓋命曰人大爲肉糜覩嘗以徧賜之

糜 二

原作糜食飢者 吳錄云海鹽李壽作糜 人作 增敞糜 俗訛 爲飢民作糜 漢靈帝紀曰興平元年帝在長安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帝使侍御史侯汉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 自敞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宿別汰公設豆進半甌

糝

原藜莢不糝 莊子云原憲居魯藜莢不糝 黎蒸不糝 墨子云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蒸藜不糝 無損肉鮓使糝肥美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名無損肉可作鮓使糝肥 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老子傳云桑虞喪父廬墓過禮日食百粒 米粉 禮內則云糝用米粉以爲餌煎之 揚雄方言曰餅謂之饊 崔寔四民月令曰立秋無食煮餅及水溲餅 徐幡 范子曰餅出三輔 徐幡 餅餌閒談曰餅搜麥麵所爲或合爲之入爐熬者名熬餅 說文曰餅麵餈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作湯餅 盧諶祭義曰春祠用饅頭湯餅髓餅牢丸夏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作湯餅其他豆肩雜糖爲之曰環餅和乳爲之曰乳餅 歸田錄曰唐人謂湯餅 書鈔引此以麵爲食煮之皆爲湯餅

餅 一

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溲麥麵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 說文曰餅麵餈也 揚雄方言曰餅謂之饊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作湯餅其他豆肩雜糖爲之曰環餅和乳爲之曰乳餅 歸田錄曰唐人謂湯餅

餅 二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增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有湯官主餅餌買餅 原又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增抱朴子曰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三輔決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于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邪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

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增魏志曰嚴幹學問特善春秋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義之獨坦腹東牀噬胡餅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眞吾壻問爲誰果是逸少乃妻之 齊書曰明帝儉約大官進餅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後魏書曰胡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能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常作布囊容三四斛飯噉醉飽便盛肉餅以付之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後周書曰王熊鎭海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熊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多春舉造成用力不少如是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北齊書曰庫狄伏連爲大將軍性鄙吝冬至日有親表稱賀其妻設豆餅連大怒 南部新書曰李英公爲相有鄉人過宅爲設食客去餅緣公責之客大慙 明皇雜錄曰上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于地奈何性命至重重于踐殘者乎上瞿然大悟遽赦之 成原化記曰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與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日成 柳氏舊聞曰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污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隋唐嘉話曰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胡餅乘熱氣使人買之以袖包啖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唐摭言曰宣宗賜韋澳孫宏銀餅餡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之所爲 唐書曰僧萬廻閭鄉人也訹諧似狂發言屢中其兄戍邊五載母思之萬廻年幼請詣兄所策竹馬去經宿而返白母曰兄還矣請辦餅更往迎之數日詩禊乃戍子衣也尋而子至母大驚 清異錄曰湯悅逢士人于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不同以問士人歎曰此五福餅也 又曰郭進家能蓮花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傳此法婢言宮中人號慫押班

餅三

乳下 饅頭 范汪祠制曰夏薦下乳餅曬孟秋冬祭下水引 蕭子顯齋書曰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麵起餅 水引 又曰何戴爲同

徒左長史太祖爲第一筒餅戲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十字一筒 王隱晉書曰何曾尊高上好水引餅戲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有人遺婦母一筒餅知從外事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 薄夜亥日 荀氏四時列饌傳曰春祠有曼頭餅夏祠以薄夜代曼頭無能作以白環餅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進壺公 遺王悅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市掾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劉子 謝綽宋拾遺記曰瑯琊王悅少厲清操亮

令長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郎應會于京師過于而論及于時事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

有風檢爲吏部郎卿省有會同者遺悅餅一甌辭竟

揚知鹽 何平叔疑粉 皇甫謐元晏春秋曰衛侯之子揚之精也魏之子平叔之美姿儀面色白甚自疑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白

師曠易牙古之精也揚今之子何間焉以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面絶白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餅噉之汗出隨以

食餅知鹽生精味倫之至也于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于而論及于時事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進壺公 遺王悅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市掾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劉子 謝綽宋拾遺記曰瑯琊王悅少厲清操亮

顆劉伯芻不暇唱渭城曲曰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累積五色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賣一儀餅一錢數斛 豐年錄曰開元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賣一儀餅一錢數斛豐年

劉伯芻巷口有鬻餅者每當鑪語歌一旦劉麟其著粉後正夏月喫來與熱餅噉之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白

顆劉伯芻不暇唱渭城曲曰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累積五色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賣一儀餅一錢數斛 豐年錄曰開元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賣一儀餅一錢數斛豐年

劉伯芻巷口有鬻餅者每當鑪語歌一旦劉麟其著粉後正夏月喫來與熱餅噉之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白

師曠易牙古之精也揚今之子何間焉以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面絶白帝疑其著粉後正夏月喫來與熱餅噉之汗出隨以

食餅知鹽生精味倫之至也于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于而論及于時事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進壺公 遺王悅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市掾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劉子 謝綽宋拾遺記曰瑯琊王悅少厲清操亮

增 貸萬錢 惠一 銀線 玉英 山谷詩湯餅一杯銀線亂 廣異記曰有道人持湯餅一顆以充一日妻子常食蒸餅一顆以萬錢自是不聞歌聲心計轉翔

有道人持

長文字德載州辟別駕俾壯不詣乃蹲地盤胡餅狀如餅餅後爲關臺令湯官主餅餌見餅二　餅不可啖食名士如盡地爲餅州知不至乃止也　張桂賣胡餅廷尉決事云張桂私

增槐芽　蘇軾詩青浮卵盌槐芽餅紅點冰盤薤葉魚　縮葱爲餅　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號縮葱侍郎　團粮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泊泥去礪取浮土糅米屑爲餅尚書郎皆餓死　懷餅鈔書　却掃編趙畯字德進宋城人治易閒襲深甫易解新出考城人家存之徒步獨攜餅數枚以行主人館之畯晝夜寫一士

之垣外以楊瑤光歷汚綏二州刺史姆饋獨子婦受而棄之垣外人稱其廉　脫半臂易餅　唐元宗皇后王氏始以愛弛不自安後承間后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半臂易麵爲生日湯餅耶帝爲惻然改容阿忠者后呼其父仁皎云　棄

文爲貝州刺史其子　乞兒　時鏡新書曰四月八日長以紅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　杖子　隋庫狄士

啖官厨餅杖二百　置之屋上　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廿四日爲天穿

食有蒸餅餻餅奈何置浮甚于五侯家綺紈兒也耶因引手取所棄者

帝幸南內興慶池方食餅銖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命御厨各賜一枚以紅綾束之徐演詩莫嗟老缺殘牙齒曾吃紅綾餅也

炊之賈公彥以爲起膠餅也　啖將韻府曰崔承慶云諸將皆嗜餅爲　餻　小說唐宰相有櫻會厨食之精者有櫻桃餻餻今北人喚爲波波南人喚爲糜糜　蓮花餅餡　見餅二

利者以一類十餅啖之去矣　饋母　後周書曰樊深以父遇害因避難隱崖傷心絕食繇是年老忠痛加劇深母病不食五日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

翦髮買兒風　見風消　潛確類書見風消汨浴餅也

遁去改易姓名游學于汾晉之間　可映字　清異錄曰金陵人妙餅呵映其一也

辛盤迴風入仗旌旗暖融雪當筵七箸寒調鼎十年空伴食君恩一飯報猶難　顧清次韻桂餅詩曰寶鈿和露壓金英爲趁秋光一日成月殿有人留素影花林無物稱佳名攜來不覺鄉關遠吟罷猶令客夢清茗椀酒盃盡可意好將新歲作傳生　吳寬油餅詩曰膩滑津津色未乾聊因佳節助杯盤畫圖莫使依寒具書信何勞送月團曾見范公登雜記獨逢吳客勸加餐當筵一嚼誇甘美老大無成憶胆丸

原賦　晉束晳餅賦曰若夫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除溫不至熱於時享宴則曼頭宜設炎律方回純陽布暢服絺飲氷隨陰而涼此時爲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毳毛樹木疏枝羞饌尚溫則起溲可施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也苟錯其次則不能斯

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乆乎爾乃重羅之麵塵飛白雪膠黏筋劘漯液濡澤肉則羊膀豕脇脂膚相半臠如蜿首珠連礫散薑枝葱本萃縷切判辛桂挫末椒蘭是灑和鹽漉豉攪和膠亂于是火盛湯湧猛氣蒸作振衣振裳握搦拊搏麵彌離于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姝媮剡敕薄而不綻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于下風童僕空嚥而斜盼擊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庾闡惡餅賦曰范子常者嘗造于陌臛雞爲餅遍食之情甚虛奇嘉之味不實聊作惡餅賦以釋之若乃董盧飛名于華肆和均絶技于俗壓王孫駭歎于曳緒吏子賦弱于春綿色必霜皓雪皓肉則錦采雲嫺

原 說郛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鳴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閟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叛 即餅又餅案六朝人呼餅爲餅

增 荊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取鼠麴草汁蜜和爲粉謂之龍舌料 音叛 齊書曰虞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數日及亡終喪惟食麥麵不啖米

料一枚　囊麥嗽 南史曰沈衆陳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料以嗽

糙 即鮭按蜀人呼餅爲糙

增 膏糙 埤蒼曰鮭 膏糙也

糖糙 時鏡新書曰龍山食有糖糙菊酒

餺飥 五代史李茂貞傳作不托王關之餺飥作餺飥其爲餅一也

增 猗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麵名餺飥　揚雄方言曰餅謂之飥

居永州與人書曰此中麵無異北方每日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　朱子上丞相書曰安得食此無麵之不托

糗糒

糗一

原 峙乃糗糧 尚書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 以待賓位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作麨以待賓客 羞邊之實雜用之下實口也 饋糒賜士 列女傳云楚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士食之實雜用之下實口也 饋糒賜士 列女傳云楚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士分而食之今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 糒給軍 東觀漢記云上關邯鄲未下竈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 持糗相待 漢書云李陵二升摶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懷糒而往 物理論云呂子義常往友人處有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 行齎乾糒 賀元為九江太守行縣齎持乾糒 恒食乾糒 謝承後漢書曰沈景為河間相恒食乾糒又會稽典錄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糗 奉糗一斛 東觀漢記云敞尤擊江賊糗一斛脯三十胸世祖奉糗一斛 取糗一斛 後漢書曰趙孝兄禮為鈔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江羅與一胸糒一升而已 持米糒 後漢書曰樊準以意氣呼之問其米糒 春糗芳 楚詞九辯曰擥木根以結茞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糳申椒以為糗芳 道進左傳大夫謂行人曰禮之可否道進以告我 使長史遺 史記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賜廣 乾食 說文曰糒乾食也糗熬米也 船載 韓愈送窮文曰草船載糗糧 磨散 釋名曰糒磨散之使離碎也

糗二

原 汨羅遺風 漢建武中長沙區廻于五月五日忽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廻曰君當見祭但常所遺俱為蛟龍所竊今君惠可以練樹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廻遵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糗并帶綵葉及五綵絲皆汨羅遺風 南土所珍 宋書云後魏大祖至彭城求酒雜糗 李虎設糗 齊書云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虎宣命至雲見虎美設甘蔗甘糗隨盡復益 增 射粉團 唐宮造粉團角黍以射之中者得食 盧循遺糗 晉書云廣州刺史盧循遺使遺劉裕益智粽裕荅以鐫命湯 后閻帖爭傳九子粽皇昨續千秋授糗子形不一有角粽聊拗菱粽筒粽稈槌粽九子粽 連昌歌 蘇子瞻詞蒸黍連昌歌 庾家糗 庾家粽庾子白瑩如玉 傳九子 王禹玉端陽皇

糗三

增詩 明莊杲端午食腸粽有感詩曰蓬萊宮中懸艾虎舟滿龍池競簫鼓千官曉綴紫宸班拜向彤墀賀重午大官角黍菰蒲香綵繩萬縷紅霞光天恩敕賜下丹陛璚筵侑以黃金觴東南米價高如玉江淮饑莩千家哭官河戍卒十萬艘總向天廚挽飛粟君門大嚼心豈安誰能持此回凋殘小臣自愧悠悠者救時無術眞素餐

糗糒 糗粮 寒具 麵糍

粔籹

原 蜜作粔籹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曰粔籹餌也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
又名餦餭也言以蜜和米麵煎作粔籹膨脹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美也
又名捺絮捺音奈俗作糖非也
又名膏環
又名寒具
又名細環
又名蜜筒
又名蜜友
又名油果
又名油餅
又名金銀炸
又名捻頭
又名結果
又名麻花
又名饊子
又名饊頭
又名饊果
又名饊花
又名饊兒
又名饊餅
又名饊食
又名饊糕
又名饊粉
又名饊麵
又名饊油
又名饊蜜
又名饊糖
又名饊酥
又名饊乳
又名饊奶
又名饊脂
又名饊膏
又名饊霜
又名饊雪
又名饊冰
又名饊玉
又名饊金
又名饊銀
又名饊珠
又名饊寶
又名饊翠
又名饊碧
又名饊青
又名饊綠
又名饊紅
又名饊赤
又名饊丹
又名饊朱
又名饊絳
又名饊緋
又名饊霞
又名饊雲
又名饊煙
又名饊霧
又名饊露
又名饊風
又名饊月
又名饊星
又名饊日
又名饊天
又名饊地
又名饊人
又名饊物
又名饊事
又名饊理
又名饊道
又名饊德
又名饊仁
又名饊義
又名饊禮
又名饊智
又名饊信
又名饊忠
又名饊孝
又名饊悌
又名饊忠
又名饊信
又名饊義
又名饊禮
又名饊智
又名饊仁
又名饊德
又名饊道
又名饊理
又名饊事
又名饊物
又名饊人
又名饊地
又名饊天
又名饊日
又名饊星
又名饊月
又名饊風
又名饊露
又名饊煙
又名饊霧
又名饊雲

原 煮麥曰麪 釋名云煮麥曰糗麪也煮熟則糜壞也 甘麪殊美 急就章云甘麪殊美奏諸君接蕾頭解詁曰麪者煮麥也又說文曰麪來牟麥也

胡飯

原 相國兼御 傳元樂府胡飯兼御相國食前方丈殊珍 貴戚競爲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爲之

冷淘一

增 切以吳刀 野紙泉一婦善製水花冷淘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漬葉于罇耳中過投于湯其狹徐鳴尊越之不及富子攜金就食之 苦于嗜麪 河東備錄曰并代人苦于嗜麪淘斗斛之老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飽

冷淘二

增 詩 唐杜甫槐葉冷淘詩曰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數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騶皇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氷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餌一

增 方言曰餌謂之糕或謂之粢或謂之粲或謂之餈或謂之飥 釋名曰餌而也相黏而也兗豫曰溲就形之名也 謂集曰餹餭餌也 徐鍇曰釋名烝燥屑餅之曰養非也粉米烝屑皆餌也非養也 許慎曰養稻餌也謂炊米爛乃搗之不爲粉也粉資以豆爲粉糝養上也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資之言滋也餌之言堅潔若玉餌也

餌二

增 道遺 風俗通曰汝陽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上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遂千里來就號曰賢君如此數年前遺餌毋問之爲人死之乃無復往禱者

朝膏 梁書曰宋興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于騶魚饋不輟于口雖朝陽從車中必膏飴餌

餛飩一

增 食物志曰餛飩象其圓形 唐高懌羣官解頤云嶺南地暖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食餛飩 南越志曰閩人十

月一日作京飩祀祖告冬　程大昌曰餛飩出于混氏屯氏　清異錄曰金陵士大夫家事鼎鐺餛飩湯可注研　又曰蕭家餛飩可以淪茗　宋陸游詩曰蒸餅猶能十字裂餛飩那得五般來　元方回詩曰爭似梢工留口吃秀州城外鴨餛飩

饅頭一

增 莫瀘水 三國志曰諸葛亮平蠻回至瀘水風浪橫起兵不能渡回報亮亮問孟獲曰瀘水何以渡獲曰人頭祭之自然浪平前境四十九顆人頭俱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浪平前境四十九顆人頭俱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浪平息軍獲渡焉　索駝膊 正字通饅開首者曰索駝膊吳下呼餛飩讀作渾訛

增 詩 宋陸游食野味包子詩曰珍餚貧居少寒雲萬里寬疊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放箸磨便腹呼童破小團猶勝瀼西老菜把仰園官

餛頭二

母饅頭　誕日包子　燕翼貽謀錄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即饅頭　玉柱　灌漿　皆饅頭別名也

飣餖

增 正字通曰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案名九飣餖今俗燕會設果列席前曰看席古謂飣坐謂飣而不食者　又曰明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饈祭果品用簇飣儧工滋費孝宗命改散裝曰奉天格祖在誠敬不在侈美後以為例　韓愈南山詩肴核粉飣餖

糕

增 餈粉 周禮疏云黍擣之實餌餈粉餈餈之言相粘著今之餈糕　九曰糕 歲時記民間九日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母祝云高又糕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糕　八月糕 夢華錄曰京師八月秋社以花糕相貴送　棗糕 藝苑雌黃曰寒食以麴爲糕以棗附之名棗糕　花糕 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餾以賜從臣又趙宋九日以花糕法酒賜近臣故耳　蓼得龍題 欽定四庫全書門帖子詞一世豐兆 隋五行志童謠云大豐年七月刈太陽早出糕謂高故耳　寶階 松漠紀聞上元夜貴家女子多出觀燈車馬塡咽寶階金蓮　花糕賀外

師德不食 嘉話錄曰某不忍食糕後首者久之以名其故宋景文九日詩客問孟嘉落帽無字盡員詩人一世豪

增 餈粉 周禮疏云黍擣之實餌餈粉餈餈之言相粘著今之餈糕　九曰糕 歲時記民間九日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母祝云高又糕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糕　八月糕 夢華錄曰京師八月秋社以花糕相貴送　棗糕 藝苑雌黃曰寒食以麴爲糕以棗附之名棗糕　花糕 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餾以賜從臣又趙宋九日以花糕法酒賜近臣故耳　蓼得龍題 欽定四庫全書門帖子詞一世豐兆 隋五行志童謠云大豐年七月刈太陽早出糕謂高故耳　寶階 松漠紀聞上元夜貴家女子多出觀燈車馬塡咽寶階金蓮　花糕賀外

師德不食 嘉話錄曰某不忍食糕後首者久之以名其故宋景文九日詩客問孟嘉落帽無字盡員詩人一世豪

許愼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膳宗廟熟肉也脤宗廟社稷之肉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

禮記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又曰爲熬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之去其皴音晉展編萑布牛肉焉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之去其皴音晉展編萑布牛肉焉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

又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穀梁曰脹俎實祭肉也生曰脹熟曰膳蓋社肉也　家語曰夫食肉者勇悍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　韓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育令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厚酒肴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

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

氷之間凡暴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膊　大元經曰明珠彈于飛肉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

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典畧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

餘委肉積于前數千斤名堆俎　珍羞紀要曰鴻荒之世茹毛飲血其漸也古者一食爲籩豆二爲簋客三爲

充君之庖故非祭祀不肉非燕饗不肉非玉食不肉　萬花谷曰南蠻釋利佛逝處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

曰雩肉味美以饋饎　博物志曰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所吞龍肉以醢則文章生　廣志曰北方有牧草便

于其蓄故北方出美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詳酒　墨子曰孔

子厄于陳蔡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食之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

上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韓子曰田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過陽翟

買肉爭輕重屠辱軻舞陽欲擊軻止之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

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

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

養外親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羣酒霍內（張酒如羣視內如霍）又曰黃霸潁川太守使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者適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謁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傍乃爲烏所攫肉子送酒肉辭讓不敢當　又曰卓茂爲密令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有事與之自以恩意遺人乎民曰自遺之茂曰人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　謝承後漢書曰李棻爲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充爲博士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曰說士猶甘于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　又曰茅容迎徐孺子爲沽酒及市肉爲雜飲食郭泰曰孺子清廉高潔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知季偉之賢故也　太康起居注曰尚書郭奕有疾曰賜酒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石崇崔亮毋疾賜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　吳志曰趙達嘗過故知取盤中雙箸再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何以辭無　晉書曰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呼爲禁臠肉　世說曰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求集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來今何以去荅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華陽國志曰孝于郎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隋書曰王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肉輒爲僕從所食邵弗覺惟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之依前閉目窺候僕人方見笞辱　唐書曰李泌初不食肉帝乃強詔食肉　五代史曰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食肉別以蔬食食贊謂之曰肉食君祿也爾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益力學云　宋史曰仁宗語近臣昨宵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肉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耳　郭璞江賦曰土肉石耳嘗食牛肉便作牛鳴菜食乃止　郭璞江賦曰土肉石華　文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　杜甫詩曰肥肉大酒徒相遇　又曰甲第紛紛厭粱肉

肉三

原鴟鴞　猩猩　王充論衡曰仲子兄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之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其兄自外至曰是鴟鴞鴟鴞者之肉而仲子吐之負前言而出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里社均肉　春秋曰肉之美者鴟鴞之翠遂蕩之脣　漢書曰陳平爲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夏山　帝王世紀夏桀爲肉山脯林　登俎　寘橐　左傳曰公孫尼子曰殷紂爲肉圃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不聽遂如棠觀魚而納諸橐以歸

衙鼠盜肉　漢書曰烏孫王昆莫父難兜靡小國也大月氏殺奪其地而就翎侯抱置草中遠見獸乳烏銜肉翔莫傍以爲神持向翎翎如故又曰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守舍鼠盜肉父還怒笞湯湯乃鑿穴而掠鼠及餘肉劾鼠傳爰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牒讀之湯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殷圃

象白驚翠　張揖曰驚翠鳥名也　吕氏春秋曰烏獸之肉不可不食不食其肉不知其性　屠門嚼　許慎注曰屠門肆也嚼食類也

牛脾豬肝　劉敬叔異苑曰山陰有人常食牛肉在脾常作牛鳴東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惟可作鮓十洲記曰南方有獸名曰希左翼貫東土又有鳥名曰希左翼貫東方丈上有廻屋焉望方丈上有瓊柱下有廻屋焉　無損　追復　崑崙異經曰南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惟可作鮓十洲記曰

龍肝鸞髓　博物志曰龍肝鸞髓飛龍之肝　下詳魚類

原烏攫犬得　上詳肉二　前漢書曰里婦夜亡肉家曰犬暮得肉姑以爲盜逐之婦還呼犬還之而埋之

肉四

窓埋　齊書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銷無燭續而晉書曰閻訪鄉人盜訪牛奉膽甚厚后每嫉之

送薛敞豐　柳子厚集曰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舟而家貧無以充養遂江浒之間設祖祭酒于舟追而送之江浒之人皆以爲笑

食肥等瘦　甄宇拜博士祭酒議殺羊觸藩宇判之曰羊大小肥瘦不同取瘦者衆不復爭

原狄山視肉　上詳肉一　海經狄山有視肉注曰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盡復更生如故

臨海肉炙　臨海志云有肉大如小兒臂長五寸中有腹無口堪炙食　羊膀豕脇

東晉餅賦云則羊膀豕脇云肉

割取復生　天中記云大月支及西胡有亡名爲日支牛今日割取其肉明日肉復生

斑爛錦文　桓彥休設　舉山爲肉　曹植與吳季重書云舉太山以爲肉滄海以爲酒　懸肉爲林　漢書武帝爲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之

五煎　朱震本草農問于太子二百果六肉五煎異

煎熬炙和齊萬方　淮南子云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汁或以酸煎熬膜炙和齊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不食有目之肉　風俗通云陳伯敬目有所見不食其肉　不食有口之肉　曹植樂府歌省肉食之　衙肉著口芙林云甲買肉過都入廁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使口銜肉云桂著門外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　市肉取肥　陸凱表云蒙卒先帝痛悼不子最幼舞先帝省肉食之

長跪進之　東觀漢記云竇固羌胡愛之夾肉未熟人長跪之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咋不徹賜之　非肉不飽　禮記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肉不煖　舍肉遺母　左傳

云祝爲擲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子相齊食肉不足晏子爲相食惟一肉史記云公孫弘爲丞相食惟一肉
謝承後漢書云桓任終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漢書云程曾遂吐不食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歌其釐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乎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之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漢書云桓任終母號慕不食
楊收守藏之以母奉浮圖法自幼不食肉母約不喜食唐實建德性約不喜食
晉書曰陳楚嘗賜食于上楚輒眼無所見以肉投羹謝承後漢書曰陳楚嘗賜食于上楚輒眼無所見以肉投羹晏
子相齊食肉不足晏子爲相食惟一肉史記云公孫弘爲丞相食惟一肉而已桓任終身不近
漢書云桓任終母號慕不食
左傳桓公與夷射姑飲酒出閽人乞肉焉傳其牧以與之
羊肉
漢書曰陳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出閽人乞肉焉傳其牧以與之
羊肉
漢書云程曾字孝孫七歲亡

用鰪憑逼反脯　東方朔傳曰濕肉爲膾乾肉爲脯　博雅曰脯謂之脩

腶脩以供滋膳　周洛陽記曰乾脯山在洛陽北去三十里于上曝脯因以爲名　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蓮莆生于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蓬形搖鼓生涼　風俗通曰俗說膊大脯案太山博縣每歲十月祠太山脯澗一尺長五十寸　神異經曰西北荒山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一尊復生邊有脯焉味如麋鹿飲此酒人不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斤復一斤

脯二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骫桑之下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漢書曰濁氏以胃以湯蝟羊胃以椒薑脯五臟程昱掠其本縣供三旬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與諸爲郡縣每至郤會屠牛作脯每酒一鬴致脯一豆　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于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永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世說曰初太祖乏食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食設有饌擗脯而行如巧筯炙云是麟脯　博物志曰閩越江北山間蠻夷敢丘塚脯　晉書曰桑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間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來還衣虞投之不顧　北齊書曰彭城王攸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遲行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唐書曰太宗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王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脯三

杜陽雜編曰同昌公主有紅虬脯非虬也但貯于盤中則矯健如虬絲高一尺　又曰洛陽人家重陽則製迎涼脯　清異錄曰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號爲脯掾

原 濁氏 腊人 上詳脯二 下詳脯一 追復 不減 上詳脯一 下詳脯二 休注曰屈中曰胸中曰脡曰脡下詳脯二

枝 金矢 楚詞曰折瓊枝以爲羞王逸注曰羞脯也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象所以獲野禽以食至但有衆饈菜木盤盛片脯而已 北齊書曰盧叔彪爲尚書魏收以是補之訪之 仙麟 氷鼠 上詳脯二 氷下食氷下草水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病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鼠氷萬里厚丈有鼠在

增 同心 傷指 韋巨源食帳有同心結脯羞先結後風乾者 代宗實皇后沈氏嘗削脯啗帝傷左指 鵝軍 責令 上詳脯二 人斗酒束脯邵編令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原 蒲脯 古今注云秦二世時趙高獻蒲脯鹿馬以驗羣臣 豽脯 程季明詩云豽子味佳何元泗豽 祭詩 待客 下惟短牒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 供臘祀 崔氏四民月令云十月於脯以供臘祀

當或曰子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所以飲燕 孔叢子云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或獻蕈酒束脩子思弗以

桑皮爲脯 神仙傳曰葛元每逢友輒坐樹下砍樹汁杯承而飲之皆好酒取瓦石草木爲脯以下酒 每朝設

脯國語云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方坐噉脯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兵叔公良捕手大呼曰我欲詣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 脯

夕也 瓦石爲脯 神仙傳曰葛元每逢友輒坐樹下砍樹汁杯承而飲之皆好酒取瓦石草木爲脯以下酒 每朝設

桑皮爲脯 神仙傳曰葛元每逢友輒坐樹下砍樹汁杯承而飲之皆好酒取瓦石草木爲脯以下酒 每朝設

語曰沽酒市脯不食 羊脯續齊諧記曰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爲設胡麻飯山羊脯因留連之 脯夫官別爲異饌中胸

王績嗜酒 王績性嗜酒杜松之歲時贈脯 增 脯資竭 左傳曰惟是脯資竭韋昭公出奔齊侯使高子

原 賦 唐陳子昂麈尾賦曰天之浩浩兮物亦芸芸性命變化兮如絲之紛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

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固何負而離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已不營利以同方

何忘情而委代而化情之不忘卒羅網以見逼授庖丁而罹傷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爲君彫俎之

原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獵李廣馳射遠歸

于厨吏入貢于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腊

原田獸之腊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薄析曰脯腊小物全乾膴胖謂夾脊肉 庶諸祭法云冬祀用雉腊兔腊 噬腊遇毒易云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堯如腊舜如腊子傳 增朝曝夕乾周禮云腊之言夕也朝暴夕乾 鴈鳥可腊異物志云鴈鳥大如雉其肉香美可以作炙及腊 冬祀用腊

炙一

增釋名曰炙炙也炙于火上也脯炙以脯餹蜜豉汁淹之脯脯然也釜炙于釜汁中和熟之也胎銜也銜炙細蜜肉和以薑椒鹽豉已乃以肉銜裹其表而炙之也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爲也 詩曰或燔或炙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謝承後漢書曰陳正爲大官令與黃門侍郎有隙因進御食髮繞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山炭增治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砥礪而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少時目閱章表猶讀五經今則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豈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世說新語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王武子語君夫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炙二

原黃帝燔肉爲炙 易注云黃帝始婚肉爲炙 專諸乃學炙魚 吳越春秋云專諸從太和公學炙魚 貜貜之炙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貜貜之炙 炙梭乘七發云薄者之炙鮮鯉之膾案薄者薄切獸者之肉而以爲炙也者即今所謂者頭 鳳凰炙 蕭滂孝子傳云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之炙傳元七謨云鳳皇 黃雀炙 食經云交趾尤炙法尤如彈尤作臛乃下尤炙 尤炙 王閬閒女騷悉嘗煮之案臛肉羹也 庶人有鶩國語屈建曰庶人有魚炙之薦 騎女爭食 風土記吳王闔閭女騷悉嘗與王爭食魚炙怨恚而死 李樂寧未熟 左傳云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驟來奔 割炙喑之 晉書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徐穉裹雞炙 謝承後漢書云徐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于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炙魚東觀記云上大食噉之也 先啗右軍 語林云右軍年十一周覬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座客未敢先割啗右軍乃知名 鄧禹進炙蒸魚鮓

雖便到所赴氣送外以水清絕使有四氣斗米錢白茅為藉買魚膾四軍送去不見喪主 重睫視而不見髮 韓子云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天曰望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節而髮不斷是臣之二死也意者掌下有潛臣乎殺臣之三死也意者掌下有潛臣乎殺臣不亦枉乎 食驚炙知黑白處 三秦記云符朗食三輔決錄云製魚炙甚美詩曰寧去黍世炙不去製魚炙汁滴其肥也 駝峯炙 酉陽雜俎駝峯炙甚美 龍鬚炙 清異錄曰謝諷食經中有龍鬚炙製魚炙白酒送杜陵韋曲良輔 牛炙 明皇雜錄曰杜甫宇子美客耒陽游岳祠大水遶五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送杜甫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橫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冷炙與冷炙 杜詩殘材

蒸

原 蘇蒸不熟越傳云孔子之魯孺祖無肉蘇蒸不熟 黍蒸不糝詳糝 蒸芰葅之雞劉邵七華云煎嵩陵之縹翠蒸葱嶺之碧雞 蒸剛肥之豚桓驎七說 蒸魚風俗通云視阿不食生魚俗說視阿凡有賓婚吉凶大會有異饌極止蒸魚 吳王會蒸魚吳越春秋云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 同盤不能相救世說云桓公有麥重石倚食蒸而不能共故桓公不設箸而倚終不放舉 火氣上行說文曰蒸火氣上行也 芬芳備具芬芳備具 辭楚

蒸曰 灌以杏酪志林曰糊蒸桐州羔灌以杏酪食以七不以筋

增 蒸肫乳蒸肫 王濟人 蒸鳧楚詞炙鴈蒸鳧 劉梁七舉 煎炙蒸臑劉梁七舉 蒸肴蒸兮蘭藉 楚辭

原 魚驚鮮魚之也鮮中膾者也 魚珠崖驚之驚煮也 魚柔毛之羇桓驎七說羇未成羊也 魚南海之鳴劉郭七華云魚味崖丹巖之鳳 魚截羹曾頌

增 鮮一 說文曰藏魚也 案鮮本作蠬魚 珍羞紀要曰鮮葅也以鹽米釀魚肉為之 漢書曰昭帝時釣得蛟長三丈帝曰此魚鱉之類命大官為鮮骨肉青紫食之甚美帝更求之不獲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鮮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字武恭為監魚池司馬作

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惟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于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也乃還鮓于宗伏謝罪遂沈鮓于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苦酒沃鮓鮓中則有五彩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于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也坩音堪土器也

增大業拾遺記曰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腴膳四十坩純以鯉坩爲之計一坩鱸用鯉三百頭肥美之極冠于鱣鯖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頭鯉去鱗破腹使脊割爲漸米爛燥之以赤秫米飯鹽酒令糅之踰月乃熟是謂秋鯖　元戴表元詩曰冰水魚肥供白鮓

鮓二

原連堙　百薄楊泉五湖賦見上　交州記云百薄瀕有鮓淡菁有砍芙者忽聞似芙內有動然久視之見魚眼徑尺似魚斫以爲鮓得百薄因名百薄鮓也

一坩陶侃故事云蘇峻平後侃上成帝鮓十斛與歸書云

昨疏成後出釣所獲魚以爲鮓一坩今送來思鬻無事也

增糝缶　披綿梁王融表伏聞除書以糝缶將軍提要錄

玉版　金綿江淮間以鱭魚鮓爲之名曰片醬

陶侃十斛　謝元

云黃雀鮓綿鮓以其肥也　披謂之披

超宗超宗爲設精白鮓美鮓懋問那得佳味超宗欲激其怒詭言瑩始見餉且佯驚曰大人豈應不得那懋大怒言于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棄久之

又曰玉版鮓　清異錄曰吳淑冬日招客詩薄鮓疊金綿歸謂黃雀腯膚也

鮓三

原南方謂之黔北方謂之鰿　說文云俗作鮓　四時之膳食荊州之鮓魚　周禮云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鮓注云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鱣魚青州之鱠胥雖非

蜀人魚鮨　爾雅云魚謂之鮨蜀人取魚不去鮨案鮨音其魚名又鮓屬　西羌秋鮨　博物志云西羌仲秋月取赤頭鯉以爲鮨　吳人蒲以爲鮓　草木記云

以飯鮓上土公　青烏子葬書云初掘塚之日嘗以飯鮓上土公四旁　增潤州貢　地理志云潤州土貢鮿魚鮓　房州造　房州六月

醎鹽白糝　又云醎鹽白糝雜以菜果連堙抑鮓積如丘陵　漢川神喜食鰿

珠柱　草木記云采珠人取珠柱肉作鮓　鱷肉　爾雅疏云鱷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

蘆桂鳴鼉動柱紆蘇佩橘　苞蘆　杜詩云香飯兼苞蘆東坡謂蜀人呼鮓爲苞蘆　蘆服鮓　廣志云白樂天方齋全海凍云唐昭宗至鄜帝輟所御膳賜鮓

野猪鮓　酉陽雜俎云安祿山恩寵其比其賜膳品月有野猪鮓

池魚鮓　韓詩

有一種以魚葉臘成牡丹鮓以魚葉臘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含風鮓　調羊酪作

全誨等李茂貞食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閱者皆駭

鮓四

原 啓齊王馰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揖鮓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敕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聞八駿東征止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干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膾一

增 說文曰膾細切肉也 釋名曰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 禮記內則曰膾春用葱秋芥春用韭秋用蓼 東觀漢記曰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廷鹿膾寧用飯也 隋唐嘉話曰南人魚膾以細縷金橙拌之號爲金虀玉膾 春秋佐助期曰吳中以魚作膾菰菜爲羹魚白如玉菜黃若金稱爲金羹玉膾珍食 楊畢膳夫錄曰膾莫先于鯽魚鯸次之鱗鮯黃竹五種爲下其他皆強爲 元戴表元詩曰霜魚碧玉膾 又曰白鹽蓴菜膾紅酒稻花雞 邪律楚材詩曰絲絲魚膾明如玉脣脣雞生爛似泥

膾二

原 鯸魚爲上 大蛇甚美 神仙傳云介象與吳王共論膾何者甚美象曰鯸魚爲上美令于殿前庭中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于坎中食頃得鯸魚作膾 齊諧記曰江南有麻治爲人好噉膾 望子應心而至 季鷹命駕便歸 晉書曰張季鷹辟齊王冏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冏敗時人謂爲見幾

增 嘗蝦蟆 化蝴蜨 沈約宋書曰張牧爲揚州刺史忽暴風雨雷震一聲膾悉化爲蝴蜨飛去南鶯懼遂折刀不復作 宋龜造 房瑄食 唐陵法嘗宋龜造緣子膾其法用鯽魚肉鱠魚子以碧筒或菊苗爲胎骨 明皇雜錄云邢和璞嘗謂房琯曰君親友之家其後謫于閬州寄居州人之紫極宮卧疾數日刺史忽具膾邀房于郡齋房亦欣然命駕既歸暴卒州主命攜櫝于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銀絲玉縷 杜詩鮮鯽銀絲膾征記鱸魚色鮮盤玉縷 西盤雪 庖霜 杜子美觀打魚歌鱠飛金盤白雪高 韓退之詩庖霜

膾三

原細者爲膾禮記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
之潛膾天流之潛魴孫毓七誘膾潛鱗潘尼釣賦云乃令宰夫膾此潛鱗名公習巧飛刀
鮮秋用芥詳上膾一冬宜鮮鮮生魚也切之爲膾
膾發七方異味既和不同鯉魚名也膾錦膚斑胎解動元七讌云膾錦膚斑胎飛刀浮切毫分縷若紅綺
不足擬其薄纖人纖切驚刀若飛紅鮮紛其初載賓客聲而遲歸膾其鯉魴傅毅七激云淳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若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尾
魚鱗魚膾之潛魴桓驎七說三牲之切鯉魴之膾美如鱗脂疊似蜘蛛絲鮮音皮魚名鳥首魚尾膾潛鱗潘尼釣賦云曹植七啟云膾此潛鱗名公習巧飛刀芒散縷解離鈐落俎連翩雪累
鯉李綱字文紀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調審諦固屬綱矣
太子曰臊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調審諦固屬綱矣
膾炙處外增吐膾魏志曰陳登得胃中煩懣面赤不食病前所爲也即作湯三升先服一升斯吏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
周浹會者一坐皆遍又曰謝玄與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得遍
不食語云魚膾非芥醬不食
處外禮云
孫膾大業拾遺記曰六年吳郡獻海鱠乾膾四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面盤并奏作乾膾法帝以示羣臣云昔衛人介葛盧聞鈞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異今日之膾乃是真海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
奇味
佳味隋唐嘉話曰吳郡獻松江鱸魚膾時人謂之曰膾即出數鹽以賜近臣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鱠手刀子酉陽雜俎云安祿山所賜有御魚并膾手刀子
操刀膾
吳昭德遣若值吳縷細花鋪若非遇吳賈醋
郎官膾海物異名記云江南人喜作膾名郎官膾曰張翰思膾得名
天孫膾謝諷食經有天

及葫江東呼蒜為葫東坡云吳興庖人斫鱸膾亦足一笑鄉土以此為盛餉製時鋪成華花鸞鳳或詩句詞章務臻其妙造於亦甚得法謂之金鑾玉鱠

余婚娘饌 麗情傳曰陸希聲妻余婚娘能饌五色膾

法鯽 提要錄曰法鯽須得鯽之大者腹間

水晶膾 南昌集云山谷自號水晶膾為醒酒水

飛鸞膾 食經有飛鸞膾

生羊膾 北齊武威王

此不可及

微縮小竅以蜘蛛圖馬芹賣其中每一斤用鹽二兩油半兩擦

鷺鷥膾 李詩意在斬巨

雪花 司馬溫公詩

雪堆 山谷詩偶因媛老庖元卿公遺霜鱠貫柳

來蓋妇方看金作酒膾盤已見雪成堆

膾 金門歲節記云洛陽

人家七夕裝洞心膾

蓬池膾 李德裕夢詩

長鯨 李詩

鯨何論膾長鯨

白肉 梁書曰蕭頴胄素能飲

酒嗜白肉膾至三十斤

洛陽 杜詩刀鳴

纏飛 膾纏飛

胡爪 珠胡爪

鱠 食經有魚以胡

鱠 又有魚以胡

醒 語林云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遣餉之君

五侯鯖君卿之為也

五侯鯖 雜肴干林云鯖

雜肴也

酒鯖 齊書云武帝就處除求諸飲食方悉極不

上醉後體不快乃與醒酒鯖數十方而已

雜肴 干林云鯖

鯖 說文云鯖

煮肉也

煮食

增

爾雅曰檟苦荼 蜀人名之曰荈 晚采者爲茶 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合抱者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檟二曰蔎三曰茶四曰荈五曰茗六曰荼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 又云茶千類萬狀略而言之有如胡人靴者蹙縮然蹄 斗臆形龍 捷馬如 霜荷者 莖葉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 萎莖幹實艱于蒸搗故 八等 唐史曰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聚劍南有蒙頂石花或散芽號爲第一 湖州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房 福州有方山之生爭 夔州有香山江陵水湖南有衡山 岳州有溫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 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 歙門月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潛確類書曰茶花冬開似梅亦清香歷代貢茶皆以建寧爲上有龍團鳳團石乳滴乳綠昌明頭骨次骨末骨廣德陽羨春先春曰次春曰紫筍而龍鳳團皆廢矣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梔可煮爲飲其老葉謂之荈嫩葉謂之茗 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夷陵圖經曰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溫山出御荈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首二十里有茶坡 南越志曰茗苦澀亦謂之過羅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南按拾遺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盡出此 顧渚山記云山鳥如鴟鴉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春起也至三月止春去也采茶人呼爲報春鳥 廣雅曰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神農食經曰茗茶宜久服令人有功悅志 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忌曰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身重 桐君錄曰西陽武

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眞香茗煎飲令人不眠　瑞草論云茶之爲用味寒若熱渴凝悶胷目澁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經云蒸焙有法留藏有方烹煎有訣故沫餑者湯之華也　又云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膩鼎腥甌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兩前故齊已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甌封題寄火前　茶錄云候蟹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又云茶古不聞晉宋以降吳人采葉煮之謂之茗粥又云建安闕茶以水痕先退者爲負耐久者爲勝較勝負之說謂之茗戰　六一集曰藝茶欲茂法如種瓜三歲可采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捲者上舒者次　詩話云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稍出造貢茶畢水漸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矣太守茶畢遂涸或聞今北苑龍焙泉亦然　東齋記事云蜀雅州蒙嶺產茶最佳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常有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茶述云荊州玉泉寺傍乳窟窟中玉泉邊有茗草滑枝葉如碧玉狀如掌號仙人掌　天中記曰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聘婦必以茶爲禮義固有所取也

茶二

增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　原 吳志曰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寵衰更偏之　增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國賣醯麵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傅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廉事毀其器具使無爲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　世說曰任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不飲茗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人有恪色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爲熱爲冷又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原 晉書曰溫嶠表遣取供御之調條列眞上茶千片茗三百大薄　增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

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晉書曰桓溫爲揚州牧性儉素每讌惟下茶果而已　陶弘景新錄曰茗茶輕身換骨古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搜神記曰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采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採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茗必一石二斗乃飽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狀似牛肚病遂瘥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墟每日作茗每飲輒先以奠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自說沒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二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與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于屋外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晉書藝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桂花氣兼服茶蘇而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茶茗焉　搜神記曰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卿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茗芽之饌亦有腸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奴名漁童婢名樵青人問其故張曰漁童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枻而歸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事詞類奇曰德宗好煎茶加酥椒之類李泌戲曰旋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　又云右補闕綦毋旻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唐書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爲氏名而字之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　又曰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畧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

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稅錢拯贍　又曰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于冬中作法爲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于立春後造　又曰太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榷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　又曰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月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請停從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于百姓從刺史虎免讓之請　又曰初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煩瘠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又曰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而致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惟嗜茶凡履處惟茶是求或遇百椀不以爲厭因賜名茶五十斛命居保壽寺名飲茶所曰茶寮　蠻甌志云覺林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中自奉以萱草帶下等供佛以紫茸香片下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又云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渴禹錫乃饋新白乳頭江左有金沙寺李氏別命取其乳作片方成號曰京挺的乳二十餘品又有研膏茶即龍品也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號　談苑云茶之精者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　歸田錄茶之品莫貴于龍鳳團始于丁晉公名謂成于蔡君謨始造小片龍茶凡二十餘斤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纔金其貴重如此故歐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爾何作此作俑者可罪　潛確類書曰宋神宗制密雲龍掐宗改爲瑞雲祥龍徽宗品茶以白茶第一又製三色細芽政和曰太平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子漕臣鄭可聞始創爲銀絲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剔去枹取其心一纔用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方寸新勝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去龍腦諸香遂爲諸茶之冠　七修類藁曰明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爲上聽茶戶采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筍不得碾揉爲大小龍團

穆陀樹葉　蒙頂石花　青鳳髓　玉蟬膏　露芽　蕾珠蘂　雲液露華

之仍號穆陀之茶一詳茶一

徧行靈草記州之仙崖石花東川之金片綠英建安之青凤髓岳州之黃翎毛岳陽之含膏見遺鄉信誕于茶茶面印文曰玉蟬膏一種曰清風使金

宣子茶錄石筋山脉鍾異于茶馨含雪尺秀起雷東山之陽蒙頂最勝其中又以玉葉為貴始以芽茁金蕊不美黃白玉入臺不美暮入臺千美萬美不美南盈

六羨　九難　陸羽六羨歌云

棕不羨朝入爨不羨夜入鼎不羨白日曝不羨雨雪霽不羨無用手不羨虛煎不羨碧粉縹不羨操艱辛不羨瓷與金

魚目　蟹眼　因話錄李約泝流而上愛其山水鍾鼓之音遂家于無錫惠山之麓有泉清冷甘潔白乳湧溢煮茶必以惠泉為第一次則丹陽觀音寺井水又次則揚子江南零水又次則峽州扇子山下虎跑泉又次則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水又次則蘇州虎丘寺石泉水又次則天平山石泉水又次則吳松江水又次則淮水又次則汴水又次則漳水又次則井水

煮水　李約煮水用銀瓶

湯候　陸羽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

湯忌　茶錄湯用老嫩最宜詳之候湯最難未熟則茶浮于上謂之蟹眼過熟則茶沉于下謂之魚目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者皆不可用

湯辨　張又新煎茶水記煮茶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湯品　羽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湯忌　羽用水非山泉而井汲多鹹鹵者不宜入茶

湯忌　羽凡用湯以魚目湧連珠為合用若過老則不可用

湯忌　羽茶須緩火炙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妄沸則茶不中適

湯忌　羽茶有麄茂散發漫郁蒸鬱之狀以其湯老故也

湯忌　羽茶經云茗飲發乎神農聞于魯周公齊晏嬰漢揚雄司馬相如吳韋曜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茶漸于國朝盛于兩浙

茶名　茶譜龍州鶴嶺茶味極美產面標云龍陂山子茶龍陂以新茶飲于味極美產

芳冠六清味播九區　張載登成都樓詩云芳冠六清茶冠六清益味播九區

思少卧輕身明目　本草經云茗味苦生益州川谷益意思令人少卧輕身明目去疾消渴利小便

悶恒仰眞茶　劉琨與兄子群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吾恵體中煩悶恒仰眞茶汝可信致之

好　荊州土地記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

飲以爲佳　四王遺事惠帝自洛陽還以瓦盂盛茶上至尊飲以爲佳

酒茶　魏錄曰瑯琊王肅昔事南朝好茗飲蒓羹及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肉酪漿作奴不中與酪漿作奴

飲而醒焉　素子云顧彥先曰有味如臘飲酪無味如茶飲而曜焉

飲茶令人少眠　博物志云飲眞茶令人少眠

煩悶　廣州記云酉平縣出擧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

武陵最好　武陵廣記云庾洪入山采茶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飯常思見慮山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厄蟻之餘相遺也洪即如其言後遂家人入山果獲大茗焉

人何用也　水厄　見茶二

獲茗　神異記云庾洪入山采茶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飯常思見慮山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厄蟻之餘相遺也洪即如其言後遂家人入山果獲大茗焉

增　丹丘大茗　丹丘出大茗焉

食物部　聖陽花　雙林大士自往蒙頂結菴種茶凡三年得

雲龍茶　東坡集蘇門四學士各有喬雲龍茶名

之生厚　寒雲龍　東坡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亦茶名

絕佳者號聖陽花時歸供獻

石巖白禁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蓋精品也僧采造得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以四餅密遺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詵召還闕訪禹玉命子弟于茶筒中選精品眼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寺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試之乃服裕有親知提舒州懷之贊皇閩而受牧李曰到郡日天柱茅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斤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以餉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令烹一甌沃于肉食以銀合開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

北苑茶味佳陽羨諸山雖及特如意製之色味皆重其能及也

北苑茶錄云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其山東南連屬諸焙所產者

月團虛全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曰日高三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古文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白居易

見諫議面首閱月團三百片

水

峯眼眼前無一事信脚遠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班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顏眞卿月夜啜

茶五

增詩唐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曰日高三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古文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白居易

峯眼眼前無一事信脚遠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班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顏眞卿月夜啜

海起帶烟蒸口露疊　丁謂詩帶烟茶雀舌口露疊龍鬚作貢勝諸道先書稚一人

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　鷓鴣長沙之石楠采芽爲茶湘人以四月四日摘揚銅草搗其汁茶子去風也尤宜暑月飲之

湯社詳二　茶　又書過

金沙詳一　茶

玉壘茶譜玉壘關外實唐山有茶樹奔于懸崖笋長

素濤茶譜總敘黃金碾畔雪塵飛碧玉甌中素

紫琳腰茶名　森伯清異記湯伯傳森伯名

茶宴錢起與趙甞多以茶湘人以四日揚銅草搗其汁佛回味宜調撒攪仙

陶彝詩生涼好換雞酥

甘草癖陸羽

草中英鄭愚茶詩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

黃金芽盧仝歌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

乳頭蠟面北苑焙茶之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青紫演之如碧玉乳也又

金蠟面頗骨夫骨相山擬十二等以充國貢

綠腳

輕飈浮雲茶賦輕飈浮雲之美飛荷竹籟之差

月團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曰日高三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古文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白居易

峯眼眼前無一事信脚遠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班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顏眞卿月夜啜

天柱茶中朝故事李德

水

小峴春小峴山在六安州出茶名小峴春即六安茶也

茶聯句曰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清言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御史秋風動尚書北斗尊流華淨肌骨疏瀹滌心源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蕊繁素瓷傳靜夜芳草滿閒軒　盧綸新茶咏寄上西川相公詩曰三獻蓬萊始一嘗日調金鼎閱芳香點之玉合才半餅寄與阿連題數行　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蜀茶詩曰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千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　施肩吾蜀茗詞曰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烟輕處攪來勻山僧問我將何比欲道瓊漿却畏嗔　韋處厚茶嶺詩曰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李德裕憶茗芽詩曰谷中春日暖漸憶啜茶英欲及清明火能消醉客心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飲罷閒無事捫蘿溪上行　元稹一言至七言詩曰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椀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　武元衡津梁寺采新茶詩曰靈卉碧巖下萋萋初散芳塗塗猶霜露采采不盈筐陰竇藏烟濕單衣染焙香幸將調鼎味一爲奏明光　曹鄴故人寄茶詩曰劒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半夜招僧至孤吟對月烹碧澄霞脚碎香泛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用餘不敢貴留伴肘書行　蜀州鄭使君寄鳥嘴茶因以贈答八韻詩曰鳥嘴擷渾芽精靈勝鎮鄒烹嘗方帶酒滋味更無茶拒碾乾聲細撑封利穎斜銜蘆齊勁實啄木聚菁華墐損添常誡薑宜著更誇得來拋道藥攜去就僧家旋覺前甌淺還愁後信賒眞憨故人意此惠敵丹砂　李羣玉龍山人惠石廩方及團茶詩曰客有衡岳隱遺予石廩茶自云凌烟露采擬春山芽圭璧相壓疊積芳莫能加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紅爐炊霜枝越甌斟井華灘聲起魚眼滿鼎漂清霞凝澄坐曉燈病眼如蒙紗一甌拂昏寐襟骨高開頗擊顧渚與方山諸人留品差持甌默吟咏搖膝空咨嗟　薛能謝劉相公寄天柱茶詩曰兩串春園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偷嫌曼倩桃無味揭覺嫦娥藥不香惜恐被分緣利市盡應難覓爲供堂相官寄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　鄭愚茶詩曰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宋王令謝張和仲惠寶雲茶詩曰故人有意眞憐我靈草封題寄蓽門與療文園消渴病還招楚客獨醒魂烹來似帶吳雲脚摘處應無穀雨痕果肯同嘗竹林下寒泉猶有惠

山存 韓駒謝人送團及建茶詩曰上紙
猶 秦觀咏茶詩曰茶實嘉木萌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掩椒菊上客集堂葵圓月探奩靈玉鼎注漫
流金碾轟杖竹侵尋癸美參倚泥生乳 卓道潛徐璣惠茶詩曰建茗
我全芬頭 徐道暉謝徐璣惠茶詩曰建茗性上貢采擷亟艱辛不凝分奇品遥將寄野人角開秋月滿香入
井泉新謝宣城守貺茗真 朱喜年茶卓民表送茶詩曰攬雲采雪一番新誰念幽人尚食陳綺三
生玉川子破除二碗詩 蘇軾建溪焙茶歌曰春夢洗盡蒙蒙渴肺塵便欲乘風度芹水却悲校獪得君嗔 周必
大胡邦衡主日以詩送北苑八餅分閩焙玉簿尚書八餅滿冠霞 名縣知酒渴正思茶光
焚紙煉越茅砂手合調金鼎弦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騎莫忘幽人賦葉嘉
焚井茶詩曰鷹爪新茶試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細參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日鑄建溪當退舍落處
秋水憂還鄉何時歸上峯王禹偁自煮嘗 陳襄叔送新茶李聖俞郎中詩曰頭綱別樣建溪春小壁
篝爐浪得名細寫谷簾珠顆寒打成寒食火花錫鴛斑鉢面雲縈字兔褐甌心雪作泓不待清風生兩腋清風
先向玉瑞主

風 賦 晉杜育荈賦曰靈山唯岳奇產所鍾厥生荂草彌谷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靈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
少休結偶同侶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兹初成沫沈
華浮煥如積雪皤若春敷 唐顧況茶賦曰皇天既孕此靈物今厚地復糅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
之不足如荈出巴山峽川或生或養工精致麗擅名荊俗因氣導味發引靈和觀其exp色則紫筍綠芽
九重星鬲萬里霜華擷之訝涼烹之疑花滿口兮思茶滿車舉疲勞兮茶上達于天子也淪蕩雜英兮末
之揚雲中至比茶下被于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澗之深處有泉流石髮茶生其中根
瀆之傍枝葉相接布葉如栝冬生而夏熟如金之狀細如珠顆浮爽氣淡烟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秘
而易求

論 宋敖陶孫論曰茶之為物擯黜華靡而取貞實之德蓋清修之士也羅浮山人之茶輕而浮新安之茶
重而滯蜀之茶如村女臨江仙福之茶如貴公子入時之服閩北之茶如新貴人性氣驕豪雖好自標置
然體韻終乖矣惟閩中之品淵源最古採摘最精蒸焙最良制造最工品第最上烹點之際清香滿堂
味甘色白其韻如蘭其氣如蓀其味如飴其清如泉其白如雪其輕如雲其重如蜜其滑如脂其潤如玉
其細如塵其均如畫其疏如星其密如雨其勻如縠其起如輪其聚如饅其泛如花其結如餅其長如帶
其卷如螺其直如箭其縈如絲其垂如乳其溜如貫其凝如膠其采如藍其香如蘭其味如蜜其甘如飴
其久如漆其黑如鴉其貯如金其試如玉其煎如膠其煮如油其滓如土其面如鏡其紋如水其啜如冰
其發如酒其醒如夢其涼如雪其清如月其爽如秋其堅如石其固如年其稱如式其價如金其用如宜
其利如農其義如仁其德如君子其名如聖賢其事如神明其珍如拱璧其貴如球琳其寶如圭璋其潔
如冰壺其光如明珠其輝如朗日其秀如芝蘭其芳如蕙蕊其味如甘露其香如醴泉其功如大化其神
如造物擯黜閩山之品第之秀氣清導和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

團鳳餅名冠天下而蹙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廢俱舉海内寞然垂拱密勿幸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篚之精爭鑒裁之別雖下士于此時不以蓄茶爲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嗚呼至治之世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後人有不自知爲利害者敘本末列于二十篇號曰茶論

宋黃儒後論余嘗論茶之精絶者其白合未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之和者也余嘗事閒乘點景之明淨適軒亭之瀟灑一一皆取品試既而神水生于華池愈甘而新其有助乎然建安之茶散人下者不爲也而得建安之精品不善炙蓋有得之者亦不能辨或不善于烹試矣或非其時尤不善也況非其實乎然未有主賢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後盡茶之事昔者陸羽號爲知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茶草何哉如鴻漸所論蒸笋并葉畏流其膏蓋草茶味短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膏又論福建爲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由是觀之鴻漸未嘗到建安歟

記 宋唐庚闘茶記政和三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鬬茶于寄傲齋予爲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實宜尤高而又次然大較皆精絶蓋嘗以爲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李相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厭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跨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眞僞固不可知就令識眞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二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去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公從容談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爲之者直愚民耳豈我輩謂邪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增 表 唐劉禹錫代武中丞謝新茶表二首云伏以貢自外方名殊衆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厨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于曲成責在素餐實慙于虛受　又云方隅入貢采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蔗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　柳宗元謝新茶表云大明首出得親仰于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于草木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坼惟新姁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臣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于嘗酒餘慮方切于飲氷　韓翃爲田神玉謝茶表云臣智謝理戎功勞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軍仁加十乘

羹 一

原 劉熙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　說文曰羹五味之和也燒豕肉羹也　廣雅曰羹謂之湆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增 左傳云太羹不致　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原 周禮天官烹人曰祭祀供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禮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毋噬羹毋絮羹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　又曰雉羹兔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又曰雉羹麥食脯羹折稌犬羹兔羹和又曰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名　又曰士不貳羹胾　詩義問曰鉶羹有菜亦可蒸食　臨 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　增 廣志曰大渡蜂取其子得數升爲羹亦名蜂子羹　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臞不能及之其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臞　嶺表異錄云交趾人重不錄羹亦名先腦羹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醬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醬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金門歲節云洛陽人家端午煮米羹　秦子曰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猶威重兼平恩合而

爲信也　食經曰有猪蹄酸羹法胡羹法雞羹法蔗苛鴨羹法　酉陽雜俎云蓴龜羹之絶美江東謂之一蓴龜　桓驎七訣曰河豚之羹齊以蘭梅芬芬甘旨未咽先滋　衛洪七開曰磬羹芬膳凝色生華　皇象書曰想必醉令作醴梅相待　乞巧文曰挾手覆羹

羹二

晉史記曰堯之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羹　莊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劉向新序曰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知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已熟矣而進之　又曰魏文侯見箕季子日宴進糲餐瓜瓠之羹曰豈不能具五味欲我無斂于百姓以省養食之養也　史記曰古者天子嘗以春秋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如淳曰漢東郡送梟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也　漢書云高祖微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與客陽爲羹盡釜客以故去七年十月封其子爲羹頡侯　郭子曰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晉書云桓溫表王濛之孫曰濬令三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之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景之嘗往候顗蒸嘗菜羹不給　宋書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爲主簿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葅景之曰我不能食之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于茅季偉吾非郭林宗　又曰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　又曰朱修之爲荆州刺史妙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以爲絶味獻之武帝大悅以爲大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封南郡公大官令如故　齊書云高祖置酒爲樂羹膾既至崔祖思謂此味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鱠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開魯衛之說王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　後魏書曰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投人舍食鷄羹紱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謂達曰食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李白傳曰白召見金鑾殿帝賜食親爲調羹　明皇雜錄云李林甫子婿鄭平爲戶部員外一日林甫見其髮鬢斑白謂平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食此縱當華皓必轉髮

黑明日中使果至林甫第賜食中有甘露羹因食平平一夕號如漆　散錄云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八朝名品號錦樣書以進上方御剪刀麵月兒羹即命分賜公權　類林云李德裕窮奢極欲每食一杯羹其貲約錢三萬雜珠寶美玉雄黃丹砂煎汁爲之三煎即棄其滓　異物苑云陳思王製騶踦爲羹一甌值千金號七寶羹　萬花谷云唐明皇命射上林鹿取血和腸煎羹謂之熟洛河

羹三

原 梅蘇

韭羹　陸璣毛詩草木疏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食煮曰曝乾爲蘇可煮羹臛中下詳羹一

烹猴　斟雉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爲犬羹而甘之後聞其猴捕地而盡吃爲其所食此未知味者耳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事帝堯帝堯得羹而饗之也　子期走楚　羊斟入鄭戰國策云中山君亡有二人隨問之曰臣父餓且死君下餐得一壺二死士以救其父遂走投楚楚詞曰彭鏗斟雉帝堯得羹而饗之　子期在焉羊不遍于期怒走投楚說王伐中山君亡有二人隨問之曰臣父餓且死君下餐得一壺二死士以救其父遂走投楚楚詞曰彭鏗斟雉帝堯得羹而饗之也　子期走楚　羊斟入鄭戰國策云

竹王擊石出水華陽國志云竹王常入山大石上命子國投漿沃之淮南子云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歡羹而沃之何也曰太宰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三百受羹反錦左傳云叔向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者衛人使屠伯饋羹與一前銷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不慘虞初新志云廣州刺史徵薛川聘宅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瑛方知盜殺卒辭不食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嘗送子左衛率屬性嗇儉而中山中山人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文侯謂諸故食其子對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樂羊下中山文侯實其功而疑其心趙琰不食

惟鹽羹定儀禮定也

梅羹詳羹

羹五

晉張翰豆羹賦曰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簞盈篋香鬱和調周疾赴急

客以故去詳羹

齊以蘭梅詳羹

分羹羹高祖圍項羽曰若烹太公幸分我一杯羹

遺羹戰國策云樂羊圍中山其子在

芼羹詩云芼之

和羹書若作和羹爾

臛一

說文曰臛肉羹也　蒼頡解詁曰臛少汁臛也臛多澤　正字通曰王逸招魂注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師古曰羹與臛烹煮異齊調和不同非關有菜無菜也　食經曰有芋子酢臛法　崔駰博徒論曰驚臛羊殘齊書曰虞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　看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

臛二

駕臛　蝮臛　楚辭云臛鼈炮羔又云露雞臛蠵　王粲七釋云龜羹蠵臛晨鳧宿鶩　鳧臛　鼈臛　廣志曰甚肥而耐寒宜爲臛　羹　謝承後漢書曰范冉好臛　臛鼈　臛蠵　楚辭云鼈蠵甲也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美味而不爽些　臛雀　臛蛇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陶潛築郡城於上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蠶蠋蠕蠕動莫能名剖腹有肉如豬肪遂以爲臛羹甚香滿啖一杯　臛龜　劉子云越人臛蛇鯉也既而知之據地而嘔此未爲知味者也　臛雀　臛蛇　臛龜　三軍盡食　禰衡別傳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三軍盡食臛至衡前便自飽食不顧又出言不遜祖遂殺之　臛龜　衡自飽　長數十丈大十餘圍蠕蠕動莫能名剖腹有肉如豬肪遂以爲臛羹甚香滿啖一杯　臛龜　酢臛法　清異錄曰段成式馳檄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臛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逾五鼎下詳臛一　白龍臛　黃頷臛　鱖肉詳臛一　肉羹　萬氣上詳臛一者萬也香氣萬萬也　饑食臛　釋名曰臛

飲一

周禮天官膳夫曰飲六清六清水漿醴酏醫酏也　又食醫曰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　禮郊特牲曰飲養陽故有樂　又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倍也糟醇也清沛也醇者倍設之也　又外傳曰共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其次曰漿三曰醴四曰涼暑月以雜和水者　五曰醷和以梅花木瓜相一名濫涼　六曰酏之淖者　黍爲粥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　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左傳曰鄢陵之戰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也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又曰鄭師入陳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敬獻示不失旨　子美入數俘而出　又曰吳入楚申包胥乞師於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簟飲語劉實云吾鄉曲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以復之

飲二

周禮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事凡王之饮食飲用六清謂水漿醴涼醫酏糟漿也按鄭注六清調之清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酏糟酏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或殿以酉者也漿今之截漿也泰酏酏飲飲粥稀者之清也

五飲 禮記玉藻云天子五飲上水漿次酒醴酏注云水為上其餘次之　漿人共王六飲　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六清也酒醴酏人所酒醴者清也涼水酒也　奉父

六甲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請問太乙曰食飲六甲長生之道太乙曰食飲六甲　奉父

三冷 莊子云酏者不作而欲食之冷斯也　奉父

奉戎刺其左驂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奉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血以飲天子天子之乃賜奉戎佩玉一雙　齊侯下如華泉　左傳云晉伐齊齊侯禦之壬午夜戰于鞫居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為右載公以免　奉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至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為鄧林　奉父

穀陽操酒而進 韓子曰楚莊王君當來過而求飲酒穀陽豎操酒而進之王喜而飲之甚美問其故穀陽豎曰臣有酒方王因賞之以為飲器百斛以備賓客　夜飲見人傾

沈飲忽失所在 異苑云晉武陵漁人姓黃其先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咸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尋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尋病未果尋亦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沈飲忽失所在

漿一

漢釋名曰桃漿 以水也水清而藏之其味漿漿然酢也　禮記曲禮曰酒漿處外　孟子曰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山海經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者不心痛　漢書郊祀歌曰泰尊柘漿析朝酲　廣志曰酸酏漿也　華山記曰華山明星玉女持玉漿　管子曰左酒右漿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露露為漿　顧子曰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枚乘柳賦曰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　史記曰酈公藏於賣漿家　後魏書曰游明根幼年遭亂為樵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

漿二

與體相漿 甚寒而清 釋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温多少與體相將順也 下詳漿一

金漿 國人飲桂漿云森尊以燕下詳漿一

玉漿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曰太上藥有五雲之漿 漢書音義曰酌也白水名 漢書 餉桃膠十五日後夜半時視北斗魁內書有神人見可飲玉漿 漢書 漿汁爲漿

勺藥漿 霧露漿 枚乘七發云勺藥之漿 下詳漿一

蟻丘漿 白水漿 賣漿之家見莊子蟻丘之漿白水以爲漿按此與元賦云蟻丘白水漢 取

瓊漿 瑤漿 楚辭云華酌既陳有瓊漿發注云瑤玉也勺瑤漿蠶勺實羽觴 王逸注云瑤玉也勺酌也 下詳漿一

玉漿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上藥有五津金漿連珠雲漿典術云 下詳漿一

蔗漿 遺云懷斯王子年拾

益漿 公羊傳詳粮 吳越春秋云伍子胥過江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笥中有飯子 孝子傳曰洛陽楊公釀作義漿以給過客 國子執壺漿 王母漿 上見漿一

盛漿 後漢書詳漿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次瑤漿 焦贛易林登上橋東見漿一

義漿給過客 穆天子傳云盛姬求飲天子令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轜按轜音遒連也 帝臺漿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次瑤漿 王母漿 上見漿一

五雲漿 萬歲漿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次瑤漿 帝臺漿 王母漿 上見漿一

千擔比百乘家 世語曰萬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墜穴中緣行十許里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者曰可飲此漿者飲之氣力十倍 晉書詳粮 吳越春秋云伍子胥過江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笥中有飯子 孝子傳曰洛陽楊公釀作義漿以給過客 國子執壺漿 王母漿 上見漿一

飲者玉漿 都漿千擔亦比百乘之家 史記云通邑大 漿人饋五漿 父子冷如漿 列子云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曰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機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列子云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至 賣漿值天涼 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姜子牙少貧賣漿值 不以其漿 顏子云或人有玉杯以示顧子顧子曰子之玉杯恐不但以盛酢漿 不以其酒不以其漿 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一杯氣力十倍 一杯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姜子牙少貧賣漿值 瓦器盛漿 桑杯

盬 說文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河內謂之鹹然其類有二或引池而化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 煮海煑井及煮鹹而成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 又會要青州鹽出於東海幽劉大同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嶺南鹽出南海劒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井并州鹽出於池是爲鹵地胡中鹽出於木又有出於石西夏鹽有池其色青 廣雅曰硝鹺鹽鹹鹽也 禮記曰醯醢之美而煑鹽之尚貴天產也 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敗之池又曰桃諸卵鹽大鹽 又曰初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可也 北望少澤其草多蒲蒻菽其陰多赬其陽多玉郭景純云鹽敗澤即解縣鹽池也 晉書曰肅慎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魏書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繳子鹽 廣志曰海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胡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石子 凉州異物志

曰姜嶺之墟今稱龍城垣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溢海盪傾剛鹵千里疾藜之又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大小如意鏤之寫物作獸辟惡佩之爲吉戎鹽可以療疾　嶺表異録曰野煮鹽廣南煮海其無限商人納榷計價極微數内有恩州場石橋場俯迎滄溟去府最遠商人於所司給一百石石榷課支銷止貨三五千及往本場鹽並官給無官給遣者商人但將力收聚鹹池沙掘地爲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簟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鹵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氣衝火滅則取鹵汁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竹盤者以篾細織竹鏤表裏以牡礪灰泥之自收海水煎鹽謂之野鹽言易得如此也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即大夏之鹽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十口之家十人舐鹽百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沮薪煮浦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農事方作命民無得築垣墻毋得繕家墓大夫毋得治宮室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十倍君以四十之賈循河濟之流南輸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莒新煮沛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尸子曰南海之鹽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主明目大鹽名胡鹽　王按東海晌人曉知鹽法者云攬鹽水多日每濕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片兩泥一斤内鐵器中以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有峰洞皦如水精及其映日光似虛螭胡人和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如有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迴顧即生此鹽

鹽二

管子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吏鞫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象其德鳴五味若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博

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盆貯水煮之則成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魏志曰衛凱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鹽費以其直益市穀麥以供給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主鹽鐵之利　皇甫謐春秋曰故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隱居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草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食擿指半日乃息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顧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又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息毀不滅性故當不進肴羞耳至於鹽不食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遣李孝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用每六銖以酒下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鼓鹽鼻鹽馬茲鹽四種並非食鹽　北齊書曰房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崔昂昂曰亦既官煮斷之鹽官刀錐多不及人廣請準開市薄為鹽稅私館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唐書曰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胡堅昌表奏初城鹽州鹵中獲壤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兩發鹽井悉生鹽事符聖德可謂天瑞請宣付史館詔可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主德之瑞　又曰李晟收復開池上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初權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罋當天下大半之賦　梁四公子記曰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斗狀白似玉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杰公迓之謂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謂紫鹽磬碧珀云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裹煮之可驗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

有碧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婦人小腹癥瘕疲之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鹽三

【總】煮海　熬波　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成鹽其色業文王聞其賢舉以爲相孟子曰滕固舉於魚鹽之中　四域來求　萬國畢仰　上詳鹽四下詳鹽一　享周公舉滕高名恒潭一號新陶小特甘香下有鹽水萬國畢仰　沈珫從姚處貸鹽處覆百斛於長江曰明吾不惜鹽惜所與耳　陵州井　寶應池　上詳鹽四正鹽筴下詳鹽四副鹽附　火州赤白　海南青紫　古車師國今名火州其地記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虧則如薄霜味苦　李白詩吳鹽如花皎如雪　霜　勝雪　雜俎昆吾陸鹽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　李白詩吳鹽如花皎如雪　姚處覆江　漢吳王濞煮海水爲鹽　沈珫從姚處貸鹽處覆百斛於長江曰明吾不惜鹽惜所與耳　吳王煮海　異物志云大竺有鹽水萬國畢仰　管子爲國　黃霸治郡　上詳鹽四正鹽筴下詳太守下　以爲相孟　四域來求　萬國畢仰　上詳鹽四副鹽附　名恒潭一號新陶小特甘香下有鹽水爲鹽　沈珫從姚處貸鹽處覆百斛於長江曰明吾不惜鹽惜所與耳　吳王煮海　異物志云大竺有鹽水萬國畢仰　管子爲國　黃霸治郡　上詳鹽四正鹽筴下詳太守下

【總】煮海　熬波　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成鹽其色業文王聞其賢舉以爲相孟子曰滕固舉於魚鹽之中　四域來求　萬國畢仰　上詳鹽四副鹽附　名恒潭一號新陶小特甘香下有鹽水爲鹽　沈珫從姚處貸鹽處覆百斛於長江曰明吾不惜鹽惜所與耳　吳王煮海　異物志云大竺有鹽水萬國畢仰　管子爲國　黃霸治郡　上詳鹽四正鹽筴下詳太守下　陵州井　寶應池　上詳鹽四正鹽筴下詳好邪　火州赤白　海南青紫　古車師國今名火州其地記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虧則如薄霜味苦　李白詩吳鹽如花皎如雪　霜　勝雪　雜俎昆吾陸鹽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　李白詩吳鹽如花皎如雪

鹽四

【總】君王鹽　雜俎白鹽產如水精名君王鹽　學士鹽　詳諸鹽使　林甫販鹽　李林甫少年販鹽爲生後事唐　【體】同於水　博物志鹽體同於水　潤下作鹹　論衡云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而不得食　郭璞鹽池賦云嗟元夜之潛盛蓋莫知其所生　掘之不損取之不勤　劉義慶幽明錄曰有人掘鹽池見一人以一斗器與之掘之不已池水灌而後焚之成鹽　貴海爲鹽　貴人道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諸生爭買之以爲鹽也積新成鹽　禁新成鹽　晉令曰越巂諸縣出鹽皆令運入臨安賣之自餘諸縣不得私販犯者加罪　大鹽　盧毓冀州論云江東有大鹽　卤鹽　本草云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治消渴長肌膚去大熱除邪氣下毒蟲　胡鹽　詳鹽　戎鹽　本草云生邯鄲西羌胡山　渠展之　沙州記云白土縣西北有鹽從關西來色白如冰　虎形　周禮鄰人職云朝事之邊　白如水精　大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　玉潔冰鮮　賦詳前　石英　異物志云天竺國有白鹽狀如石英　石子　吳時外國傳云自然白鹽嶧嶧如細石子長一寸車　白如石鹽　交廣記曰南海出鹽形如張機織古作貢此鹽　石　交廣地記云番有皮丘坑民煮坑水爲鹽色如白石　狀如石英　異物志云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　玉潔冰鮮　賦詳前

鹽田相望皆赤鹵
吳民煮海以爲鹽

官山海對曰海王
之國謹正鹽筴

益州記云越焦煮鹽先燒
以鹽浸水波刮取鹽

國之寶左傳云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居郇瑕氏之
不可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

重利　國用饒足　漢書云吳煮東海之水
旱地生鹽　爲鹽以致富國用饒足

味少生　晉荀朗元達識味會稽王道子設食食之極江
曰關內食鹽若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少生即問宰

兩多以祭社　春秋繁露云兩多
以鹽及美酒祭社

水漬鹹石　又云越焦汶山有
以水漬既而煮之取鹽

沙善煮鹵　魯連云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不能得
漬宋志曰宿沙衛在齊地齊居海濱故多魚鹽之利也

減鹽價　漢書宣詔曰鹽人之食而價貴
衆庶重困其減天下之鹽價

私煮者四歲刑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
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私煮者鈦左趾　史記平準書云建元間以東郭
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

正鹽筴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爲國
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曰何爲

卬江井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曰常
於此井取水煮鹽以爲鹽也

大旱地生鹽　紀年晉獻
公三年大

温泉有氣　表山
則大熱常有霧氣百病久疾入

青州厥貢　尚書禹貢云青州厥
貢鹽絺海物惟錯

井水汲炭　漢書王莽詔曰夫鹽食者之
通行有無備民之用也

宿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鐵器煮鹽者鈦左趾

通行有無　漢書王莽詔曰夫鹽食者之
將通

國之利　晉中興書太元三
年詔曰鹽者國之

貢鹽石先　鹽石
取鹽

鹽食之急　張休上言鹽食之急雖
貴不可不頒官可自鬻

青紫　西域記曰西海南有青鹽紫
鹽池鹽方寸半食味甚美

鹽釋名曰鼓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鼓聲如嗜　史記曰蘖麴鹽鼓千合　袁宏漢

記曰李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催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

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

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簡言其廉儉也

豫章列士傳曰羊茂爲東郡太守出界賣鹽豉博物志曰外國有豉法以苦酒漬豆暴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暴三過乃止然後細擣椒屑筍下隨多少合投之中國謂之康伯以是故人姓名傳此法者云下氣調和

豉二

原 五味調和須之而成詳豉　辛甘之味皆發而行楚詞曰大苦咸酸辛甘發些注曰大苦豉也辛謂椒薑也咸酸謂以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咸酸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　大苦詳上　苦豉廣志曰苦豉也　康伯詳一　益氣吳氏本草云豉益人氣　下氣詳一豉　美豉出魯門　鹽豉共壺謝承後漢書云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共一壺　飯惟鹽豉又曰韓崇爲汝南太守遺妻干麋飯惟菜茹鹽豉而已　鹽豉共一簡詳豉　未下鹽豉詳美

醯一

禮 和牲　柔肉禮內則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藾魚用卵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注云細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實諸醯以柔之言肉與蔥薤皆實諸醯浸漬而熟則柔軟矣　乞鄰貯寺論語曰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吳氏所爲唐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百甕夾砌十以爲列北夢瑣言云有少年眼中常見一鏡子堉卿診之曰來晨以魚膾奉候及巡上旋一飄茶醋更無他味少年飢甚頃客久飢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客至乃崔魚也　唐俗所貴晉劉伶之妻吳氏因夫嗜酒以鹽梅辛辣之物投之酒內致其味酸蓋不欲其味敗事欲其節飲每釀酒輒以一甕自隨傳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責酒醋也　景略宴客　俊臣鞫囚唐書任迪簡傳天德軍宴客而行食三十人　比千乘家食經云外國作苦酒法用水一升三合正月九日熬一銅七調之一杯可食三十人　大都醯醬千瓶比千乘家　大功不食禮記曰大功之喪不食醯醬記曰四時之祠皆用苦酒　時祠皆用雜祭記曰四時之祠皆用苦酒　盧女供　官販之問禮醯人掌供五齏七菹凡醯醬之物王舉則供醯醢物六十齏供后及賓客則共其計鄭玄注齏菹也醯醬也　魏名臣傳曰中書監劉放曰官賣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苦酒醋也

醯百甕一區

儀禮曰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　期延於閨內從容久飢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客至乃崔魚也　再啜遂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卿云君啜魚膾太多非芥醋不快故權誑而愈其疾也　治蝨　灌鼻葛洪肘後方云治蝨痛用多年醋醋唐書曰薛仁杲拔秦州名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醯灌鼻其金寶

醯二

原 鳳林鳴酢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仙藥有鳳林鳴酢案酢俗作醋醯也　東里獨嫗弘君舉食檄云大市覆罌之蒜東里獨嫗之醯　辛成苦酒食經云作辛成苦酒其法

取黍米一斛以熟粥凌其上二日便成酢 築城貯醯醯吳地志云吳王築城以貯呼爲苦酒城 欲食投水內食經云作苦酒法用烏梅以苦酒漬之暴乾作屑欲食煮投水中 酢如黃英風俗通曰酢如黃英按黃昧酸工者取以和羹 調味 食總管清異錄曰醋爲食總管 傳之無痕本草云孫光憲家婢抱小兒不覺落炭火上便以醯泥傅之無痕 龍肉醯漬則文章生博物志 烹魚肉醯鹽梅以烹魚肉 醯雞莊子 處內曲禮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和羹 調醯

醯醬一

周禮曰醯人職女醯二十人謂女奴曉醯者 禮記曰醬齊視秋時鄭注曰醬宜涼也 又曰濡雞醯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醯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醯醬 禮記外傳曰醯有麋鹿麕之鬻兔醯蚳醯有魚雁鼈麋之醯 論衡曰作豆醬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 崔實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醯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鯷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嗑其中因棄之俱不得食 天中記曰漢武帝逐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以土覆之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爲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置魚腸醬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覆醬瓿 世說曰陸機入洛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書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瓿耳 宋書曰孝武嘗爲王元謨作四時詩云匏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 又曰阮孝緒外兄王家宴貴顯孝緒度之必至顯覆閒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食醬百二十周禮云膳夫掌三餼食醬百有二十甕 上價斤二百范子計然三醬出東海上價斤二百中百下三十也 鯨鯫之醬周書云伊尹受命於湯賜鯨鯫之醬 魚醬 方言曰魚肉謂之醬 芍藥之醬詳醬一 元霊之醬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中有元霊之醬 肉醬 肉謂之醯醬爾雅云肉謂之醯有

煎和

骨者謂之臡注雜骨醬之也

七醢周禮云醢人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之豆實七醢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芥醬說文云肥乾肉芥醬倫醬

蜂醬舊唐解詁云醢蜜醬

蟹醬張揖注爾雅曰蟹形如龜色黑十二足

孔子覆醢禮記云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從者覆醢

天子執醬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執醬而饋

胡子馬醢東觀漢記云上至邯鄲進胡子馬醢

劉累龍醢左傳云蔡墨曰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一雌死潛以食之

千乘之家史記貨殖傳云通邑大都千乘之家

四豆之實周禮曰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雷不作醬風俗通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脅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

大官醢未詳攻宛而後言其故時布船遊於江與聞其說即臨風而吐之盡化爲螃蟹而去

醢化蟹合辭事類云彭越佐高祖得天下封爲梁王被讒而死呂后以其肉將作醢使人送與淮南王賜布令使者勿語待

醬醢二

異苑曰一醬可一魚戒

啟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啟曰龍醬傳甘退誠可嗤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實流歡羞無辭寶

煎和一

元冥適鹽華收調辛酸曹植七啟曰啟其所調則酸苦與醎甘與辛

百品異方

和宮適甜撫角調酸傳元七謨

調齊和之適窮甘

合以水火之齊和以五味之芳相陸七誨

五味異和禮記曰五

味重九沸和兼均藥

煎和二

酸鹹調適謂和齊有方酸鹹得適和味應宜

以蓼椒拂以桂薑

酸鹹調適謂和齊有方酸鹹得適和味應宜杜預左傳解云調和也齊方劑也陳異餌共羞芍藥以醯醢和以飴蜜飴劉熙釋名云飴之言貽人以甘美貽遺之也

九沸三變其味乃和劉劭趙都賦云九沸三變其味乃和

以蓼椒拂以桂薑

司味膳宰屬曰臣實司味　秩膳夫掌王及后世子　以剞劂之　潘淑之　厨東觀漢記曰王莽將敗北海逢萌載簏器於市曰辛乎因潛藏不見　嶺表異録曰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言其脆美則柔毛肥最不足比也每軍將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炮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齏銷之既至即以鹽酪齏桂調而啜之腹遂不脹北客到此多赴此筵但能食肉罔有啜齏

記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通俗文曰淹韭曰齏淹薤曰腥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收韭菁作擣齏　東觀漢記曰王莽將敗北海逢萌載簏器於市曰辛乎因潛藏不見　嶺表異録曰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言其脆美則柔毛肥最不足比也每軍將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炮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齏銷之既

齊二

須醞成味　周禮云醢人掌共五齊七葅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葅凡醢醬之物鄭注云齊葅謂屬醢人者皆須醞成味

齊　周禮詳上　叛奴奉齊　弘君舉食檄云大鹽雜以薑椒叛奴石季倫之奴也　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知佗言立吐蛇一枚疾者造佗見佗北歸壁北蛇薑約以十數　韭齊　其韭熟擣之令如齊也　懲於羹而吹齊　楚辭詳羹　稻不可以爲齊　王隱晉書曰美莫過稻不可以爲齊

葅一

晉語解詁曰藍酢葅也　釋名葅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　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　周禮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葅昌本菁菹茆葅鰒食之豆其實葵菹加豆之實芹葅深蒲蓍筍菹王

舉則共七菹 禮記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麷爲辟雞蒐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又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 盧諶祭法秋祠有菹消 范汪祠制孟冬不鹹菹 晉

又曰永草之菹陸產之醢以春 倅炙之水淋一宿爲菹 魚菹 司馬相如有魚菹賦 五齊七菹 詳齊二

三臡七菹 張衡七辯曰嘉肴三臡七菹 饋食菹 周禮醢注云菹水內魚衣也 臡 聘饗昌歜 左傳云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注曰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也 惠王食菹 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譴而行其誅則庶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故遂吞之令尹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病不爲傷

蜜一 石蜜 廣雅釋艸 甘飴也 韻集曰蜜蜂百草花所作也 王孚安城記曰郡東有山百姓呼蜜崗蜜焉 荊州圖記曰赤馬山有蜜房二百所羅綴相望因名曰百房 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爲味 吳書曰袁術爲雷薄等所距士衆絕糧時值盛暑欲得蜜醬又無蜜在牀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 吳志曰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蜜漬梅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椀中白亮吏不甘亮令破鼠矢中燥黃門乃伏罪 晉令曰蜜工收蜜十斛有能增二升者賞穀十斛 齊書曰明帝元好鰣鮆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榮詔許之賜以東帛敕所在月給於岑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採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 又曰傅昭爲臨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梁四公記曰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朮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蜜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風災刺蜜不熟故爾帝問朮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有葉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僞焉 爾雅翼曰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多木蜜又蜀有竹

蜜蜂就竹上結窠者　異物志曰交趾草滋大者盡數寸煮之凝如冰破如博碁謂之石蜜及紫梁得仙　唐書曰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至摩伽池國取其法令揚州煮諸蔗之汁於中厨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

蜜二　石蜜　附

原雲山朱蜜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　天水白蜜　苑子云隴西天水出白蜜價直四百　食蜜生武都　本草經云食蜜味甘如飴性微温無毒　天竺出石蜜　續漢書云天竺國出石蜜　衆口芝　仙經云蜜一名石飴味甘調衆口芝焉　百花醴　墨子枕中記云百花醴蜜　延年　本草經云崖蜜食之令人不飢明目延年　養性　盛公子與劉曜書云石蜜遠國之貢味有可甘至尊以養性　解毒除煩　久云食蜜解毒除煩益氣養脾　靈娥御以豔顏　郭璞贊曰靈娥御以豔顏蜜賦　山圖採蜜　羅綴相望　詳蜜一　郁　南康記云博山石室其山阿蜜房駢羅綴其山阿　蜜漿　詳蜜一　蜜巖　遊名山志云謝安適東山見山上有蜜巖之記　蜜母　臨海異物志云蜜母小鳥也色黑正月旦與蜜蜂同行諸山求安處也　越　蜜勺　楚詞云粔籹蜜餌有餦餭瑶漿蜜勺　蜜為人　崔彦曾署張佛延液蜜為人　蜜沃糗　五代史仲雲國其食糗沃以蜜　鸞蜂蜜　晉郭璞贊曰鸞蜂蜜其蜂之體有如鸞鳳而身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岩峻嶺間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觸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賜五升　晉太康起居注云尚書令荀勗久疾羸毀賜蜜五升　取蜜漬梅　詳蜜一　蜜和炭　開元遺事　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為莫逆交　蜜逆交

賦晉郭璞蜜賦曰絫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滋液釀以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果須以諧和靈娥御以豔顏

錫

說文曰飴米糵煎也餳溏也 方言曰餳謂之飴自關而東陳魏宋楚衛之間通語 禮記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楚辭招魂曰粔籹蜜餌有張皇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生盜跖見飴曰可以粘牡 見物同而用之異也 鹽鐵論曰洗鬻以盛水升降而進餳禮雖備焉非其貴也 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洗沐凍作煮餳煮暴飴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荊餳 野客叢書曰劉禹錫詩有暫時辭字須知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辭因讀毛詩有薺麥有此語又考章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餳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噲傳三歲獻甘醪膏餳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矣禹錫是未深考 後漢書云明德馬皇后報章帝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問政矣 四王起事曰惠帝到華陽河間王遣使上甘果甘餔二百

脂

角者曰脂 說文脂無角者曰膏 戴指而行 國語云幻之孺子之指實如蠐螬 白蒙如脂 天中記云東海有樹名爲白蒙 其汁可寫脂 爲紙名烏白其味亦如脂 脂者爲牲 周禮冬官梓人曰大下之胾 其味亦如脂 用蔥 物肝一嚥之 武昌槓油博物志云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 占城貢油 五代周占城國頂猛 雞伯千金 史記販雞伯千金 肪胊 通俗文曰脂在骨曰肪 在肉曰胊 脂膏 五脂皆膏也而獨專之事脂者膏也 處脂不潤 後漢書曰孔奮爲姑臧長方行滿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香澡 唐禮詳和二煎 香澡唐禮又煎諸膏膏必滅之又肝膏取其膏雖小切很觸膏以與稻米爲醪

盜物捉燭著廁清內上焚之俄盡 和以塗繒釋名云柰油搗柰實和以塗繒上煇而發之形似油也 儲油縱火 王隱晉書云齊王冏起義孫秀多做 油船潛渡 魏志云黃初三年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共共圍江陵孫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清而分水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入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 有油二百斛 梁書張緬為湘州刺史月給油六升 灌之擲驢 梁書云侯景攻臺城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陷羊侃作此屋施鐵鍱以油灌之擲驢 灌木益火 後周書衛史王真作亂率其黨襲書章門不得入乃縱火燒之尉遲運擢火盡真黨得進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勢 恐疾減油 梁書曰沈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湣窮會赦乃免 吐髮瘕 本草云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絕徐文伯視之曰髮瘕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搖懸之滴盡惟一髮 覆錠酌油 見射

酪酥一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天中記曰南蠻有望蠻婦人食乳酪 又曰五代仲雲匱其食粟以酪 陶隱居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酪酥之精華 笑林曰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家六藥有太元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郭子語林云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敢此 酉陽雜俎曰讓皇帝憲帝待益厚凡四方所獻酒酪皆分餉之 舊唐書曰穆贊兄弟俱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摭言曰宣宗賜韋澳孫宏銀餅餧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腥之所為 杜陽雜編云懿宗迎佛骨入內道場薦瓊膏乳訶陵國所獻也

酪酥二

為醴酪 禮運云以亨以炙以為醴酪 鄭中記云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作醴酪 李陵書曰胡中氷雪深厚牛馬悉以木皮為食酪因得疾瞋目不能飲食酪漿 食酪得疾 晉陸機與弟書曰雖是吳人然為北服 飽酪題字 世說云楊修為主簿侍坐人有餉酪者飽以一合題字示坐中人並不解修即啖之云公令一人一口復何疑 玉碎雪消 楊誠齋詩似臘還成麨如疑又玉來盤底碎雪向口邊消 湩酪 回鶻駁馬國貢湩酪以食

酪酥三

原敘梁沈約謝司徒賜北酥啟曰曠阻陰山之外耿薇停鏕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一

食物部五 酒

酒一

原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言造也吉凶所起造也　又曰酴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而清濁厚薄甜苦紅綠白之別故清者曰乘清而甜者曰酏濁者曰醨亦曰醪重釀者曰酎三重釀曰酎薄者曰醪甜而一宿熟者曰醴美者曰酳苦者曰醨紅者曰醕白者曰醑又有酒母麴糵是也　又曰跋也能否皆強相跋持也又入口咽之皆跋其面也　酒經曰空桑穊飯醞以穀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麴甜醶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易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　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又曰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原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又曰酒旨且多　又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增又曰凡祭飲酒　原禮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又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增又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韓詩外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　歐叶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春秋緯曰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

又曰黍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故以麴釀黍爲酒 又曰黍陰也黍陽也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 周春秋元命苞曰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 儀禮鄭注曰醴稻米酒也 漢書曰百味旨酒芬布蘭生 輿地志曰若溪在長興縣南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邨人取下若水釀酒醇美勝雲陽 國史補曰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春酒色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 石氏星經曰酒旗星主之 楊子曰日見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竒論衡曰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湛溢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千六百里但日飲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 又曰酒人不死長生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臥數日乃解 抱朴子曰麟鳳洲以玉泉爲醪醴 崔氏四民月令曰正月且進椒酒酌 郭子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和酒自引人入勝地耳 齊民要術曰桑落酒有六七投九釀中山清酤 郭子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和酒自引人入勝地耳 齊民要術曰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其麴力相及釀酒所以有韻者亦以其再投故也 白孔六帖曰糯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樽 霏雪錄曰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 嶺表錄異曰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濁漉粳米漉乾旋入和米搗熟即綠粉矣熱水溲而團之形如餛飩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放簟席上以枸杞構葉覆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蔂貫之懸於煙火之上每醞一年用幾箇餅子周而復始南方不用麴蘗杵米爲粉以衆草兼胡蔓草汁溲大如貯以瓦瓮用糞掃火燒之 投荒雜錄曰新州多美酒南方不用麴蘗杵米爲粉以衆草兼胡蔓草汁溲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濡爲酒故劇飲之後鮮醒猶頭熱洛洛有毒草故也 又曰南方飲酒即實酒滿瓮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瓶趁冷流固猶有沽者無能知其美惡就泥上鑽小穴插竹筒如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富家滴淋皆不中

取醉而還　又曰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寘酒甕密固其上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賓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　眞臘風土記曰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尤奇　野客叢書曰眞州郡齋舊有酒名花露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　避暑録話曰舊有釀法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漣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飲三杯亦復益然

酒譜曰凡酒以色清味重爲聖色如金而醇苦者爲賢色黑味酸醨者爲愚以家釀糯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黍釀醉人者爲小人　又曰飲器大者曰武小者曰文　醉鄉日月曰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凋病葉飲流謂目睢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　又曰暑月雷霆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曰霹靂酒　又曰酒徒謂不飲者歡場之害馬　醉仙圖記曰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藏其先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又曰禄州俗釀宜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致虚散録曰山居嵐重每旦帶皮薑細嚼熱酒下之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注曰切桂於酒中

又曰四酎并熟不篘嗌只清馨凍飯不歇役只吴醴白蘖和楚瀝只　魏文帝詔朝臣曰蒲萄釀以爲酒過之流涎咽唾況親飲之　又曰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飲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酒二

原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增 三禮圖曰射爲罰爵名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因戴盂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僇於世圖形戒後　管子曰齊桓公飲酒醉桓公謂管仲曰仲奈何其使寡人至於此也　晉語曰臣聞酒入舌出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　左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原 史記曰晉擊秦穆公復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又曰晉侯戰于鄢陵晉使行人執桔承飲食之于重曰寡君之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備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大子嘗與吾言于楚必見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又曰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既醉不能見楚子遂宵遁敗楚軍也　王孫子曰楚莊王攻宋子重曰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左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失曰有酒如湜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又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室谷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又曰衞侯占夢襄人求酒于大叔遺大叔遺奔晉　又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　又曰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而惡之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盡逐欒高氏而分其室　呂氏春秋曰勾踐欲深得民心肥甘弗敢自御有酒流之於江與民同之　戰國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史記曰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后髡恐懼飲不過一斗若乃屨舃交錯盃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之辭非實然也　史記曰高帝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

益獻也說上壽饌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知爲皇帝之貴也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丞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舍歌呼相應和

西京雜記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當下帝設蒲萄酒王母謂帝曰仙家上藥有玉酒瓊瑤酒

漢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牛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朝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緝柳編曰糜飲囊出眞陵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如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如醇醪謂之糜飲酒又謂之眞飲酒仙鄉酒香經旬不歇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還成都以所服鸂鶒裘就市貰酒與卓文君爲歡　漢書曰兩古駮史嗜酒醉噬丞相車茵耳　漢書曰以醇酒之失其主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每大飲賓客門取車轄投井雖有急終不得去

問奇字　抱朴子曰管輅頓二斗而渴辨綺桑揚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降旛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旛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棰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宋均傳曰均爲九江太守時有好事者載酒肴詣均門均亦出門取車轄投井雖有急終不得去

洛陽記曰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揚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降旛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旛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棰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宋均傳曰均爲九江太守時有好事者載酒肴詣均門均亦出門取車轄投井雖有急終不得去

抱朴子曰管輅頓二斗而渴辨綺桑揚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降旛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旛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棰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宋均傳曰均爲九江太守時有好事者載酒肴詣均門均亦出門取車轄投井雖有急終不得去

抱朴子曰管輅頓二斗而渴辨綺桑揚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降旛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旛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棰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宋均傳曰均爲九江太守時有好事者載酒肴詣均門均亦出門取車轄投井雖有急終不得去

漢書曰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恐母中毒嘗吐驗之

龍城錄曰蔡邕困醉路卧人名曰醉龍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原　儼煌張氏傳曰扶風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遺張讓即拜涼州刺史　神仙傳曰壺公詣費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自公乃下

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不過一斗年百七十餘歲道成人或請元方同會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無所說直以一杖杜地因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酒倒澆之莫能爲也 神異經曰劉元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有千日往視之云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而人竊飲故難言酒一醉千日 原 魏志怪曰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卧千日 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者清酒爲聖人 增 又曰鍾毓與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飲讌於是坐飲終日不醉 世語曰王淩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名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常仰中國 珊瑚鉤詩話曰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輪菌如象鼻焉持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筒酒 原 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爲校尉也 增 蜀志曰孔明戒子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豪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原 吳志曰鄭泉字文淵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斛船以四時肥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又曰鄭泉臨終分財與諸子各有差次甘置兩頭反覆以飲之 增 又曰孫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縕袍償之 又曰孫權於武昌郡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惡權默然有慙色 又曰孫權

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飲酒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擁旌旗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爲不飲者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美酒一罇與其部督時不肯持寧以弓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寧厲即起拜持酒以通酌兵各一兩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百餘人食之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部督時不肯持寧以弓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寧厲即起拜持酒以通酌兵各一兩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尊執與甘寧益貴重　世說曰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婦側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世說曰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婦側夫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原　干寶晉紀曰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能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山濤字巨源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斗飲濤密益其酒濤形在屋中人見讒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吾褌中又何惡乎　語林曰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渴甚求酒於妻其妻責之捐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莫可聽於是乃飲其酒御其肉塊然復醉　世語曰白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爲美酒給道客一旦有四仙人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欲取他藥雜之仙人云我亦有仙藥於是賓主各出其藥仙人謂子高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子高仙酒至今稱之　增　拾遺記曰晉有羌人姚馥充廢圍每醉中嘗曰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糵八藪之木不足以爲蒸薪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後武帝授以朝歌帝曰朝歌帝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釀乘醉拜受焉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店便獨酣酣暢雖當世貴盛不可詣也又曰周顗字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還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世語曰諸阮皆能飲酒常與宗人共集不復用常杯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　又曰王孝伯曰名士不須奇才但使

常得無事飲酒請離騷便可稱名士　世說曰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不加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晉書曰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又曰光逸字孟祖遇亂避難渡江依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舜阮孚散髮裸衣閉室酣飲以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謂曰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人謂之八達　洛陽記曰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因以白墮名酒又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白墮酒之番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姦酒誥曰不拍張弓拔刀只畏白墮春醪　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飲之以附子甘草屠肉酒中是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

與太守共飲酒　晉書曰陶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　又曰潛嘗至廬山入遠公蓮社　又曰潛嘗往龐公所值其不在見其妻子　又曰潛嘗與親舊飲酒每盡一斗便醉

十餘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熟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座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溫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又曰何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又曰孟嘉爲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未得此中趣耳　廬山記曰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人嘗醉眠其上名醉石　元袁楠澄懷錄曰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輿苑曰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輒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致豐富也　宋書曰顏延之在潯陽與陶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援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畢還復着之　又曰顧愷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其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
美焉　又曰孔覬爲江夏內史性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常賓醪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
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醒也
世人二十九日醒　又曰沈文季出爲吳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酒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
事不廢　又曰袁粲爲丹陽尹常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
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又曰王忱泰外弟也忱嗜酒醉輒累旬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
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
此者也　齊書云謝幾卿性通脫爲尚書左丞嘗預樂苑宴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壚停車寨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又曰謝朏爲吳興郡與弟淪於征虜渚送別朏指淪曰此中惟宜飲酒淪建武之
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歡飲各至數斗朏既至郡致淪數斛酒遣曰力飲此物勿豫人事淪嘗與
劉悛飲推辭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千日悛甚懽無言　梁書曰梁武帝
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
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又曰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炙而授之衆坐皆
笑鏗曰吾僧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候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
行觴者　又曰王瞻爲吏部尚書性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愈固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又曰謝善勳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後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水經注曰劉白墮
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釀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
俗謂曰九月九日採菊華泛酒以祈長壽故謂之菊花酒　又曰夏侯史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仍
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闇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之庶共歆饗及
史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史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

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又曰李元忠舉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喬神武東出元忠拜謁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擎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豪俊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嘯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又曰李元忠徹拜侍中雖處要任汎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羣詣必留連玩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不可任以臺閣其子揆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為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又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嘗祭之前則先求旨酒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論者以潛為君子　又曰劉藻字彥先父宗之雁江太守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一石不亂藻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文帝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醽醁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歡石賜卿　又曰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室內置酒十餅餘餅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蚤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北齊書曰河南王孝瑜武成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鄴酌兩盃其親愛若此也　又曰王紘字師羅領左右都督文宣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恤國政是謂大苦帝默然　又曰高季式豪華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又曰周文帝聞韋瓊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瓊日帝即位禮敬逾重乃為詩願時朝謁帝不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遥公　又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鑰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一宿不

歸家君必當大怪令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謹貴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謙集其被優遇如此　雲仙散録曰唐傳奕病未嘗問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舉並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雲仙散録曰唐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會客論略曰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為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為譜　醉仙圖記曰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為酒譜一卷李淳風見而悅之　李泌請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乃著令　雞跖集曰張易之與李迥同飲以鴛鴦盞盛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　開元傳信記曰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忽一人扣門稱麴生秀才突入坐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人潛以飛劒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同坐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河東記曰汝陽王璡家有酒法名甘露經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來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　醉仙圖記曰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魚浮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唐書曰王績待詔門下省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又曰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廷無留事　又曰元和間酌酒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曰偏提　又曰藩葡酒西域有之前代時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　史緯録曰唐元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賜當制學士　萬花谷曰裴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飲坐上小爵及觥船皆竭隨即置器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一飲而盡踏其海卷抱之索馬徑去得銀二百餘兩　酉陽雜俎曰魏賈鯖嘗令蒼頭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朝野僉載曰柳亨飲未嘗醉其解酒迅速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　蜀中有酒器名酒魁詩人所謂酌以大斗有魁柄　又曰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人以為可治

即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戴飲至二斗　又曰王耽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謂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頓　杜陽編曰順宗時處士伊祈元名入宮飲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　搢言曰衛元規酒後忤丁儁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　又曰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張顛　唐馮贄雲仙雜記曰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　宋陶穀清異録曰穆宗臨芳殿實櫻桃進西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等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又曰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澄懷録曰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蓑屋腹鮓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　清異録曰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醽光禄大夫致仕韋炳取三家酒攪合澄窖飲之遂爲雍都第一名夔宫集大成夔宫謂躍州倩檻　又曰舊闘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異果何物余得吴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又曰荆南節判單天梓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杯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骸籌獄也　叩頭録曰房壽六月檐蓮花製碧芳酒　致虚雜録曰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客退紀談曰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牙以節曲　又曰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者聞饋五經束帶立於其門　龍城録曰魏左相能治酒其名有醽醁翠濤貯以大甕十年味不敗　宗實腸詩曰醽醁稱蘭生（蘭生漢武百味酒名又曰百味旨酒布蘭生芬）翠濤過玉薤（玉薤晴場酒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賈氏談録曰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内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曰社公昉爲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　遇齋閒覽曰郭胎有才學而輕脱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問胎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胎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胎爰筆曰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清河文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酖酌之徑守笑而釋之　又曰石

曼卿喜豪飲與劉潛爲交卿偉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竭有醋平餘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毒痛飲髮跣足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　集仙傳曰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游獨留姬守舍俄有道士數衣冠舁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姬不能拒既暮出游歸渴甚開酒芳烈竊就甕中飲姬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　志林曰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盃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　龍城録曰李肇命酒爲郎官清劉跋命酒爲玉友唐子西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香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椒花雨　遵禮志曰九日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免肝爲鞾鹿舌爲醬

食物部六 酒三

元碧 縹清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圓丘酬清元碧之香酒 曹植賦曰蒼梧縹清醪 瓊蘇拾遺記曰王母遣侍女以縹清玉瑞盛蘇酒與漢武帝 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

梁市 阮厨 列仙傳曰酒客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而遂之主人酒便酸敗 日得萬錢有過而飲一下

簞醪 盎齊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 古今注曰簞醪一名酃水 程鄉吳錄曰湘東有酃水酒有名

荊青田 元瓊 古今注曰烏程縣吳興郡程鄉有酃湖取水以釀酒官 荊青田酒 元瓊酒 烏程縣出美酒 風 琬 宜春 贊夏 吳錄曰宜春縣屬豫章郡名 宜春贊夏 土記曰酒則五齎贊夏 漢書上酒家客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而遂之主人酒便酸敗 下

詳酒一斷蒲 切桂 萬畢術云酒漏復厚漬以莫蒲注酒中即厚 下詳酒一

河水三軍思爲 鄧水 程鄉吳錄曰湘東有酃水酒有名 程鄉吳錄曰湘東有酃水酒有名 程鄉吳錄曰湘東有酃水酒有名

九醞　五齊　環武帝上九醞酒泰曰臣故縣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又云九醞苦難飲增爲十醞酒厚也

九成　晉劉弘三軍同飲甘易飲今謹上獻　徐幹齊都賦曰三清騷醇五齊惟旨

詔曰酒者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劉向列女傳曰齊宣王后君王與群臣飲酒后不飲王曰何不飲后曰妾聞淫於酒者必以妒於色是以不飲王曰善

於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邀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邀對曰是時復中之然宿酲以醒見傳而臣以醉見誠希大

於沉酣日惜子夜校事趙達問以書事邀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田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邀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邀對曰是時復中之然宿酲以醒見傳而臣以醉見誠希大

常好　中聖人　謂從事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

兒去　中聖人　謂從事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

百藥長　千歲藏　王荐

掌遺之酒爲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戚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曜君家白氏滏陽王雞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具

金貂換　玉山頹　上見酒二　拙康之　玉山之頹

醽醁　飛軒酌　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酴清醽醁而賦珍羞　左思

聚千鍾　飲一石　列子湯之傾千鍾飲一石

厚易薄　濁更清　淮南子曰楚王以趙厚易魯薄者泰之楚王以趙厚易魯薄者泰之楚王以趙厚易魯薄者泰之

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赴其實者韓魏公最年少亦不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李公處之不失和故李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故李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

景讓卒爵　晉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常詣王導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數回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人悲懼失色而敦敬然不視導素不知也

務觀澆書　劉跋作傳　宋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作詩曰澆書消永晝飲酒浮大白以午睡為攤飯橫眠夢東坡以晨飲為潰書太白以午睡為攤飯橫眠夢玉堂臣飲酒百篇詩序

倉梧　張華輕薄篇曰舊宜城九醞　**阜莢**　神仙傳云葛仙翁斬阜莢為杯用以盛酒酒味益妙　**胡椒**　博物志曰胡椒古人於歲朝飲之　**文草**　楊孚異物志曰文草作酒

若下　吳地記云若下出美酒　**湘陰**　陸機七徵曰湘陰清秋醪醑春醞酒惟九成　**冬清**　踰九醞冬清過十旬　**凍醪**　潘安仁金谷詩曰元醴凍朱顏但愁杯行遲　**元醴**　染朱顏但愁杯行遲　**白醪**　孫詵三公山下楔九醞白醪　**淵清**　醞先和宜醇香旗九醞

縹　王粲七釋曰凍縹元酎醴白腐清　**淵清**　十句　**氷潔**　稼康酒賦云九醞白醪其味甚美士人以金買草不言貴也　**波迮**　醞夏成珠連波迮酒激神清　**流遯**　讀韋華臺賦曰蘭有山積撤酒淵流

待熟　食經曰坐客待酒熟故以為名　**芳馨**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盡酒氣芳馨　**藻秀**　陸機七徵曰秋醪春醞兼醑奇浮藻吐秀雲沸淵湧　**兼清**　張衡南都賦曰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

祈黃耆　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介景福**　陸機七徵曰介景福於眉壽　**屏爵**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曰屏爵三雅　**罰金**　晉書曰凡民私釀酒沽其有婚姻及疾病者聽之餘有犯罰金八兩

龍斛　西征記曰太極殿前有銅龍長二丈銅槽容四十斛正旦大會羣臣龍從殿內受酒口吐之於槽內　**出天廚**　神仙傳曰王方平至蔡經家曰吾欲賜汝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非俗人所宜飲今當以水和之以賜汝都賦曰清沽如清冥　**斗至千**　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去衣露形為樂也　**斗十千**　曹植酒賦曰仰一斛而斷徹益明

仰景曜　曹植酒賦曰仰酒旗之景曜　**貢宜城**　傳元七謨曰名酎出於戚陽甘醪貢於宜城　**甘如乳**　樂府歌曰春酒甘如乳秋釀清如華

濁如河　左思嬌如河濁如河清　**引一斛**　抱朴子云千公引滿一斛而斷徹益明　**限七升**　吳志孫皓每饗宴無不竟盡七升為限　**傾三斗**　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灑

漢祖貢　漢書高祖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皆折券棄責　**潘璋賒**　魏武帝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杜康造**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

致殷勤　曹植樂歌市肉取肥酤酒以致殷勤　**相娛樂**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孔嘉飲**　詩曰歸來宴平原美酒斗十千　**餞百壺**　詩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蔡邕酌**　蔡邕與袁公書曰朝夕游談從學

孔嘉維和其令儀　既旨詩曰酒既和旨美也　德將無醉注以德將自將無至醉也

朔每至夏大飲云以避一時之暑故號河朔飲也　待飲詳酒一　面尊禮曰凡飲酒者面尊其禮也　養老詳酒一　序賓敬謹無忘賓客也

恭無　詳酒一　有衍醴酒有衍　無荒好樂無荒　不愆不愆易事也　禹誡大禹之誡啓音未或不慎酒色財也　庶諸康誥成王封康叔作

飲酒　酒誥誥誡　酒之義　親約戒羣以酒後每酌輒自責曰余厥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狂藥晉裴楷傳曰孫季舒嗜酒謂楷曰人皆說卿在武昌與佐吏飲各盡四升卿酒失斗便見卿醉故不敢盡楷曰不然昔有酒失斗猶見卿醉故不敢盡卿酒不及斗而醉見卿醉故不敢盡

陶侃別傳曰侃母湛氏賢明有法侃在武昌與佐吏飲各盡四升卿酒失斗便見卿醉故不敢盡楷曰不然昔有酒失斗猶見卿醉故不敢盡卿酒不及斗而醉見卿醉故不敢盡

勸酒可少進侃捉爪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便見卿醉故不敢盡楷曰不然昔有酒失斗猶見卿醉故不敢盡卿酒不及斗而醉見卿醉故不敢盡

足下飲人狂藥責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涅源曹植酒賦曰荒淫之源　崇飲其政崇聚也　受福說醉而出並受其福　蓋狂豹我乃酒狂　孟敏晉書曰甘酒者天之美禄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　業稼王所以業稼穡也　上尊詳酒一　舉白舉白罰爵　騰車文選曰車以載酒　獨醒屈原曰舉世皆醉我獨醒　穆林荀勗傳曰勗與王沈共論魏事沈以為是勗以為非遂相與爭辯勗舉白飲沈數升而罷

福扶衰養疾　合歡酒以合歡者所食　宴樂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　騰車文選曰車以載酒　舉白舉白罰爵　穆林荀勗傳曰勗與王沈共論魏事沈以為是勗以為非遂相與爭辯勗舉白飲沈數升而罷

秣種　桂錢詳酒一　側弁側弁之俄屢舞僊僊　絕纓平原夜飲燭滅有牽美人衣者絕其纓　縱酒後漢樊宏傳曰宏性節儉而縱酒賓客

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一日山東賈存道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文忠之賢豈能不為醒病酒析解也　析醒禮樂志大樂蒸烝析朝醒注甘蔗汁為醒病酒析解也　生疾飲醇酸注至醉是時疾乃為愈

猶首受登席祭之飲酹然後授虛爵注不敢先君盡之　飲卒爵而俟君卒　相罰文選引鴻相罰其觴兕觥注不能自飲罰以觥也

醉　罷將曾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為南中郎將征之植醉不能受命於是上悔而罷之　飲酎天子以孟春月令飲酎　飛觴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飛觴舉坐歡

酤詩既載清酤　麴蘖若爾惟糵　法式周禮作酒之法式也　飲記越席席禮記曰越席而坐所以別尊卑也　荒湛顛覆厥德荒湛於酒　湎淫湎淫樂酒曰湎時亂日淫　設醴漢書楚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醴

肆酒周禮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掌酒之賓客之酒作酒事也　禮酒賓客之酒　佐酒助行酒　其觴兕觥注兕觥其觴罰也觴然不用　賜爵禮君若賜之爵而拜

酒材周禮授酒材掌其厚薄之齊　酒吏孫皓酒令侍立為司過之吏飲罷各奏其闕失隨大小加罰　使酒李布　酒正周禮酒正日入其要歲終則會計皆注

酒人造酒者　酒官秩酒注秩常也優老臣常授酒　勞酒孟春天子躬耕籍田還乃宴飲於大寢諸侯皆御命曰勞酒　酒府酒正之府　荒腆於酒

比千乘貨殖傳一千乘之家　臥甕下費下盜飲掌酒者縛之明旦乃畢吏部　嚘車中　酒正兄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兼六物詳酒一令孟冬　劾周顗詳酒一　倒接羅世說云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遂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語葛強何如并州兒　朱顏酡美人既醉朱顏酡　揖不勝論語云揖讓而升

荒酣失儀為有司所劾　擊鐘鳳以手版擊鳳　亂邊豆亂我邊豆　倒著白接羅舉手語葛強何如并州兒　朱顏酡美人既醉朱顏酡　揖不勝論語云揖讓而升

禮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三酒以實八觚一獻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觴不敬 周禮觴其不敬者注觴罰爵也 受爵 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以退

尊大祭三貳中祭戴貳小祭

百品酒經 三重 說文 羅浮春 東坡在惠州自造酒號羅浮春以惠州有羅浮山而得名 崑

詳酒一

酴釄 唐王謂左右曰李綽之骨和 千日醉 詳酒二 三日酣 漢文帝賜酺三日宋祥符中晉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

茅柴 宋韓駒字子蒼有茅柴酒詩三年陋 葡萄 麴米 杜詩曰聞道雲安麴米春纔谷一盞即熏人 茅 葛洪肘後方曰取葛根搗絞取汁用之亦可

賢聖斯嘗 晉江統酒誥曰歷代悠遠經史殲長上自三皇下遹五帝肇曰酒則元首水喜春 通人 此累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曰君須復飲不廢止之將不獲已耶通人達士累於此物 春

斷酒戒 庾闡酒戒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欲情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失自然吾以知察智之害性任欲之害眞於是推金曇碎玉析理去情止欲之害眞於是推金曇碎玉析理去情止欲之害眞於是推金曇碎玉析理去情止

五斗解醒詳酒二語 林曰劉伶 一石亦醉洋于髭詳酒二 不能滿觴田蚡辭不飲滿觴灌夫怒 有服敢辭灌夫字仲蚡曰吾欲與仲躁逼魏其 有法以行注 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特軍幸許 不醉反恥詩曰彼醉不醉反恥 不醉無歸詩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不知其秩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不知其尤是曰既醉不知其尤 未卜其夜詳酒二左傳曰相公樂飲 樂飲今夕 湛露之觴 瑤池之宴 且多且有 逮下之恩 周穆王西王母 追我暇矣詩 酌言酬之詩 酌皆有法 禮不再拜禮酒肉之賜不再拜 乘馬攜壺劉伶隨身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 不醉反恥詩曰彼醉不醉反恥 不醉無歸詩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須皆有法禮酒正掌酒之賜頒皆有法 街杯激酹詳酒五劉伶酒德頌

寫鶩黃蓋用杜詩鶩兒黃 似酒對酒愛新鶩鴨之句 猪紅熊白宋楊廷秀東坡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亦號 綠愛鵝黃黃蒨先生一醉萬 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梁甘劉辛清異錄 趙厚薄詳酒一淮南子 宜城九釀宜城九醞 行酒進醴唐李景略常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醴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 飽酒知水晉孔嚴祖父妻為全撒令明察過人時有 爭坡慚悔清異錄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坡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飲酒致失實禍者編以自警題曰 乘船 騎馬傾欹昔阮咸醉是也 鴨綠鵝黃東坡詩小舟浮鴨綠大勺只帶烟火氣生酒不釀 飲如淋灰東坡詩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 飲如汲川八仙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衛樂聖稱避賢 勸酒至頰宋徽宗時蔡攸驟貴不任拜酌酒至頰勸之飲 據鞍索取宋顏延之妍騎馬劇游里巷過舊知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盡傾意氣自若 無暑無寒清異錄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則熟寢覺則朗吟書謂同志曰酒中有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不可得而量也 飲酒百盞東坡飲酒說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為張安道所困稚圭亦能飲百盞許盡然醉即高又手而語彌溫謹比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若俞仲謀作小詩問之曰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楊風軒洗雙屐書今北海定分百樽飽 送酒六

春耕 原漫 張載酒賦 推酒泉之嘉名 傅元酒賦 陳魯匡之謀 收榮公之利 將成禮以合歡 豈納邪而伐德 女酒三十人周禮注女奴曉酒也 擬酒

旗於元象 漢制學士十二人策時刀成召贊曰被武帝以馬家為銅馬似不為酒也

雖取陶陶之樂劉伶酒德頌無愆抑抑之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資酒食以合歡初建有禮用歌舞以飾喜終宴不渡

酒五

詩 宋陶潛飲酒詩曰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頹寄言酣中客日沒徒何炳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屢塵喧行人忽杜道直逐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鷺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雁何時報君恩 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巵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 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桑幾迴落春蟻未曾開螢角非難馭椎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貌愁烏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又答王褒飽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唐張說奉薦令嵩宇文黃門融裴中書光庭酒三絶句樂奏天恩滿杯來秋興高更蒙蕭相國對席飲醇醪 聖德重甘露天章下大風又乘黃閣賞願作黑頭公 西掖恩華降南宮命席臨詎知雞樹後更接鳳池歡 李白待酒不至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咖杯時晚酌東窻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且相宜 又月下獨酌詩曰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月影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杜甫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詩曰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嗚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張謂湖中對酒作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樽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白居易勸酒詩曰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趂走身後堆金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又賦得何處難忘酒詩曰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

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豔陽天　李敬中勸酒詩曰不向花中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　陸龜蒙和襲美醉中以一壺見寄曰酒痕衣上染苔猶憶紅螺一兩杯正被謗籬荒菊笑日斜還有白衣來　皮日休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野老翛然訪我家霜殘白菊兩三花子山病起無餘事只望蒲臺酒一車　宋蘇轍以蜜酒送柳眞公牀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壚送與幽人試嘗看不應只是百花鬚　又家釀詩曰方暑儲麴蘗及秋春林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隣媼唧唧鳴甕盎歘歘化梨棗一發欣已熟急掬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　又釀重陽酒詩曰風前隔年麴甕裡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日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瓿卿卿候鳴聲淪涓夜初溜輕巾漉糟腳寒泉養罌缶誰來共佳節但約隣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韓駒還朝飲酒絕句曰往時看曝石渠書內酒均頒白玉腴落晚十年無復醉因公今日識官壺　程致道謝江仲舉惠酒詩曰山城無物可忘憂但有平原病督郵知我囊中無白水煩君若下出青州芳甘未謝三年醞傲兀能消萬古愁會待東郊春意動鳴鞭乘興草堂遊　范石湖寓直玉堂拜賜御酒詩曰歸鴉陸續隨宮槐簾幙參差晚不開小雨遂將秋色至長風時送古聲來近瞻北斗璿璣次猶夢西山翠碧堆慚愧君恩來甲夜殿頭宣勸紫金杯　陸游飲石洞酒戲作酣酣霞暈力通神淡淡鵝雛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滿懷搖蕩隔年春梅花的的吹初破楊柳纖纖染未勻醉倒橋邊人不怪西曹免護相君茵　又對酒絕句溫如春色爽如秋一榼燈前自獻酬百萬愁魔降未得故應用爾作戈矛　徐文瀾詠酒詩曰才傾一盞碧澄澄自是山妻手法成不遣水多防味薄要令麴少得香清涼從荷葉風邊起暖向梅花月裡生世味摠無如此味深知此味即淵明　元劉因黑馬酒詩曰仙酪誰誇有太元漢家胴馬亦空傳香來乳面人如醉力盡皮囊味始全千尺銀瓶開曉宴一杯瑠露洒秋天　山中喚起陶弘景纍飲高歌勃勃川　許有壬味上京馬酒詩曰味似醪甘露香疑釀醴泉新酤撞重白絕品挹清元鞭子饑無乳將軍醉臥虀洞官聞漢吏鯨汲有今年　又秋露白酒熟飲聞糟聲喜而得句治麴辛勤夏暑秋奇功

今日遲全收日華煎露成具液泉脉穿巖咽細流不忍檄醅與甕面且教留響在牀頭老懷碗磊行澆盡三徑黃花兩玉舟　周權蒲萄酒詩曰翠虬天矯飛不去頷下明珠脫寒露纍纍千斛晝香春風吹凍玻璃光甘逾瑞露濃欺乳麴生風味難通譜縱教典却鸕鷀裘不將一斗博涼州　楊維楨紅酒歌楊子渴如馬文園宰官特賜桃花源桃花源頭釀春酒滴滴眞珠紅欲然左官忽落東海邊渴心鹽井生炎烟相呼西子湖上船蓮花博士飲中仙如銀酒色未爲貴令人長憶桃花泉膠州判官玉牒賢憶昔同醉琉林筵別來南北不通問夜夢玉樹春風前朝來五馬過陋屋贈以同袍五色彩副以五鳳樓頭戔何以澆我磊落抑塞之感慨桃花美酒斗十千垂虹橋下水扵天虹光散作眞珠涎吳娃擘麴色櫻在口不放白雪盈人顛我有文園渴苦無奏曲駕鵞紅預恐沙頭雙玉盡力醉未與長瓶眠徑當垂虹去鯨量吸百川我歌君扣舷一斗不惜詩百篇　明邵寶雪酒詩爲孫司徒賦曰元酒曾聞侑大烹釀來寒雪品尤清也知承露能高致須信藏氷爲曲成光重夜杯如有物暖銷春凝本無聲相看莫謂人間味一滴先天萬古情　王鏊酒熟志喜常年送酒媿諸隣斗覺今年富十分水法特教擔柳穀麴材先已謝桐君林頭夜滴晴堦雨甕面香浮曖閣雲莫笑陶公巾自漉年來正策醉鄉勳　李濂弟洛以襄陵酒方見示如法釀造良佳賦此答意襄陵自昔稱名酒猗氏於今得秘方傳示故園知汝意釀成新味與誰嘗金盤滴露冷白玉椀浮春冉冉香倚甕題詩寄吾弟西齋風雨憶聯牀

【引】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宇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鴈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鄒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來臨清池而滌器開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間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篇之章

【賦】漢鄒陽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滓丘之麥釀野田之米流光醳醳甘滋泥酳醴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篘載濟庶人以爲欣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綠酃烏程若下齊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亭凝醳醇酎千日一醒　楊雄酒賦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酳不入口藏氷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徼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

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曹植酒賦曰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舉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青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俠遊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寔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譁譁或揚袂屢舞或扣觴清歌或頓蹶辭觴或奪爵橫飛或歌騶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寔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躭於觴酌流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辨其五齊節其三事醲沈盛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義於三軍致于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白而見書執不飲而罹茲罔非酒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酴酒賦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元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繰蚊浮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丕顯於皇都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令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用法之窮理信泉醖之所鍾故其爲酒也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橙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之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頹顏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騶虞駕駟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馮軾以迴軨驅輕駟於通衢及衛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疎鑒往事而作誡罔非酒而惟愆衰秦穆之既醉臧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袁山松酒賦曰素醪玉濁清酤澄纖羅輕布浮蟻發升泛若樽以琥珀罄桂發而蘭興一歡宣百體之關一飲蕩六府之

務　晉皇甫謐浚泥醉賦曰沉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隨於烟六府漫漫四肢綿綿遘天地之闇大失青火之銷煎寂寂寞寞根歸復樸居若死灰行猶飄塵兮無傷首鎮濡兮不覺機發而動蒐交而合暝文字之醇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偶四體以會莫歸一元而億寧麴糵氣散竹桂滋已百慮森復七情紛始風飄火熱矜誇跱跂嗟害馬之驟還顧息肩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曰子之於道其醨雞歟彼至人者天地根性情虛拔雲衆萬脫遺寰區分猶象人心冥太初故大患乃失而至道可居也乃今假荒惑之具沉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滋中心不可損外患生之為疢為毒為狂為醜負責之道陰陽戾違束乎巫醫歐乎有司辱身滅名瘵肺搖支狠狙猖蹶為大人嗤不得盡年玉色光衰曾不如覩無酔時使人困苦如斯　陸龜蒙中酒賦曰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濵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醒寧問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才遭輞轊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同行氣纏支線神雜色沮前歡已誓於拋擲往事空經乎思慮有識卓犖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榴花竹葉之味鄙水之清中山之碧必能醺骨醪顏潛消暗釋況前覆乃後車之驚獨行為衆人之恃不然吾將受教於聖賢敢忘歡伯

晉劉惔酒箴曰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於社獻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歌禱靈祇辨定賓主啐酒成禮則彝倫攸叙此酒之用也　唐皮日休酒箴曰酔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艇縮載醇酎一瓢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山以山秩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酔自戲曰酔士居

自詣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因箴以自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眞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晉東晉戴逵酒讚曰余與王元琳集於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爲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乘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目絕羣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惟無有懷

魏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牖戶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甕承槽衔杯漱醪奮髯踑踞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果蠃之與蜯蛤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果蠃之與蜯蛤

晉江統酒誥曰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眞也於是椎金畚碎玉椀破兕觥損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槩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跡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惟味作戒其道彌深實曰唯唯敬承德音

晉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元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又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曰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即燸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關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

潘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躭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暢晉恥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眠豈覿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不任云云

【總論】晉杜預酒論曰重醞醇醴沃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潘書】梁陳宣與兄子秀書曰具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耑躭嗜吾見張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比子交歡於城下汝欲夭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元言巧騎父子呼爲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時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頹原名未動於鄉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伯一日三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失成厥養之志是其時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日而不醉羙哉江公可與同論酒矣汝驁吾墮車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遍市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遐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鑪吾口不離歠杓汝寧與何同日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三

五穀部一

穀一

五穀總也百穀總名　格物總論曰穀種之美者也其爲種也不一攷之前載有言三穀者粱稻菽是也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菽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粱麥菽是也有言九穀者稻黍稷粱麥菽麻大小豆大小麥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者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蓋人食之則飽不再食則飢未有不資以爲生也然不種則不生不時則不穫故古者重穀而務農焉種以時而生以時耕以時而穫以時人事盡焉地利盡焉天時應焉苗而秀秀而實普春而種者子粒耳秋而收者萬顆也昔春而入土者升斗耳秋而登場者倉箱也國與民俱足獨不在此乎故聖王必貴五穀而賤金玉　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之圖辨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冀州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宜三種黍稷稻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黍稷菽麥稻雍州宜三種黍稷菽　又曰太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又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又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稻黍稷麥菽麻　又曰凡王之喪飯用米含用貝實口以璧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穀與其民而知其數以周知其利害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民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其植物宜阜其穀宜黍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其植物宜莆其穀宜稻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其植物宜核其穀宜麻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其植物宜叢其穀宜豆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其植物宜叢其穀宜麥　又曰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平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又曰遂人以下地之法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一夫受田百畝萊五十畝以其一夫之田共其貢賦一夫治田百畝歲耕五十畝餘五十畝以爲萊歲代耕之　又曰遂人以興耡之法同其好惡以相救也同其喪紀以相恤也同其祭祀以相福也同其射御以和容也同其衣服以別貴賤也同其飲食以通財也同其兵器以威守也同其車旗以別尊卑也同其徒役以趨事也　又曰遂人以興耡之法以治野以下地之法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一夫受田百畝萊五十畝以其一夫之田共其貢賦一夫治田百畝歲耕五十畝餘五十畝以爲萊歲代耕之

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注曰其城方三百里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殖之也蓋天地之
時聚於力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荊州記曰淮
陽都西北接萊陽縣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資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重種一年三
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　師曠曰杏多實不蠶者來年秋善五木者
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
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
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木也菽夏生冬死菽火也麥秋生夏死麥金也薺冬生仲夏死薺水也　又曰女
天帝之女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
下司時令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星明則俱熟　京房易逆刻曰天雨穀歲大熟　揚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
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僇秦晉之間曰煣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
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
軍得天道大吉　論衡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散而為雨人見從天墜謂天雨水
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為雪發於丘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零於地人謂之天雨也　世要
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垂不能飛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
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師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禹餘糧　夢書曰
五穀為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盛　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
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杜甫策曰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山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
而謂何　又曰穀者百姓之本百役皆出

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賈誼書曰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左傳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大能教民善種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史記曰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　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　述異記曰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秦亡穀二千頃　博物志曰孝元竟寧元年南陽陽山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米豆而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壯如大豆初生時　袁宏漢記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饑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蔽山被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疑恠後伺捨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兩穀蔽地視穀形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飛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丈夫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欲征匈奴與實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馬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宗時五將出征棗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徵緻即

下調馬穀防遂見親也　述異記曰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穀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穀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縣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高堂隆曰移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若令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舉稱善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吳人饑荒攸輒出臺倉穀賑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爲也　異苑曰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爲天麥　三國典略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於庭樹蕭譽惡之謂山曰射中其兩項譽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於是山射中其兩項譽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譽許之遷龍驤副軍賜騂騮二匹帛五十五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遊性情儉素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頗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焚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右丞姚壽對曰汜勝書云雪以爲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豐稔此即可爲大瑞雖麟鳳亦何用焉　唐孫憲北夢瑣言曰相國韋公宙善治生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宗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原 九穀 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糴以救農人 國寶 民天 上詳穀一 施計然曰夫穀一石直錢百則農夫困二十則商賈困故白圭樂觀時變而商以末富農以本富二者皆利之穀賤 生穀 種穀 管子曰先王禁山澤之作者博以備災害 仰膏雨 待匪頒 上詳穀一 見上九穀注 下 踊貴傷農 江淮旱穀 穀賊 上詳穀一 管子曰田中無五穀曰穀賊 獻生 穀星 穀賊傷農 穀賤傷農 穀賤必雜五穀以賦 穀賤必貴 穀賤傷女 穀賤傷婦 穀賤傷蠶桑 穀賤傷麻枲 穀賤傷布帛 穀賤傷民於生穀也 穀賤傷本 穀賤傷末 穀賤傷人 穀賤傷事 穀賤傷財 穀賤傷食 穀賤傷境 穀賤傷政 穀賤傷教 穀賤傷禮 穀賤傷義 穀賤傷德 穀賤傷化 穀賤傷俗 穀賤傷風 穀賤傷肌膚 穀賤傷氣 穀賤傷血 穀賤傷骨 穀賤傷筋 穀賤傷脈 穀賤傷肉 穀賤傷皮 穀賤傷毛 穀賤傷髮 穀賤傷容 穀賤傷貌 穀賤傷聲 穀賤傷色 穀賤傷味 穀賤傷臭 穀賤傷觸 穀賤傷法 穀賤傷理 穀賤傷道 穀賤傷天 穀賤傷地 穀賤傷人 穀賤傷物 穀賤傷萬 穀賤傷億 穀賤傷兆 穀賤傷京 穀賤傷垓 穀賤傷秭 穀賤傷壤 穀賤傷溝 穀賤傷澗 穀賤傷正 穀賤傷載 穀賤傷極 穀賤傷無窮 穀賤傷有 穀賤傷亡 穀賤傷存 穀賤傷古 穀賤傷今 穀賤傷來 穀賤傷往 穀賤傷生 穀賤傷死 穀賤傷福 穀賤傷禍 穀賤傷善 穀賤傷惡 穀賤傷是 穀賤傷非 穀賤傷得 穀賤傷失 穀賤傷利 穀賤傷害 穀賤傷成 穀賤傷敗 穀賤傷興 穀賤傷廢 穀賤傷治 穀賤傷亂 穀賤傷安 穀賤傷危 穀賤傷存 穀賤傷亡 穀賤傷禍 穀賤傷福 穀賤傷始 穀賤傷終 穀賤傷初 穀賤傷末 穀賤傷本 穀賤傷元 穀賤傷首 穀賤傷尾 穀賤傷上 穀賤傷下 穀賤傷左 穀賤傷右 穀賤傷前 穀賤傷後 穀賤傷內 穀賤傷外 穀賤傷表 穀賤傷裏 穀賤傷精 穀賤傷粗 穀賤傷有餘 穀賤傷不足 穀賤傷過 穀賤傷不及 穀賤傷中 穀賤傷和 穀賤傷節 穀賤傷民 穀賤傷君 穀賤傷臣 穀賤傷父 穀賤傷子 穀賤傷兄 穀賤傷弟 穀賤傷夫 穀賤傷婦 穀賤傷長 穀賤傷幼 穀賤傷男 穀賤傷女 穀賤傷貴 穀賤傷賤 穀賤傷貧 穀賤傷富 穀賤傷貴賤 穀賤傷貧富 穀賤傷貴賤貧富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 穀賤傷貴賤貧富壽夭窮達吉凶禍福存亡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興廢治亂安危得失利害成敗

元日而祈於郊至勤聖駕冢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貴廟謨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胥慶遽超榮於品祿仍加衍於户租不稼而圃秩負素餐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鶴形之歲贊厚其生休徵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異畝遂生於同穎靡田不挺於稠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慮有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誓殫憂國之忠種浸種附

原 司稼辨周禮曰司稼掌種稚之種周知其名辨五物九等按五物五地也九等謂騂剛赤緹云知名見上九等見上五種見三穀用火輕費也凡言用火者皆謂煮其汁漬種也糞種周禮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狙勃壤用狐埴墟用豕種欘用黃白黑青按騂赤也剛強也赤緹騂色也墳大也渴竭也鹹潟斥鹵也欘堅地舍人懸禮記曰舍人懸種於北方以供皇后種稚之種誕降春獻按皇后率六宮獻種稚之種以備災也假種漢書必雜五種以備災也備災漢平帝紀募徙貧民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牛犁種食也

詩曰誕降嘉種

周禮曰凡粟用火按輕費貌音孚照反

水處貆疏也樂音岳貆黃麻黃也驍堅地

苗稼

成王時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周禮曰稻人掌稼下地又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稚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韓愈送李愿序曰盤之土惟子之稼

原 秀實為稼在野曰稼並文說曾孫之稼千耦其耘別苗如茨如梁是刈是穫不稂不莠既堅既好先雨耕耘管子如雲之稼同生之

苗而不秀

離離山上苗

挺挺詩稗之挺挺

遬速也

五稼國稼實莠國稼有莠若苗之有莠

禾一

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此其義也

原 詩曰十月納禾稼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興嘉禾生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增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粮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六韜曰王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勉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沒不

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來年秋禾善　莊子曰魯有兄弟二人其性行不同一人修德一人為暴修德者生而俱死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粞是故其耨也長其實也大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有不風先時者莖葉蓈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稆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蓈芒而衡穗閔而青零多粞而不滿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洛水輕利而宜禾　夢書曰禾稼為財田之所出夢見禾稼吉財氣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日可種穊禾　廣志曰渠禾莫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麪為饘粥牛食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疎生實似大麥楊禾實似雀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大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孔帖曰天竺國禾之長者沒麋它

禾二

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為盛蘇林注曰北里地名也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　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漢書曰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漢書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色禾於殿中各順其方煮二十餘物漬種言此黃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乞內屬　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琅琊人常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穗　又曰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　鄭康成別傳曰康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康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高其才為脩冠禮焉　後漢書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

穗輒復失之 原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 晉書曰郭翻字長翔欲墾萊田先立表經年無主乃作將熟人認禾悉與之縣令聞之將稻還翻翻不受 續又曰庾袞居貧禾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臧榮緒晉書曰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見而避之三生其莖七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禾生仁卉出義熙十三年羣縣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羌平六合寧 會稽典錄曰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還不受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周冕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北史曰趙肅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主酬直而去 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芒穗皆紫色鮮明可愛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勅授嘉禾縣令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朝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附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爲天啓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兩粟周頌來麰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爲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曆四年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穭禾人頗便之 穭音呂禾再生也 又曰元和中東川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麋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兩以獻 金五行志曰大定二十四年正月眞定進嘉禾二本異畝同穎 又曰興定元年七月大社壇產嘉禾一莖十五穗 元本紀曰世祖至元四年太原進嘉禾二本異畝同穎

原靈稼　嘉穀一禾千莖　下詳禾一　合穎　連莖　魏舒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爲臨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穎合穎　春秋說題辭曰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穎　人有上之者王名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乎粟有越黨氏重譯而來　衡滋　六穗　三苗　唐虞會稽典錄曰謝承遷吳都督郵歲穫嘉禾六穗生於訟屬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充庖　吐秀　春秋說題辭曰禾者倚也以生故以禾爲名也　北里　西山　上詳禾二　阮籍詩曰豈若西山草琅玕

增天時　天地之時以生吾禾　田疇　無害我田　隴畝　杜甫詩綴有健婦把鉏耨耨幼禾　遺秉　詩彼有遺秉把也遺粟之禾把　無禾　春秋大無麥禾

參　最腴　李輸屯田頌曰嘉禾一穫江淮爲之康嘉禾一穗江淮爲之儉嘉禾在畬吳之壤最腴　呂氏春秋詳禾一

元山禾

禾五

禾四

原謳魏曹植魏德論謳曰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

原贊宋孝武帝清暑殿甍嘉禾贊曰維殷粤周有穗表禎祥乎合矣超瑞高甍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茲化清

增表柳宗元賀表曰植物知仁祥圖應聖豐稔既均知朝方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和同六穗慚稱於漢臣異畝恥書於周典

稻一稉附

增楊泉物理論曰稻者既種之總名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　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爾雅曰稌稻也　說文曰秫稷之粘者也　又曰秫粘粟也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粘者爲糯禾之粘者爲秫

黍　廣志曰秫有白有胡秫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秫米味酸　增李時珍曰秫即粱米粟米之粘者

分赤白黃三色　正字通曰秫稌粟也北人呼黃稌亦名黃米　周禮地官稻人掌稼下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稻麥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揚州宜稻青州宜麥　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左傳曰鄢人藉稻履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爲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　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稻先熟而農夫薅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薅爲其少實也　抱朴子南海晉安九熟之稻　蔡邕月令章句曰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異物志曰交趾一歲再種　郭義恭廣志曰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芊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又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穗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北狄傳渤海俗所居者曰盧城之稻　西域摩揭陀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　天竺稻歲四熟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糜暖民人隨此略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風土記曰穰穀之紫莖穗稻之有青穗米皆青白者也　徐暢祭記曰舊穜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　氾勝之書曰稻種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俞益期箋曰交趾再熟而草深耕種收穀薄　雲南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隨畝五斗其穀精好每一斗穀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稻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秫稻　養生要集曰秫稻屬也稻亦秫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秫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曰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肥膚秫米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　稻已割而復抽曰稻孫　六書曰稻性宜水亦有同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煎醯加於陸稻上今謂之曰於稜南方自六月至九月穫北方地寒十月乃穫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秫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棉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三十里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凝脂

稻二

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王吳敗晝馳夜走三日三夕腹餒口飢顧

得生稻而食之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者耶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惠之蘇子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吾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　呂覽曰史起爲鄴令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粱　拾遺記曰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方二者延年有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和靈稻言寒者食之則溫熱者食之則體冷莖多白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鼠何敢爾也　原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稗草化爲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名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來暫住今以少稻率此民何必復留　晉書曰杜預修郤信臣遺跡激用滍清諸水以浸稻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竟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道所見輒取之侃怒其戲賊人稻鞭之因以還香香不受　增宋書曰顧覬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覬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割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按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書

曰鄧元起嘗亞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慶　又曰陳伯之潛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藁盛為六飯粳以敎稻以粢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菜以璉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以得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楊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為曲環軍中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苦瘕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　唐地理志曰滄洲本魯城乾符元年生野稻水穀十餘頃燕魏飢民就食之　北夢瑣言曰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或於稻粒上寫七言一絕歷歷可愛　續仙傳曰唐謝元卿遇神仙設龍睛稻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廩為火所燒其粳米燋然於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以為藥　雜俎曰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　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給江淮兩浙漕并作種法令擇民田之高者分給種之

稻三

九熟　再種　紫芒　赤穬　青芽　白莖　半夏　一旬

詳稻一抱朴子詳稻一廣志詳稻一蔡邕月令章句詳稻一楊孚異物志　青穗　紫莖　並詳稻一廣志　風土記　拾遺記曰有浹日稻言一旬而生也

稻四

薦稻　糯稻　粳稻　遺種　十月穫　六月新

詳稻一埤雅　詳稻一禮記　詳稻一後魏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種稻梁又陳嗣弘正詠鷹詩曰南思鷹門關稻梁俱可總飛去復還　詳稻一齊民要術　詳稻一杜詩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黍六月多新稻千畦碧泉漿　詳稻二杜詩仲冬之月收稻必舂　詳稻二杜詩古歌

大酋　虎掌　鸚啄　雞翰　五里閘　斤鹵生

詳稻一禮記曰大酋乃命大酋秩芻稻以享廣志詳稻一廣志曰虎掌稻一名鸚啄粳粒細長詳稻一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　詳稻一杜詩宮雞翰稻粱又陳嗣弘正詠鷹詩曰南思鷹門關稻梁俱可總飛去復還　詳稻一後魏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種稻梁　詳稻二續仙傳曰終古斤鹵若

荒田種稻　美田欲稀　公田種稻　肥水宜稻　龍睛

詳稻一後魏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種稻梁　詳稻一後魏崔寔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晉陶潛為彭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　詳稻二續仙傳

黃墳

管子曰黃

四熟之稻 烏萬切 紅蓮曰四熟之稻苗高大如小兒指

詩唐杜甫刈稻了詠懷詩曰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郵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晉潘方生庭前植稻苗贊曰脩脩嘉苗離離陛側弱葉繁蔚圓珠疎植清流津根輕露濯色

豐衍之收六帖曰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是年稻收豐衍

秔一

說文曰秔稻屬也 廣雅曰秔也 廣志曰種有烏秔黑穰又有青幽白夏之名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秔米馥芬婚禮之珍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成粳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表淮觀殊俗曰河內青稻新成白粳 左思蜀都賦曰其廚膳則華鄉黑秬滋皋香秔 張衡南都賦曰其黍梁雕胡菰子丹具東牆俱米名 潘岳七論曰孟冬香秔上秫膏粱雕胡菰子丹具東牆 傅巽七誨曰孟冬香秔上秫膏粱雕胡菰子丹具東牆 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秔二

啓梁慶啓吾謝湘東王賚米啓曰味重新城香踰滏水連舟入浦似彦伯之南歸積地爲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遠會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渥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斬其國賜 又答湘東王賚秔米啓曰寒竊以農功新時違儉咸疎賤時澤必取豐年椽斛寫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黍一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所以釀鬯 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禾屬粘者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 古今注曰稻之粘者爲秫禾之粘者爲黍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 又曰羊宜黍豕宜稷 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若農不服田畝固有黍稷 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兄弟甥舅如舊相期 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儀禮昏禮曰贊設黍於醬東 又饋食禮曰佐食摶黍授

祝祝以授尸　左傳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黍稷　國語曰黍稷垂成不能爲榮黍而不黍不能蕃庶稷而不稷不能蕃殖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倫佺蘭郝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十一日黍臘俗謂黍歲首未詳黍臘之義今北人皆曰設麻羹豆飯當謂其黍熟嘗新耳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　又曰得時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喟而香如此者不餲音遏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令新也而不香　又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鄙人鄙人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穫樓樹恩者無不報德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風俗通曰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臛　盧堪雜記曰夏種黍稷與殖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甚赤爲佳赤爲候諺曰甚離離種黍時下種以樹介田爲宜樹介者凝霜封著木條十月樹介宜早黍十一月樹介宜中黍十二月樹介宜晚黍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黍二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　國語曰秦伯賜采菽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蔫在宗廟君之力也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黍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社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勘有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雜之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近臣宴於未央殿啖黍膳也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斗

八升以薦宗廟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黍陰山肆力耕種其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汚上先人墓徑入上堂呼德公妻子速使作黍　禰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艦衡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畢把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太尉薨農欲奔赴無糧自致妻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自資行至聚亭遇天霖雨留獨母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母曰此久廢園惟恐生分收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斬荊棘種之黍將熟獨母改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曰不如收斂以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母以昔黍歸農遂不肯取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居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遠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又食之以致清議頓廢三十年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宴羣臣於釣臺趙整以堅頗好酒爲酒德之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敫鼻納心迷常執其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至哀無所責遽令放之　六帖曰王績種粟春秋釀酒　唐書曰德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種稑及是百僚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黍一斗

黍

秋萬　夏登　禮記曰無人春萬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下詳黍一　滿握　盈疇　劉穎魯都賦曰黍稷油油杭稌滿握一疇盈箱　王粲登樓賦曰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瀉清漳之通浦　華實敏野黍與稷盈疇　雅曰翟鉅黍也　劉熙釋名曰黍與我稷翼翼我黍穆穆盈疇　盈倉　破藏　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下詳稷　薌其　鹽鐵　禮記曰黍與稷薌其　郭義恭廣志曰黍有温毛黃黍白黍　芃芃　鉦鉦　上詳黍　鬯　上詳黍

萬宗廟　享司寒　並詳黍一　四月熟　五穀長　上詳黍　下詳黍二

彼黍離離　我稷翼翼　方華　詩黍稷方華　乃生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爲黍　論語殺雞爲黍而食之　薦黍　見黍三　藝黍　不能藝黍　降秬　周時占候降秬于時占候　植天降秬程　獻秬　見黍三　東菑　韋應物秫東菑　黍積　東菑

南穀爾雅曰禾之秀訖穀皆大抵似稷故古人并言黍稷　雞黍范式與友張元伯別暮秋為期元伯九月十五日設雞黍待之式果至　種斂柳賦植乃黍稷自種自斂

重秬華嚴地名地出秬華　懸秬文選曰室不懸秬得有懸秬　享元冥左傳注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預曰申豐對季武子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黑黍也同寒北元冥之神也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外故祭其神　集宗黨隋書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葷腥之言至於親賓盛饌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所隱頓至於此　維糜維芑糜赤苗芑白苗

賦　晉稔含孤黍賦曰余憤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宿昔牙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宜乎

穈

說文曰穈禾之秀訖穀皆大抵似穈故古人并言黍穈　雞黍范式與友張元伯別暮秋為期元伯九月十五日設雞黍待之式果至　種斂柳賦植乃黍稷自種自斂

之穀月令中央土食穈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穀穈為長　天中記曰穈又名為穄　呂氏春秋曰凡祭宗廟穈

有陽山之穄　高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穄　說文糜穄也　廣志曰破藏穈逼黍穈也此二者以四月熟　爾雅曰穈者五穀之長以其中央

曰明粢穈又名秫或為粢故祭祀之號穈曰明粢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穈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

之名物與其用是也　通志曰苗穗似蘆而米可實用月令章句穈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穈為太官　冀州論曰真定好穈地產不為無珍也　本草曰穈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粱

楊泉物理論曰粱解粱有遼東赤粱　廣雅曰蘘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蘘赤粱粟芑白粱粟　廣志曰有具粱冰旱食之香味逾於諸粱人號為竹根黃　本草曰白粱米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巨黃粱出青冀　爾雅翼曰粱木穈也　曲禮曰祭宗廟之禮粱曰薌其　楚辭招魂曰稻粱穱麥挐黃粱　傳休雜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不能織而喜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

元山之梁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梁　淮南子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日視梁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猿即各還山遂絶迹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猿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曰以白介君使猿猴莫復來食粱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怒

粟一

【增】李時珍曰粟即粱也穗大毛長粒粗爲粱穗小毛短粒細爲粟苗皆似茅種類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諸色或因時地賦名早則有趕麥黃百日糧之類中則有八月黃老軍頭之類晚則有雁頭青寒露粟之類　齊民要術曰粟之成穀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息耗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大抵早粟皮薄米實晚粟皮厚米少　又曰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爲粱後人專以粱之細者名粟故唐孟詵本草言人不識粟要之黏者爲秫不黏者爲粟因呼粱爲秫粟以秫北人謂之小米也　【原】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增】書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　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曰倉人掌粟入之藏　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五變以陽化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發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之　【增】又曰高而平者爲原平而和者故宜粟　【原】春秋說題辭曰粟大分穗長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西米爲粟　又曰陽以一立爲法故粟積一十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爲粟　謝承後漢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稌　【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周之粟　又曰苗其葥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重於負粟者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規義士不若視負粟者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貸財粟米之於家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一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本草曰陳粟味無毒主胃疸熱中渴利小便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芥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力牧泰山稽輔之　倉頡始視鳥迹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作陽萌生生則去本趣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雒刀之利天知其將饑故爲雨粟　雒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六韜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值武王東伐紂扣馬諫左右欲刃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左傳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朐朐音句乎似孺　史記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

又曰冬晉薦饑乞糴於秦秦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穀梁傳曰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　述異記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孔叢子曰季桓子以粟十種餽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又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尊酒東修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至及困之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之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之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莊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愚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已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

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漢書曰主父偃諫伐匈奴曰秦始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種而致一石　漢書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子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桂陽先賢書贊曰成丁郴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人俱坐閒雀鳴而笑曰東市糴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農書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閒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幾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爲粟二百一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大業拾遺記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徑爲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廷之士以綽爲聖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太倉而去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布百段　酉陽雜俎曰賈相在滑州境內大旱稼穡盡損費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若救軍百姓也曰君可辱爲健步翌日當有兩騎衣緦緋所乘馬蕃步騶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米早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行二百里大

塚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反賈大喜令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塚穫陳粟數千斛人竟不之測

粟三

唐瓊膏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瓊脂粟言質白如玉柔滑如膏食之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丈千然如玉也 千株 五變 又曰東極之東有枝屈曲若遊龍食之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丈千株有強弱土有剛柔土宜強高莖而疏粟長穗而大粒 長枝 楊泉物理論曰凡種

人曰西籍下有粟狗尾粟五十種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中元年二月癸未停飛龍粟 正養母粟廢母粟以養 士謙放盜糧事孔道之書郎居三年一鍾 渭倉二百 渭侯珠又與子一種粟子將何擇擅曰粟可耳 十分一寸 分十分為一寸

豆一

原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總名 春秋說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斂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 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 蜱豆豌豆留豆也胡豆豇豆也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 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麤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稚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為麪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 正字通曰豌豆今北土多有之八九月下種苗柔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 正字通曰豌豆今北土多有之八九月下種苗柔弱如蓼葉葉似蔟黎兩兩相對三四月開小花淺紫色莢長寸許子圓百穀中最為先登磨作粉麪甚白膩一名青小豆老則斑麻故又名青斑豆名麻累 又曰豇豆有赤黑陰生陽大體應色莢白紅紫赤斑駁色長者至二尺豆子微曲 元葉隆禮遼志曰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詩曰七月烹葵及菽 又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又曰藝之荏菽 注熟豆而食也 春秋佐助期曰菽之為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禮曰豚合升實于鼎以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日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溫病甚神效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離豆見日即傾葉食者歷年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綠 博物志曰人食豆三年則好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肥燥麤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一莖爛熳數畝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 陳留耆舊傳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離豆見日即傾葉食者歷年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綠味甘平澤生平治溫瘴觔攣膝痛蒸熟食之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氾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率人五畝大豆忌申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畝五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可得十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蕃甲而生不用

深耕豆花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等量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焉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客遊紀談曰用鹽豆四十九粒陰陽水浸端午日午時咒之埋室西地下令猫踞其上七日化爲猫精

豆二

史記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天下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疋易一斗夏野生旅豆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昌雨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縑一疋易一斗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實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汝南有舊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飯我大豆羹我芋魁方進字子威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酎祠嘉美上昇皇天報應茂陵寢廟上食日元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劉平嘗爲餓賊所劫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力待平爲命願得還飯食母馳來就死涕泣發於肝膽賊即遣去乃摭三升豆以謝賊恩　又曰光武二十年寇恂守潁川郡大生旅豆得一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陽敗棄輜重走半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臨淄人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詐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蕪蓧亭馮異獻豆粥　又曰馮異擊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羅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户精思寧矜之敎得米二十石倉不受一粒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桓枚爲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爲赤眉所得欲殺啖之枚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豆一斛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爲得受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　魏志曰華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厭事猶不上道託妻疾

太祖大怒使徃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擣之席上立知其數　又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韓扁賫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其知我闕狹且當懇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聲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又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薤虀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者數授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必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服經口渴則飲水愼不可煖飲初少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　葛龔舊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招聚野豆以自賑給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　明　明皇雜録曰盧懷愼清貞素不營產常器宋璟及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葉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辦　唐書曰襄請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謂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權酤之利一歲幾何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者數授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必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服經口渴則飲水愼不可煖飲初少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　葛龔舊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招聚野豆以自賑給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　明　明皇雜録曰盧懷愼清貞素不營產常器宋璟及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葉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辦　唐書曰襄請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謂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權酤之利一歲幾何

試於理或可耳　葛龔舊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招聚野豆以自賑給

何謂久而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紅爲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臣未敢即對　杜陽編曰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鶩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斤啖之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　陸相奏議曰京兆府先奏畫食豌豆全然不收且豌豆爲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畜料準數回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利剩微義將安在　唐書曰貞元中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五行志曰黃巢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

豆三

原 長莖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　大目 春秋佐助期曰荳神爲靈趙長七尺大目通於時節　紫華 詳豆　綠色 詳豆

半菽項籍傳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　穀菽顏霜
種豆陶潛種豆南山　穀菽
下草盛豆苗稀　投豆性理曰古人登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白豆亦無之矣　豆最後雜　豆田杜甫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　豆萁詳豆二
江釜詳豆　煮瓶東坡豆粥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　作腐世傳
豆腐本漢淮南王術朱熹詩曰種豆豆苗稀力竭功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帛　上粥詳豆一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辨菽見豆二　啥菽見豆二　米豆思處蠻年收實淮南子曰豆之美者米豆是也
豌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啖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雉豆一名雉沙一名豆種暮成雉雞易林曰旦種暮成種菽豆暮成薹
禁心之所愿　蔽目塞耳鶡冠子曰蔽目塞耳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赤土宜菽孝經援神契　河中宜菽淮南子曰孟夏仲夏天子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禁開通閉關去障塞毋伐大樹毋斬木方農之時毋興土功毋作大事以妨農業
井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二十七麻子家人頭髮五温惠　食菽與雞淮南子曰雞之所以知時者以其鳴也
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畢井使其家竟年不遭瘟寒辟五温惠　衣紫衣乘赤輜食菽與雞

豆四

詩宋景濂補之菽葉黃詩曰蒹葭蒼豆葉黃南邨不見周郎
雛鼠之窠兔入畦豕母從豚兒豕啼豚咿咿銜角復銜其豆葉黃穀又歎翁媼衰舖糜粥豆葉黃不獨豆
白黍堪作酒鄰大棗紅皺豆葉黃穫穰何膴膴腰鐮獨健婦大男往何許官家教弓刀要汝殺賊去　楊萬里
蠶豆詩曰翠莢中排淺碧珠甘欺崖蜜軟欺酥沙甑新鼓西湖水漆攔分嘗曉露腴味與櫻梅三益友名因蠶
繭一絲絇老夫稼圃方雙學譜入詩中當稼書　明王穉登種豆詩曰庭下秋風草欲平年饑種豆綠陰成白
花青莢高於屋夜夜寒蟲金石聲　王伯稠涼生豆花詩曰豆花初放晚涼淒碧葉陰中絡緯啼貪與鄰翁栁
底語不知新月照清溪

賦晉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簞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
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輟歡追念昔日曜灼太僕御參蠶車蓋所以嚴導扈也翫理明勞悅才有駿
詰宋胡錡擬馬菽除駕部誥曰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蠶車涖明堂擢爾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
聲乘馬在廄擢之秣之於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駕鑾車涖明堂擢爾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
邪思馬斯臧爾其搜睿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宋明帝代殷琰謝表曰典廐濫員無裨仰秣司輿躓寵有靦分曹聞命凌兢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叙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樸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閑既庶之司肆使駑疲獲依騏乘臣敢不益歡而後黍範其馳地埶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攄於屬車

麻一

爾雅曰枲麻麻母有實者直麻麻之有子也賁麻有實者別名枲賁字麻母有子也賁麻之雄曰麻也

廣雅曰枲實麻子也

本草有白油麻黑油麻也　又曰麻有實者別名苴而無實者別名枲　養生要集曰巨勝胡麻之黑者宋嘉祐氣服之令人肥健麻子一名麻蕡一名麻勃　抱朴子曰胡麻一名方莖服餌不老耐風濕其葉名青冀

素問經曰麻麥稷黍豆爲五穀麻即今油麻中國有四稜六稜者張騫從外國得八稜黑麻種故又曰胡麻一名巨勝一名巨勝即黑脂麻也有黑白二種　詩曰丘中有麻　又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濯而宜麻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莖長蹏節而危隕少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埶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漢武內傳曰鸞鵠食麻　宋莊綽雞肋編曰胡麻俗呼芝麻言其性有八拗謂兩暘時薄收大旱方大埶鬧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鐵乃澁也

麻二

莊子曰顏子曰願得郭內之田十畝以爲絲麻不仕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弦也

東觀漢記曰閻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華嶠後漢書曰崔寔爲五原太守地宜麻桑而民不知種植又不能緝織率無衣被冬月止種細草臥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得出實至教之緝織　列女傳曰河內二義者張伯仁之妻也兄弟少孤共居伯仁敦厚謙苦仲仁驕戾

不節二婦紡績得好枲麻輒別異之以爲仲仁衣服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辟上掛萬燈籠用麻繩拂之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杜寶拾遺隋大業四年改胡麻曰交麻　朝野僉載曰滕王嬰蔣王惲性貪帝賜諸王綵帛各五百段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須賜帛與麻二車爲錢緡二王大慙

紀異錄曰鄭班與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拜相拜

相用白麻　崑山縣志曰嘉祐中崑山海上有一船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著短皂衫言語書字皆不可曉船中有麻子大如蓮的土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與中國麻子無異

麻三

紫色　紅苣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黍色紫莖爲油則汁如漆水食之日視鬼魅人有倒懸之苦紫麻言冰麻乃有實食之顏色潔白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勝也　益氣　飛明　上詳　麻一養生要集曰胡麻葉黑實如王風吹之如塵赤名明塵麻　紅冰紫粒　並詳前注　溫水爭池　左傳曰楚子伐鄭次于管以待時潁功而受齎及獻功受苦功而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遲　溫之於池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溫麻　是刈是濩　載紡載績

麻四

贊曰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遲　宜五原　績八月　上見麻詩八月載績　藝之於畝　溫之於池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溫麻　是刈是濩　載紡載績

麥一

張揖廣雅曰大麥麰也小麥稆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從來有穗者從夂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麰堅麥也麵小麥屑覈也麵磨

麥也麵麥穀屑也十斤爲三斗從麥畜聲麴煮麥也麩麥甘嚢也稍麥莖也

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小麥而肥出鄭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穰麥北皆種苗高一二尺赤莖開小白花結實有小角粉亞於麥麵一名烏麥　又曰胎我來牟　禮記曰孟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麥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名福　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又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曰丘中有麥　又曰貽我來牟　禮記曰孟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麥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爾雅翼曰麥者繼絕續乏之穀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麥比他穀隔歲種故號宿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禱於佑宗乃嘗麥於廟　鄭注月令曰麥實有乎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小儒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淮南子曰濟水通河而宜麥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搜神記曰麥之爲蛺蝶由乾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也農夫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火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譚子化書曰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　拾遺記曰延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麵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糅中有露甘如飴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氾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食物本草曰凡收麥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然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曰凡收麥以蠶沙和之辟蠹立秋前以蒼耳刺碎日晒收亦不生蟲秋後則蟲已生蓋麥惡濕故久雨水溢多不熟　又麥穗將熟時上有黑黴者多麥拏主解丹石毒

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又曰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至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曹 又曰魯襄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父父老曰麥已熟矣請放民皆使出穫北郭之麥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不宜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

東觀漢記曰高鳳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十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

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惟布衾弊褥鹽麥數斛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兩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蝝蝗爲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呂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原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顏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豉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飢哭而殺者以爲形慈而實否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宗侯國戔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信乃削木爲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享蜀使費禕禕停食麪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

善馬　晉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哀遂棄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殺之以狗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駿九年兩稼穀于武威嬖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錄曰初符健聞桓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爲門客所說鑿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回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饑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二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岐三岐四岐六岐者　又曰西女國每十月令巫者齋肴諸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烏卜　又曰吐穀地氣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麨（還瓦切）麥（音勞）豆小麥蕎麥　獨孤及上疏陳政曰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析骨矣　王方慶疏曰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臣恐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　金五行志曰興定元年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　元世祖本紀曰至元七年東平府進瑞麥一莖二穗三穗四穗各一本

麥三

一莖　九穗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又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葉　兩岐　呂氏春秋曰孟夏之月麥有三葉而種大麥百穀三葉而種小麥　勸種　觀成八月勸人種麥無或失時潮故親之亦欲汝等知稼穡之艱難之艱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關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蒋以觀其成　搖風　鋪雲　劉禹錫復遊詩曰但見古河東蕎麥如鋪噎　黃雲　綠浪　王維公詩曰纔

麥四

芃芃 其麥 詩 風

潮潮 南陽鄭門 詩 唐王維

麥青青 再歉高昌土沃 詩 唐岑參

吐蕃其俗小麥 輕花細麥落 比 秀漸新分雉朝飛 進御花林考出于西番 田名番麥以其曾 貢碧宜青唐杜陽編曰元和八年大彰國貢碧麥形大 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 晨氣曀風 柚 晉柳惲 麥青青 詩 唐王維

麥青青 詩 唐岑參 鴉種東坡詩曰霜林老鴉閙 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 進御花林考出于西番 田名番麥以其曾 貢碧宜青唐杜陽編曰元和八年大彰國貢碧麥形大 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 晨氣曀風 柚 晉柳惲 麥青青 詩 唐王維

麥青青 詩 唐岑參 麥舟夜話曰范仲淹遣兗夫至姑蘇 取麥五百斛舟載次丹陽見石 麥隴杜甫詩山 田麥無壟 舊

麥青青 詩 唐岑參 麥敦出門見水放聲 日舉家饒食粥小兒 兼味元宴春秋曰衛侯飲 味稱魏故侍中劉子言 麥及於時味 三種八敦詳麥

麥青青 詩 唐岑參 鋪鋮張子湖詩大麥青 去年冷冷七日雨秋苗不收一粒穀只今米價貴如玉併日 秀漸新分雉朝飛 進御花林考出于西番 田名番麥以其曾 貢碧宜青唐杜陽編曰元和八年大彰國貢碧麥形大 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 晨氣曀風 柚 晉柳惲 麥青青 詩 唐王維

麥青青 詩 唐岑參 麥舟夜話曰范仲淹遣兗夫至姑蘇 取麥五百斛舟載次丹陽見石 麥隴杜甫詩山 田麥無壟 舊

銷盡麥苗肥

制宋胡銓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曰登實祈春已課兩岐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秦膚之美穀差吉旦穡播猷言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貢白載行於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隴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圖後效

秦宋胡銓代來牟謝表曰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徙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祗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槁莖鬱鬱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勿令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畎畝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之所皆有春登夏嚮實之資地方慮於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木之質遽蹐沃壤之區德僭祥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萬永平膏沐之歡多忝同登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師以薦鬧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稱植亦被播耰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

魏黃觀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穀多雨而悉復偃壞小麥略盡惟穬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米一

說文曰米穀實也　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　周禮曰舂人掌米物祭祀供其齍盛之米賓客供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國語曰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地理志曰揚州土貢黃穜米鳥箭米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若射侯故謂射的之西石有空名之爲射堂年登百穀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千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裴傳續曰西域王舍城有

大人米大人米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豫焉

米二

原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晉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寐顏回索米得而炊之孔子望見回攐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煤煙入甑先君以爲棄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攐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可不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　說苑曰子路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霜露不傅賢於楚從車數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霜露不傅賢者欲養二親之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傅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原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紅粟腐不可食　又曰東方朔云臣言無令但索長安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贏者　後漢書曰獻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斗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恤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治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與衆共歠之　世說曰郗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惜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良民發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

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賤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南史曰徐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賑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酧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城東莞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恤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爲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下南史曰孔覬後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今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後魏書曰安同遼東胡人也太宗時同與長孫嵩並理人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居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戮居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守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粟踊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賤無過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餧於潞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常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畜積　南楚新聞曰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杜陽編曰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紫米有類於苣藤炊之一升飯一斗食之令人鬚髮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而死　貽謀録曰李畬官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贏問故對曰御史米不槩也問車傭幾何對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傭

米三

奴求　僮載陽城當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寒而飲亦何害焉　梁書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

吳宅及至耗一半率問其故答曰舊
鼠耗實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白粲　紅鮮秋就成黑米精鑿儲白粲　紅鮮終日有玉粒　故人供

鄰僧送　杜酬高使君詩故人供祿米　鄰助饋餉　與乞食　王維公詩曰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爲

指囷　折腰　周瑜爲巢長將數百人後過魯肅求食糧肅家有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
遂相親結儔札之分出本傳　南史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
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齎米

奇之　顏魯公求米於魯大夫　送米不須餉米

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而已　送米鄰人　行旅不齎　梁沈約少貧干宗宗
劉懷慰爲齊郡守人有餉新米一斛者懷
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覆米而去　所悔贖米而去及貴不以還　唐太宗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賜粟一斗
至四年米斗三四錢人行數千里不賫糧　貸米鄰僧　陳人妻趙妻事親至孝家貧有故人至
客後歸舉孝廉爲京兆刑曹鄰人犯事送鵲鵲欲重拔之妻諫而輕其罪京師皆稱其賢
送米於法曹二老詩盧全不出僧流俗我卜鄰居避俗僧令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王安

米四

詩　元吳師道送人貢粳米之上京詩曰后皇制任土職貢來四方珍異匪余求服食乃其常金華有嘉種玉粲會芬香土人昔肇端每歲賦其鄉頗闡播種初行者避畎疆斂收畢徵納老稚不敢嘗擾擾府中集數日何奔忙珠璣歷萬指錯落照九光圓好中式度緘封謹纖囊矧今歲旱乾彌望茅葦荒野人懼不供挈瓶越林岡及茲幸充數揚帆上天倉惟民秉恒性食芹猶不忘勤動非所辭有司貴循良賢侯重承命護視嚴周防行行不可遲去去凌風霜玉食儻見登仁恩沐汪洋願推及物心共樂斯時康陳風以爲贈別意何悠長

梁啓　齊王融謝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米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敕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麥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生因斯養性　庾肩吾謝東宮賚米啓曰瀅水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

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
逾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埽地方誚文學之篇　周庾信謝越
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
王賚米啓曰陋巷簞瓢衡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蜚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剝

臺而炊玉東方朔之倖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譜】宋胡錡擬米秣除祭酒誥曰唐得祭酒生徒皆喜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必資醉經鉅賢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槩粤自脫穎而來詩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其所踐揚亦既款矣頃登米廩教思董作醴往惟欽哉

【表】宋胡錡代米秣謝表曰任閫師之耕農功舉實進司成之長賓僎增華揆量逾涯懷榮踏地伏念臣素無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穎露西疇在前深媿於粃糠若作尚資於麴糵忽從立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適舞雩之趣

稗

【譜】正字通曰稗苗葉似穆子有水稗旱稗二種　六書故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穀之時宜種之以備凶年稗中有米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　釋典賓積經曰僧之無行者如麥田生稗子

薏苡一

【譜】正字通曰薏苡生平澤田野莖高三四尺葉似芑黍苗故又名芑實　救荒本草曰薏苡蜀秣俗名草珠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名回回米又呼西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

薏苡二

【詩】宋蘇軾詠薏苡詩曰伏波飯薏苡薏苡禦瘴癘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厲久亦亡兩俱

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綠裳懸荔枝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萩娑中有藥與糧舂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誰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座光　陸游意苡詩曰初遊唐安飯薏米炊成不減雕胡美大如芡實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滿屋腹腴項繼不入盤況復飧酪誇甘酸東歸思之未易得每以問人人不識嗚呼奇材從古棄草管君試求之籬落間

糠

【原】糠粃在前　舐糠及米　世說曰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歐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原】排糠障風　積糠成山　潛夫論云不命大將以討叛羌州郡興兵若排糠揚風河　交州記云合浦海口有糠頭山傳云越王舂米

【原】然糠自照　晉書云顧愷之有美名而大肥或令食糠而肥愈甚齊書云顧歡所居溝中有學舍歡員無以受業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拾掇

【原】並歌　列子林類年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原】跪把　晉庾袞字叔褒袞跪而把之　侍御史乃遍梁沛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遺黨人禁錮遂推廉車掇拾自資

【原】伊利　詩伊寡婦之利

【原】遺秉　詩彼有不斂穧　遺秉又曰彼有遺秉

【原】滯穗　又曰此有滯穗

【原】俯有拾仰有取　漢書分夷險序長幼　庾袞又與邑人之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儲蓄

【原】斂薪蒭　周禮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紋薪蒭凡疏材凡蓄聚之物注疏材草木有實者也　蓄曰國非其國也　三年之食　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又曰無九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聚斂之臣　委積　地官委人掌頒職以貸縣不給用之物以待凶荒注積謂倉人米也

紓積聚晉饑晉侯紓積聚以貸無年注積謂倉人米也　聚禾粟　禾粟而不施曰聚

公私之積　賈誼曰漢興二十歲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保聚　畝邑不收保聚

實倉廩　倉廩實而知禮節

謹蓋藏　月令十月謹蓋藏脩行糞聚無有不斂

乃積乃倉　于囊于囊

藥一

原本草經曰太乙子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病可試也 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禮記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增周禮曰醫師掌聚毒藥以共醫事疾醫以五藥養病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抱朴子曰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天神仙遨遊上下役使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 又曰餌五芝及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死惡氣不行衆妖辟屏 呂氏春秋曰良醫病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又曰若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矣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青葉羣帝取藥 又曰大荒有山名豐阻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昉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祀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冥陵驎膽炎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太眞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仙之所寶也次藥有斑龍黑胎閒風石髓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有得服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也次藥有丸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元霜絳雪若得食之白日升天此天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木姜沉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草類繁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録異記曰永陽縣山壁有石室爲神農宮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 詳藤 增任昉述異記曰漢世古諺云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太和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也

養生略要曰神農經曰五味養精神強魂魄五石養髓肌肉肥澤諸藥其味酸者補肝養心除腎病其味甘者補肺養腎除脾病其味辛者補肺養腎除脾病其味鹹者補腎養肺除肝病故

五味應五行四體應四時夫人性生於四時然後命於五行以一補身不死命神以母養子長生延年以子守母除病完年　謝靈運山居賦曰本草所載山澤不一盧偏是別和緩是悉三枝六根五華九實

藥二

原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子猶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也美疢不如惡石誠善矣王無內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食之以療其病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之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莊子曰宋人有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以說吳王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衣服皆毛羽駕蒼虬之車從雲中直詣王所王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恒生不得也王請受絕欲之教羽人指畫王心應手而裂王乃驚悟因患心疾久之乃舁於泉照之館復見其前聽夢人曰前日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囊中有續脉名丸補四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愈王因請其方曰其用物也有九名神明芝煎以蒼鷹之血黑河鱗膽煮以琨瑵之貯以玉甕藏以成緼封以玉印王得服之後天而死　史記曰長桑公與扁鵲藥服之語畢化為青鳥入天際王求合藥終不能　里河北極也玉有農雲生焉鯉出焉如畫三十日見人五臟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　東觀漢記曰上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鄧訓為護烏桓校尉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煮湯藥減得半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原皇甫謐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　華嶠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

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　九州春秋曰清州刺史焦和多爲陷水九沉河湟寇不得渡【乙】異苑曰魏武北征踢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滿瑩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彰山見此異按魏武之平烏丸粲猶在荊南此言爲譌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原爲長史太子宴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君或父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磨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　又曰崔文子賣黃散發疫死者萬計服皆愈愈者亦萬計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摩　吳書曰合肥之役凌統身被六七瘡有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丙】晉陽秋曰吳陸抗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而服之　【丁】王隱晉書曰李涓爲尚書令家至貧兒病無錢買藥上賜錢千萬　又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夢白頭公授藥曰服此當得貴子後生咸官至侍中　南史曰高祖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洲中聞曰杵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橋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神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經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惠手創經年不愈沙門有黃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黃散傅瘡一傅而愈竇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並驗　魏書曰那巒爲侍郎甚見親遇高祖因幸藥園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曰期行藥園至此見卿第宅佳東望德館情有依然　又曰天竺烏長國婆羅門爲上族解天文人有爭訟服之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　隋書曰隋邵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廬茹丸服以自銷損　又曰隋王頒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　唐書曰太宗幸襄城宮登於邏阪見曝者僵於路駐馬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天竺方士那邏邇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崔敦禮監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

數後竟不就　又曰元和中山人柳沙言靈藥可得上倩之乃以爲台州刺史令採靈
人也少好道眞到霍林山遇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此藥化爲龍人服此藥老弱成童昇雲上下改易
形容子能服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百八十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老者還少少者不復老　魯世
女生別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九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二十
者常騎青牛改號爲青牛道士　桂陽先賢畫贊蘇耽常住門庭有衆賓來招耽苦母曰人招耽去已種藥在
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足供養矣便隨賓去母捉牽之四體如醉足不能舉

藥三

原 嘗味　聚毒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百藥　黃帝內經曰有毒無毒寒熱溫涼五味所主宜食禁食
投水左傳秦人毒渭上流晉人飲之故多死者　公羊齊人臧守遂遂人投藥水中齊人飲之臧馬
六五色　可百歲　魏文帝詩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　葉青黏散華佗授弟子阿膠之年可服
百餘歲

藥四

原 苦口　張良云良苦口利於病　養性　詳藥
仲夏聚百藥　五藥　草木蟲石穀　將欲救療必先聚藥石　宜正權衡　詳藥一　陸機羊裤饋藥抗不疑而
也　馬援之欲身輕將求慧故詳前　無社之憂腹疾空望苓菊　申叔展謂還無社曰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
疾奈何注云欲使無社無社卽飲之或止之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哉　毒淫　詳藥一　有喜不疑　上詳藥
飲之或止之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哉　毒淫　詳藥一　有喜不疑　上詳藥
藥　審味於農帝之經　考名於桐君之錄　列君臣百品之名　辨辛苦五毒之味　蛇膽　詳感　考百藥月令

藥五

原 壽命長　宋鮑昭過銅山採藥詩曰土肪閟中經芝术翳幽草白　梁沈約憩郊園和約法師採藥詩曰
滿瀝蹀蹀寒葉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　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北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反照三葉
欲以貿朝饘繁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三珠始結菱絳葉凌朱
長生花可用蠲

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世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陳劉刪採藥遊名山詩曰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獨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石牀新溜乳金竈欲成丹定知無二價非復在長安

唐王績採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要鐮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峰出行披葛仙巾坐驗農皇帙麵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术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玉作茗著蕷青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盧綸藍谿期蕭道士採藥不至詩曰春風生百藥萬處术苗香人遠花空落谿深日復長病多知藥性老近憶仙方青節何由見三山桂自芳　公孫卿合藥詩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煉人形二丸顏色好　錢起月下洗藥詩曰汲井向新月分流入衆芳濕花低桂影翻葉靜泉光露下添餘潤蜂驚引暗香寄言養生客來此共提筐　又鋤藥詠曰時藥穿林復在巖濃香芳色深能淺雲氣垂來裛露偏松陰占處知春晚拂曙殘鶯百囀催縈泉帶石幾花開不隨飛鳥緣枝去如笑幽人出谷來對之不覺忘疎懶廢卷荷鋤嫌日短豈無萱草樹階墀惜爾幽芳世所遺但使芝蘭出蕭艾不辭手足皆胼胝寧學陶潛空嗜酒頹齡捨此事東菑　韋應物種藥詩曰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鎌購山客移蒔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既蒙澤插稷亦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閒非政成　皮日休訪重元寺元達種名藥詩曰兩滌煙鋤偃優裔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雕胡似掌齊　又曰香曼蒙龍覆昔邪檜煙杉露濕裝石盆換水撈松葉竹逕遷牀避筍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餅盡日灌幽花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陸龜蒙採藥名聯句詩曰爲待防風餅須添薏苡杯黃香燃柏子後蜩泛菊花來　休日石耳泉能洗垣衣雨爲裁　龜蒙從容扉扃靜斷續玉琴哀黃白芷寒猶採青相酬尚關日休馬銜苜蓿霜多桂未摧　黃休日衙齋閑裹草砌鳥啄露根遲　龜蒙雨過蘭芳長籬高牽薜荔障軟披玫現　黃鸝鼠啼書户蝸牛上硯臺　休日誰能將葉本封與玉泉才　龜蒙　宋

翁卷山中採藥詩曰巖崖產靈藥等閒人顧稀採掇獲所願疇登忘倦歸沃葉帶露滋深根涵土肌妍光媚幽笑芳氣盈我衣濯以青澗泉曝之太陽暉製治擬如法服食從所宜除痾養天和仙方豈我欺協彼古修意庶

用延將衰將衰儻得延萬事焉足爲　元許謙採藥詩曰亭亭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榦盤鐵石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裊裊挂千尺流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摘紅爐鞕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問圖驥不可索意長時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詎爲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劉永之詠楊弘中藥室詩曰秉志慕沖淡息迹在丘園閒庭徧芳草高窗見遠山采苓陟松逕煮术散榆煙董生垂往躅嵇子有遺編神宇謝氛濁天倪諒斯全惟當振塵服與子共清言　明吳溥題雙溪洗藥圖詩曰洗藥臨溪頭水流溪尾香居人飲溪水百年躋耆壽康石路曲盤蛇山花如錦黃日暮攜藥歸香風滿衣裳

啓梁劉孝綽謝給藥啓曰一物之微遂留膏肓名醫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診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衆珍實云多愧

空青一

本草經曰空青生山谷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　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　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於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常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一朝出雲雰雨必降民人以爲常占　淮南畢萬術曰白青得鐵即化爲銅

空青二

賦梁江淹空青賦曰夫赤瓊以照燎爲先碧石以蔵蹊爲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況空青之履寶挺山海之不測於是寫雲圖氣擊靈狀仙寶波麗水華峰豔山暘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有曲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雰鬱綺質蔓延點拂濃薄如隱如見山水萬象丹青四變咸百鎰而可珍亦千金而不賤

芍藥一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朮生山谷及中岳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古今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　晉館閣名曰暉章殿前芍藥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又建康出芍藥極精好　山海經曰條谷之草名將離　譜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花六畦　王觀芍藥譜曰維揚芍藥甲天下與洛陽牡丹並稱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為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其品之上者有冠羣芳寶妝成盡天工曉妝新點妝紅之名凡三十一品

芍藥二

劉攽芍藥譜曰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生則城中當出宰相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選客賞之時王珪為郡倅王安石為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皆為首相　蘇東坡曰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郡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吏因緣為奸民大病之萬花本洛陽故事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爭寵之意也　天中記曰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羣芳譜曰明宣宗幸文淵閣命於閣右築石臺植淺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曰醉仙顏淡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名曰玉堂賞花集

芍藥三

金帶圍　王觀芍藥譜曰維揚芍藥甲天下與洛陽牡丹並稱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為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其品之上者有冠羣芳寶妝成盡天工曉妝新點妝紅之名凡三十一品　清異錄曰桑維翰曰唐宋文人謂芍藥為婪尾春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故有是名

劉攽芍藥譜曰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生則城中當出宰相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選客賞之時王珪為郡倅王安石為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皆為首相　蘇東坡曰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郡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吏因緣為奸民大病之萬花本洛陽故事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爭寵之意也　天中記曰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羣芳譜曰明宣宗幸文淵閣命於閣右築石臺植淺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曰醉仙顏淡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名曰玉堂賞花集

玉盤盂　上見芍藥二　蘇東坡詩序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最盛皆重跗累萼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承之如盤因易名曰玉盤盂　翻

珊瑚朶　瑞張九齡芍藥詩曰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清絕地還遇艷陽時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孤根

腰金紫　疊香英　東軒筆錄四枝正紫中有金葉繞之號腰金紫　劉貢父芍藥譜中有名疊香英一名紫樓子　為近侍

如幻身　劉行簡詩姚黃花中王芍藥為近侍白樂天詩今日階前紅藥落後始知如幻身

旋心弱體　韓昌黎詩浩態狂香昔未

若可用非直愛華滋　柳宗元芍藥詩曰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石暮暄風動搖頻夜窻藹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湊洧贈悠悠南國人　白居易芍藥詩曰罷貢芳難留紫泥詔起吟紅藥

詞頭封送後花口折開時坐對鈞簾久行觀步履遲兩三叢爛熳十二葉參差背日房微斂當階朶旋欹叙莖抽碧股粉藥撲黃絲動遠情無限低斜力不支周迴看未足比喻語難爲勾漏丹砂裹僊僥火焰旗彤雲賸根帶絳鮮欠纖緩況有清風動仍兼宿露垂疑香熏畫盡似淚著臙脂　宋王禹偁詠芍藥詩曰牡丹落盡正憂凉紅藥開時醉一場羽客諳傳尸解術仙家重熬返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濕紅英試曉妝曾忝掖垣眞舊侶又來淮海伴詞臣日燒紅燭偏宜間寶冠金線冠子露裏更深雲髻重髻子蝶棲長苦玉樓寒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又曰東君留著占殘春得得遲開冻有因曾與掖垣故事又來淮海伴詞臣日燒紅燭開似帝城帝鄉時點上元燈艷排千朶風通書香滿四鄰更愛綠頭弄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又曰滿院雲開似帝城帝鄉時點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珍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杯深蘸甲折來花朶細含稜老郎爲鄰舉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亦難此觀妖艷滿雕欄酒酣誰欲張珠網酬酢西施金細偏宜間寶冠　又曰一聲啼鴂畫樓東魏紫姚黃掃地空多謝化工憐寂寞尚留芍藥殿春風　韓琦賞芍藥詩曰芍藥名高致殊難此觀妖艷滿雕欄酒酣誰欲張珠網酬酢西施金細偏宜間寶冠金線冠子露裏更深雲髻重髻子蝶棲長苦玉樓寒　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　明徐貴觀芍藥詩曰輕陰釀綠冥猶薄海龜角疎簾映朱閣美人偏有惜花心新水艱瓶送紅藥當階惟恐流塵汗纖手籠春爲花護一捻芳容飽弄嬌胭脂細結玲瓏露綵貼單屏襯碧紬微風纖動見花搖香疑膩粉肌全濕影艷方諸臉半潮高枝開滿低枝捲翠檻移來隨步簷濃染如分織女機巧裁似出宮娥剪花情最重是何人應有鴛鴦帳裏身不用傳心題綺字踏歌當爲喚眞眞　漆彬省中觀紅藥詩曰紅藥開清禁當階燭熳時含風俱有態映日倍生姿瑞露凝猶濕晴雲度更遲丹葩輝玉砌密葉簇繁枝曉色蓬萊麗微香太液披栽培眞得地共喜沐恩私　黎民表詠蘇子宅川觀芍藥詩曰爲掩羣芳色開花獨後時青扶承露藥紅妥出鄰枝綽約東鄰子風流鄭國詩合歡還有恨名字是將離

芍賦　宋王徽芍藥賦曰原夫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而挺受翕光液而發藻兮颺曄而振秀頌曰晉傳統妻芍藥花頌曰華華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曹不踰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蔥應期吐采以厠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托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增詞宋晁補之調望海潮詞曰人間花老天涯春去揚州別是風光紅藥萬株佳名千種天然浩態狂香簇貴
御衣黃未便教西洛獨占花王困倚東風漢宮誰敢鬬新妝　年年高會維揚看家誇絕艷人詫奇芳結夢當
屏聯艷就幄紅遮綠遶華堂花面映交相更秉蘭觀淸幽意難忘能酒風亭夢魂驚恐在他鄉　劉克莊賀新
郎詞曰一夢揚州事畫堂深金瓶萬朶元戎高會座上祥雲層臺起不減洛中姚魏歎別後關山迢遞國色天
香何處在想東風猶憶狂書記驚歲月一彈指　數枝清曉煩馳騎向小窓依稀重見燕城妖麗料得花憔
消瘦儂亦憐花憔悴謾悵望竹西歌吹老矣應無騎鶴日　青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張孝祥踏莎
行詞曰洛下根栽江南載種天香國色千金重花邊三閣建康春風前十里揚州夢　油辭輕車青絲短鞚看
花日日催賓從而今何許定王城一枝且為鄉翁送　妾夔側犯詞曰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揚州住微雨正
酴釄黃梢頭乍詩句虹橋二十四總是行雲處無語漸半脫宮衣笑相顧　金壺細葉千朶園歌舞誰念我髮成
絲來此共樽俎後日西園綠陰無數寂寞劉郎自修花譜

百合一

吳氏本草曰百合一名重邁一名中庭一名重匡生宛胸及荊山　增格物論曰百合苗高數尺幹粗如箭
四面有葉如雞距又似柳葉青色近莖微紫莖端碧白四五月開紅白花根如胡蒜重疊二三十瓣　羣芳譜
曰都波國無蒜饒以此為糧

百合二

增羣芳譜曰兗州徂徠山寺有客夏日閱畫軸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俗因誘至密室情欵甚密及
去以白玉環遺之因上寺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乃識其處尋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厥
之根木如拱既盡得白玉指環驚歎悔恨得疾而斃

百合三

原詩梁宣帝詠百合詩曰接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露或低垂從風時偃抑　增唐王維詩曰冥搜到百合
眞使當重肉軟溫甚鵝蹲螢淨豈鴻鵠食之當有助蓋昔先所服詩腸貯微甘茗椀爭餘馥果堪止淚無欲縱

望鄉目

增賦唐王勔百合賦曰荷春光之餘煦托陽山之峻趾比莫莢之能連引芝芳而自擬固其布葉相從潛根必重示不孤於日用欣有叶於時雍嗤五葉之非偶陋三花之未濃亦藐兮不可長辰兮不可逢恐鵾鵜吟兮衆芳晚幸左右之先容

兔絲一

原爾雅曰唐蒙女蘿兔絲也　呂氏春秋曰或謂兔絲無根此非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　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以謂之合離離母者小草爲物下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環之去大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但以氣相屬耳如兔絲之草下有茯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又內篇曰兔絲初生之根其形如兔掘取剖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史記趨策傳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陸璣草木疏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女蘿女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蔓聯草上其赤如金與松蘿殊異　陸璣蒙詩疏兔縷金弦亂自擁龍匊紫綠肥江兔縷兔絲別名

原詩齊謝朓兔絲詩曰輕絲既離理細縷竟無織爛熳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榮心終不測　唐李白兔絲詩曰兔絲固無情蘧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　又二草詩曰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爲逐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凌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朝亦可量　元稹兔絲詩曰人生莫依倚依倚榛與荊荊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破將去柔蔓與之并翳薈生可恥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鷹廣度海食應龍升天行寧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纏縈竟何者荊棘與飛蓬

贊劉宋王微兔絲贊曰皓苓下居形絲上在中狀雞鳥其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女蘿一

原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兔絲也　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　古詩曰兔絲與女蘿

女蘿二

增 詩魏劉楨詩曰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眷恩爲惠不可詒　原 睿王融詠女蘿詩曰冪歷女蘿草蔓衍旁松枝含煙黃且綠因風春復垂　陳劉刪賦松上輕蘿詩曰葉繞千年蓋條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薛影垂學帶非難結爲衣或易披山阿若近遠獨有楚人知

款冬一

原 本草經曰款冬一名顆冬一名兔奚生常山　爾雅曰菟奚顆凍生水中莖紫赤　范子曰款冬花出三輔吳氏本草曰款冬十二月開花黃白莖紫赤　述征記曰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花茂悅層冰之中　董仲舒曰葦蘆枯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冬

款冬二

原 賦晉傅咸款冬花賦曰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以全形　增 又曰余曾遨禽登於北山於時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因爲賦曰華豔春暉既麗且殊以堅冰爲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眞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原 贊晉郭璞款冬贊曰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煥凝

天門冬一

原 本草經曰天門冬一名顛勒味苦殺三蟲　增 又曰亦作滿冬在東岳名淫羊藿在中岳名天門冬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無不愈在南岳名百部在京陸山阜名顛棘　原 爾雅曰蘧蒢冬也　內篇曰天門冬或

名地門冬或名延門冬或名顧棘　山海經曰條谷山草多薑冬　建康記曰建康出天門冬極精妙　名山略記曰蠻山出天門冬莖間有莢而葉滑

天門冬二

原抱朴子曰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列仙傳曰赤項子食天門冬齒落更生細髮復出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天門冬三

原唐梁簡文帝謝敕賚益州天門冬啓曰建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寸家恩錫竊幸往代

茅苗一

原爾雅曰茅苗馬舄馬舄車前也　毛詩曰采采茅苗薄言采之　神仙服食經曰車前實雷之精也八月采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　本草經曰車前實一名馬舄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或曰其子治難產陸璣曰馬舄喜在牛跡中生故幽州人謂之牛舌草

茅苗二

唐張籍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詩曰開州五月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慙媿使君憐病眼三千里外寄開人

原贊曰車前之草別名茅苗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薯蕷一

原本草經曰薯蕷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生嵩山　吳氏本草曰薯蕷一名諸薯　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藷若欲掘取嘿然而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范子計然曰諸蕷本出三輔白色者善　孫真人千金方曰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秦楚之間名玉延

薯蕷二

原湘中記曰永和初有朱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飢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飢 藏曹毗杜蘭香降張碩傳曰蘭香與三薯蕷實曰食此令君不畏風波碩食二懷一欲以歸香曰可自食不得持去

薯蕷三

藏詩宋朱子山藥詩曰怪來朽壤耀瓊英小鬣傾筐可代耕豢豹於人儘無分蹲鴟從此不須生雪鏡但使人長健石鼎何妨手自烹欲賦玉延無好語羞論蜜與羊羹 宋黃庭堅山藥詩曰廚人清曉獻瓊糜正是相如酒渴時能解飢寒勝湯餅略無風味勝蹲鴟打窓急雨知愁鼎亂眼晴雲看上匙已覺塵生雙井椀濁醪從此不須持

藏賦宋陳去非玉延賦曰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麥播盈斗可復連城資陰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青堉之腴煌熀白虹之英驚山木之潤發冒朝采之餘榮逮百嘉之澤盡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為寶辭秦玉而陋楚珩雖三獻其奚售乃舉資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內之雷久鳴搴石鼎以自濯搗豕腹之彭亭春江浩其波濤遠壑颯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於晦明擅人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杯盂而笑領映戶牖之新晴斥去嬾殘之芋盡棄接輿之菁收奇勳於景刻匕未落而體輕凌厲八仙掃除三彭見蓬萊之夷路接閶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伯醒污之以蠆蜜辱之以羊羹合堂逸少之炙同傳孝儀之鱠喚超然之至味乃陸沈於聾盲豈皆能於我遇亦或卿而或烹起援筆以三叫馳蛇蚓以縱橫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頌梁江淹薯蕷頌曰華不可炫葉不足憐微根懽餌棄劒為仙黃金共壽青艧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菖蒲一

原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 藏格物論曰菖蒲一名昌歜種池沼間其根盤屈有節狀如馬鞭一種根苗纖細人家以瓦器種之 禮曰子執菖辟月令曰冬至後菖始生菖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菖蒲遠雅頌者偁優則王衡不明菖蒲生環 孝經援神契曰菖蒲益聰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 清 風俗通曰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方言曰菖蒲得石上生九寸節以上紫花尤善 羣芳譜曰菖蒲穀辟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菖蒲辟穀文蓬蓬如蒲花數時穀辟如粟粒爾

菖蒲二

清 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蠶感百陰爲菖蒲 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葅本草謂即菖蒲也 原 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歌 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有毛 清 草木狀曰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仙去但留玉爲在 原 神仙傳曰王興者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頷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采之忽然不見帝謂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喻朕耳 山海經曰菖蒲一寸九節韓終王興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清 梁書曰太祖后張氏嘗於空中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驚異之謂侍者曰汝見否皆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當貴因取吞之生高祖 後魏典略曰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中記曰吳興有沈姓者宅傍有潭水涯忽有菖蒲葉長幾尋伏谷以爲異遣取其根以歸廳館其根入藥遂長菖蒲爲瑞因名潭爲菖蒲潭也 節次詳菖蒲二

菖蒲三

清 辟邪 表瑞 王沂公詩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剗菖蒲要辟邪 拜竹 香吞花 高士傳秋玉數之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發然菖蒲正當拜此君 紫茸 葉瘦 姚旅詩根盤龍骨瘦葉虎鬚長 下見蘇軾詩

成鳳 蜥蜴海畫譏言曾晉寇侵入藥遂長菖蒲爲瑞因名潭大中記曰吳興有沈姓者宅傍有潭水涯忽

菖蒲四

清 韓藥不寒 本草韓藥服菖蒲十三年日視一寸節 四時青 仙人餐 古詩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人好顏色 王興長生 詳菖蒲一 澗中九節 詳菖蒲四 盆中九花 蘇子由盆中菖蒲忽生九花

菖蒲五

原詩梁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瑶琴久無汲金鏡廢不拭倘可乘雲霧不復還　唐李白高山採菖蒲者詩曰神人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嶽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本採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不可見滅影入雲煙餘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　唐張籍菖蒲詩曰石上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絡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棲霞侶與君同入丹元鄉　宋蘇軾菖蒲詩曰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蒲獨常有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宋陸游菖蒲詩曰古澗生菖蒲根瘦節屢寒天地畢　又曰菖蒲古上藥結根已千年閱之安期生採服可以仙斯人非世人兩耳長垂肩松下語未終蛛鼠陳史持來慰幽寂寸根盧密九節瘦一拳突兀千金直清泉碧缶相發揮高僧野人動顏色盆山蒼然日在眼此物一來俱埽迹根盤葉茂看愈好向來恨不相從早所嗟我亦飽風霜養氣無功日衰老

原頌梁江淹菖蒲頌曰藥實靈品爰延輔性除痾衛福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鬚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因爲之贊

朮一

原本草經曰朮一名山筋久服不飢輕身延年生鄭山山姜　范子曰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山海經曰首山之陰多朮女几之山其草多朮　吳氏本草曰朮一名山連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山精　廣州記曰彰平縣偏饒朮　建康記曰建康出精朮　崔氏四民月令曰三月採朮　萬畢術曰朮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精氣

服之令人長生絕穀致神仙 增紫微夫人吐納經曰吾察草木之精速益於己者並不及朮之多驗也可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山林隱逸得服朮者五岳比肩

朮二

原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中人值亂逃華山中飢困欲死有二人教之食朮云遂不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朮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 列仙傳曰涓子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入霍山去其妻妾疲病念其壻採朮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登山取朮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朮三

增詩唐柳宗元種朮詩曰守閒事服餌采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薾煩經過戒屢靈根對植闕天和違爾澗底石徵我庭中莎土膏滋元液松露隆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已執能知其佗纍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流連樹蕙辭婉娩采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媿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

啓梁庾肩吾答陶隱君贅朮煎啓曰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蜂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熒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流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驟霍山共陳生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又答陶隱君贅朮蒸啓曰味重金漿芳逾玉液足使芝慙九明丹媿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載

檳榔一

原周成雜字曰檳榔果也似螺可食 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檳門 廣志曰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顛生穗而秀生棘鋮重疊其下彼方珍之以爲口實亦出交趾 林邑記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翠羽扇之堉天

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　異物志曰檳榔樹若筍竹生竿近上未五六尺狀如甘蔗堅如乾桑以扶留古貴灰并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　南中八郡志曰檳榔土人以爲賓敬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　顧微廣州記曰山檳榔形小而大於蒻子蒻子土人亦呼爲檳榔　吳錄地里誌曰交趾朱戴縣有檳榔樹直無枝條高六七丈葉大如蓮實房郡內及九眞日南皆有之　梁書曰于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檳榔特精爲諸國之極　南方草木狀曰檳榔三月間開花實大如雞卵十一月熟　羅浮山記曰山檳榔幹似蕉葉類栟一叢千餘幹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　雲南記曰平琴川有檳榔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籜籜堪爲扇五月談似海螺殼燒作灰名爲貢蛤灰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香美久服令人齒黑故南人有雕題黑齒之俗　又曰雲南多生大腹檳榔色青在枝葉上每朵數百顆云是彌臣國來　又曰紫檳榔即馬金囊狀類白苣蔗嚼塗瘧惡瘡甚效　嶺表錄異曰交廣生者皆大腹子彼中皆呼爲檳榔其樹苣葉根幹與桄榔椰子小異安南採實啖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瘴癘廣州亦然　九眞蠻獠記曰九眞欲婚先以檳榔子一函詣女女食與男婚　上林賦曰仁頻并閭

檳榔二

宋書曰劉穆之少時家貧嗜酒食不脩拘檢從妻兄江氏乞檳榔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須此後穆之爲丹陽尹妻兄往穆之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誇示之　齊書曰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餉臨終求之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三國典略曰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凝宴酬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爲啖檳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采否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檳榔三

朱肩　黑齒　天中記南海地氣暑濕人患瘴滯故常啖檳榔數十口液如朱色稽思孟知番禺凡左右侍史嚼檳榔者悉杖之或問其故曰我慮其口脣如漱血耳　下詳檳榔二　十房

四德能使之醒檳榔
檳榔四

原詩梁劉孝綽詠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詩曰陳乳何能貴爛舌不成珍空持渝皓齒非但污丹脣別有無枝實曾要湛上人差比朱櫻鞏詎易紫黎津莫言蒂中久當看心裏新微芳雖不足含咀願相親　周庾信詠檳榔詩曰綠房千子鞏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宋蘇軾檳榔詩曰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陰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千下綠絳刺槲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瞻地還以皮自貧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大嚴冷滋味絕媚嫵無瘴風作堅顏專利時有補　明劉基初食檳榔詩曰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切驚刺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涼徹肺腑粗穢無纖留信知殷王語眩眩疾乃瘳三復增永歎

書之貽劉儔

原梁王僧孺謝賜于陀利所獻檳榔啓曰竊以交軌一單充仞斯及入侍請朝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在賦多述俞書萍實非甘荔葩惠美　梁庾肩吾謝賚檳榔啓曰形均綠竹詎埽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踰紫柰用兼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痾　又謝東宮賚檳榔啓曰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遽澤深溫柰恩均含棗

原戴凱之竹譜曰檳榔信南越之可觀于旸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權穗似禾其殼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榮其中空其外勁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蔚然萬里弗遇攻者之日自令恨深

益智一

原唐本草益智葉似蘘荷長丈餘其根有小枝高者八九寸無華夢其子叢生著之大如棗中瓤黑皮白核小者中益智今合之擣碎亦主之温　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著實五

六月熬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
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密煮爲糗味辛
物志曰益智類薏苡長寸許如枳子味辛飲酒食之佳　寰宇記曰益智子似廉薑香如荳蔻
益智子花實皆長穗而分三節其實數百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也治
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者乎其得比也豈以知歲也耶

益智二

原 二十國春秋曰安帝元年盧循爲廣州刺史循遣劉裕益智糗裕乃答以續命湯

益智三

原 詩梁劉孝勝詠益智詩曰挺芳銅嶺上擢穎石門端連叢去本葉雜和委雕盤寧推不迷草詎識聰明丸儻
逢公子宴方厭永夜歡

原 晉慧遠法師荅盧循書曰捐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茱萸一

原 說文曰椒似茱萸出浦南　增 本草經曰山茱萸一名蜀酸棗平生山谷治心下邪氣去三蟲　原 風土記
曰茱萸椒也九月九日謂上九茱萸到此日氣烈色赤可折茱萸以插頭云
辟惡氣禦冬　原 荊楚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增 地理志曰九月九日爲絲茱
萸囊盛之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茱萸三十六株　建康記曰建康出茱萸　離騷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椒又
充夫佩幃

茱萸二

增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在宮時九月九日佩茱萸　原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
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上山夕
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代之今人九月九日登高是也　洞林曰郭璞避難至新息有以茱萸令璞

射之璞曰子如赤鈴舍元珠紫文言之是茱萸　翼菟曰庾紹爲湘東郡亡宗協與紹中表且服茱萸酒忽見紹來仍求酒執酒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云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況我乎

茱萸三

增詩唐王維山茱萸詩曰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與叢桂花窓前向秋月

原賦晉孫楚茱萸賦曰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閱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於紫莖鶣火西徂白藏授節寒露既凝鷹隼飄厲蓼紫房於仙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

合歡一

原本草經曰合歡味甘平生川谷安五藏和心志令人歡樂無憂久服輕身明目生益州　增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花譜曰合歡一名宜男一名合昏一名夜合花葉似槐朝開至昏即合五月花開紅白色　于念東曰夜合生宛朐及荊山花俯垂有妾鬚端紫點手拈之即脫才破萼香氣襲人金陵盆植者無根而花花後不堪留即留亦無能再花　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合歡四株　古今注曰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囊一名合歡枝葉若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　增陸佃刻漏銘曰合昏暮卷莫莢莢朝開葉葉相當各自成種則無花

合歡二

原仲長統昌言曰漢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柏樹及永巷南閨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　增酉陽雜俎曰魏明帝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夜乃合爲一莖時謂之神草　古今注曰晉秘康嘗種合歡於舍前　羣芳譜曰杜羔妻趙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中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合歡三

在永巷　植華林　上詳合歡　下詳合歡一

合歡四

原詩晉楊方合歡詩曰南鄰有奇樹承春擬素花豐翹被長條綠葉蔽朱柯因風吐微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羨此木願徙著余家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詭爾根深且固余宅淺且淪移植良無期歎息將如何　唐白居易對晚開夜合花詩曰移晚較一月花遲過半年紅開杪秋日翠合欲昏天白露滴不死涼風吹更鮮後時誰肯過惟我起君憐　元稹夜合花詩曰綺樹滿朝陽驅馳有露光兩多疑濯錦風散似分妝葉密煙蒙火枝低繡拂牆更憐當暑見留詠日偏長　宋韓琦合昏詩曰合昏枝老拂簷牙紅白開成蘸暈花最是清香合燭忽累旬風送入窗紗　元王誼詩曰花柳重重隔翠華玉顏無計駐羊車碧紗籠裏銀缸影照見深宮夜合花明王野詩曰遠遊消息到天涯燕子空能到嘉家春色不知人獨自庭前開徧合歡花

黃連一

原本草經曰黃連一名王連味苦寒治熱　范子計然曰黃連出蜀都黃肥堅者善多黃連　永嘉記曰松陽縣草有黃連覆地土人取者必禱祠若失神意則化爲異物　名山記曰扶容石草

黃連二

黃連二

神仙傳曰封君達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服練水銀百餘歲常騎青牛行民間有疾病者不問識與不識皆與藥即愈　又曰黑穴公服黃連得仙

黃連三

詩明吳寬黃連詩曰花細山柱欵階下不堪親野人斷其根根長節應九苦節不可貞服食可資壽其功利於病有客嚥苦口戒予勿種茲味苦和難受豈不見甘草百藥無不有

頌梁江淹黃連頌曰黃連上草丹砂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龍行天馴馬亟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贊劉宋三徵黃連贊曰黃連味苦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縕雲昔御飛躍上昊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原本草經曰梔子一名木丹　又曰一名越桃結子可染黃　又曰蘆菊花即梔子花也　原漢書曰梔茜園梔支子也　游名山志曰樓石山多梔子　地鏡圖曰望氣占人家黃氣者梔子樹也　佛經曰譬入蒼蔔林中惟聞蒼蔔不聞餘香　酉陽雜俎曰諸花少六出惟梔花六出　陶隱居曰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　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梔子五株　梁山谷詩話曰染梔子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八出一株可一圍　潛確類書曰上林賦有鮮支即梔子樹也一種花小而千葉出福建謂之水梔蜀有紅色者　又曰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蔥射干淨餅焦梔子花皆六出

梔子二

原晉令曰諸宮有秩梔子守護者置吏一人　萬花谷曰宰相杜悰別墅建蒼蔔館形六出器用之屬亦皆象之　又曰孟景十月宴芳林園賞紅梔花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

梔子三

潛幽馥　孤姿楊萬里詩孤姿妍淨幽馥暑中寒　玉質　金黃朱淑真詩一根曾寄小蓬巒舊蔔香清水影自然無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　下見謝朓詩　風霜實

清淨身　上見杜甫詩　曾文昭詩休艷濃孤芳性與凡木異不受霜雪侵自足由和氣欲知清淨身即此林間是

梔子四

原詩齊謝朓牆北梔子樹詩曰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金黃發朱采映日以離離幸賴夕陽下餘景及西枝還思照綠水君家無曲池餘榮未能已晚日猶見奇復留傾筐德君恩信未貲　梁簡文帝詠梔子花詩曰素華偏可意的的半臨池疑爲霜暴葉復類雪封枝日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　潛梁徐悱妻劉氏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曰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　唐杜甫詩曰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應江波　宋朱子詩曰何處飛來薝蔔林老枝樛屈更蕭疎淒涼杜老江頭坐對行吟得自嘗　原贊宋顏測梔子贊曰濯雨時摘素當飈獨舍芬豐榮殊未紀銷落竟誰聞

菜蔬部 菜蔬

菜蔬一

原爾雅曰菜謂之蔬不辣曰饉　毛詩曰其蓛維何維笋及蒲　又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周禮曰春入學舍菜合舞　又曰凡蓄聚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餘物以待頒賜注云聚物諸瓜瓠葵芋爲儲冬之具　儀禮曰婚禮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用待告　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原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侖之蘋壽木之華赤木之葉餘瞀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又曰豬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大墟雖生美菜有義之士不食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　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夏食生菜　蜀都賦曰五肉七菜勝掩腥臊　文選曰野有菜蔬之色

菜蔬二

原莊子曰顏回不茹葷三月　又曰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世說曰范宣挑菜傷指大哭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啼　注金樓子曰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並一寸椹　原王充論衡曰董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　孝子傳曰洛陽公羸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羸不取其直天神化爲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爲白壁餘皆爲錢公得以娶婦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齋瓦榼酒七子櫰櫰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　注後漢書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殽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又曰汝南嚴君少時鄉居有入其園竊菜者明日拔菜悉遺鄉里鄉里相約無復取菜者　又曰彭城朱曜字子卿爲漁陽相所種菜

敕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休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又曰王昇爲刑部尚書性貪惏乃鬻公廨菜園收其價以自潤甚爲時論所醜　又曰盧懷慎日晏設食菜數杯　唐書曰中書園蔬日給衆官者主事白常衮減其數崔祐甫怒訶主事曰此相公之命祐甫大詬曰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叱左右捽主事而拽之自是與常衮不平　又曰貞元中奚陟爲中書舍人躬親庶務下至園蔬悉自點閱人以爲難　見聞錄曰汪信民常言人常嚴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又曰宋神宗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或云李氏奉佛甚謹故有此異

菜蔬三

原醞蓼　祭韭　鷄醞之蓼注調雜切也　秋韭　冬菁　鹽留白　茅屋自足媚盤飧　品時兩之後按行圃　豫章記宋宇種菜蔬三十　寸斷　下見朱文公詩

補佐葷　當肉　黃山谷和孫奉議送菜詩春蔬照映庾郎貧遣騎持籠佐茹　葷却得齊廚厭流味白鷺存掌體留餘　木狀綿菜夏月生池沼間葉類茨菰

菜蔬四

原豐本　祭宗廟之禮　下體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菲蔓菁與蓄之類也　韭曰豐本

薑茶如飴　詩　有畦殖貨志云　灌園　秘康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不奪菜利　詳柳元景事　當知菜味　黃山谷題畫菜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柔蔬徵霜而秀折　野蔬韓愈詩野蔬拾新柔

菜蔬五

補詩　唐高適題張處士菜園曰畊地桑柘間地肥菜常敷爲問葵藿姿何如廟堂肉　杜甫詠廢畦詩曰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宋楊萬里菜圖詩曰此圖何其窄於儂已自華看人澆白菜分水及黃花霜敷天殊暖風微施亦斜笑摩桃竹杖何日

杜還家　張耒秋蔬詩曰荒園秋露瘦韭葉色茂春菘甘勝蕨人言佛見爲下著俗訛八月非佛開口芼炙烹羹更滋滑其餘瑣屑皆可口蕪菁脆肥薑俎辣藏鞭雛筍纖玉露映葉乳茄濃黛抹已殘枸杞只留枿晚種萬苣初生甲南來食魚忘肉味久思吾土牛羊茁軟炊一飽老有味痛飲百壺今不說蒲團齋罷欠伸時自覺少年心解脫

范成大菜詩曰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薹肥畦頭洗澤店頭賣日暮裹鹽酤酒歸　又曰引水何妨菽芥菘圃功自古補三農恨君不見岷山芋藏蓄猶堪過歲凶　又曰萬里蓴羹恨未酬一杯夢魂猶自度邛隈可憐龍鶴山中菜不伴蛾眉水上鷗羊放翁此意君知否要配吳粳晚飯香　又菜菜詩曰昏昏霧雨暗衡茅兒女隨宜治酒殽便覺此身如在蜀一盤籠餅足豌巢　又詠菘詩曰雨過寒聲滿背蓬如今眞是荷鉏翁可憐邂逅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方岳詠趙尉送菜詩曰虛老空山學圃翁荷鋤頭白雪驂驄茶臺如臂何曾夢菜腳生筋漫自供不料官鹽蒼玉束絕勝禁臠紫駝峰更須詩手剪春雨勝與一番風露餐　劉子翬種菜詩曰傍舍植柔蔬攜鋤理蕪穢桔槔勤俛仰一雨功百倍朝來綠映土新葉搖肺肺牛羊勿踐畦肉食層爾輩　明任道詠畫菜詩曰露芽煙甲曙光寒紫翠搏香濕未乾記得花開曾病酒玉人纖手薦春盤

(唐)梁皇太子謝敕賚河南菜啓曰海水無波因九譯周原澤治味備百羞堯韭未儔姬歜非喻　又謝敕賚大菘啓曰吳媿千里之專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洋宮采芹空入魯詩流火烹葵徒傳豳曲

葵一

(唐)說文曰葵菜也　毛詩豳風曰七月烹葵及菽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炒令曝咤散著熱地中徧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　(宋)格物論曰葵有數種此菜葵也味甘美性滑利夏末種至秋採之者謂秋葵又葵有鴨脚之名　本草曰苗葉作菜茹更甘美　又曰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　又曰葵葉爲百菜主其心傷人俗呼爲西王母菜食之益人　(唐)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

知牛馬貴賤秋葵下生小葵牛馬貴大葵不蠱牛馬賤
其向之者誠也　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終向之者誠也　七啓曰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終向之者誠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
霜薤露葵　文選曰青青園中葵凝露待日稀　又曰譬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　又曰無以肉食妾取笑葵
與藿　增爾雅翼曰古者葵稱露葵又終葵一名繁露解語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潘岳閒居賦曰綠
葵舍露白薤負霜

葵二

增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憂北郭民貧管子請葉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此則亦
有以相及也　原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　莊子居亂不能危行言遜以致刖足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
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於魯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
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
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史記曰公儀休
爲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棄之　增齊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荅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原北齊書曰北齊彭城王浟在郡王氏種葵三畝被人盜之王密令
書葵葉明旦市看之遂得盜者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常使買葵冬得生葵
問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內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出難爲將也

葵三

原詩古詩曰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友不成　晉陸機園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
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日耀其暉時逝和風戢歲暮商飈飛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
蒙高墉德元景蔭素蹊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周福忘此孤生悲　又詩曰翩翩晚周葵孤生寄此
藩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庇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閒道易但傷知命難　增唐李白流夜郎題葵葉
詩曰慙君能衛足歎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　劉長卿詠牆下葵詩曰此地常無日青青獨在陰

太陽偏不及非是未傾心　明吳寬葵詩曰託身北牆陽幸免人所踐苗長已過牆入土根不淺葉問榮何多濈濈滿園蔓此種覺尤佳觀者盡云鮮傾心識忠臣衛足存古典作羹諒非菜名同亦須辨

(澤)賦宋鮑昭園葵賦曰風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蔬種平圻壤通畔脩直青畦夷敞白莖紫蘞豚耳鴨掌薄東陌西行三畦兩既區既徂乃露乃映勾萌欲伸蘂牙將散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流雷遠震飛雨輕灑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莖遠秀剛甲以解稚葉萍布弱陰竟抽蓑蓑翼翼沃沃油油下葳蕤而被遲上參差而覆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實非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謝葷荼而莫儔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談嫁女娶歸桑拂此葷席炊彼黍粱楚壺援醯曲瓢卷漿乃羹乃濫堆鼎盈簋甘旨膏腴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箸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彼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筵而夏裘無雙功而並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

薺一

(原)爾雅曰薪蕢大薺也　似蓍葉細　又曰薺實　說文曰薺草可食也　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禮記曰仲夏之月靡草死　靡草薺等屬　抱朴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澤)春秋繁露曰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者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夫水也　雜志曰江浙間以大缸貯米泔投生菜其中作藂羹　清異錄曰俗號薺爲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薺二

(澤)明皇雜錄曰高力士逐於巫山山谷多薺人不以食因作詩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玉壺詩話曰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何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薺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薺盂連茹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

而然之

薺三

綠薺見下伯玉賦

薺四

宋陸游詩曰人生各自有貴賤百花開時促高宴劉伶病醒相如渴長魚大肉何由薦凍薺此際值千金不數清泉槐葉麪摩挲便腹一欣然作歌聊續冰壺傳　又食薺詩曰舍東種早韭生計似庾郎舍西種小果戲學蠶叢鄉惟薺天所壽青青被陵岡珍美屏鹽酪耿介凌雪霜

賦晉夏侯湛賦曰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跱步北園觀衆草之委瘁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彙摧憁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木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芜無寧乎煖燠齊精氣於款冬均貞固於松竹　齊卞伯玉薺賦曰終風埽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有萋之緑蔣方滋繁於中丘　宋范仲淹少時作薺賦曰陶家甕内淹成碧緑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蔥一

禮記曰凡進食之禮蔥渫處末　又曰膾春用蔥脂用蔥

山蔥細莖大葉　格物論曰蔥有四種入藥用山蔥胡蔥食用東蔥漢蔥能消穀味文言謂之和事草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蔥所種畦壟悉著行人拔取者悉絕若請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莊子曰春月飲酒加蔥以通五藏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元都綺蔥　晉令曰居洛陽内園菜欲以當課者聽其引長流灌紫蔥可各三畝　西河舊事曰蔥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　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　盧諶祭儀曰秋祠和羹芼蔥　清異録曰

蔥二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山林厭葱韭今老欲甘酒肉之味耶　漢書曰龔遂勸民令人一口種五

十本蔥一畦韭百本韲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姑臧長居數月輒致資產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劉向別傳曰都尉有種蔥書　列仙傳曰阮丘蛆山上種蔥百餘年乃去　邵信臣曰臣太官種冬蔥生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也　後漢書曰東漢井丹未嘗修刺候人陽信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丹至就故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遇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　華陽國志曰曹公既與先主語失言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人覘之見其拔蔥公曰大耳公未覺也其夜先主急去　梁史曰呂僧珍其先以販蔥爲業及貴封平固侯從兄子宏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蔥肆耳　義熙起居注曰十年有司奏太常謝瞻遣四人還家種蔥菜免官　後周書曰宣帝大象年左衛圍中蔥變作韭　唐史曰屈突通擢左武衛將軍涖官勤正有犯法者無所恕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蔥莫逢屈突通

蔥三

煮餅　潑油　陳后山詩已辦煮餅潑油蔥　蘇軾詩一杯湯餅潑油蔥　鮭菜　笔羹　黃魯直詩鮭菜清貧只此是伴鄉翁黃蘭清蔬故名空　事尚非貧賤分笔羹　陸游詩瓦盆麥飯

階用大官蔥

李一

原許氏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杼古文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　郭璞注曰一名趙李　痤接慮李　核爽李曰慮之孫炎曰桃李類皆核慮之去聲也慮音帝　郭義恭廣志曰車下李車上李　又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黃建李青李赤李房陵李　增又曰鼠李朱李可以浸酒梁　又曰細小饒音亦李肌粘茹似饒有柰李離核李李似李有夏李冬李十一月熟　格物總論曰李實數種或朱或黃或綠或紫或斑點大者如杯小者如雞卵核小味甘脆皆果中之珍也　原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又曰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又曰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又曰北山有李　又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禮記曰食棗桃李弗致於核注曰爲恭敬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李　增韋述兩京記曰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都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蓋稱謂既熟不加李亦可記也　唐志曰北狄渤海有九都之李　原荊州記曰房陵有好李　風土記曰南郡有細李有青皮李　增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李　原列子曰師門嘯父弟子食桃李飴　盧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謂之穰　洞冥記曰琳國去長安九萬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歲一熟味酸昔韓衆嘗餌此李因名韓衆李　增述異記曰瀨鄉老子祠有紅縹李一李二色　又曰房陵定山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　又曰晉暉章殿前有嘉李　又曰李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猶綠　雜考曰江南建寧有一種名均亭李紫色極肥大味甘如蜜南方之李此實爲最　眞人王褒內傳曰五雲丹山上有元雲李食之得仙　原本草曰李根治癬服其花令人好顏色凡李實熟食之皆好除固熱調中食之不可合雀肉食之得仙　增陶弼詩曰主人肝膽無猜忌李下遊人任整冠

增集異記曰西王母居龍目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眞宮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遞分勝負　黃帝內傳曰王母遺帝上清玉文之李

老子母適到李樹之下生老子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樹爲我姓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其果樹有合枝李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顏回李羌李燕李猴李沈朱李浮素李　漢武內傳曰滇海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餅臣食之遂生奇光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其家人云到崑崙山有玉李形如世間者但光明洞徹而堅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述異記曰水晶李出天台閑閑眞人曾致元帝　東方朔占曰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噉一枚可數日不食　世說曰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賭道邊李樹有子折枝諸小兒競走取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安豐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晉書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常求之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人將斧詣園飽噉之伐之送與嶠問何如君李　嵇康高士傳曰長盧安丘生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共至於庭樹下聞李香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手承李良自畴掌中安丘食之所苦盡愈　齊書書曰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花木錄曰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爲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　唐書曰武德中有獻李樹連理盤屈如龍　又曰貞觀中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天寶遺事曰處士崔元徽東洛有宅入嵩山采芝回宅中萬菜滿院時春季夜風月清爽忽有白衣引綠裳者曰姓李一曰陶氏乃命坐月下色皆殊絕滿座芳香襲人　承平舊纂曰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澹潔密宜月夜宜綠蔭宜白酒　又曰神龍中陳州官舍有李樹花將盡忽更鮮茂而生花馬　唐新語曰安金藏喪母廬於墓側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采訪使盧愼以聞詔旌其

門閭　國史補曰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黎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葡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　宋高僧傳曰唐肅宗至德二年返轅詣扶風令釋元皎於鳳翔開元寺置御藥師場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元皎等表賀帝喜曰此大瑞應荅敕云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　舊唐書曰興元元年八月亳州貞元縣大空寺僧院李樹種十四年纔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似蓋九尺餘　樞要錄曰沆陵伍貫卿家李花最盛一日夜奴婢遥見花作數團如飛仙狀上天去花上露水倏作雨數千點花則下矣見錦繡萬花谷後集　安慶府志曰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李結實如瓜其味甜其長寸四月大水免其租半

李三

原　翠質　青皮　上見傅休奕李下詳類聚　采春山　沈寒水　山海經曰邊春之山多李　里人常采之　下詳類聚　南居先熟　東苑已朱　周處風土記曰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荊州記曰房陵南居有名李　張華真人篇曰朱李生東苑甘瓜出西郊　廬山白　房陵縹　魏文帝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下見傅李賦　龍血　鼠精　琴莊異事曰崔奉國家一立夏日俗說林曰立夏日尚書李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愈目　如拳　抱朴子曰南頓人張助耕於田　作會　無踈　尚書故生此李好事也　龍血　鼠精　琴莊異事曰崔奉國家一立夏日俗說林曰立夏日尚書李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愈目　如拳　抱朴子曰南頓人張助耕於田　思戒　防嫌　韓愈詩曰冰盤夏薦碧實脆　獨明　高隱外書曰元微之問尤宜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古樂府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同詠　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詠李花微之先成章終之有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樂天乃服蓋諱窮白而輕一時所尚誠齋詩序曰桃李歲同時並開而退之解困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皆暗而李獨明

李四

原　得蔭得實　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　整冠　詳前李三　盤根　杜甫詩曰仙李盤根大

李五

詩古歌詞曰桃生露井上李生桃樹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月還相忘　梁沈約詠麥李詩曰潘岳閒居日王戎獻酒辰蝶遊芳徑馥鶯轉弱枝新葉暗青其下成路衢在昔良足貴因小邈難逾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紫餉朱李詩曰穠華春發彩結實下成蹊潘生詠金谷魏后沈朱楠持歌以獻尚食且踟躕　梁王筠荅元金紫餉朱李詩曰穠華春發彩結實下成蹊路衢在昔良足貴因小邈難逾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寒谿逢君重妖麗移翫入崇閨慙無瓊玖報徒用瘁幽棲　陳江總詠李詩曰嘉樹春風早春風花落新但得成蹊處幾得正冠人當知露井側復與夭桃鄰　唐太宗賦得李詩曰玉衡流桂圃成蹊正可尋鶯啼密葉外蝶戲脆花心麗景光朝彩輕煙散夕陰暫顧暉章側還眺靈山林　又探得李詩曰盤根植瀛渚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蔭三川　唐李嶠詠李詩曰潘岳閒居日王戎獻酒辰蝶遊芳徑馥鶯轉弱枝新葉暗青房晚花明玉井春方知有靈幹特用表貞人　賀知章望人家桃李花詩曰山源夜雨度仙家朝發東園桃李花桃花紅兮李花白照灼城隅復南陌南陌青樓十二重春風桃李爲誰容棄置千金輕不顧踟躕五馬謝相逢徒言南國容華晚遂歎西家飄落遠的皪長奉明光殿氤氳半入披香苑苑中珍木原自奇黃金作葉白銀枝千年萬歲不凋落還將桃李更相宜桃李從來露井傍成蹊結彩矜豔陽莫道春花不可樹會持仙實薦君王　韓愈詠李花詩曰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傍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匝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柰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泣然爲汝下兩淚無由返施義和車東風來吹不改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誰堆平地萬堆雪翦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磬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全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娥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宋司馬光詠李詩曰嘉李繁相倚園林澹泊春齊紈翦衣薄笑紾下機新色與晴光亂香和露氣勻望中皆玉樹環堵不爲貧

賦晉傅休奕李賦曰值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於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發發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蔭蘭林於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徵

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旣變冷敡五色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蜜房浮彩點駮赤者如丹人口流濺逸味難原見之則心悅舍之則神安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乎紫房周萬國之口實兮充薦享於神靈昔怪古人之感貺乃荅之以寶瓊玩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爲輕

桃一

原 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又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又曰園有桃其實之殽　禮記曰仲春之月桃始華　爾雅曰桃雅曰膽之其美者　易通卦驗驚蟄曰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桃　太清諸卉木方曰酒漬桃花而飲之除百病好容色　增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格物總論曰桃李醜核桃曰膽小者如雞卵夏五六月方熟味甘香不酸澀亦果中之珍也　六帖曰波斯國出偏桃其國呼爲婆澹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闊大三月開花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偏桃肉苦核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原 元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抱朴子曰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念久服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玉桃服之長生不老

增 又曰桃實已乾著木上經冬不落者名桃奴正月采之　夢書曰桃爲守禦辟不祥夢見桃者守御宮

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壓伏邪氣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仙木也　山海經曰桃樹屈蟠三千里　歲時記曰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怪

桃二

增 金城歲節錄曰洛陽人家寒食食桃花粥

原 韓詩外傳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嗽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晏子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曰我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我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我嘗濟河龍銜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

百步從流九里得龍頭功可以食二子曰我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冶子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眞王母共食碧桃紫黎　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啗君君曰忘其口而食我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啗我以餘桃　新序曰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桃箕季禁之文侯曰箕季豈愛桃哉是敎我以餘桃　鍾離意別傳曰秦吏以私恨告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禮也　漢書曰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因啗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　又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有緗核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金城桃至暑方熟使植園林　神仙傳曰張陵沛人也弟子趙升就陵受學陵以七事試之第七試者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上有一桃樹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三四丈有桃大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告以道要弟子皆流汗無敢視者升曰神人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擲正投桃樹上取桃滿懷而石壁峻峭不能得還乃擲桃二百二枚陵分桃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一留以待升陵乃申手引升升忽已還乃以向一桃與升　晉起居注曰咸和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林桃李等樹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半

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桃七百三十八株白桃三株侯桃三株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玉山有石桃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嶺顛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實因變成石　原海錄曰洋州雲亭山生獼猴桃甚甘酸食之止渴　裴淵廣州記曰廬山頂上有一桃樹其實甚甘　裴淵廣州記曰廬山頂上有土偶人高一尺餘狀如婦人衣服容貌端正山頂有石室前一桃樹土偶人常拾果實以與室中人室中人與之果固以鬼事見君矣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曰子西岸之人也誕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我西岸之土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事者我已知之所未聞者獨鬼事耳秦曰臣之來固以鬼事見君矣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曰子西岸之人也誕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我西岸之土

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矣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如矣孟嘗乃止 增金樓子曰東南有桃都山山有樹樹上有雞日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法乎此也 鬼一名神荼一名鬱壘見事詞類奇集 原十洲記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數千里曰蟠桃 增神農經曰東北有樹焉高五十丈其葉長八尺廣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小核食之令人壽核中仁可以治嗽 原拾遺記曰蜪螗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地寒則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增又曰景陽山百果園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澈得霜乃熟 酉陽雜俎曰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又曰洛城華林園內有冬桃十月始敦形如括蔞食之解勞一名王母桃 又曰占畢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疾不殊會蕞云偏桃仁勃律國尤多花殷紅色郎中解忠順使安西以蘿蔔插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可食 青州雜記曰桃花有一種垂絲至一二尺者采之鍊以松脂纏織成履甚輕 老學菴筆記曰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神荼與鬱律度索山上桃樹下簡百鬼妄禍人則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效前事也 增西京雜記曰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共入天台迷不得返糧盡山上數桃啖之遂不飢下山見溪邊有二女因邀還家諭婢云劉阮二郎雖向得瓊實今尚虛弊可速作食 原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劉剛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大桃樹夫妻各咒其一桃便鬬相擊良久剛所咒樹走出籬外 又曰高丘公服餌桃膠得仙 增本事詩集曰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熳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損折使老子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 原甄異傳曰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

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良也　世說曰桓元素輕桓崖桓崖在京下有好桃元連就求遂不辦得佳者元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青慎貢楛矢如其不爾籬辟間物亦不可得　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谿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舍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室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爲設酒食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　妬女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忘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燿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　襄世南史略曰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曉面咒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華容　杜寶大業拾遺録記曰四年五月帝將北巡發自東郡江東送白葉桃樹四株敕付西園種之其花似蓮花而小花有十餘重重有七八葉大於尋常桃花　唐書曰康園貞觀十一年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　通典曰貞觀二十一年康園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　景龍文館記曰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羣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觀詩者舞蹈稱萬歲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北户録曰桑苧翁謂李復云天寶末有韋長史虛舟寓於廬山瀑布泉時夏月多雨見瀑布之中流出一桃葉闊五寸長一尺二寸　又曰至德初徐正字凝於海鹽縣白塔沙渚之上得一桃核片可貯一升　又曰水部員外郎杜陟嘗見江淮士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麗情集曰崔護清明日獨遊都城南見莊居桃花繞宅叩門求漿有女子開門以盃水飲護回目注視屬意甚殷來歲清明護復往則門已扃鎖因題其上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日復往聞哭聲一老父曰子非崔護耶我女見此題詩絕食而卒崔亦感動詣殯所大呼曰護在此女遂復生　盧史曰劉禹錫爲主客郎遊元都觀親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仙桃滿觀花如紅霞劉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初劉重遊元都觀已蕩然無一株惟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盡淨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自然家將桃一枚懸臂上有三十顆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　又曰術士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蘂濃豔月餘方謝　又曰茅山乾元觀姜麻子闍蓬頭弟子也從揚州乞爛桃核數石空山月明中種之不避豺虎自茶菴至觀中有桃花五里餘　花史曰范文正公女孫病在嘗閉一室窗外有大樹一株花適盛開一夕斷檻之豆木食桃花幾盡自是遂愈　又曰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far高峻人路不通略無花卉點綴照映使人以泥裹桃核拋擲於山頂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

桃三

原 穠華　甘實　上見桃一下見傅元桃賦　宜五沃　已三偷　上詳桃一下見桃二

侍女素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雞卵形圖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青花　紅萼　上見桃二山桃發紅萼與蘇漸紫苞　謝靈運詩曰　綿核　緻花　上見桃二桃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

應劭漢官儀曰石緻青地桃花繡三彩　生玉嶺　植霜園　上見桃二山獻玉核桃二　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桃花落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南北起花葉自低昂

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天實遺事曰御苑有千葉桃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花尤能助嬌態　紅霞　錦浪　上見桃二岸夾桃花錦　李白詩

上見桃二仁蟠桃核裏有雙仁　東坡詩　絡絲白　過雁紅　海錄碎事曰絡絲白曉鶩者謂之過雁紅　武陵源　洛陽路　上見桃二

桃四

原 放牛　尚書曰武王克商放牛于桃林之野　增 夏食　周禮曰夏食麥　律桃李杏梅

原 饋簞食　周禮曰饋食之簞其實棗栗桃　成蹊　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宜將相門　隋書曰崔儦荅豫章王書將相宜植桃李　樹苦桃　離騷曰斬伐橘　柚列樹苦桃　露井　古詩曰桃生露井上　紅嫩　杜甫詩紅入桃花嫩　原 插户　莊子曰插桃枝於户運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舊槎　一時　孫卿子曰桃李植於一時時至乃殺　亦足以豪　列仙傳曰

桃五

原 詩梁簡文帝詠初桃詩曰初桃麗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間留紫燕葉裏發輕香飛花入露井交幹拂華堂若映窗前柳驚疑紅粉妝　任昉詠池邊桃詩曰已謝西王苑復捐綏山枝聊逢賞者愛棲趾傷蓮池開紅春灼

灼結實夏難離　隋薛慤奉和詠龍門桃花詩曰舊聞開露井今見植龍門樹少知非塞花高異少原論時應
未發故欲影歸軒祇言輕摘罷猶勝逐風飜　孔紹安應詔詠夭桃詩曰結葉還臨影飛香欲徧空不意餘花
落飜沈露井中　唐太宗詠桃詩曰禁苑春暉麗花蹊綺樹裝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風共
一香如何仙嶺側獨秀隱遙芳　李嶠詠桃詩曰獨有成蹊處穠華發井傍山風迎笑臉朝露泫啼妝隱士
顏應改仙人路漸長還欣上林苑千歲奉君王　又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詩曰歲去無言忽顛頡時來舍
笑吐氛氳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待聖君　杜甫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邨河陽
縣裏雖無數灌錦江邊未滿園　韋處厚桃塢詩曰噴日舒紅景通蹊茂綠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　李
白桃花詩曰桃花開東國舍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
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瑟　王昌齡詩曰桃花四面發桃葉一枝開欲暮黃鸝囀傷心玉鏡臺清箏向
明月半夜春風來　王維桃花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忽見
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
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
已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
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
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溫庭筠敷水小桃盛開詩曰敷
水小橋東娟娟照露叢所嗟非勝地堪恨是春風二月豔陽節一枝惆悵紅定知留不住吹落亂塵中　唐彥
謙緋桃詩曰短牆荒圃四無鄰烈火緋桃照地春坐久好風休掩扉夜來微雨已霑巾敢同俗態期青眼似有
微詞動絳脣盡日更無鄉井念此時何必見秦人　韋莊庭前桃詩曰曾向桃源爛熳遊也同漁父泛仙舟皆
言洞裏千株好未勝庭前一樹幽帶露似垂湘女淚無言如伴息嬀愁五陵公子饒春恨莫引香風上酒樓
僧齊己桃花詩曰千枝舍露態何處照人紅風暖仙源裏春和水國中流鶯應見落舞蝶未知空擲欲求圖畫
枝枝帶竹叢　宋邵雍二色桃花詩曰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豔不同疑是紫宮雙姊妹一時攜手嫁東

風　蘇軾詩曰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與沈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爲問何由返帝鄉　又桃花詩曰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元楊載碧桃詩曰一枝如玉照芳春幾度憑闌欲殢人翠被夜寒愁灑淚珠簾月冷怕傷神劉郎陌上栽仍舊王母池邊賞又新不是黎花飄雪樹望中清絕更無倫　鄭允端詠桃花詩曰紅雨春寒江上時小桃敲樹出疎籬從教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　明楊基千葉桃花詩曰江花先好已先落二月芳菲已蕭索披垣一樹獨開遲嫩葉龍葱抱香萼朝來小雨過輕紅春色千重與萬重點注定知煩曉露剪裁曾不費春工春來到處尋桃李不道東闌花自美傷心世事總如花何用勞勞行萬里　又桃花詩曰深深翠竹映嬋娟湘女梳妝立曉煙流水落花成悵望舞裙歌袖是因緣也無人折休相妒纔有鶯啼更可憐却憶東闌碧千葉暖風香雨爲誰妍

賦　晉傅休奕桃賦曰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蘊長畎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花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伴冰霜和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於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嘉休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蚴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惟榮美之足言　宋伍緝之園桃賦曰嗟王母之奇果特華實兮兼副既陶煦以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異殖兮難拔亦晚枯兮先茂農皇品其味漢帝驚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樹伺惡之神景艷勇於不足彌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蹊叵充殼於魏君時令載始周南申章瞻擇有制藥齊惟良魯拂柩以悔荊楚供弧以事王　陳張正見衰桃賦曰巖巖秀峰吐桂榮松獨天桃之灼灼輕擢采於寒蹤爾乃萬株成錦千林似翼苔畫波文花粧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綏而流芳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成蹊列徑光崖豔汜問眞定之蒼黎雜房陵之縹李芬芳難歇照耀無儔舒若霞光欲起散似電彩將收既而風落新枝霜飛故葉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唐皮日休桃花賦曰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桃花厥花伊何其實美多臺隸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澹不

深若素練輕靨玉顏半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妖妖婉婉天天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閉者如癡或向者如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麼而可熏或嬌婧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檛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疑然若思或奕僤以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妝翠靄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暴香宛若鄭袖初見楚王夜景皎潔闕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蝶散蠭寂當閨脈脈又若妲己未聞梨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嫣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沃紅隨濕又若驪姬將謮而泣或在水濱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遽倚又若洛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娑媛紅又若飛燕舞於掌中半露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遽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狂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至若實可充腹花可娛目匪乎茲花他志豈爲草木之獨然信爲國兮如是

頌梁江淹山桃頌曰惟園有肴惟山有叢丹蕚擎露紫榮繞風引霧如電映煙成虹伊春之秀迺華之榮

梅一

原詩義疏曰梅杏類也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雙梅紫梅同心梅麤枝梅　增石湖梅譜曰紅梅猶是梅而葉密如杏與江梅同開紅白相間園林初春絕景也　又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梅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張坦花經首云一品九命蠟梅亦在其中蠟梅原名黃梅故黃安國熙寧間尚有詠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門命爲蠟梅　又曰凡梅花附蒂皆綠華云詩曰絳裙縞袂各朝元只有散仙名萼綠　風俗通惟此純綠枝梗亦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　大戴禮夏小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　原毛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煮梅爲豆實　吳氏本草曰梅核能明目益氣不飢

梅二

原西京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侯梅朱梅紫花梅同心梅紫蒻梅燕脂梅麗枝梅　東方朔傳曰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入糞之不死以烏梅二七枚之即歠食之治邪病　神異經曰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解奮留汪食之須臾盡

伍端林江陵記曰洪亭郵下有梅迴郵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名之今音訛謂之梅迴　增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四明圖經曰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漢梅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其下則爲宅山堰之梁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薄

漾滿馬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　彙苑詳注曰椰梅在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寄椰樹之上仰天誓曰
吾道若成花開果結後竟如其言今樹尚存　又曰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剔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
之玲瓏如小盒圖之復爲梅譜之梅籃李詩珍盤薦雕梅即此　【原】述異記曰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
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偏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
年何其家驚懼斬犬瞞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關弟奮戟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
時疾母及弟兄皆死　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臥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
之自後有梅花妝　梁書曰何遜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樹一株時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請再任從之抵
揚花方盛開對花徬徨終日　煙花録曰隋煬宮中號司花女又曰梅花笛【梅花本笛中曲名梅似帝笛似表也】
龍城録曰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日暮於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素妝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
扣酒家共飲一緑衣童子歌於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一古
今合辟曰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解吐媚辭然觀其作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　海墨徽言曰李白遊慈恩寺僧獻緑萼梅　常朝録曰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
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羣芳譜曰大庾嶺即
五嶺之一漢武帝擊南越楊僕遣部將庾勝屯兵於此因名大庾其初險峻行者苦之自張九齡開鑿始可車
馬其上多植梅　古今詩話曰李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豔曲歌之　談苑曰王曾布衣時以
梅花詩獻呂蒙正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蒙正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　冷齋夜話曰王
文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綦賭梅詩輸一首同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
隨驛使來　石湖梅譜曰晏元獻公自姑蘇移植西岡園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
王琪君玉時守吳郡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葉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
后山集曰王直方家有蘇黃字遂取宋武帝謂謝晦晦謝混一時頓有兩玉人名亭亭前有梅陳后山有詩曰頓
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顦顇兩公客獨倚東風遣信來　羣芳譜曰林逋隱居孤山徵辟不就

構巢居閣繞梅花吟詠自適倘徉湖上或連宵不返　又曰宋張功甫圃中植梅三百本築堂數間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朗如對月因名其堂玉照　又曰華光長老寫梅黃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又曰洛都賣花者爭先爲奇冬初折未開枝置浴室中熏蒸令坼強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旦則賞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按此條係范成大語　又曰王晃隱九里山樹梅花千株桃李居其半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地里志曰洪州土貢梅煎

梅三

原紫蕚　白花上詳梅二　劉義慶遊羅湖詩曰暄景轉譜淑草木日滋長梅花發樹白桃杏發榮光曰惡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乎　毛詩曰摽有梅乃遺三兮　明目　香口俱見梅一　雲山乾腊　洛溪繁榮　山海經曰雲山之上其實乾腊潘岳閒居賦曰退而閒居於洛之溪又曰梅杏郁棣之屬繁華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及也

增紫華　綠萼事類賦折雲山兮攀上林賞　清癯　低小梅聖俞詩梅二　摽梅之詠見彼詩人　落梅之歌聞諸樂府

上見梅一古樂府有落梅之曲

增浸佛桑　爲臞蠻荔枝譜民間以鹽梅鹵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枝晴乾曝之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壞梅曝乾爲腊羹臞蠻　冰肌玉骨　雪魄冰魂　東坡詠梅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　謝惠連詩夢斷笛悲風渚吹關月滄煙邨空想暗香靚色誰招雪魄冰魂　粉蕊瓊枝　暗香疎影　朱希真詠梅寒陰漸曉報驛使攀春南枝開早粉蕊弄香芳臉凝酥瓊枝低小雪天分外精神好林和靖句周美成詞暈酥砌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孤岸峭疎影橫斜濃香暗露襟袖寒陽漫闌終不似照影一枝清瘦　五月落　一枝斜花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　東坡詩竹外一枝斜更好　落梅風　迎梅雨並詳梅二

梅四

原百人酸　淮南子曰梅以爲百人酸不足一梅不足爲一人之酸喻衆能濟　我嘗品江梅眞是花御史　杜甫詩曰紅綻雨肥梅夜雪聲梅春　紅綻雨肥　杜甫詩曰紅綻雨肥梅　花御史　劉行簡詩

梅五

詩梁簡文帝雪裏覓梅花詩曰絕訝梅花晚爭來雪裏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難知俱羞惜腕露相讓道腰贏定須還翦綵學作兩三枝　元帝詠梅詩曰梅含今春樹還臨先日池人懷前歲意花發去年枝　鮑泉詠梅花詩曰可惜階下梅飄蕩逐風廻度簾拂羅幌螢窗落梳臺乍隨纖手去還因插鬢來客心屢看此愁眉倣俱開　何遜詠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衙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王筠和孔中丞雪裏梅花詩曰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飄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今春競時發猶是昔年枝唯有長顦顇對鏡不能窺　庾肩吾同蕭左丞詠摘梅花詩曰窗梅朝始發庭雪晚初消折花牽短樹幽叢入細條垂冰溜玉手含刺冒春腰遠道終難寄馨香徒自饒　周庾信詠梅花詩曰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眞悔著衣單　陳陰鏗詠雪裏梅詩曰春近寒難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銷蕚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昨向晚判勝朝　謝燮詠早梅詩曰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衆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　江總詠梅花落詩曰臘月正月早驚春衆花未發梅花新梅花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滿酌金枝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金谷萬株連綺蘭梅花隱處隱嬌鶯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蘂牽花來並笑楊柳條青樓上輕梅花色白雪中明橫笛短簫悽復咽誰知柏梁聲不絕

唐王建塞上梅詩曰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黃雲下昭君已歿漢使廻前後征人惟繫馬日夜風吹滿隴頭還隨隴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少無攀處　韓偓梅花詩曰梅花不肯傷春光自向深冬有豔陽龍笛遠吹胡地月燕釵初試漢宮妝風雖強暴飄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塵笑暫時桃李樹盜天和氣作年芳　王周大石嶺驛梅花詩曰仙中姑射接瑤姬成陣清香擁路岐半出驛牆誰畫得雪英相倚兩三枝　李嶠詠梅詩曰大庾徼寒光南枝獨早芳雪含朝暝色風引去來香妝面迴青鏡歌塵起畫梁若能遥止渴何暇乞瓊漿　沈佺期梅花落詩曰鐵騎幾時迴金閨怨早梅雪寒花已落風暖葉應開夕逐新春管香迎小歲杯盛時何足貴書裏報輪臺　張謂早梅詩曰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郵路傷驛橋不知近水梅花發疑是春來雪未消　殷堯藩山中梅花詩曰南國看花動遠情沈郎詩苦瘦容生

鐵心自擬山中賦玉笛誰將月下橫臨水一枝春占早照人千樹雪同清好風吹醒羅浮夢莫聽空林羣羽聲

李紳早梅橋詩曰早梅花滿枝發東風報春春未徹紫萼迎風玉枝裂楊柳未黃鶯結舌委素飄香照新月橋邊一樹傷離別遊蕩行人莫攀折不競江南豔陽節任落東風伴春雪　陸龜蒙和行野梅韻詩曰飛棹參差發早梅強欺寒色尚低徊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豔開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剛逢萬恨來　羅隱紅梅詩曰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便曾爲將軍止渴來　又詠梅詩曰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拂衣今正繁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如共路人言愁憐粉豔飄歌席靜愛寒香撲酒尊欲寄所思無好信爲君惆悵又黃昏　宋林逋山園小梅二詩曰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又曰籬綃零碎照酥乾向背稀稠畫益難日薄縱甘春至晚霜深應怯夜來寒澄鮮祇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憶著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隋吟鞍　王安石梅花詩曰漢宮嬌額半塗黃粉色凌寒此占年芳從教臘雪埋藏得却怕春風漏洩香了祇栽雲縷想仙棠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又曰淺淺池塘短短牆年年爲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鬚裛黃金危欲墮蕊圍紅蠟巧能裝嬾娟一種如冰雪依舊春風笑野棠　歐陽修次韻王適梅花詩曰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態愈妍露重清香渾欲滴月明素質自生煙生成細實酸猶薄半落南枝意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樣徐家向有數枝傳　朱子梅詩曰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相逢處在愁煙苦霧中　陸游梅花詩曰家是江南友是蘭水邊月底怯新寒畫圖省識驚春早玉笛孤吹怨夜殘冷澹合教閒處看清癯難遣俗人看相逢謄作尊前悵索笑情懷老漸闌　又曰月地雲階謄身染香渡口耐寒窺淨綠橋邊凝怨立昏黃與卿俱是暗斷腸知心誰解賞孤芳相逢祇怪影亦好歸去始驚己壓萬花羣尚恐嬌春習氣存月兔搗霜供換骨湘娥鼓瑟爲招魂孤城小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掩門盡意端相終有恨夜寒簌玉倩誰溫　又梅花絕句月中疎

影雪中香只爲無言更斷腸曾與詩翁定花品一丘一壑過姚黃　又曰蜀王小苑舊池臺江北江南萬樹梅只怪朝來歌吹鬧園官已報五分開自注云曾文清公書問余梅與牡丹孰勝余以此答之成都合江園蓋故蜀別院梅最盛自初開監官日報府主來賞遊人亦數集　又雪後尋梅詩曰青帝宮中第一妃寶香熏徹素綃衣定知謫墮不容久萬斛玉塵來聘歸　又曰樂殿仙姝下界遊偶來稅駕剡溪頭君看月裏橫枝影盡是蒼龍與翠虯　又射的山觀梅詩曰射的山前兩墊巾雛邊初見一枝新照溪洗盡嬌春意倚竹眞成絕代人餐玉元知非火食化衣應笑走京塵即今畫史無名手試把清詩當寫眞　又曰凌厲冰霜節愈堅人間乃有此癯仙坐收國士無雙價獨立東皇太乙前此去幽尋應盡日向來別恨動經年花中竟是誰流輩欲許芳蘭恐未然　又梅花絕句曰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華宮到浣花溪　又曰亂簪桐帽花如雪斜挂驢鞍酒滿壺安得丹青如顧陸憑渠畫我夜歸圖　蘇軾梅花詩曰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眞色鬬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　又紅梅花詩曰上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鉛那是寶玉人嬾頰更多姿抱叢暗染初生子落盞濃杏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樣竹間璀璨出新枝　又詩曰西湖處士骨應槀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己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稍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盡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粉不埽萬里春隨遠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蘇轍梅花詩曰病夫毛骨日凋槀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驟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朔風勁檣頭亦有南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閨嬙靚妝唯有長眉埽孤芳已與飛霞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白知羞作繁華助芒昊　范成大次韻和郡守撫元夕賞倅廳紅梅詩曰春入林梢一再風破寒勻染費天工雖然嫵蕩新妝別只與橫斜舊格同午枕乍醒鉛粉退曉奩初罷膩脂融從來顏色休論似夾路漫山取次紅　元劉秉忠江邊梅樹詩曰江邊綠繞惜芳叢絕筆天眞在眼中素豔乍開珠蓓蕾暗香微度玉玲瓏一枝倒影斜斜月滿樹浮光細細風明日行經山下路幾回特地駐青驄　郝經江梅行曰江城畫角吹吳霜破月著水天昏黃波澄煙吐林影澹雙梅帶雪橫溪塘此時承平風物盛家家種玉栽琳琅朝來伴使宴江館銀餅亂插吹銀管霏微香霧入紅袖零亂春雲繞金盌都將和

氣變荒寒錦瑟愁生燕玉煖爲言儀眞梅最多苔花古樹深婆娑一年十月至二月紅紅白白盈江沱自從天
馬飲江水草根喫盡梅無柯楊子人家楚三戶今年幸有燒殘樹忽聞星使議和來盡貯筠籠待供具從今江
梅好顏色爛醉長吟嚼佳句　吳澄疊葉梅詩曰羅浮夢斷杳無蹤冰雪仙姿兩兩逢綠萼一笑知顏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天容　趙孟頫梅花詩曰灞
灑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元非侶夢裏黎花亦未眞　薩都剌燈夕觀梅詩曰翠禽偷夢出
嫌薄曉來濃迎風一笑知顏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天容　趙孟頫梅花詩曰灞
灑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元非侶夢裏黎花亦未眞　薩都剌燈夕觀梅詩曰翠禽偷夢出
南園綽約冰妝傍綠尊冰鏡玉釵浮翠影風簾銀燭照妝痕粉香微爛無人見素質多寒藉酒溫不似海棠春
睡去西樓月落已黃昏　謝宗可紅梅詩曰黎雲無夢倚黃昏薄倩朱顏蝕淚痕宿酒破寒熏玉骨仙丹偷暖
返冰魂茜裙影露羅衣卷霞佩香封縞被溫回首孤山斜照外尋眞誤入杏花邨　楊維楨紅梅詩曰羅浮仙
子宴瓊宮海色生春醉壓紅十二闌干明月夜九霞帳裏睡東風　丁鶴年紅梅詩曰姑射仙人鍊玉砂丹光
晴貫洞中霞無端半夜東風起吹作江南第一花　明王冕梅花詩曰疎枝錯落花燦爛正似推蓬溪上看凍
痕不剝五更霜鮮色猶存百年幹孤山處士詩夢寒羅浮仙人酒興闌天荒地老行路難誰傳春色來人間君
不見江南物色今非昔大谷長林盡荊棘歲寒何處論襟期坐對雲山空歎息東樓女兒白苧歌西樓美酒喚
杏花縱有高人愛高潔踈雪誰肯來山家老我無能慣清苦寫梅種梅千萬樹霜清月白夜更長每是狂歌不
歸去只今潦倒雙鬢垂世情雜雜俱忘機讀書寫字兩眼眵鐵石心腸亦淒楚安得喚起陳元龍長船滿載玻瓈紅浩歌拍拍隨春風大醉驚倒江
鶴舞一聲羌管過南樓鐵石心腸亦淒楚安得喚起陳元龍長船滿載玻瓈紅浩歌拍拍隨春風大醉驚倒江
南翁　又紅梅詩曰深院春無限香風吹綠漪玉妃清夢醒花雨落胭脂　又曰昭陽殿裏醉春風香隔瓊簾
映淺紅翠袖擁雲扶不起玉簫吹過小樓東　又梅花詩曰馬跡山前萬樹梅千花萬花如雪開滿載揚州秋
露白玉簫吹過太湖來　又曰斷雪流水孤山路看得春風幾樹花騎馬歸來城郭是月明篇管起誰家　高
啓梅花詩曰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
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韻東風愁寂幾回開　又曰縞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疎尚密微經
雨似暗還明遠在煙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引漁郎入洞天　又曰澹澹霜

華濕粉痕誰施綃帳護香溫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挂月邨飛去只疑雲作伴銷來肯信玉爲魂一尊欲訪羅浮客落葉空山正掩門　又曰最愛寒多最得陽仙遊常在白雲鄉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楚客不吟江路寂吳王已死苑臺荒枝頭誰見花飛處嬋娟微風裊裊霜

賦　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繁幹通寒圭變節冬天徙箭並皆枯悴色落摧風年歸氣新搖雲動塵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襍雪而披銀吐豔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緩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插故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傷嚥或舍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户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追寒袂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聚茲羅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曩前之太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陳暄食梅賦曰魏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先嘗賜一時之名果遂懷椹而矜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樹形異韋誕之聞雷胃既咽而思鳩杖悶欲死而想仙杯拜投壺而天笑等王孫而客咍　增　唐宋璟梅花賦曰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從父至東川授館官舍有梅一本數蘊於榛莽中喟然歎曰嗚呼斯梅託根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閒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用遣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而彳亍倚黎杖於牆陰尉有寒梅誰其封殖未綠葉而先藹抽青枝於容冉光分影布水玉一色胡雜遝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幻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潛襲疎榮暗襲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兩晚濕宿露朝滋又若英皇泣於九疑暖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煙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德掩袖擁鬟狂颸卷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朝順子正容物悟或顛頼若靈均或敧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徧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縕之以芙蓉贈之以芳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於榮產之

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豔於春者望秋先悴盛於夏者未冬而萎或朝華而速謝或夕秀而遂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沍凋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囀蠭房未暄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跡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塵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可悽迷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悁結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昷之曰萬木僵仆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宋朱子梅花賦并序曰楚襄王遊乎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騶乘宋玉進曰美則美矣臣恨其生寂莫之濱而榮此歲寒之時也大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渚宮之囿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厲歲寒而方華潔清姽而不淫兮專精皎其無瑕既笑蘭蕙而易誅兮復異乎松柏之不華屏山谷以自娛兮命冰雪而爲家謂后皇賦子命兮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兮尚幽獨之可願歲序徂以崢嶸兮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橫出兮廓獨立而增妍元霧翕而四起兮紛旖旎以相連兮川谷亟而冰堅滄容與而不衛兮象姑射而無鄰夕同雲之繽紛兮林莽雜其蔽虧曾子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鬧鬧兮信橫發而不可摧紛旖旎以相連兮川谷亟而冰堅滄容與而不衛兮象姑射而無鄰夕亦何好兮靜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嫮姱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爲儀欻浮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莫其淒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乎山阿兮步何躊躇於水濱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漢之廣兮羌何爲乎人間既奇服之曜耀兮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雲之歌兮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乎瑤池兮懼佳期之非眞願借陽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幃渚宮矧未有此兮縱草棘之縱橫椒蘭後乎霜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載陽兮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自憐兮滄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不取兮亦吾命其何傷辭曰后皇貞樹豔以姱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絕其求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利以合義雖曰同生兮各有所宜伯夷餓死於首陽兮蹠亦橫骸於東山貴賤異位兮其節不改貧富易態兮其情不變苟志義之所在兮雖死生而不悔嗟行人之遠辭兮聊贈子以蘭芳願言思子兮中心斷絕

歌唐白居易歌曰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爲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喔喔鳴殘月沒征馬蕭蕭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黎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鬚白

增序宋范成大梅譜後序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奇怪者爲貴其新接櫹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醯醸薔薇之類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

增文□周之翰熬梅文曰寒勒銅餅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黎花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如枯木稜稜山澤之臞膚若凝脂凜凜冰霜之操早春魁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本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晚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摧煙烘不醒深魂翦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窗月澹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未真却愁零落一杖春好與茶毘三昧火

增記宋范成大記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圖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黎一

原許慎說文曰黎果也從木利聲　增爾雅曰黎山樝（郭注即今黎樹）黎曰攢之　格物叢話曰黎數種大者幾如盌有青黃紫三色肉白於雪核少食之甘脆咽查滓者爲佳品另一種穀時糜爛可口謂之金鳳黎亦其次也

原廣志曰洛陽北邙張公夏黎海內惟有一樹廣都黎重六斤數人分食之有常山具定山陽鉅野黎梁國睢陽黎齊都臨淄黎鉅鹿棗黎上黨榛黎小而甘新豐箭谷黎關以西黎多供御　增又黎一名悵果一名玉乳一名蜜父三輔黃圖名含消黎大如五升器入口即消　又乳黎出宣城皮厚肉實味甘難黎出河南北州郡味差短　又紫黎花以秋日開紅色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梨青梨大谷黎綠葉黎芳黎細葉黎金葉黎紫條梨瀚海梨東王梨俱出海中

原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注曰棠杜也一名黎而小也）　魏文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消煩釋餲（一本一反）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孫楚秋賦曰紫梨甜脆

增山海經曰洞庭之中何晏九州論曰安定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內好稻真定好梨　傅巽七誨曰襄陽黃梨　增盧毓冀州論曰常山好梨地產不爲無珍

原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梨紫梨六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爲地仙可入水火 洞冥記曰漆山之背梨大如升色紫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幸氏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甀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襄盛之名含消梨 曹瞞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往徙美梨掘之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 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王所徵在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之象死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瞳時到建業以主所賜梨付守苑吏種之 太平御覽曰魏武帝爲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有美梨謹上甘梨二箱 原 晉令曰諸官秩梨守護者置吏一人 晉書曰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於堅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戕長安堅遣諭之各齎梨以爲信皆不受命 增 世說曰道安公講僧常數百習鑿齒嘗餉十梨值講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頗有赤梨經年不壞 原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晝夜哭泣兄提二升酒一盤梨就之引酌相勸彪問略答彪悲咽問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少久弗應肅然無言瀉餘酒著甌中掣兩青田邨人多種梨有一株名曰官梨一圍五寸以供獻名御梨 南康記曰歸田石城內有梨歊人食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噉輒病或顛仆失徑亡命味似秋梨 增 唐書曰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飲坐梨言席上之珍 鄴侯別傳曰唐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坐罽毯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以賜之潁王等曰陸下恩渥先生如此臣等聯句以爲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如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地里志曰河中府土貢鳳棲梨 金鑾密記曰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爲雌雄梨 洛陽伽藍記曰報德寺有含消梨重六斤從樹投地盡化爲水 唐餘錄曰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攜酒樹下謂爲梨花洗妝宴 湘山野錄曰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

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數邨童公餉於其廬連食數梨實僚有曰梨號五藏斧斤不宜多食叟歎曰鵐冠子五藏斧斤乃別離之離非謂梨也蓋離別則殘賊胷懷有若刀斧因就架取鵐冠子呈之公大歎服長慶集曰杭州俗釀酒趁梨花開時豎號梨花春故杭州春望詩曰紅袖織文誇柿蔕青旗酤酒趁梨花

梨三

原 真定 廣都 並詳梨二 靈關 御宿 上見謝眺梨啓 下詳梨二 帶雨 送春 白居易詩曰王宮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杜牧詩曰梨花應送春

原 大谷 鉅野 並詳梨二 生元圃 種青田 上見王讚梨頌 下詳梨二 甘香 津潤 雜子曰夫梨柚橘柚者食之則甘橘之則香 左思蜀都賦曰嘉則雜遝 玉漿 瓊汁 上見丁晉公詩 下見楊誠齋詩 貢花 接秦 西踰產梨處用刀去皮切作瓣

梨津洞橋 洞峭發 可口 同心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同譬其猶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壞煙太守宋歆廚同心之梨 見天中記 壓帽 洗妝 俱詳梨二 粉黛雪浪 冷豔靚妝 周美成詠梨詩冷豔不堪羞東 解煩消餉 音春 敲齒 辛寅遜詩曰嚼處春冰皺齒 玉滌 沃心 上詳梨二 冷咽時雪凌沃心寒 俱見山堂肆考 華夷 子以火焙乾調之華夷咸宜 花木考曰接梨於桑則醍而味甘 俱見事苑 詳注

梨四

原 元光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 溶溶院落 古詩曰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風 露重凝花 白居易詩曰風露重梨花濕 原 等千戶侯 漢書曰淮北荊南河濟之間千戶侯等

梨五

原 詩 梁沈約西地梨詩曰列茂河陽苑蓄紫濫觴隈飜黃秋沃若落素春徘徊 又應詔詠梨詩曰大谷來既重岷山道有難摧折非所羨但令入玉盤 劉孝綽於座應令詠梨花詩曰玉壘稱津潤金谷詠芳菲詎匹龍樓下素葉映華扉雜雨疑霰落因風似蝶飛豈不憚飄墜願入九重闈 後梁宣帝大梨詩曰大谷常流稱南荒本足珍綠葉已承露紫實復含津 唐皇甫冉和王給事維禁省梨花詠詩曰巧解逢人笑還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衣 李嶠詠梨詩曰擅美元光側傳芳瀚海中鳳文疎象郡花影麗新豐色對瑤池紫甘依大谷紅若令逢漢主還疑識張公 韓愈詩曰桃溪洞帳不能過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宋文同詩曰寒食北園春已深梨花滿枝雪團徧青春每向風外得秀豔應難雪中見 歐

陽修千葉紅梨花詩曰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君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市看無時夷陵寂莫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升蠻花闌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眞賞今蠻遇使君風輕絳雪尊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爲漢使殷勤西域徙榴花　丁謂詩曰元圃雲腴滋絳質上林風御徹清香尋芳尚意瓊爲樹蠲渴應知玉有漿　蘇軾詩曰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雜一株雪人生能得幾清明　陸游詩曰嘉陵江色嫩如藍鳳集山光照馬銜楊柳梨花迎客處至今詩夢到城南　金元好問梨花詩曰梨花如靜女寂莫出春暮春工惜天眞玉頰凌風露素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繪雪香句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妬　明文嘉詩曰翦水疑霜妬蝶羣曲闌風味玉清溫粉痕浥露春舍淚夜色龍煙月斷魂十里香雲迷短夢誰家細雨鎖重門洗粧見說清明近旋典春衣置酒尊

賦　唐盧照鄰病梨樹賦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是鄧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君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牲步甲子度量乾坤飛錬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又甘公洛下閎安期先生偏鵲之儔自云開皇辛酉歲生今垂九十二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共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椿菌之性何其遼哉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邇亦微譴行在余獨臥旅邑閒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衆木唯有病梨一樹圍纔數握高僅盈丈花實頹頓似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絕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根於壹壤俱稟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貫豈賦命之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

天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木聳靈丘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細枝葉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鳥兎之栖息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厚之風煙愍茲珍木離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澗稱其殊旨元光表其仙族頗生何爲零丁若斯無棟梁之可用無棟梁之可求進無爲於斤斧退無競於班倕無庭槐之生意有嚴桐之死枝爾其高纔數仞圍僅盈尺修幹罕雙枯條

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聲窄怯衝飈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既而地歇蒸霧天收曜靈西秦明月東井流星顛頼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的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蚩尤之樹莫不摩霄拂石藏雲吐霧則有橋邊朽柱天上靈查年年歲歲無葉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寧守雌以外喪不修褵而內否亦猶縱酒高賢佯狂君子爲其胞合置其憂喜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混彭殤於一觀庶筌蹄於茲理

歌 唐王建夢看梨花雲歌曰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黎花雲瑶池水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繞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蘞却愁春浣露玉居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爲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

頌 晉王讚梨樹頌曰太康十一年梨樹四枝與中枝合生於圃皇太子令侍中頌之嘉木時生瑞我皇祚修幹外揚隆枝內附翼翼皇儲克光其敬神啓其和人隆其盛降自元圃合體連性時惟今月躬親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木之期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啓自神明在心斯動於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靈

贊 宋孝武帝梨花贊曰沃瘠異壤舒慘殊時惟氣在春具物合滋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采不離塵緇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醫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荅 梁庾肩吾謝賚梨啓曰睢陽東苑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產自銅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廚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甘一

格物叢話曰柑者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赬二色赬者謂之壺柑即乳柑惟泥山爲最地不彌一里所產柑其大徑六寸皮厚而珍脈不粘瓣食不留滓一顆核一二間有全無者生枝柑鄉人以其耐久留之枝上俟味變甘攀折而折故名焉今溫福州江陵天台處產之 本草曰酸者名胡甘

爾 古今注曰甘實形

如石榴者亦謂之壺甘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郡舊江北甘園名宜都甘　郭義恭廣志曰有甘一核有成都平帶甘大如升色蒼黃犍爲南安縣出黃甘　增又曰新州出變甘有包大於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餘甘之所不及傳云移植數百里外形味俱變因以爲名亦如橘踰淮爲枳乃水土異也　又曰有生枝柑有乳柑有海紅柑有衢柑品雖不同而溫台之柑最良歲充上貢焉柑之大者擘破氣如霜霧故杜詩破柑霜落爪是也　雲南志曰雲南北勝州有獅頭柑狀如獅頭而色黃有大如椀者其味最甘　崔寔政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柑而獻文繡者蓋以萬數矣

甘二

增異聞錄曰漢武帝時董元素來自江南上召見夜與語曰聞公有神術今江南柑橘正熟公能致否對曰請安一盒於榻前數刻忽有微風入簾啓盒柑滿其中奏云此江陵支縣柑也他處恐來遲帝嘗之驚歎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張盤字子石爲廬江太守遭陽令嘗餉一奩柑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盤奪其甘外卒以兩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晉書曰王羲之嘗抱弱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郭子曰王丞相導性儉嗇帳下甘果盈溢涉春壞爛　右軍帖曰奉柑三百果霜未降不能佳　晉令曰閭中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宅誼時種柑猶有存者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以冬月噉甘歎其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三寸　梁書曰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富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飲食未嘗舉箸醉後取一柑食武帝笑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外令月給錢十萬　隋史曰隋文帝嗜柑蜀州摘黃柑皆以蠟封藩獻日久猶鮮　增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於武陵龍陽洲上種甘千樹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歲得絹數千匹　述異記曰南陽郡東望山有人入山山頂有果林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工甘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二枚欲以示人聞雲中語云催放雙柑乃聽汝去　增唐史曰開元中有神仙持羅浮柑子種於南樓寺其後常資進獻至今蜀幸奉天之歲皆不結

實 又曰荆州進黃柑帝以紫帕包賜蕭嵩 新唐書曰益州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雖不敬裝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斂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開元遺事曰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皸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途嘗有道士襲之蓋羅公遠也 東坡集曰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曰洞庭春色程史曰戎州有蔡次律者家於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柑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時蓋微宗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甘三

原 平蒂 圓實上詳甘一 胡濟甘賦曰三秋選煌 披黃苞 系丹實 漢安仁賦曰披黃苞以授甘 劉韶甘賦曰豐條翠葉系以丹實 西平更生 東望共食 范甯表曰南昌令解列西平成今多少作子 下詳甘二 若菱華 徐陵詠甘詩曰朱實挺荆南苞品擅珍淑上林雜嘉樹江浦間修竹萬里擬封家千株挺荆國綠葉養以布素榮芬且郁得陳終宴歡良垂雲雨育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又曰春日晴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甘四

連賦 甘 超玉果 若金瑞 上見胡濟甘賦 下見謝惠連賦 蠟封 布裹 俱詳甘二 上元宴 春日攜臣賞 徐萍實 上見胡濟黃柑下詳甘二 若菱華 徐陵詠甘詩曰朱實挺荆南苞品擅珍淑上林雜嘉樹江浦間修竹萬里擬封家千株挺荆國綠葉養以布素榮芬且郁得陳終宴歡良垂雲雨育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又曰春日晴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如金彈丸誠珍果也 下詳梁宗炳頌

甘五

原 詩 梁徐陵詠甘詩曰朱實挺荆南苞品擅珍淑上林雜嘉樹江浦間修竹萬里擬封家千株挺荆國綠葉養以布素榮芬且郁得陳終宴歡良垂雲雨育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增 唐杜甫詩曰岑寂雙柑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又曰春日晴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祠用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甘 登俎 杜甫詩曰登俎黃柑重 渴者思 張載詩曰三巴渴者思 天思賜 孔珣表曰天恩俯賜黃柑不勝愛遇 遺細君 蘇軾詩曰歸來一顆細君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歲終得獻金門　柳宗元詩曰手種黃柑三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花開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後滋味還堪養老夫　宋蘇軾詩曰侍史傳柑至帝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誰是餘香　又曰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魏逐臣露葉霜枝翦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座客殷勤爲吾貢

賦晉胡濟黃甘賦曰惟江南之奇果資天地之正陽生殊方之妙域植朱島之遐鄉處漢之南背江之陰左協蘭皐右接桂林帶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高岑三秋迭運初寒履霜照耀原隰蔭映林荒若菱華之繡綺井燭龍之銜金璫　劉瑾甘樹賦曰伊冥造之緜緜分纏羣象於成遇嗟卉草之森秀兮將歸美於甘樹誕寄生於南楚兮播萬里而東布浸冷泉以搖根兮竦遒條以承露結密葉以舒陰兮滌纖塵以開素仰清氣以旭晨玉果於崑山傾子節兮湘之區承君玩兮堂之隅濯兩兮冒霜長無絕兮芬敷

贊晉王升之甘橘贊曰節重履險操貴有恒二樹保榮四運齊能在質爲美於味斯弘異分南域北則枳橙寒園之麗木美獨有此貞芳質歲雜而懷風性耿介而凌霜擬夕霞以表色指朝景以齊圓作萍實乎江介超

頌梁宗炳甘頌曰煌煌嘉實磊如景星南金其色隋珠其形

表梁皇太子謝甘表曰甘踰石密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　唐宰臣謝明皇賜甘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　唐劉禹錫謝甘子表曰甘踰萍實剖食既同於楚謠寒比蔗漿折醒何慙於漢使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甘啓曰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立消煩鬱頓除酩酊近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　庾肩吾謝湘東王賚甘啓曰傳名地里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遥聞建春之嶺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非甜蒲萄猶餉

傳宋蘇軾黃甘陸吉傳曰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

吉先生賜爵左庶長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主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居吾下而位居上何也甘徐應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招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悏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雜文 韓彥直柑錄 明劉基賣柑者言 曰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子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壞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飽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橘一

春秋運斗樞曰璇樞星散爲橘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　周禮曰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爲枳　汲冢周書曰秋食檍梨橘柚五帝之禮義法度譬諸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莊子曰三王以前事猶一橘也

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此人與千戶侯等　曹叔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千石主歲貢御橘　拾遺記曰條陽山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格物論曰橘有數種枝多生刺葉兩頭尖三月著花結實至冬黃熟一名木奴　廣州記曰羅浮山橘夏熟實大如柿　又曰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酒　韓子曰夫樹柤梨橘柚者食之則美嗅之則香生南國弗深固難從更其志今綠葉素榮紛其可嘉兮　又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魏文帝詔羣臣曰飲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　傅巽七誨曰閩山朱橘　杜預七規曰庶羞既異五味代臻糅以丹橘雜以芳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橘十一株　郭璞雅曰橘柚剖於北徙石榴鬱於東移

橘二

列仙傳曰穆天子會王母於瑤池食白橘金橘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南方之橘生於淮北則爲枳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使民善盜耶　晏子使楚進橘併食王曰當剖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　益部耆舊傳曰楊由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由由曰西京雜記曰武帝平百越以爲園圃民獻橘數包　南方有舊朱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柚　述異記曰漢章帝元年上虞獻二蒂瓜玉色橘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桓嚴字文林罷縣居揚州從事屈豫室庭有橘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蕃四面時風吹兩實墮地即以繩縛繫於樹　又曰劉先主時巴郡結舫水居者五百家縣有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　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

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張勃吳録曰朱光爲建安太守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味尤酸正裂人牙絶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盧黑色也蓋近是乎　建武故事曰平西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蒂爲瑞異羣臣畢賀　梁書曰梁大寶元年將軍王僧辯家有橘三十子一蒂二十五子於湘東王荅之曰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景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之橘遠臻但增歡慰　搜神記曰秦精入武昌山采茗見一人長丈餘授懷中橘二十枚與精　異聞集曰洞庭君有小女謂柳毅曰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其旁有大橘樹君擊之三當有應聲者毅如其言即名入毅持書見洞庭君　宋躬孝子傳曰王虛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尋瘥俄而不見庭中橘樹隆冬而實病果尋愈時人以爲至孝所感　南史曰盧愚始數歲家中橘樹冬敦諸兒競取之愚獨不取家人皆異之　江淮異録曰陳允升好道撫州危全諷迎置郡中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泊豐城港今爲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頃還攜一囊橘數百枚唐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蓬萊宮至天寶十年秋結實宣示羣臣曰朕於宮内種橘數株今結實一百五十顆乃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

橘三

白華　朱實　李尤七歎曰梁土青麗盧橘是生　白綠葉　金衣　上詳橘一　李尤七歎曰金衣素裡斑理内充滋味　懷三

攬兩　上詳橘二　貴人懷然端坐即騎侯像也　陶潛搜神後記曰會稽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數數形見遂降情好　建春山　德陽殿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建春山其上多橘相　李尤德陽殿賦曰橘柚含桃百果成攬　遺母　賜臣　上見橘二　神仙傳蘇耽種橘數井以救鄉里之病者以井水服一桔　唐太宗建築殿　橘築即愈　星散　洲浮　橘洲在長沙縣西南江中時有橘洲獨存古詩照潭無低橘洲浮　遺　緑葉　上詳橘一　李尤七歎曰金衣素裡斑理内充滋味懷異淫樂無窮　懷三　方齋外有建春山其上多橘柚含桃百果成攬　李尤德陽殿賦曰橘柚含桃百果成攬　遺母　賜臣　上見橘二　神仙傳蘇耽種橘數井以救鄉里之病者以井水服一桔　唐太宗建築殿　橘築即愈　星散　洲浮　上見橘一　湘中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浸此洲獨存古詩照潭無低橘洲浮　遺　緑葉　金衣　上詳橘一　李尤七歎曰金衣素裡斑理内充滋味懷異淫樂無窮　懷三　尤德陽殿賦曰橘柚含桃百果成攬　李尤德陽殿賦曰橘柚含桃百果成攬　遺母　賜臣　上見橘二　神仙傳蘇耽種橘數井以救鄉里之病者以井水服一桔　唐太宗建築殿　橘築即愈　星散　洲浮　上見橘一　湘中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浸此洲獨存古詩照潭無低橘洲浮　遺　緑葉　金衣　上詳橘一　李尤七歎曰金衣素裡斑理内充滋味懷異淫樂無窮　懷三　方齋外有建春山其上多

後橘盡取餘大橘剖開中有二叟相對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

霜　瀟湘姿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王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隱記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杜詩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　浙東禁鬻　越

南出稅　白六帖薛戎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屬橘未貢先鬻者死戎請弛其禁任　昉述異記越多橘柚園蔵出橘稅名曰橘籍吳國澤表曰請除臣之橘籍

橘四

原　丹橘　朱橘　不遷　楚詞受命不遷　再熟　潘岳賦序冬夏再熟　化枳　鷰實　貢惟任土　果貴及時　蜜橘　綿橘　踰淮北　麗中州　上見橘一奏曰橘生江南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　霜　瀟湘姿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王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隱記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杜詩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　浙東禁鬻　越

南出稅　白六帖薛戎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屬橘未貢先鬻者死戎請弛其禁任　昉述異記越多橘柚園蔵出橘稅名曰橘籍吳國澤表曰請除臣之橘籍

原　丹橘　扁小多香實橘之上品　霧　緑橘　細碧可愛不待霜後色味已佳冬采之生意如新　凍橘　八月開花冬結春采　包橘　外薄內裂瓣隔皮可數　油橘　橘之下品　芳塲橘　狀大而扁外緑心紅多液春熟甚美　穿心橘　實大皮光心虛可穿　珠顆形容隨日長　沙橘　細小甘美　蜜橘　綿橘

原　詩古詩曰橘柚垂嘉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　晉張華詩曰橘生湘水側菲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在玉几前　齊虞義橘詩曰衡巘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摧折江南桂離披漢北楸獨有凌霜橘榮麗在中州從來自有節歲暮將何憂　梁簡文帝詠橘詩曰菱藕映庭樹枝葉凌秋芳故條雜新實金翠共含霜攀枝折縹幹甘旨若瓊漿無假存雕飾玉盤余自嘗　徐摛詠橘詩曰麗樹摽江浦結翠似芳蘭焜煌玉衡散照耀金衣丹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　范雲園橘詩曰芳條結寒翠圓一作實變霜朱徒根楚洲上來覆廣庭隅　沈約園橘詩曰緑葉迎露滋朱苞待霜潤但令入玉柈金衣非所云　周李元操園中雜詠橘詩曰嘉樹出巫陰分根移上林白華如霰雪朱實似懸金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自有凌冬質能守歲寒心　唐李嶠詠橘詩曰萬里盤根植千株布葉繁旣榮潘子賦方重陸生言玉藟含霜動金衣逐吹翻願辭湘水曲長茂上林園　韋應物答鄭騎曹求橘詩曰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皮日休早春以橘寄魯望詩曰箇箇和枝葉捧鮮彩疑猶帶洞庭煙不爲韓嫣金丸重直是周王玉果圓剖似日魂初破後弄如星髓未銷前知君多病仍中聖盡送寒苞向枕邊　陸龜蒙次韻酬謝襲美以春橘見惠詩曰到春猶作九秋鮮應是親封白帝煙良玉有漿須讓味明珠無類亦羞圓堪居漢苑霜梨上合在開盤須自

仙家火棗前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　宋范成大詠橘詩曰新霜徹曉報秋深染盡青林作繡林

惟有橘園風景異碧叢叢裹萬黃金

賦　魏曹植橘賦曰有朱橘之珍樹於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果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遥植列銅雀之園庭背江洲之暖氣處元朔之肅清邦換壤別爰用喪生處彼不凋在此先零朱實不銜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冀炎氣之可懷颺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地道之不訛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元化而不變非彰德於邦家拊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晉潘岳橘賦曰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為賦云爾嗟嘉卉之芳華信氛氳而芬馥既翫青而蔵黃且參差而棼糅至如廣命賓客歷覽遊觀三清既設百味星爛炫熀乎玉案照耀於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宋謝惠連橘賦曰園有嘉樹橘柚煌煌圓丹可翫清氣芬芳受以玉盤升君子堂味既滋而事美實厥包之最良　梁吳均橘賦曰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緑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實寒而北來雕銜霜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實寒而北來雕銜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　唐李德裕瑞橘賦曰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緑篠於巖側翦翠以之列巢鵷雛於焉栖息雖同沾於雨露竊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皇朝豈因人之羽翼感大均之獨運輸造化之全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逮乎霜飛文圃風落秦川金莖炫熀於朝日玉樹青蔥於霽天峨方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櫩松下秀孫荃艷朱草與屈軼華紫芝與實連靈卉必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熀耀朗風之珠樹粲然眇若溥於野露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大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包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璵而共妍事既之和羹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剖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東鄙孤臣繆陳三事夏熟淪瓊星之粹精茂波江浦繁茲洞庭揚州之貢蜀朽於霄霜永酬恩於天地　宋吳淑橘賦曰伊盧橘之

郡之英既踰淮而爲枳亦渡江而作橙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香皮赤實緑葉素榮交甫贈之而著美陸績懷之而顯名若夫雕飾是資芬芳足貴吳王納貢單于荷賜交趾鮮於同柢僧辯所陳更驚於共蒂別有箕山曉色羅浮晚香用之給客舉以名堂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莊周著論譬之於百王虞愿不取而道顯桓儼繫樹而名揚亦氣處元朔之寒色彼南土之不遷諒難成於甘實斯固百越所厭飫而堯舜不常食也

頌 宋孝武芳春琴堂橘連理頌曰列訪神祕詳觀瑞策通柯聳秀實靈所錫離條別幹淹一榮戚道被遐夷

啟 梁簡文帝謝敕賚城邊橘啟曰結根龍首垂陰陽墅甘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 劉孝儀謝東宮賜城傍橘啟曰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繐素漢譬封君固以傾匹穰橙俯連楚相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窗蜜而成甜重以倒影陽池垂華金堞洵可珍石榴於式乾貴蒲桃於別館 庾肩吾謝賚橘啟曰光分璇宿影接銅峰去青鳥之迢遞服朱闈之爽塏楚原洪筆頌記不遷陳王麗藻賦稱遥植昔朝歌季重纔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秋菊

說 唐陸龜蒙橘說曰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歷歷然類蝸蟺而青翳葉仰齧如饑蠶之速人或張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蜨矣力力拘拘其銷未舒襜黑籍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揣緩纖且長久醉方寤纔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中類有德也不明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榮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已

金橘一 附

花果録曰金橘一名金柑一名夏橘一名小木奴實小如彈黄如金謂之金橘　韓彦直橘譜曰金橘出江西都人初不甚貴景祐中始至汴温成皇后嗜之價遂貴藏菜豆中可經時不變橘性熱豆性涼故也

金橘二

光如金彈　圓並明珠上見黄魯直詩　王岐公詩黄欺晩菊垂金粟圓並明珠落翠盤

金橘三

詩宋李邦直和賜後苑金橘詩曰苑臣初摘置瑚盤口勅宣恩賜近宫氣味豈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酸參差翠葉藏珠琲錯落黄金鑄彈丸安得一株擎雨露畫圖傳與世人看　黄魯直索金橘詩曰禪客入秋無氣息想依紅袖醉驄驄霜枝搖落黄金彈許送筠籠珠未來　梅聖俞詩曰越橘如金彈爛然已盈篋誰傳嶺外信尚帶霜前葉　又詩曰韓彈有輕薄楚萍知是非甘香奉華俎咀嚼破明璣

柚一

爾雅曰柚條也似橙實酢出江南　尚書曰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原月令曰食橘柚　本草曰嶺南有柚大如冬瓜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雲夢之柚　列子曰吳越之間有木其名曰柚樹碧而冬青實甘而味酸渡淮北化爲枳　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　離騷曰斥逐鴻鵠乃近鴟梟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楚辭曰雜橘柚以爲圃兮列辛夷與椒櫰

柚二

當家僮　贈遊女　柳子厚詩橘柚當家僮　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皇之曲注云遊女漢女也鄭大夫交甫於漢皇見之贈以橘柚　耀密林　依茅齋　柳宗元詩密林有餘芳依橘柚

柚三

詩宋朱子詠柚詩曰春榮百卉茂素榮敷緑枝淑郁麗芳遠悠揚風日遲南國富嘉樹騷人留恨詞空爲對夕日愁絶鬢成絲

原贊晉郭璞柚贊曰厥包橘柚精者曰柑實深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歎以爲美談

櫻桃一

原爾雅曰楔荊桃郭璞注今櫻桃也楔音栔 唐太平廣記曰崖蜜櫻桃一名朱茱一作朱一名麥英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康成注含桃今櫻桃 博物志曰櫻桃有大者長八分者白色多肌者凡三種 唐楊膳夫録曰櫻桃食之皆不如蠟珠 原晉宮閣名曰式乾殿前櫻桃二株含章殿前櫻桃一株華林園櫻桃二百七十株 唐國史補曰李直方第諸果以櫻桃爲第三

櫻桃二

原漢書曰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取以獻宗廟上許之諸獻果始此 唐書曰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稱奉則是尊言賜又似卑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裔巴陵王稱云是空盤 唐李適傳曰唐高宗時天子饗會夏宴蒲萄園賜朱櫻宰相學士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飽遂從之 唐景龍文館記曰帝命侍臣升殿食櫻桃並盛以琉璃和以杏酪飲酴醾酒又與侍臣樹下摘櫻桃恣其食末後大陳宴席奏官樂至暝人賜朱櫻二籠 唐史曰李林甫採蕭穎士名而名見之時穎士居母喪纏麻入見林甫惡之即令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 唐書曰明皇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唐史曰文宗即位內院進櫻桃以奉三宮太后 酉陽雜俎曰韓約作櫻桃餕饌其味不變

櫻桃三

原鶯含 蠅翳呂氏春秋曰仲夏之月蓋含桃鶯先鳴蠅翳之在斯 傳 緗葉 紅蕊 上見王僧達詩華詩曰櫻桃含紅蕊 張 春就 夏蓋左思蜀都賦曰朱櫻春就素秦夏成 下詳櫻桃二 唐宰臣廚 進士宴山堂肆考唐朝三月宰相有櫻笋廚時最爲盛又三月爲櫻笋時 松言唐新進士有櫻桃宴 和杏酪 雜蠟丸上詳櫻桃 唐李希烈許諾及希烈死其子不發喪謀悉誅諸將自立未決時有獻櫻桃者希烈妻竇氏矯分遣仙奇因以其夫希烈始入汴闉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強娶之又嘗稱陳仙奇忠勇可用其妻亦竇姓願爲姊以固其心

蠟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入斬之　映碧叢　隨翠籠上見簡文帝詩下見韓愈詩

櫻桃四

席上珍見唐太宗詩　滴皆紅蘇軾詩櫻桃初熟時皆紅　充鳳食見李商隱詩　花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　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

櫻桃五

詩宋王僧達詩曰初櫻動時豔擅藻爍輝芳緗葉未開蕊紅葩已發光　梁簡文帝詩曰華林滿芳景洛陽偏陽春朱顏含遠日翠色影長津喬柯轉嬌鳥低枝映美人昔作園中實今來席上珍　唐太宗賦得櫻桃春字韻詩曰華林滿芳景洛陽偏陽永植平臺垂長與雲桂密徒然奉推甘終以愧操筆　杜甫詠野人送櫻桃詩詩曰倒流映碧叢點露擎朱實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已麗金釵仍美玉盤橘寧異梅似丸不羨萍如日曰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詔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王維詠勅賜百官櫻桃詩曰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白居易詠櫻桃詩曰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葉密獨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風暗搖動引鳥潛來去鳥啄子難成風來枝莫住低軟易攀翫佳人屢回顧色求桃李饒心向松筠妒好是映墻花本非當軒樹所以姓蕭人曾為伐櫻賦　又與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勅賜櫻桃翫物感恩詩曰清曉趨丹禁紅櫻降紫宸驅禽養得熟和葉摘來新圓轉盤傾玉鮮明籠透銀內園題兩字西掖賜三臣熒惑精華赤醍醐氣味眞肉嫌盧橘厚皮笑荔枝破瓊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勻偷須防曼倩惜莫擲安仁手擘纔離核匙抄半是津甘為舌上露暖作腹中春已懼長尸祿仍驚數食珍最慙恩未報飽餧不才身　權德輿酬裴傑秀才新櫻桃詩曰新果眞瓊液來應宴紫蘭園疑縞龍頷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殘星隱隱看茂先知味易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酪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韓愈和張員外勅賜百官櫻桃詩曰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扃　李商

隱詠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詩曰高桃留晚實尋得小庭南倭墟綠雲話欲危紅玉簪惜堪充鳳食痛已被鶯含越鳥誇香筠齊名亦未甘　韋莊詠白櫻桃詩曰王母階前種幾株水晶簾外看如無只因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宋文同詠櫻桃詩曰偶因移曉雨似欲占春風嫩葉藏輕綠繁蕊能露淺紅　范成大詠櫻桃詩曰小鳥枝頭啄欲殘美人珍重惜堪看金籠未解朱櫻熟玉指先調白雪彈似得金丸

湖鑑類函卷四百一

詩曰火齊寶纓絡垂於綠蘭絲幽禽都未覺和露折新枝　元王士騏詠櫻桃詩曰小鳥枝頭啄欲殘美人珍重惜堪看金籠未解朱櫻熟玉指先調白雪彈

昔捲簾看霞烘的的珊瑚碎露洗垂垂琥珀寒素面相逢渾似醉朱唇半吐欲成丹若教纖手和煙折也勝官家赤玉盤　明袁凱詠蘇城友人惠櫻桃詩曰野店荒溪紅滿枝暖煙微雨共離披忽忽西蜀匀圓顆正值東吳遠送時老子細看方自訝兒童驚喜欲成癡拾遺門下曾沾賜此日飄蓬也賦詩

【原】賦晉潘岳朱實賦曰煥若隋珠皎如列星　後梁宣帝櫻桃賦曰惟櫻桃之為樹先百果而含榮既離離而春就乍冉冉而冬迎異羣龍之元首垂牢器之晚成鳥纔食而便墮雨薄灑而皆零未覩紅顏之實空有薦廟之名等橘柚於饗戶匹諸薦乎中庭異梧桐之棲鳳愧綠竹之恒貞豈復論其美惡且聳幹乎前檐葉繁抽而映日枝長弱而風生且得蔽乎義赫實當暑之凄清

【原】啟梁庾肩吾謝蒙賚朱櫻啟曰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黏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

【原】唐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緊繁英兮霰集駢朱實以

果部　石榴一

原廣雅曰若榴石榴也　增本草曰安石榴有酸淡兩種道家謂之三尸酒云三尸得此酒則醉安石國名　又曰有一種子白瑩澈如水晶者味亦甘謂之水晶石榴　原案敘埤蒼曰石榴柔屬也　增格物論曰石榴中如蜂窠子如人齒帶淡紅色光皎若琥珀又有潔白如雪者　原緣襲祭儀曰秋嘗果以梨棗柰安石榴　鄴中記曰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榴而小淡紅數葉煒燁可愛　增酉陽雜俎曰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絶山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榴而小淡紅數葉煒燁可愛　增酉陽雜俎曰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絶周景式廬山記曰香爐峰頭有大磐石可坐數百人垂生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　增本草曰安石榴有酸淡兩種道家謂之三尸酒云三尸得此酒則醉安石國名　又曰於洛中　又曰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

左思吳都賦曰蒲桃亂潰石榴競裂

石榴二

原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　增拾遺記曰吳王以潘夫人遊昭宣之臺盡酣醉嗜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桂石榴枝上因起臺名曰環榴臺　原沈約宋書曰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　增北史曰齊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帝問魏收曰此何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賜美錦二匹劇談録曰術士金陵許元長善變幻武宗謂之曰先朝明崇儼取羅浮山柑子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東都當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日當致十顆元長奉詔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榻俄有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　隋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眞金文彩盤蹙甚香可爲枕案沉檀不及也　直方詩話曰王荊公作内相翰院有石榴一株枝葉繁茂只發一花時荊公有詩云萬緑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爲多

石榴三

丹鬚 紫萼上見夏侯湛石榴賦下詳石榴一 六實 千房上詳石榴二 潘岳閒居賦曰千房同蒂十子如一 繽紛磊落垂光耀實 玉潤 星懸范堅安石榴賦曰青疑玉潤光猶瑩剖顆如丹砂若銀燦 素粒 紅膚張協安石榴賦曰素粒紅波金房繡隔范堅安石榴賦曰紫的丹膚帖素揉以紫的 玉瑩下見應貞安石榴賦 丹砂粒 錦香囊梅聖俞詩安榴若拳石中蘊丹砂粒剖之珠滿盤不待敎人泣 盛送瑪瑙 噴破水晶李漢碎胡瑪瑙盛送王苗曰安石榴 王母庭 石氏園王勃僞詩王母庭前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 石宗金谷園有石榴名石崇榴 富陽榴實大 海榴來自海外樹僅

石榴四

塗林詳石榴二 頓遜詳石榴二 競裂見蜀都賦 磊落潘岳閒居賦曰若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於其側磊落石榴也 輕紅影入環階水香隨度隙風路遠無由寄徒念春閨空 孔紹安詠石榴詩曰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 唐溫庭筠詠海榴詩曰海榴開似火先解報春風葉亂裁牋綠花宜插鬢紅蹙珠攢作蒂細綵剪成叢鄭驛多歸思相期一笑同 柳宗元詠新植海石榴詩曰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蓂苔插瓊英芳根閟顏色徂歲爲誰榮 元稹感石榴詩曰何年安石國萬里貢榴花迫遞河源道因依漢使槎酸辛犯鼻齅嫌憔悴涉龍沙初到標珍木多來比亂麻深拋故國裏少種貴人家唯我荆州見憐君胡地賒從教當路長兼恣委作金爐焰飄成玉砌瑕乍驚珠綴密終誤繡幃奢風翻一樹火電轉五雲車絳帳迎宵日芙蕖綻早牙淺深俱隱映前後各分葩宿露低蓮臉朝光借綺霞暗虹徒繳繞濯錦莫周遮 皮日休石榴歌曰蟬噪秋枝槐葉

黃石榴香老愁寒霜流霞色染紫鸞粟黃蠟紙裹紅玉刻氷壺含露濕斕斑似帶湘娥泣蕭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晶千萬粒　又病中庭際海石榴花盛發感而有寄詩曰一夜春工綻絳囊碧油枝上畫煌煌風勻龍蒙和海石榴花發詩曰紫府眞人餉露囊猗蘭燈燭未熒煌丹華乞曙先凌日金焰散霜香染郤郎　宋陳師道詠榴詩曰春去花垂盡紅榴煖欲然後時何所恨處獨不祈憐葉葉自相偶重重久更鮮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著子專寒酒移根擅化權愧非無價手刻畫竟難傳

賦　晉夏侯湛石榴賦曰覽華圃之嘉樹兮美石榴之奇生滋元根於夷壤兮擢繁幹於蘭庭露靈液之粹色兮含渥霧以深榮若乃時雨新晞微風扇物鵲妻妻以鮮茂兮紛扶輿以翁鬱枝掾稔以環柔兮葉鱗次以周密纖條參差以窈窕兮洪柯流離以相拂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煥以擢采兮的窪瑛以揚敷接翠萼於綠蒂兮丹鬚艷然含蕤璀爛散珠若乃叢紛始裹聚葩方離潛暉蜿蠖綠采未披照灼攢列熒熒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儔逍遥避暑託斯樹以栖遲翅翔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於修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實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收華斂實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張載安石榴賦曰有若榴之奇樹肇結根於西海仰青春以啟萌晞朱夏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燀若羣翡俱栖爛若百枝並然煥乎郁郁焜乎煌煌仰映青霄俯燭蘭堂似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於是天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敷頳膚自坼剖之則珠散含之則冰釋　張協安石榴賦曰考草木於方志覽華實於園疇窮陸產於苞貢歎奇英於石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滋於九秋爾乃飛龍敆節揚飇扇埃含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栽傾柯遠擢沈根下盤繁

莖篠密豐幹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俛散迴範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燎皦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采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爾乃挺蒂金莖承翹蔭佳人之元鬢發窈窕之素姿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爲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實磊落月滿虧盈爰采爰收乃剖乃坼內憐幽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冰潔凝光玉瑩璀如冰碎泫若珠迸含清泠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應貞安石榴賦曰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既盛華實甚茂爲之作賦挹微露以鮮采承輕風而動範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旁則有大厦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時移節變大火西旋丹範結秀朱實星懸膚坼理阻爛若珠駢　潘岳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曰仰天路以高睇顧鄰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小縣陋館聊可以遊賞有嘉木曰安石榴修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莫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華熠以先越含榮鶵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熠燁委累似琉璃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既乃攢乎狹庭載陁載編土階無等肩墻惟淺辟衣蒼苔承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翫其實可珍羞於王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眞果猶如之而況於人　傅休奕安石榴賦曰鬱彼石榴厥生有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熠燁委累既戒忽乎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慮衰可無懼哉乃作斯賦綠葉翠條紛孚蔥青丹華照爛熠熠熒熒遠而望之粲若擣練近而察之赫若燭龍耀綠波　范堅安石榴賦曰榮洪根以磐峙擢修幹而扶疎美應春以吐綠範涉夏而揚朱　宋顏測山石榴賦曰風觸枝而翻藹兩淋條而殞芬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視栖翠之失榮顧彫霞之無文

原頌梁江淹山石榴頌曰縹葉翠萼紅華絳采焰裂泉石紛披山海奇麗不移霜雪空改

柿一

原說文曰柿赤實果也　記曰榛柿瓜桃李梅朱實

增格物論曰柿以核少者爲佳皆八九月後方熟南劒尤溪柿處州松陽柿最爲奇品餘皆不及也

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柿六十七株暉章殿前柿一株　潘岳

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柿　增李尤七歎曰鴻柿若瓜

柿二

增東觀漢記曰韋順爲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屋上徙庭中遂茂順至孝人以爲感於天地而生　原義黙起居注曰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依舊集賀詔傳之　增五行志曰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

柿三

增七絕　八稜　酉陽雜俎修謝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霜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啖七落葉肥大可以臨書　地理志漂侯園有烏椑柿八稜　有如牛心者有如雞卵者又有名鹿心者　下見韓愈詩　凍蜜　景酥　上見楊萬里詩　張仲殊詞味過華林芳蒂勝金衣　牛心　虬卵　柿有數種

書　山堂肆考爲山禪師與仲山遊行鳥銜一紅柿墜前仲山以水洗淨與渴分半　鄭處誨見好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取肆書歲久殆編　劉子翬詩秋林黃葉晚霜嚴熟蒂朱輕勻絳蠟裹圓酥不比人間甘露色中點

美甘分玉液清甘香味得蒸火徽虬珠浪裹拂風標却似色中點

柿四

原詩梁庾仲容詠柿詩曰發葉臨層檻翻英糅花藥風生樹影移露重新枝弱苑朱正蔥翠梁鳥未銷鑠　增唐韓愈詠柿詩曰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幟然雲燒樹大實騈金烏下啄赬虬卵魂翻眼暈無處所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耀乾坤早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琉璃盌　宋楊萬里謝送柿詩曰紅葉曾題字烏椑昔擅場凍乾千顆蜜尚帶一林霜核有都無底吾衰喜細嘗憨無瓊玖句報惠不相當

原啟宋江夏王劉義恭謝柿啟曰番賓華林園柿滋味殊絕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柿啟曰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王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櫨一

原禮記曰櫨梨曁棗桂之藏者皆人君羞也　山海經曰箕山之東有甘櫨洞庭之上其木多櫨甘櫨列於崑崙　張敷曰平丘有甘櫨　增神異經曰南方南荒有樹焉名曰櫨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

實其花紫色中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七尺五色實長九尺無核割之如凝蜜　傳休奕瓜賦曰龍眼生於南極甘櫨列於崑崙

櫨二

增宋書曰張敷小名櫨父劭小名梨帝嘗戲謂之曰櫨何如梨荅曰梨爲萬果之宗櫨何敢比

櫨三

增結紅　綴碧　社甫詩山梨結小紅又櫨梨且綴碧　紫含津　紅得霜　梁宣帝詩紫實已含紅得霜津　又紅梨逈得霜　泉垂口　蜜過喉　曾鞏詩初久訝泉垂口又櫨梨且綴碧　紫含津　紅得霜　梁宣帝詩紫實已含紅得霜津　又紅梨逈得霜　泉垂口　蜜過喉　曾鞏詩初老嫌冰墜齒渴愛蜜過喉　嘉名美實　清香奇品　晏元獻詩嘉名舊出新豐谷美實今離尚宿園　程金紫詩清香殊未散奇品互相參鳳卵緗丹苑龍睛巴出古潭

櫨四

增詩宋劉子翬詠櫨詩曰尚想飛花映綺疏離離秋實點塵蔬丹題曉露香猶薄玉齒寒冰嚼欲無舊有嘉名傳大谷誰分靈種下仙都柘漿不用傳金盌猶得相如病早蹉

增表唐李遵進櫨表曰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緑蒂垂時回光秋圃離離玉潤落落珠圓

柰一

原郭義恭廣志曰柰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爲脯數十斛以爲蓄積如收藏　增格物論曰柰子熟於夏固其時也而或冬熟者亦有之　原漢武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柰洞冥記曰有紫柰大如斗甘如蜜核紫花青　增西京雜記曰漢時烏衣國有紫柰大如斗甘如蜜曰脂衣柰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染其汁著衣則不可浣　晉官閣名曰華林園有白柰四百株　盧諶祭法曰夏祠法用赤柰　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有柰冬生子碧色須玉井之水洗之可食　洽聞記曰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以爲常　原蜀都賦曰素柰夏成　潘岳閒居賦曰二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　潘尼東武館賦曰飛甘瓜於浚水投素柰於清渠　原葛洪西京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

柰二

增真誥曰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實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　原葛洪西京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

羣臣各獻名果樹中有白柰綠柰綠花紫色 增晉書曰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杜皇后崩 原晉太始起居注曰二年六月嘉柰一蒂十五實生於酒泉郡北齊書曰濟北楊愔字遵彦四代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於地羣就爭之愔顏然而坐季父暐大嗟異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庭中有柰樹始著子使祥守視晝驅鳥雀夜驚鼠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惻然 增王僧孺本傳曰王僧孺五歲父友有餽延年柰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 洽聞記曰貞觀中頓丘人於黃河渚上得一樹栽子如指大持歸蒔之三年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號曰朱柰永徽中魏郡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慎王貢於高宗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上重賜方言文林郎亦號文林果俗云頻婆果 眞誥曰紫薇王夫人詩云俯漱雲餅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 廣異記曰謝元卿見東華丈人爲設元州白柰

柰三

增淳朱 糧白 孫楚井賦曰沉黃李浮朱柰 下詳柰一 摘圓丘 濯玉井 漢武故事曰上握蘭園之金精摘圓丘之紫柰 下詳柰一 脂衣柰 上林苑紫柰青汁如漆著衣難浣名脂衣柰 瓜州素 張載詩曰江南郡蔗蠬液豐沛三巴黃甘

柰四

增熟柰 杜甫詩輕重熟柰籠 文選素柰夏成下詳劉孝儀啟中 素柰 杜甫詩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藥 酒泉赤 詳柰一

柰五

原詩梁謝璟和蕭國子詠柰花詩曰俱榮上節初獨秀高秋晚吐綠變衰園舒紅搖落苑不逐奇幻生寧從吹律暖幸同瑤華折爲君聊贈遠 褚澐詠柰詩曰成都貴素質酒泉稱白麗紅紫奪夏藥芬芳掩春蕙映日照新芳叢林抽晚蒂誰謂重三株終焉競八桂不讓圓丘中粲潔華庭際

原啟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柰啟曰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沖嗟其夏成子建悵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原表魏曹植謝柰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非臣等所宜荷之蒙報植等詔曰山柰從涼州來道里既遠又東來轉暖故柰中變色不佳耳

棗一

原爾雅曰棗壺棗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棗猶瓠也 邊要棗子細要棗 雞卵大 酸洩苦棗子味苦也酸洩居衛反 皆無實棗不著子 還味稔棗還味短味 棗李曰棗之孫炎曰棗去其秸 毛詩八月剝棗 增說文曰樴酸棗也 原周禮籩人曰饋食之籩其實棗 禮記曰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栗 又曰棗桃李不致於核 增又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原左傳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植梨曰攢之食棗曰漆之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增春秋繁露曰握棗與金錯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 焦贛易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叔壽考 增漢書曰安邑千樹棗此與千戶侯等 原廣志曰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三月熟在衆果之先梁國夫人棗大白棗名曰麋沓小核多肌三皇棗駢白棗灌棗獲此四者官園所種棗有狗牙雞心牛頭羊角獼猴細腰之名又有互棗大棗崎廉棗桂棗夕棗之名 增清異録曰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原本草曰凡棗九月採日乾補中益氣久服神仙 原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棗油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敷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園中有羊角棗三子一尺異苑曰太原中南郡江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子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棗六十六株王母棗十四株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園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之美者莫若安邑御棗也 增南方草木狀曰海棗樹身無閒枝直聳三四丈樹頭四面共生餘枝葉如栟閭五年一實大如杯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

棗二

原鄒子曰燧人氏夏取棗杏之火 孟子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

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之佯棗請發與之

增 拾遺記曰穆王東巡大騎之谷西王母與王共玉帳高會進陰岐黑棗 原 真人關令尹喜內傳曰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眞王母共食玉文之棗其實如餅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耶焦遂强嘔吐而死 馬明生別傳曰安期生仙人見神女設厨膳安期曰昔與女郎遊息於西海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不及之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 史記曰楚莊王愛馬啗棗脯 又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帝設玉門之棗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朔來朔來知此棗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匹 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之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吉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增 寰宇記曰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於易州築一城象長安城中有棗樹花百不結皆向西南而引俗謂思鄉棗 東觀漢記曰鄧禹征馮惜糧盡無以犒軍士饑餓皆食棗栗 世說曰大將軍王敦初尚武帝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中盛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陳棗遂食之羣婢莫不笑之 南方草木狀曰晉康泰元年林邑進海棗百枚 幽明錄曰太原王仲德年少時遭亂避賊絶粒三日草中卧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啖棗王便寤瞥見一小兒長四尺即隱乃有一囊乾棗在前噉之便起 原 王隱晉書曰傅玄為都陽內史勸勵學業寬裕簡素風化大行白烏集郡庭棗樹上 劉根別傳曰今年春當有病可服棗核中仁二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復干也 增 北史曰北齊蔡母懷文在晉陽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乃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子即知實數試之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異苑曰太元二年沙門竺惠猷夜夢讀詩其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為大奇木遣人以伐取載還柱馬屋 括異志曰邢州城

東十餘里周世宗祖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一株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沒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榦復生一枝長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繡明年詔求五代帝王之後柴氏被甄敘入官者三十餘人

棗三

原羊角 雞心 俱詳棗一 **駢白** 鹿盧 上詳棗一 細腰者今謂之鹿盧棗 **細核** 弱枝 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峰之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潘岳閑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東鄭伐樹** 北園垂陰 上詳棗二 下見趙整詩 **細腰** 圓實 俱詳棗二 上 **朱實** 上詳棗一 下見傅休奕棗賦 **萬年實** 千戶侯 郭璞曰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進崙墟細棗此棗出崙山上萬年一實子如今嬾棗連之有青青可然燈 下詳棗一 **玉文** 上 **增啖吉** 擲琛 棗二 又呂仙亭前棗樹未嘗實一歲忽實如爪大俗言河中永樂縣出棗世傳撫核者食可度世有蘇氏女自小獲食之不食五穀年五十顏狀莫不嫺劉勳棗咽 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此家有壁宰輔者不數世必奏事稱莫抱尸號泣舅哀其亡嘗啗棗肉以哺之莫見食欵欵不能吞杜氏新書杜畿為河東太守平虎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常從畿求大棗畿拒令公由太原遂大拜 **石園蔥茂** 趙庭婆婆 鄴中記石虎園有西王母棗枝葉蔥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 北夢瑣言後晉朝趙令公瑩庭有檽 **海上如瓜** 河中無核 上詳棗一 北夢瑣言 **用哺程**

棗四

原陰術 千座治鄴桃棗陰術莫援 **名縣** 水經注酸棗縣古者名酸棗 都或以山林故曰酸棗 **含核不食** 後漢書孟節能含棗不食可至千年 **含棗不饑** 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昏時有民 **遵羊** 洗犬 俱詳棗一 **信都** 魏都賦 **安邑** 詳棗一 北方 **紫色細紋** 大業拾遺記信都獻仲思棗紫色細紋核肥有味

棗五

原詩晉傳休奕詩曰幾食野棗實 後秦趙整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荊內實有赤心 梁簡文帝賦棗詩曰浮華齊水麗垂彩鄭都奇白英紛靡靡紫實標離離風搖羊角樹日映雞心枝穀城踰石蜜蓬岳表仙儀已聞安邑美永茂玉門垂 **晉** 又棗下何纂纂詩曰垂花臨碧澗結翠依丹巇非直入遊宮兼期遊客暮遊人歌吹晚弱刺引羅衣朱實凌還憶且歡洛浦詞無羨安期遠 宋王安石詠棗詩曰植靈苑落日芳春暮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鄰家尚得饞婦逐兒子秋盤中快啖取饜足風包

墮朱繒曰顆皺紅玉熱享古已然颯風自宜録緬懷青齊間萬樹荅平陸誰云食之昏暟志乃成俗廣庭觴聖壽以此參肴藪願比赤心投皇明傳子燭

原賦晉傅休奕棗賦曰有蓬萊之嘉樹值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蓊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陳後主棗賦曰芳園列幹森梢繁羅蕊餘莖少葉暗枝多復有奇樹風間臨月入夜影來未若丹心美實絳質嘉枝齊水華浮鄭都彩垂雞心日映羊角風吹蓋金盤於冰水薦玉案於深杯此歡心之未已方夢腸而屢迴

原贊晉郭璞棗贊曰建國辨方外朝九棘因材制義赤心鯁直鵲鵲卿士亮此衮職

原啟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啟曰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擅本方諭之賜遽降洪恩

杏一

增格物論曰杏葉似梅差小而微紅香於梅而酸不及核與肉自相離其仁可入藥

原山海經曰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典術曰杏者東方歲星之精也　師曠占曰梅桃杏實多者來年謂之穰　又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多杏　南岳夫人傳曰仙人有三元紫杏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謂有文彩也　又曰上林苑有蓬萊杏　九州論曰魏郡好杏　盧毓冀州論曰魏郡好杏地產不爲無珍嵩高山記曰嵩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述異記曰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得免死

增又曰洲中有冬杏　又曰武功山有二杏樹各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向

老子祠有縹杏

增酉陽雜俎曰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

殷杏八株　洛陽宮殿簿曰含章殿前杏四株顯陽殿前杏六株

原晉宮閣名曰明光

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爲梁

山之杏

增王廙洛都賦曰豹祠赤杏銅馬朱櫻

潘岳閒居賦曰梅杏郁棣華實照燭

杏二

原 鄒子曰燧人氏鑽木取棗杏之火　莊子曰孔子遊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絃歌鼓琴　地理志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　增 西京雜記曰東海都尉于台獻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故土人呼爲漢帝杏又曰金杏　原 神仙傳曰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於林中所在作篭食一器每一器杏換一器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賑貧窮號董仙杏林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元晏春秋曰衛倫過子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苟旭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糗糧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時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答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家果實多故杏時將發糵以杏汁李柰漿發又糵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增 撫言曰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二人受罰　原 後周書曰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兩樹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

杏三

增 范蠡宅　董奉林 俱詳杏二　占秋　祠夏 俱詳杏一　孫楚爲酪　士安知味 荊楚歲時記孫楚祭介子推云餳一盤今寒食人家有杏酪麥粥即其類也下詳杏二

杏四

增 傳黃杜詩梅杏半傳黃　研酪煮食研杏仁爲酪　花村 詩話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有杏花一百二十種杏下有溪落英繁堰上名花村里因名杏花村又唐詩牧童遙指杏花村　繁榮藻麗 潘岳閑居賦梅杏郁棣繁榮藻麗之飾

杏五

原 詩周庾信詠杏花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縱翠英依稀映村塢爛熳開山城好折待賓旅金盤襯紅瓊　增 唐錢起訓長孫繹藍谿寄杏詩曰愛君藍水上種杏近成田拂徑青陰合臨流綵實懸清香和宿雨佳色出晴煙欵此傾筐贈相知懷橘年芳馨來滿袖瓊玖願訓篇把翫情何極雲林若眼前　羊士諤詠州民獻杏詩曰

南郭東風貫杏壇幾株芳樹昨留歡却憶落花飄綺席忽驚朱實滿雕盤蛾眉半斂千金薄鶴鴂初鳴百草闌志士古來悲節換美人啼鳥亦長歎　鄭谷詠杏花詩曰不學梅欺雪輕紅照碧池小桃新謝後雙燕却來時香屬登龍客煙籠宿蝶枝臨軒須貌取風雨易離披　宋王禹偁詠杏花詩曰紅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團記得觀燈鳳樓上百條銀燭淚闌干　桃紅李白莫爭春素態妖姿兩未勻日暮墻頭試回看不施朱粉是東鄰　登龍曾入少年場錫宴瓊林醉御觴爭戴滿頭紅爛熳至今猶雜桂枝香　陌上紛披枝上稀多情猶解撲人衣雙成灑道迎王母十里濛濛絳雪飛　金元好問杏花詩曰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荊畫眉廬女嬌無奈齲齒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蝶粉更堪暖蕊鬧蜂聲一般疎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果部五 栗 胡桃 林檎 柹 木瓜 杜梨 羊 楊梅 葡萄 荔枝

栗一

禮記曰栗擇之 又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毛詩曰樹之榛栗 又云阪有漆隰有栗 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周官曰饋食之籩其實栗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言東門之栗可以爲室家也) 詩義疏曰栗樹生大如柿子(一作杮) 又曰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 俊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呂氏春秋曰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柿子亦短味不美 大戴禮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呂氏春秋曰韓國上栗如雞子包生刺多如蝟毛其中著實或單或雙或三四數之伊尹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箕山之栗 格物論曰栗子大多者其實小實有殼殼紫黑色殼內膜膜內肉皆黃大色八九月方熟熟時苞自發罅而實隨隕少者其實大多者其實小實有殼殼紫黑色殼內膜膜內肉皆黃大色八九月方熟熟時苞自發罅而實隨隕焉 莊子曰古者獸多民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樹上故命曰有巢氏 史記曰蘇秦說燕文侯曰北有棗栗之利此謂天府民雖不佃作而足 漢書曰燕秦千樹栗此人與千戶侯等 相玉書曰黃侔蒸栗魁栗雙栗棷栗榛栗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侯栗磿栗多栗瑰栗銅山其木多栗 盧諶祭法曰春秋冬祠皆用栗 廣志曰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 魏志曰東夷韓國出大栗如 秦記曰漢武帝果園大栗十五枚一斗 口口曰梁州獻栗徑寸半 口口曰侯國出栗大如雞得見巨房之大栗 蜀都賦曰榛栗蓁蔆 魏都賦曰周固安之巨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株 王逸荔枝賦曰西旅獻崑山之蒲桃北燕薦朔濱之巨栗 何晏九州論曰中山好栗 鄴中記曰栗脫其殼可以爲杯 嶺表錄異曰廣州無栗惟勒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熬時或爲羣鵲啄食畧盡只此石栗亦稀少

栗二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韓子曰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莊之

果蔬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五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莊子曰宋有狙公養狙成羣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汝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喜　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嚴遵詣行在過蜀郡獻栗橘上賜公卿以下使各以手

司馬昭醉欲殺之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梁書曰沈約常侍宴

會豫州獻栗徑寸帝奇之問衆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蓋死帝

聞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而止　續神仙傳曰王可交居松江泛江見舫中有道士七人皆玉冠霞帔

呼可交上舫與二青栗赤光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如飴食盡令去俄頃坐於石上問樵者何地即天台也

又曰謝元卿遇神仙設鳳冠栗　清異録曰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食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爲河東飯

栗三

女贄　遵實俱詳栗一　南安出　北朝薦王褒僮約曰南安縣名出好栗橘　注栗採橘注云下詳栗一　華林一株　燕地千樹俱詳栗一

秦王苑　漢帝園俱詳栗二　華山麓　汝水灣華山記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藝植以來蕭森繁茂注汝南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圃安之實也然歲貢四百石以充天府水清即栗洲也

鄒柱　散牀宋書劉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尹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者穆之曰汝等各以栗遍擲穿處必得此鄒唯秀之栗獨入焉後果驗　世説新語

王秦幼敏悟相與散栗於牀羣兒競取之秦獨不取曰不取當自得賜人皆異之

白鴉谷　元猿窟　杜甫詩蟹剥白鴉谷口栗韋應物詩採栗元猿窟

栗四

栗過拳　杜詩讓多栗過拳　蒸栗暖　杜詩山家栗暖蒸栗暖　栗園開　杜詩園收芋栗園開　未全貧　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

栗五

詩　梁陸玢賦得雜言栗詩曰貨見珍於有漢木取貴於隆周英擢萌於朱夏實方落於素秋委玉盤雜椒椿將象席糅珍羞

賦　後漢蔡邕傷故栗賦曰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樹南方之嘉木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今夾階除而列生彌霜雪之不凋弓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挺青葉之緑英形猗猗以豔懋似碧玉之

精明何根莖之豐美將蕃熾以悠長遇禍賊之災人嗟夭折以摧傷 陳陸瓊采賦曰四時逸盛百果元芳綠梅春馥紅桃夏香何羣品之浮脆惟此質之久長外刺同夫拱棘內潔甚於冰霜伏南安而來清列御宿而懸房薦蓋則楩楠並列加籩則菱芡同行金盤兮麗色玉俎兮鮮光周人以之戰懼大官稱於柏梁

梁庾肩吾謝東宮栗啟曰查或火成鑽以爲屑栗稱煎用曝而成糗未若北燕巨實用奪榮枯南園脯山翻慙蟲決承恩踴躍對聞喜之河念報屏管問知來之鳥

胡桃一

荀氏春秋祠制曰常設用胡桃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 廣志曰陳倉胡桃薄皮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急促則碎 格物論曰胡桃生北土陝洛間多有之大株厚葉多陰實青甎白味甘殼薄者爲佳食之令人肥健秋冬熟時採之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棗榛胡桃蓮藕雜果 廣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玉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爲太史令雄卒子桃皮厚而堅大於北府底平如檳榔多中少仁亦與北中者相似以斧撾之方破或取之自底磨平以爲印子

胡桃二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 廣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玉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爲太史令雄卒子期立以豹爲太傅猶領侯職豹嘗言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俄而李壽自涪率衆南向襲成都廢期自立 羣芳譜曰宋洪邁有痰疾因晚對上遣使諭令以胡桃肉生薑臥時嚼服數次即愈如旨服之旦而痰嗽止

胡桃三

張騫得種 沈約謝賜 上詳胡桃二 下見沈約啟

胡桃四

詩唐李白白胡桃詩曰 紅羅袖內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梁沈約爲柳世隆謝賜樂遊苑胡桃啟曰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古之

先見者也

後漢孔融與諸卿書曰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晉鈕滔母荅吳國書曰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林檎一

廣志曰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檎　又曰一名來禽言味甘熟則來禽也　謝靈運七濟曰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檎　劉楨京口記曰南國多林檎

林檎二

洽聞記曰唐永徽中魏郡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瓜色如白玉間以珠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於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上賜方言階文林郎故名文林果

林檎三

佳果梅聖俞詩右軍好事之吾篤書此則客來禽　徽馨實知脆李帶微酸人人　林家果古詩珍奇自是林家果聲價從今值萬金　致子王右軍帖青李來致子禽可為致子當種

熟顆蘇過詩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闕先紅

濃粧鄭谷詩濃粧酒漸醲

林檎四

詩唐元稹月臨花即林檎花詩曰凌風颺颺花透影朧朧月巫峽隔波雲姑峰漏寒雪鏡匀嬌面粉燈泛高籠纈夜久清露多啼珠墜還結　宋劉子翬詠林檎詩曰燦燦來禽已著花芳根誰徙向天涯好將青李相遮映風味應同逸少家

原書梁劉孝威謝賚林檎書曰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思豐漢篋賜廣魏奩妊女數而僅通算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貢下土希逢

原敬梁庾肩吾謝賚林檎啟曰丹徒故苑歲綿長而不見岷山舊植路重阻而來難未有徙核圓丘移根閩坂仙廚始摘猶堆青玉之盤下賤爰頒遂入抽蒲之座

枇杷　一

增格物論曰枇杷高丈餘枝肥葉大而有毛作蘆耳形冬開白花三四月成實一名盧橘種枇杷誇其色曰蠟兄　屈荊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枇杷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枇杷四株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甘露零醴泉湧而患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　廣州記曰枇杷若榴參乎京都　華山記曰華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矣　增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枇杷　五行志曰枇杷五月開結主水

枇杷　二

增蒙苑曰無論國隋時閒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花果行其下常有元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萄酒　唐史曰建中元年詔山南歲貢枇杷取一次以供廟享

枇杷　三

增果產西蜀　名著上林　宋景文詩有果產西蜀作花凌早寒樹繁碧玉葉柯疊黃金丸五月枇杷黃似橘誰思荔枝同此時嘉名已著上林賦却恨紅梅未有詩　一梢滿盤　萬顆纍纍樹　上見楊萬里詩　劉屏山詩萬顆金丸纍樹稠遺根漢苑識風流也知不作清朝瑞朽腐聊閭聖主憂

枇杷　四

增花如雪白　亟白居易詩　顧況詩枇杷花開如雪白　一樹金　唐詩東園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火樹朝來翻絳焰　瓊林日出曬紅霞　回看桃李都無色　映得芙蓉不是花

枇杷　五

增詩唐羊士諤題枇杷花詩曰珍樹寒始花氛氳九秋月佳期若有待芳意常無絕嫋嫋碧海風濛濛綠枝雪　宋楊萬里枇杷詩曰大葉聳長耳一梢堪滿盤荔枝多與恩景自餘妍春禽幸流悅　司空曙荅寄枇杷葉詩曰傾筐呈綠葉重疊色何鮮詎是秋風裏猶如曉露前仙方當見重消疾本應便全勝甘蕉贈空投謝氏篇　宋楊萬里枇杷詩曰傳聞五月佳期若有待芳意常無絕嫋嫋碧海風濛濛綠枝雪核金橘却無酸兩壓低枝重漿流冰齒寒長卿今在否莫遣作園官

賦宋周祇枇杷賦曰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棠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庭園遂賦之云名同音器質貞松竹四序一采素華冬馥霏雪潤其綠葉商風理其勁條望之冥濛即之

琼家　謝曁安成郡庭枇杷樹賦曰伊南國之嘉木偉北庭而延樹稟金秋之清條抱東陽之和煦擎寒葩於結霜成炎果於平纖蓋高臨覺首傍拂階路

木瓜一

圖雅曰楙木瓜也　周禮曰木瓜次之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木瓜五株　廣志曰木瓜子可藏枝爲杖號一尺百二十節　羣芳譜曰一名鐵脚梨樹如栗叢生枝葉花俱如鐵脚海棠可種可接可以條壓春末開花紅色微帶白作房實如小瓜　水經曰魚復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甌白黃甚苦香　方輿勝覽曰天台石梁橋既峭危下臨絕澗過者心悸石罅有木瓜華時有蛇盤糾至實落供大士乃去號爲護聖瓜　又曰宣州人種木瓜始成顆則鏤紙花以貼其上夜露日曝而變紅花紋如生可愛

木瓜二

詩曰木瓜美桓公也衞爲翟人所敗出處於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明皇雜錄曰楊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張說因進經袖出木瓜以獻

木瓜三

報瓊玖　見芭苴　上出詩經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

木瓜四

詩宋梅聖俞詠木瓜詩曰百果宜甘酸或由人所植木瓜間衞詩贈好非玉色投此瓊瑤報蓋重車馬飾幸貧藥品用少助臣調力　范成大詠木瓜詩曰沈沈黛色濃穆穆金沙絢却笑宣州房競作紅粧面

賦宋何承天木瓜賦曰美中州之嘉樹表閒治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輝擢重柯之冉冉布翠葉而繁蔵實比沙棠而有耀當大厦之方隆愧微幹之纖撓豈隱棲以全固呈才而不效離衆用而獲寧永端已以勵操願佳人之予投思同歸以託好顧衞風之攸珍雖瓊瑤而匪報

杜梨一

原爾雅曰杜甘棠也杜赤棠梨白棠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又曰有杕之杜其實浩之可稱誦

杜梨二

原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名民邵伯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大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盧於棠樹之下百姓大悅詩人見而歌焉　注孝子傳曰尹伯奇采樗花以爲食注樗花山梨也

杜梨三

原賦晉孫楚杜賦曰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惟有杕之爲杜齊萬物而並生其質菲薄既不施於器用華葉疎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羊一

原本草曰羊土芝　援神契曰仲冬日卯星中收苦芋亦羊也　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乃求遷致之於臨邛　廣志曰有君子芋大如斗魁青邊芋淡善芋大如併少子芋如雞蛋細色紫並蜀都賦曰沃則以爲世濟陽九注云濟人儉也蒸以爲蹲鴟　又說文曰蹲踞也蜀人謂芋爲蹲鴟　左思吳都賦曰徇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注云濟人儉也蒸以爲蹲鴟　又蜀都賦曰瓜疇芋區

羊二

原漢書曰汝南有鴻隙大陂翟方進爲丞相奏破之郡中追怨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食芋魁　注　南史孝義傳曰鮮于文宗漁陽人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鳴咽如此終身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字公部除陰平長時年饑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除安漢令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之輒取道側

民芋隨以帛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帛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帛送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唐書曰章仇兼瓊成都市誓文曰大亂不亂蜀有廣漢大饑不饑蜀有蹲鴟　李泌本傳曰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夜往謁之瓚發火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芋三

狀如雀　訛爲羊酉陽雜俎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地反乾飛鳥過之隨走數過注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芋吻答曰謝饋蹲鴟

楊梅一

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甘酸　格物論曰楊梅有紅白紫三種紅者味勝於白紫者又勝於紅　裴氏廣州記曰廬山頂有湖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食不得持下　博物志曰地有章名則生楊梅　吳興記曰故章縣北有石柳山上生楊梅常以貢御南越志曰熙安縣多楊梅

楊梅二

郭子曰楊氏子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實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史曰齊孝子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人謂孝感所致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郡有蜜嶺有楊梅舊爲太守所採昉以冒險多毒物故即時停之　揮麈錄曰王巖叟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貢苦胁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裹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古蹟事實曰杭州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石塢內有一老嫗姓金其家楊梅甚盛俗稱楊梅塢是也　湘潭記曰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無蜂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即所謂金婆楊梅枝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林邑記曰林邑楊梅其大如盃盌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楊梅三

龍睛　驪頷郭功父詩顆顆龍睛溫深深映石門自
　楊梅四　麟非荔子不得薦兗閣　下見陸游詩

詩唐平可正詩曰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飛艇似聞新入貢登盤不見舊供吟詩成一寄山中友恐解樓頭愛渴心　宋陸游詩曰綠陰翳翳連山市丹實纍纍照路傍未愛滿盤堆火齊先驚探頷得驪珠斜簪寶髻看遊觔細織筠籠入上都醉裏自矜豪氣在欲乘風露摘千株

須梁江淹楊梅頌曰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蕊挺實涵黃糅丹鏡　曰繡壑照霞綺巒爲我羽翼委君玉盤

蒲萄一

本草曰蒲萄益氣强志令人肥健少饑延年輕身　廣志曰蒲萄有黃黑白三種　史記曰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漢書曰且末國無雷國扜賓國皆有蒲萄　博物志曰西域蒲萄酒傳云可至十年　又曰以爲匈奴虜　秦州記曰秦野多蒲萄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蒲萄百七十八株　杜如篤邊論曰漢徑匈奴取胡麻蒲萄稗麥苜蓿示廣地　金樓子曰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綠榮碧鬚春夏之時萬鬚競發如鸞翼八月中風吹葉上傷裂似綾紈故人呼爲蒲萄風亦名裂葉風　唐書波斯國磨鄰老勃薩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　六帖曰西域有筏赤建國多蒲萄也　曰箄篠懷風蒲萄結陰　潘岳閒居賦曰若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於其側蔓衍即蒲萄也

蒲萄二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西王母下帝設蒲萄酒　燉煌張氏家傳曰扶風孟佗以蒲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擢涼州刺史　魏文帝詔羣臣曰旦設蒲萄解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嗽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　異國志曰龜茲國胡人奢侈家有至千斛蒲萄漢使取實來離宮別館傍盡種　北齊書曰李元忠贈世宗蒲萄一盤世宗報以白縑遺書曰忽惠蒲萄良深愧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　唐書曰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

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渴求之不能得願歸奉之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嗚咽久之乃止　又曰太宗時葉護獻長乳蒲萄一房長二尺餘子亦稍大其色紫　又曰唐禁中普賢堂蒲萄甚美天后於蒲萄實種其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緑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　又曰唐禁中普賢堂蒲萄甚美天后於蒲萄實種此堂　河東備録曰楊炎食蒲萄曰汝若不遊當以太原尹相授　景隆文館記曰四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庄駕還頓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茗飲蒲萄漿與學士等討論經史　酉陽雜俎曰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得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持還本寺植之長高數仞陰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蒲萄三

珠顆　寶瑞　明百氏集露垂珠顆重日耀水晶明　白樂天詩九月肅霜初熟時實壘緑珠纍纍

得高昌　上詳下詳蒲萄一　放出聲名壓酪奴　劉禹錫詩魚鱗舍宿潤馬乳帶殘霜染指鉛華膩滿喉甘露香醞成千日酒味敵五雲漿　梁使徐君房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蒲萄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　黃山谷詩欲收百斛供春釀不說荔枝何如橘柚　古詩萬里西風過雁時緑雲元玉影參差酒酣試取冰丸嚼不說天南有荔枝

斛遺張讓　盤贈世宗　俱詳蒲萄二　不說荔枝何如橘柚　味敵雲漿　名壓酪奴　劉禹錫詩魚鱗舍宿潤馬乳帶殘霜染指鉛華膩滿喉甘露香醞成千日酒味敵五雲漿　黃山谷詩欲收百斛供春釀

蒲萄四

水晶蒲萄　西番者更佳　馬乳蒲萄　子實逼仄　雜俎成熟之時子實逼仄　房實磊落　詳蒲萄二　枝模錦繡　味比醍醐

詩　唐韓愈詠張十一旅舍蒲萄詩曰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劉禹錫蒲萄歌曰分岐浩繁縵修蔓蟠詰曲揚翹向庭柯意思如有屬繁葩組綬結懸實珠璣壓馬乳帶輕霜龍鱗曜初旭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爲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

賦　魏鍾會蒲萄賦曰美乾道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瞻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元圃植

昆山之高垠綠葉翦鬱翠若重陰駢義和秀房陸淑芳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情清風木蜴甘旨內適溫澤膏潤入口散流　晉蒲萄賦曰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蓄有嘉蒲之珍奇應淳和而延育　宋宋祁東京賦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植乎離宮去蔥雪之寒鄉託炎漢之遺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萄之異種偕苜蓿以俱來卑枝以蒙浸露金莖而並滋布涼影於月宮猶重葩於禁飈葳風靄之岑致曜靈蒲唱而遲彼得地而逢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託之可使頫頃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通因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侻賤蔗境之塵滓鄙人斯殖我於茲託深嚴之祕署切畏鴞之台司培孤根以實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並滋布涼影於月宮猶重葩於禁飈葳風靄之岑致曜靈蒲唱而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數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毛磊何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有甘棠之詩芟非曾被之歎菲實異大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歎瓠瓜之徒繫亦猶鸞柳有性不願梧棲之藝海鳥取容非嘗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綠林蒙煙沐霧略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栖息無撓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乖無亂曰階藥衍華堂嘗雪麗枝以慕年爲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孰荷鈞盾之爲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冀

荔枝一

原　廣志曰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雞子杉黃黑似熟棗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酸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　本草經曰荔枝通神益氣多食亦不傷人　寰宇記曰廣州信安縣有連理荔枝樹即旁挺龍目側生荔枝也　吳錄曰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　竺法眞登羅山疏曰羅浮荔枝似冬青夏至日子赤可食　南中八郡志曰犍爲僰道縣出荔枝　荔枝譜曰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俗傳王氏女第十八娘好啖此種因得名今城東報國院塚旁猶有此樹云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園蒲萄石蜜　仲長統昌言曰夏荔枝之

荔枝詳桃枇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萄錦四匹 三輔黃圖曰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花實帝亦珍惜之 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唐羌爲臨武長縣接交州貢荔枝及生犀獻之羌上書諫乃止 唐書貴妃生於蜀好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馳載七日夜至京人馬俱斃於路百姓苦之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 蜀志曰唐天寶中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進入 甘澤謠曰天寶十四載六月於驪山駐蹕值貴妃誕辰上命許雲封等小部音聲樂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 又曰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在郡爲荔枝圖寄朝中親友曰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杜陽編曰劉崇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 宋史曰橫州江南岸有連理亭梁世基舊宅有連理荔枝一株宋神宗御詩曰橫浦江南岸梁家間世賢一株連理木五月荔枝天 天中記曰福建官潭徽之宋元符末出郊見一園荔枝垂熟徽之採食少憩樹下朦朧中夢至一室美人盛服出迎檻手而入飲間吟云妾生原在閩粵間六月南州始薦盤肉嫩色包丹鳳髓皮枯稜泥紫雞冠咽殘風味消心渴嚥破天漿沁齒寒却憶當年妃子笑紅塵一騎過長安

荔枝二

宋香 陳紫 湖山集公訪荔枝泉州所產者舊屬王氏閩破之王氏媚契丹以獻不代 蔡君謨云閩中荔枝最爲奇特元重陳茶出興化軍蒲田郎中方遠家 燕支顙 水晶丸 上見白居易詩 劉貢父詩錦筵火齊堆金盤五月甘美多情人爭拾之猶指畫圖看烟嵐不辨寒南國已隨朱夏熟北人事唐元宗正月火實天漿 上見張九齡賦 蘇軾詩炎雲鋪火實瑞露湧天漿 撒紅錦 綴綠珠 開元或似龍平或似鳳平綠珠子之旁綴非人力所能加也

荔枝四

冰鑒鷰 上見陶潛詩 蘇軾詩先生洗盞酌冰鑒薦此瀕虬珠 瀕虬珠上見張九齡賦 蘇軾詩云前田荔枝名品皆出於閩中紅紫相間如瀕虬珠之可愛 金盤露 上見李白詩 宋洪景盧云荔枝今宮人爭拾之後無陳紫之名 玉座空 上見白居易詩 劉貢父詩錦筵火齊堆金盤五月甘美多情人猶指畫圖看烟嵐不辨寒南國已隨朱夏熟北人事唐元宗正月火實天漿 上見張九齡賦 蘇軾詩炎雲鋪火實瑞露湧天漿 撒紅錦 綴綠珠 開元

香連翠葉　紅透青龍（俱白居易詩）　白露團蘇軾詩注引白居易詩句　紅錦皺縫包玉液綠綃斜剪襯金丸　天與歲紅裝寶鬣更授腥血染殷紅　綠幄翠龍文穀皺縫囊包就寸珠圓

荔枝五

詩梁劉霽詠荔枝詩曰叔師貴其珍武仲稱斯美良由自遠至含滋不留齒　唐韓偓荔枝詩曰遐方不許貢珍奇密詔唯教進荔枝漢武碧桃爭比得杜令方朔號偷兒　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微露齒翠叙先取一枝懸　巧裁絳片裹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入茜羅囊　白居易題郡中荔枝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曰奇果標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葉捧低垂戶枝擎重壓墻始因風弄色漸與日增光夕訝條懸火朝驚樹點粧深於紅躑躅大較白檳榔星綴連心果珠排耀眼房紫羅裁襯殼白玉累填瓤早歲曾聞說今朝始摘嘗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橘得霜臍掌中顆甘露舌頭漿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粹液靈難駐妍姿嫩易傷近南光景熱向北道途長不得充王賦無由寄帝鄉唯君堪擲贈面白似潘郎　杜牧荔枝詩曰五月南遊渴欣逢荔子首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宋陶弼荔枝詩曰丹殼勻仙鶴頂肉露水晶丸色映離為火甘殊木作酸枝繁恐相染樹重欲成團赤蚌遺珠顆紅犀露角端真能消內熱潤可濯中乾一簇冰蠶繭千苞火鳳冠隔瓤紅葉嫩透膜玉漿寒　韓維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窠丹實寄閒人　曾鞏荔枝詩曰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戶誰曾得只有昭陽第一人　蘇軾詩曰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又荔枝歌曰南村諸陽北村盧白衣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枝為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麤先生洗盞酌桂醑冰盤薦此頼虬珠似開江鰒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眞良圖

賦後漢王逸荔枝賦曰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廈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蓁蓁

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瑠潤侔和璧奇踰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絶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　唐張九齡荔枝賦曰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廼上合圖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細枝蒨茸霍霧環合棼纚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茫茫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蒨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瑠出焫然數寸猶不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仡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湘橘援蒲萄以見擬亦古人之深笑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雕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繢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李美而莫取浮瓜甘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而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侯黎可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唐】啟齊孔稚珪謝賜生荔枝啟曰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雖離昔閒暴華今覩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角昴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

果部六 芭蕉 甘蔗 黃櫨 甘藷 瓜 甘藷 沙棠 椰 茹子 枳椇 橿 雜果

芭蕉一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苴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斗葉廣尺長一丈有角子長六七寸四五寸二三寸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剝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飽人其莖解散如絲績以爲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葛赤色也出交趾建安 南州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二尺許華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禾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長角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鵝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不好也取其葉以灰練之績以爲綌 異物志曰芭蕉莖如芋取鑐煮之如絲可紡績爲絺綌 南方草木狀曰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 遊名山志曰赤巖山水石之間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芭蕉二株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蕉花實根葉不異直是南土暖不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耳未熟時亦苦澀 玉堂閒話曰天水之地通於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帥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於庭每至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於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

芭蕉二

僧懷素本傳曰素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號其所曰綠天庵曰種紙後道州刺史

追作綠天銘

芭蕉三

著服 脫衣 白居易詩蕉葉題詩詠蕉綠箋著服輕下見蕉皺詩 開扇 絨書 李商隱詩芭蕉開綠扇又楊萬里詩骨相玲瓏透八窗花頭倒插紫荷長綠與無數青羅扇風不來時也自涼 錢湖詩一絨書札藏何事先被東風暗拆開 靈苗 新葉 路德延詩一種靈苗異天然注體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袖書詩成一日傳於都下 張橫渠詩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未心暗已隨風忽鳴玉瀟瀟夜雨疎 楊萬里詩骨相玲瓏透八窗美人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徹徹 亭亭 古詩翩翩堂上燕徹徹亭亭一半清不爲暑窗添午蔭却來愁枕作秋聲 聽雨

披風張橫渠詩退食北窗凉意滿卧聽急雨到
用寧舒衆草同心處
舍夕露藉葉大牲秋風

芭蕉四

原詩梁沈約詠甘蕉詩曰抽葉固盈丈擢本信兼圍流甘捧椰實弱縷冠絺衣 唐柳宗元紅蕉詩曰晚英
值窮節緑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所傷迴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杜牧芭
蕉詩曰芭蕉爲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宋蘇轍詠芭蕉詩曰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莖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有歘傾大葉不勝肥蕭騷暮雨鳴山樂狼藉秋霜脫敝衣
堂上幽人觀翫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原賦梁徐摛冬蕉卷心賦曰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悴色葉漬雪而傍枯
含萼不結核數華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

原贊宋謝靈運芭蕉贊曰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華不成實徒有扇涼質則非木高舒垂蔭異秀延矚厥實唯甘味之無足

原文梁沈約修竹彈甘蕉文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
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
銓衡百卉而子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已力風閒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桂乎嚴網今
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萬邁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
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
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
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絶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
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絶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
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甘蔗一

原說文曰諸甘蔗也 增王灼譜曰甘蔗所在皆植閩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水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 原神異經曰南方荒內有甘蔗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汁曝數時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 世說曰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 楚辭曰臑鱉炮羔有蔗漿些 漢書郊祀歌曰百味旨酒布蘭生太尊蔗漿析朝酲

甘蔗二

原江表傳曰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飴中啟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飴器入問曰此器既蓋無緣有此若矢先在飴中當濕今矢中燥黃門將有恨汝耶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問之具服 世說曰顧凱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魏文帝典論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劒良久謂余言將軍法非也求與余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增三國典略曰陸納反湘州夜襲巴陵晨至城下宜豐侯修出壘門坐胡牀以望之納衆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修方食甘蔗曾無懼色部分軍旅鼓而進之遂獲其艦一生擒六十人納遂歸保長沙 原沈約宋書曰魏王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惠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庾仲文好貨劉雍自謂得其助力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 齊書曰宜都王鏗善射常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又曰永明十年范雲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請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魏史曰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引兵攻彭城求甘蔗於武陵王駿駿命與之 梁書曰庾沙彌性至孝母劉亡好食甘蔗沙彌遂不食焉

隋書曰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國其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甚甘美 西域傳曰磨偈陀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 雲南記曰唐韋齊休聘

雲南會州都督劉寬使致甘蔗節稍似竹許削去後亦有甜味　唐書曰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餘條

廿蔗三

增 阿睹　愈疾　見邶地歌　野史盧絳中痞疾夢一白衣婦人謂之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見鬻蔗者絳異之其人曰吾乃貧販諸將此安用哀君欲之遂貽數十枚絳食之疾愈　因糖爲霜　雜瓜作酒　王灼譜唐大曆間有僧號劉仙尚跨白驢登綴山結茅以居貌甚寒至市區人知爲劉也取乎直挂物於驢下山沒黃氏蔗苗黃請償於劉劉曰但紙繫錢經書驢員至市如數償之果信自此流傳其法未知因蔗糖爲下詳前二

廿蔗四

增 消殘醉　元稹詩甘蔗消殘酒　韋應物詩蔗漿消宿醉　傍湖田　韋應物詩蔗傍湖田　對松筠　杜甫詩倘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　吳刀截斷　見舒信道詩　冰刀切下　古詩水刀切下水晶盤堅節誰將玲瓏眼看

廿蔗五

原 詩魏曹植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增 唐舒信道詩曰瑤池宴罷王母還九芝飛入三仙山空餘絳節留人間雲封露洗無時閒節旄落盡何爛斑野翁提攜出茅菅吳刀戛鳴雙環截斷寒冰何潺潺相如賦就空上林倦遊渴病長相侵劉伶愛酒眞荒淫狂來欲倒滄溟深此時一嚼輕千金當壚何用文君琴五斗一石安足斟坐想毛髮生青陰蕭瑟甘滋欲誰讓俎柴橘柚紛殊狀冷氣相射杯盤上顧郎不見休惆悵佳境到頭還不妨詩成雖愧陽春唱全勝乞與將軍杖

原 賦晉張協都蔗賦曰若乃九秋涼期元酎初出黃華浮鵯酣飲累日挫斯蔗而療渴共灌兵液醴而含蜜清滋津於紫漿流波豐於朱橘擇蘇抄而不逮何況沙棠與椰實

瓜一

原 爾雅曰瓜瓞緜緜郭注俗呼胞爲瓞緜者瓜蔓緜緜不絕也瓞音迭　周禮地官曰委人掌畜聚物瓜瓠芋葵　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巾覆焉副扶逼反　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橫截去處不巾覆而已處音丁慮切庶人瓞之不橫斷之也瓞音話　本草經曰水芝者是白瓜甘瓜

者蓋也　又曰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雹汁瓜敗不成注雨雪雜下曰汁之贅瓜桃李梅　許慎說文曰瓜象形也瓣瓜實也　增格物論曰瓜蔬也在地曰蔬有數種皆蔓生　埤雅曰瓜性惡香尤忌閒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蒂不收　爾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剝瓜薦瓜時也　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　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　增漢武內傳曰武仙山上藥有雲靈瓜四劫一實　又曰西王母仙家上藥有空同靈瓜　續漢書曰牽牛星荊州謂之河鼓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爾盧諶祭法曰夏祠秋祠皆用瓜　列仙傳曰有青燈瓜大如三斗魁元表丹裏呈素含紅攬之者壽食之者仙　廣志曰凡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羊骸瓜如斛出涼州舊陽城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燈瓜大如三斗魁有柱杖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有秋泉瓜秋種冬熟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噉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又皆作瓜氣瓜味　增杜陽編曰滄州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　宋書曰瓜州出大瓜狐入其中首尾不見　爾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瓜　太上黃庭經注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府也中有神盤靈瓜食之者至元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甘瓜於清泉

瓜二

圖毛詩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此言王化之本也　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遲欺家人云至崑崙山有玉瓜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賈

誼書曰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讎由宋就也

史記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也又云青門瓜

青門東陵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讎由宋就也

史記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也又云青門瓜

青門東陵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共造朱炎山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未久已七千歲矣

增 洞冥記曰仙人瑕丘仲採藥得龍肝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武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

原 神仙傳曰葛元冬爲客設生棗及生瓜 列仙傳曰綪父者南郡鄼人居山間仙人從買瓜數千頭令瞑目乃上方丈山

增 搜神記曰時有徐光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辦杖地而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觀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原 幽明錄曰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得屍 又曰孫鍾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或有三年少來乞瓜爲鍾定基地出門悉化爲白鶴孫權也

續漢書曰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爲嘉瓜 吳錄曰姚俊常種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 吳志曰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種瓜自給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家園有瓜熟有人踰垣盜之虞見以園籬多棘荊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與之 又曰太康八年王濬園生嘉瓜二莖一實 又曰咸寧中嘉瓜同蔕生於成都 齊書曰韓靈敏兄靈珍早孤並有孝性家貧無以營葬共種半畝瓜朝采暮又生遂辦葬事 又曰劉撝字茂謙從明帝射雉於野渴倦得早春瓜與上對剖而食之上懷其舊德意所良厚至是一歲三遷轉御史中丞 梁史曰任昉死高祖方食西苑纖瓜聞之投瓜悲不自勝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瓜出奉肅宗時趙桃子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人號爲桃子僕射黃瓜少師

習 述異記曰吳桓王時會稽有五色瓜 孝子傳曰焦華父遭常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吾闇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子華拜受之及寤瓜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宋書曰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

貧老開渠下水與之原平曰天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悉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南齊書曰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　梁書曰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便起誦讀　又曰王薦母病渴思瓜冬月薦至深嶺值雪忽見巖石間青草離披有二瓜焉摘歸進母渴遂止　後魏書曰楊惜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謗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惟取大者　北齊書曰蘇瓊爲清河太守郡人趙穎致仕在家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固請乃受致之廳事竟不剖人聞受瓜欲貢新果到門知穎瓜猶在相顧去　後周書曰王羆性儉嘗有客與羆食瓜懶然思之遂轂其半使置靈座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之客有愧色　舊唐書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憶然思之又曰高宗四月憶瓜明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矣　又曰酷吏王弘義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騰言園有白兔縣爲集人捕逐畦無遺蔬李臨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　續仙傳曰馬湘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君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青門　朱火　上見阮籍詩下詳瓜二　**蜜房**　冰谷　上詳劉楨瓜賦下詳瓜二

花　青葉　伏候古今注曰孝平帝元年武陵生瓜花如黃色實如小麥隨地復生素華下詳瓜一　龍肝　獸掌　上詳瓜一蹈獸掌羊髓張揖廣雅曰龍鬼頭瓜屬也　紫

瓜賦　南岳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季冬之月夜半清明有眞人至靜室陳元紫柔絳實靈瓜一

五色　九彩　上見阮籍詩下見劉楨瓜賦　黃花　絳實　上見劉楨

白瓜　元骭　張揖廣雅曰柱枝蜜筒白瓜下見陸機瓜賦　二蔓

逐兔　擲蠅　上見瓜二爲中書舍人時元旦知制誥用官

化魚　藏狐　俱見瓜二

綏民圖　俱詳瓜二

蒲盛　**茲蔓**　甘實　春播　夏成　三年一熟積石山有瓜云云

瓜四

果部　瓜

六子一蒂李融爲政御史人生六子而共一蒂　孫鍾之業　郤

平之園

瓜五

詩 晉阮籍詩曰欲識東陵味青門五色瓜龍蹄遠珠履文臂動金花六子方呈瑞三仙實可嘉終朝奉絺綌謁帝佇天和 杜甫園人送瓜詩曰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谿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實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孟浩然與老圃期種瓜詩曰樵牧南山近林閒北郭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惟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剪蓬麻 宋陸游詩曰白苣黃瓜上市稀盤中頓覺有光輝時清閭里俱安業殊勝周人詠采薇

賦 魏劉楨瓜賦曰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於藤流美遠布黃華炳暴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輝發藻九采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淑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幕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 晉陸機瓜賦曰佳哉瓜之爲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修系之莫莫邁秀脽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燦煙接以雲連感嘉樹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燿耀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之尊及象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栝蔞定桃黃瓜白搏金文蜜筒小青大斑元骭素椀貍首虎蟠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以醲顏或擾文以抱綠或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餉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於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敷溫液密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 嵇含瓜賦曰世云三芝瓜則處全焉故植根玉巖潤葉飛泉攬之者壽食之者仙是謂雲芝芙蕖振采濯莖元瀨闕字 葩映莫此爲最是謂水芝甘瓜普植用薦神祇其名龍膽其味亦奇是謂土芝乃剖甘瓜既淳且馨荒者饗之忘困解醒流味通其五臟冷氣返其迷精 張載

瓜賦曰羊散虎掌桂枝蜜筒或元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瓤内釀甘柤夏熱丹柰含芳朱李零於桂浦
蒲萄潰於椒牀雖茲肴之孤起莫斯瓜之允臧超椰子於南海越橘柚於衡陽若乃檳榔徐生遂日就而月將
希珍難致爲奇論實比德孰大於斯　傳元瓜賦曰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候時負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
既成母而盤縈次落寘之密葉兮交遠迤之修莖敷碧緑之純采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黄
逾金綃青倅含翠雖貍首之甘美兮未若東門之奇偉舊有蜜筒及青括蔓嘉味溢口鮮類寡儔一齧之頃至
三搖頭選美芳園重簡其珍披以吳刀承以朱盤中剖而破雖分若完質兼三味氣芙蘭愈得泠而益甘兮
怡神爽而解煩細肌密裹多瓤少瓣豐旨絶異食之不飽　梁張纘瓜賦曰惟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
精貪元潤於泮寶含皇澤於夏庭於是蒼春發歲天地交和乃啟沃壤是殖是播納嘉種於畦畹應時運而剖
通信不和而自馨與九鼎乎齊功蔓草是藉密葉是蔽潛湫獨熟墮莖落蒂芬馥酷烈氣暢雲際申狄不能詳
其味蘗首不能爲之計昔東陵之甘瓜美顯名於中古彼服閭之攸擔乃衆仙之所賭美人神之同好何厥用
之弘普惟令實於無窮永可殖於靈圃　唐康子玉瓜賦曰巫山之岡秦川之陽垂條引蔓布緑敷黄瓞皐
被野舍芬吐芳轉晨風之穆穆湛宵露之瀼瀼花葉則蜿蜿爲之失色霞日爲之奪光遠而望之粲兮爛繁星列兮曜長漢光色連延遥相煥迫而察之燄兮綿明璣盈蚌媚重泉大鱗巨介近
相連細兩流風每飄飄兮葉上遊蜂戲蝶時歷亂於花前關其大則三尺二升美則金浆玉實貍頭羊骹之宇
黄甌白摶之實感仙貴於孫鍾避世資於步隲異蒂表於前代同心彰乎曩日既而横綺席會嘉賓琴樽遥賞
海陸具陳香分四座氣雜八珍既取類於母子亦取辨於君臣欽哉彼美流歡不已何以剖之金錯刀何以澆
之玉英水郤平因植以著業阮籍託詞而興已非但留怨於戍夫抑亦取誡於君子

啟　梁元帝謝東宫賚瓜啟曰金榮始薦瓊蕊載珍味奪蕉漿甘踰石蜜

原廣志曰似芋剥去皮肉肥白南方以當米穀賓客亦設之出交趾 增范子計然曰藷本出三輔白色者善 負暄錄曰山藥本名薯蕷避唐代宗諱預改名薯藥宋英宗諱曙遂名山藥 本草曰甘藷一名山芋一名土藷一名修脆一名兒草 異苑曰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便不可得人有植之者隨所種之物而象之 南方草木狀曰甘藷蓋薯蕷之類根葉如芋實如拳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秋熟收蒸之以充糧糗海人食甘壽百餘歲 稗史類編曰嶺外多諸閩有發深山邃谷而得者枝煙塊連屬有重數十斤者味極甘香名玉枕藷 甘藷疏曰閩廣諸有二種一名山藷一名番藷莖葉多相類但山藷稍劣

夏地生山藷形甕壘番藷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藷甚甘山藷稍劣

沙棠

原廣志曰如棠味如李無核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棠實 增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南越志曰寧鄉果如沙棠

椰一

原神異經曰東南荒中有椰樹高二十餘丈葉如甘瓜二百歲葉落生花花復二百歲落畫生夢號越王頭夢下生子三歲成熟如甘瓜少親 廣志曰高六七尺者無枝條葉如栟櫚高五六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粗皮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漿飲之可祛暑氣或云初栽時用鹽一二升先置根下則易發 又曰椰二月花花仍連著實房房連相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俗名爲丹椰破之可作椀長如拓掬子 交州記曰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 唐書曰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實大如人腰剖之取汁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雲南記曰雲南多椰子亦以蜜漬之爲糗

椰二

增南方草木狀曰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之以

原吳都賦曰椰葉覆陰 七命曰

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客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樣猶如酒云

燕奠一

原毛詩曰六月食鬱及奠　增廣雅曰燕奠奠舌也　廣志曰燕奠似梨早熟　原魏都賦曰奠梅楊李若櫻

郁棣　增潘岳閒居賦曰梅香奠棣之屬繁榮藻麗之節

燕奠二

增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奠藤好生河游邊得水濶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游邊也

樝

原詩曰隰有樹樝疏云赤羅或名山梨今謂楊樝樹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爾雅曰樝櫨也

增又曰其文細密如羅有赤白二種赤羅文辣白羅文緩　廣志曰楊樝子似梨大如杏可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楊樝二株　埤雅曰樝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木之文如之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樝羅杉錦棟綾之號

蒟子

原漢書曰蒟樹如桑取實爲醬　廣志曰蔓生依樹也　增又曰子似桑椹長數寸色黑辛如薑以鹽淹之下氣消食　南方草木狀曰蒟醬蔓莖交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調食故曰醬

枳椇

原詩曰南山有枸　增詩疏曰枳椇樹似白楊子著枝端噉之甘美謂之木蜜能令酒薄以爲屋柱酒皆味薄　原禮曰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棗栗　廣志曰枳椇子似珊瑚乾者益美

椹一

原古今注曰椹桑實也　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又曰于嗟鳩兮無食桑椹　漢武內傳曰藥有扶桑丹椹　異苑曰北方白椹長數寸甚美　神異經曰東方有八十丈桑椹長三尺五寸圓與

長等

椹二

增金樓子曰秦王遣徐福求桑椹於碧海中止有扶桑樹長幾千丈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　五行記曰晉武太元中王戎爲鸞林太守泊船新亭夢一人以椹與之寤得椹如夢中　原世說曰張天錫爲晉孝武所器顧有嫉之者孝武於座上問北方何物可貴對曰桑椹香美人無嫉心又曰王甲以北方湛比江東黃柑初謝公謂甲卓言甲乃買駿馬投椹熟時致十枚於是引甲爲賓客　增北史曰後周有趙肅爲齊州別駕有廉能名東鄰有桑椹落其家遣人悉拾歸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椹三

增賦晉傅休奕桑椹賦曰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朱三變或元或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雜果一

增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爾雅曰果不熟曰荒　周禮曰甸師供野果之屬　春秋元命包曰纖女星主果　說文曰在木曰果在草曰蓏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爰有佳果其實如桃李其葉赤食之不饑　左思魏都賦曰馳道周屈於果下　又蜀都賦曰百果甲坼異色同榮　劉楨魯都賦曰芳果萬名攢羅廣庭霜滋露潤時至則零

雜果二

增符子曰趙相者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之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嫉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於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幼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　華嶠後漢書曰桓榮爲博士會廷中詔賜奇果榮獨舉手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北史曰後魏淮陽王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　鄴中記曰石虎有華林園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

原時果珍果 朱實丹實甘實 夏成素柰 春熟朱櫻云云 孔甘之味 不擇果實未熟不擇于市 懷核賜果有核者懷其核 致核貪桃李不致於核 獻武帝王母獻漢武 後君子凡食果實者後君子之後食也 讓於孔融 擲於潘岳潘岳美姿容出市輒果盈車而還 素華春發雖無人而自芳 丹實秋成豈不食而知味

增詩梁李孝勝詠安仁得果詩曰潘岳河陽縣來看洛陽花擲果人相閙非是故停車 唐王建詠園果詩曰兩中黎果病每樹無雙箇小兒出入看一半鳥啄破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